武俠世界

楊州節烈（民間歷史俠義故事）高橋新著

本文具有新的風格，寫反清復明故事，有可歌可泣情節，生龍活虎的打鬥，亦俠亦艷的描述，引人入勝，不可錯過是篇佳作也。



$2.50

964

編後話

本刋在過去一年中，欣逢佳節假日定當增加篇幅，發行巨型本特大號，以使讀者們能在歡樂時光中，除了得到身心享受愉快外，並添最佳精神食糧之高度閱讀興趣。

因此，在下期（９６５）及（９６６）的聖誕與新年元旦假期中，本刋也應一般讀者所需求，決定發行特大號，屆時儘將堆積如林之佳作巨著鑫湧推出，務使讀者們在郊遊休憩時或安坐家中都得到意想不到的樂趣！由於爲了彌補上述兩期所增篇幅消耗紙張、油墨、印刷、稿酬等等……浩繁支出，逼於萬分無奈下，情非得已，稍略微調整該期訂價每册港幣三元，敬希讀者體察本刋困衷，並請鑒諒

＊＊　　＊＊　　＊＊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一部以歷史爲背景的俠義傳奇故事——「揚州節烈」，這是一篇充滿民族思想，愛國氣氛的不朽巨著，內容情節激烈昂揚，氣勢磅礴，有血有淚，可歌可泣。請勿錯過。

下期巨型小說刋出的是雪刀浪子傳奇故事——「碧血紅鷹」，這是龍乘風君繼「鐵馬魔車」後的另一新故事。至於聖誕特稿則選刋「金箭獵刀」。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6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高橋·文
盧令·圖

揚州節烈





江南俠客

九江古稱潯陽，又名江洲，乃長江中流重鎮，江湖襟喉之地。

大明正德十四年，正是太平盛世，坐在觀江樓，就可以看見，上下江口的男男女女，個個衣錦逍遙，車馬舟楫，滿眼繁華。

繁華？說起九江的繁華，就不能忘記龍華酒樓。

龍華酒樓在江口，劉家的老買賣，在太祖趨逐韃虜時，戰亂影响，幾乎倒閉；如今太祖皇帝早已遐昇仙界，龍華酒樓也已傳到劉大福手裏！

劉大福滿臉大麻子，九江沒有人不知道劉大麻子的，却連龍華酒樓的夥計也不知道劉大麻子是誰。

儘管劉大麻子的「大福」名號沒有闖出去，他却眞是個有大福的人！龍華酒樓從他手裏興起來，酒樓後面的三間老客棧拆掉，改建了並列的三進大院，成爲巨宦富商，經過九江必定歇脚的地方。

他把前臨街房的酒樓，擴大三倍，臨江望去，廣大一片，雖然是大了，却還是不够用的；三進院的客棧，日日客滿，酒樓裏更是川流不息，座無虛席，眼看着白花花的銀子往銀櫃裏滾，劉大麻子怎麼能不高興。

只有一件事，劉大麻子想起來就皺眉頭，他只有一個獨生女——湘雲，沒有兒子，將來沒有人接替他支撐龍華酒樓。

京使欽差

酒樓正是熱鬧的時候，他又在發怔。

湘雲走過去，笑嗤嗤的道：「爹，您又在想什麼呀？」

她其實早知他想什麼。

劉大麻子從愕然中醒過來，一笑道：「沒有什麼。」

年紀大的人，都善於掩飾自己內心的感情。

他抬頭看看早起的太陽，道：「玄璣子還沒有起身嗎？」

湘雲道：「爹是說昨晚住店的算命先生？」

「是啊！」

湘雲道：「早起來了，在房裏哼哼唔唔的，不知唸些什麼。」

「嗯。」

他應着，把湘雲輕輕一推，道：「回去照顧生意吧！」

「是。」

他父女二人轉身剛要進酒樓，忽然，有一隻手從身後悄悄的搭在劉大麻子肩膀上。

劉大麻子微愕，並未立即轉身，眼角的餘光向肩膀上的那隻手一瞟！只見那手粗糙有力，他心裏已有幾分瞭然，是什麼樣的人。

他徐徐的轉過身，似乎不出所料，來人有四十開外，眉宇間露着七分江湖氣，三分流氣；咧着嘴向劉大麻子笑，露出滿嘴的黃板牙。

劉大麻子陪個笑，道：「喲！這不是楚大爺身邊的鄭五爺嗎？」

那人抱拳，道：「不敢，鄭五成。」

劉大麻子老於江湖，從鄭五成的神色上，一眼就已看出，他是有事來的，登時也抱拳還禮，道：「鄭五爺這麼早來，必然是有教誨的。」

鄭五成兩眼向四處一瞟，最後落在酒樓側處，一個牆角裏，低聲道：「劉爺，可能借一步說話嗎？」

劉大麻子點點頭，直朝牆角裏走去。

鄭五成跟過去，劉大麻子道：「鄭五爺，有什麼指教的，請說吧！」

鄭五成道：「楚大爺交代的，要請劉爺幫個忙。」

劉大麻子道：「不敢，只要我劉大福辦得到的，絕對不會推辭。」

鄭五成湊到劉大麻子耳邊，道：「京裏派欽差大臣，到江南來查案，這裏邊關連着楚大爺，您留意着點，有動靜通個消息。」

「哦！」

他暗中有些驚訝，就憑楚義一個在九江落脚的江湖人物，能有多大的事情，值得朝廷派欽差大臣來查辦。

鄭五成又道：「楚大爺不會白使喚人的。」

說着，把一錠銀子，悄悄的遞進劉大麻子手裏。

劉大麻子推拒道：「這怎麼可以。」

鄭五成按着他的手，道：「您先收着，事情辦得好，楚大爺另有重謝。」

劉大麻子道：「這就更不敢當了，鄭五爺可知道那個欽差大臣，是個什麼模樣兒？」

鄭五成道：「不知道。」

劉大麻子道：「這就難了。」

鄭五成道：「不過京裏下來的消息，那欽差大臣名諱叫衞西珂。」

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打斷他兩人的談話，鄭五成道：「我走了。」

他自行離去。

一個英俊的公子，駿馬寶劍，帶着一個隨身小僮，已然停在酒樓前，瀟洒的翻身下馬，把馬韁扔給小僮，摘下馬鞍上的劍，道：「我們就在這裏打尖吧！」

「是。」

小僮接過馬韁，劉大麻子已經趕過去，道：「小哥，牲口可要上草料？」

小僮道：「有嗎？」

劉大麻子道：「有哇！」

小僮道：「那就煩你了，打過尖一起算賬。」

劉大麻子道：「不住店嗎？」

小僮道：「住店不住店，等一會要問我們公子。」

「是。」

劉大麻子接過馬，放聲吆呼着夥計出來帶牲口，這時玄璣子一身道裝，三綹淡髯垂胸，含笑從酒樓裏出來，身後跟着徐童，李壽，一少一老，徐童揹着「鐵口直斷」的布招，李壽肩膀上掛着一個布包袱，裏邊想必是些算命用的筆墨卦筒。

劉大麻子道：「怎麼？要出去嗎？」

玄璣子道：「天氣挺好的，出去走走，看看有沒有生意。」

劉大麻子道：「九江是大碼頭，總要比江北好的多。」

玄璣子道：「哦？我還正準備到江北去！」

劉大麻子道：「先生不是從江北來的嗎？」

玄璣子道：「我是從南昌來的。」

劉大麻子道：「南昌？好地方！」

「好地方！」

玄璣子答着腔，已經走出酒樓。

一個土裏土氣的年輕人，抗着一根五尺多長的棗木棍，棍上掛着一個藍布包袱，莽莽撞撞的走進龍華酒樓，幾乎和玄璣子撞個滿懷。

「對不起！」

他們兩個人同時抱歉的說着，却誰也沒有看誰一眼，玄璣子離酒樓自去，年輕人進到酒樓，一屁股在門口的一張桌上坐下來。

「小二哥！」

他似乎很焦急。

小二兒趕過去，問他吃什麼，他把棗木棍往桌邊一擲，道：「現成的菜飯拿來吃，酒……。」

小二兒道：「多少？」

年輕人道：「不要。」

小二兒失望之餘，發洩似的，扯起嗓門兒吆喝，道：「現成的飯菜上來，酒……不要哇！」

他把「酒」字拖得特別長。

他的聲音未落，座中却有人接口，道：「好酒，拿到這邊來。」

小二兒一瞧，正是方才乘馬而來的公子，他靠裏邊坐着，門對着酒樓門。

他對方才進來的年輕人，土頭土腦的寒酸相，很看不上眼，不時用眼角斜瞟着他；那年輕人却一點也不曾在意，他根本不管別人的感覺。

小二兒趕過去，陪笑道：「公子，您要什麼酒？要什麼菜？」

少年把按着放在桌上的劍，洒然一笑，道：「最好的酒，最好的菜，放心，我有最好的銀子，你不用担心本公子吃了不給錢。」

小二兒退身，連連的哈腰，道：「公子，您說笑話。」

他扯起嗓門又是一陣吆喝，比起方才，那就精神得多了。

正在酒樓裏熱鬧的當兒，匆匆的打外面進來一個姑娘家，週身雖然是綾羅綢緞的花俏打扮，却是神色很張惶，掩掩藏藏的。

酒樓雖然是男女都可去的，姑娘家獨自進去的還眞是不多，再加上姑娘家行色不尋常，所以她脚一踏進酒樓門，就惹得大夥兒注目。

盡管酒樓裏無數隻眼睛都投在姑娘身上，却沒有一個人看清姑娘的面貌；她低着頭一直走進酒樓裏角，背着身子，輕輕向小二兒，道：「小二哥，請您隨便來點吃的，越快越好。」

「是，姑娘。」

小二兒應看，剛把身子一轉，不由的楞住了。

酒樓外進來五名惡煞似的大漢，潮水似的湧進酒樓，十隻賊眼滴溜溜的把酒樓裏一掃，五人齊指着方才進來的姑娘，不約而同的道：「在那兒！」

小二兒嚇得躲在一邊了。

五名惡漢衝向姑娘坐的地方，撞倒兩旁的座位，衝開兩旁的酒客，却沒有一個起來說話，都避得遠遠的，瞪着驚惶的眼睛看着。

一名絡腮鬍子的黑漢子，衝近姑娘身邊，粗暴的道：「小珍珠兒，回去吧！」

姑娘未回頭，却看到她的背影，瘦削的身體，在微微的顫抖。

一個斜眼睛的人可沒有那麼好的耐性，一把抓住姑娘的肩輕輕提起，罵道：「妳跑！妳她媽的也不想想，要是能跑得了，那他媽的早跑光了。」

「走吧！」

「別跟她嚕嗦啦！」

始終沒有聽到姑娘講話，她像小鷄被老鷹抓着般的，毫無反抗的餘地，被五條惡漢拖着，向酒樓外走。

她只是在哭泣，恐怖，悽絕的在哭泣着。

酒樓裏雖然座中客滿，這時却像空寂無人，沒有一個人敢問這件事，也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一句話，只有姑娘慘絕的哭泣聲，雜着五名惡漢的脚步聲。

五名惡漢正以勝利的姿態，挾着姑娘走出酒樓，不防突然面前伸出一把劍，遮住他們的去路。

突然的舉動，使五名惡漢大吃一驚，勃然大怒，斜眼睛的人先忍不住的瞪持劍人一眼，見是一名少年——正是那乘馬而來的少年——輕蔑的一笑，道：「怎麼？這麼年輕就活的不耐煩了？」

少年洒然的道：「這位姑娘到底怎麼啦？」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少爺，你眼睛太嫩，看不出她是我們班子裏逃出來的姑娘嗎？」

少年向姑娘道：「是嗎？」

姑娘哭泣着，說道：「我是被人拐賣的。」

她是那麼甜。

她雖然傷心，恐怖，却仍不失天生那份甜美。

少年道：「可能向五位討個人情？」

斜眼睛的漢子道：「討什麼人情？」

少年含笑道：「看在我的薄面上，你們就放過這位姑娘吧！」

「放過她？」

「是。」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少爺，你說的輕鬆，你可知道她是三十兩身價銀子買來的？」

少年淡然一笑，向跟在身邊的小僮，道：「小九子，拿三十兩銀子來。」

「是。」

小九子立刻掏出三錠銀子，捧到五條惡漢面前。

少年道：「這樣成了嗎？」

斜眼睛的漢子怒欲動手，絡腮鬍子的漢子輕輕按他的肩，取過銀子，遞入懷內，向少年道：「少爺，還沒有請教您的尊稱。」

少年道：「石俊。」

絡腮鬍子的漢子邪笑，說道：「石家

少爺，失敬！你還沒有請教我們哥兒幾個呢！」

石俊抱劍，道：「各位人多，一一請教，豈不麻煩。」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至少你也該問一問，我們哥兒幾個，是那一位手下的兄弟。」

石俊道：「那一位？」

絡腮鬍子的漢子臉色冷峻的道：「楚大爺！」

石俊道：「那位楚大爺？」

「九江還有那位楚大爺？」

石俊道：「不瞞你說，在下還是初到九江。」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早知你初到九江，少爺，如果不是初到九江，你也不會插手這件事；長長見識，要人要錢，找楚大爺去吧！」

他們說完，架着姑娘就走。

石俊手在桌上輕輕一按，飄身攔住他們的去路，淺淺的一笑，道：「我石俊的銀子不是好拿的，人也不是好欺負的；姑娘留下，要人叫姓楚的自個兒來。」

「噢！」

五條惡漢嘲笑的互望着。

「不信嗎？」

石俊拔出劍，他神情肅然的面對着五條惡漢。

斜眼睛的漢子暴跳起來，罵道：「嘿！這是那裏來的小王八羔子，敢在咱們哥兒們面前拔劍！讓我來給他一點教訓。」

他擄起袖子，便要動手。

絡腮鬍子的漢子陰笑着，一把拉住斜眼睛的漢子，說道：「兄弟，別惱火，少爺要人，咱們就留給他，楚大爺會來找他的。」

斜眼睛的漢子很不服氣，大聲道：「你……。」

絡腮鬍子的漢子伸手阻住他的話，向石俊道：「少爺，人給你嘍！」

他把那姑娘輕輕一推，直推到石俊懷裏。

石俊在廣衆之下，爲避男女之嫌，把身子向側處一閃，絡腮鬍子的漢子乘機幌肩進身，左手着力在石俊右脈門猛切，震落石俊手上的劍；右手「雙龍鎖柱」，直點進石俊的咽喉。

石俊連還手的工夫都沒有，竟然被閉穴栽倒。

他確實不曾料到，保鏢打手之流的人，會有這麼好的身手。

酒客們看得嘩然大驚。

絡腮鬍子的漢子提脚把石俊撥過一邊，伸手抓過姑娘！罵道：「這種不知深淺的毛頭小子，不帶着乳娘也敢跑出來。」

斜眼睛的漢子，猛的把姑娘一推，喝道：「走！」

他們經過石俊身邊，每人惡狠狠的踢他一脚，小九子痛在心裏，急得直要哭出來，縮在一邊，却又不敢走近去。

再沒有人敢過問，眼睜睜的瞧着五條惡漢，擄着一個纖弱可憐的姑娘家，如風而去。

他們剛要跑出酒樓門，忽然一根棗木根，從身後擱在走在前邊的絡腮鬍子漢子的肩上，那漢子立刻挺不住的痛呼一聲，蹲下身來。

五條惡漢回身一瞧，原來是坐在近門座上的土頭土腦的年輕人。

斜眼睛的漢子怒道：「小子！你也要找死？」

年輕人道：「不是。」

他意態從容，彷彿他自己與這件事無關。

斜眼睛的漢子向倒在地上石俊一指，道：「你瞧見了嗎？」

年輕人道：「瞧見了。」

他幌幌腦袋，接口道：「瞧見是瞧見啦！不過你們收下人家的銀子，又不放人，我覺得不公道。」

「不公道？」

「是。」

「你打算怎麼辦？」

年輕人略一思忖，道：「我想你們該放了這位姑娘，或者留下銀子。」

絡腮鬍子的漢子站起身來，堆着笑容道：「少爺，您說的對，我們不應該收下銀子不放人，依您的意思，我們留下銀子呢？還是留下姑娘？」

年輕人道：「把姑娘留下。」

「成。」

絡腮鬍子的漢子慨然應允，把姑娘輕輕往年輕人身邊一推，道：「小珍珠，過去吧！」

姑娘被推得身子一歪，倒向年輕人身邊，絡腮鬍子的漢子却乘機進身，撥開年輕人的棗木棍，雙手齊出，十縷指風，分點年輕人上中盤十處大穴。

他出手極快，招式也十分狠辣，有斷魂追命之勢。

他的力道剛觸及年輕人的肌膚，心下陡然大震，年輕人封閉週身各大穴，使他如觸及鋼鐵一般，力道彈回來，使他雙臂發麻。

「啊！」

他悶哼了一聲，還沒有想得出來，該變幻什麼招式，年輕人左掌如金龍探爪，直抓絡腮鬍子漢子的中胸，掌力如綿，却蘊含着無比的强勁，絡腮鬍子的漢子立刻感到一股熱力，深入中腹，接着那股熱力上湧，抑止不住！「哇！」的噴出一口鮮血。

斜眼睛的漢子自後掩襲，年輕人回身接住，從容的說道：「要打嗎？到外邊去，打壞人不要緊，打壞了東西，我可賠不起。」

他邁步向外走，回身向姑娘道：「姑娘，妳坐在這裏等着。」

四條漢子跟着他走出酒樓，絡腮鬍子的漢子却已支持不起來。

酒客們有胆大的，便跟出去瞧熱鬧，可是，走在後邊的人還未出酒樓，年輕人已回來，向姑娘招手，道：「姑娘，妳走吧！」

絡腮鬍子的漢子支撐着走出酒樓，見同來的四人，都已倒在地下，知道自己决不是年輕人的對手，掩着肚子，招手道：「起來！走！」

年輕人把棗木棍放在一個將要爬起來的人身上，又把他壓倒，道：「慢走！」

斜眼睛的漢子道：「你不讓我們走？怕我們去告訴楚大爺是吧？」

年輕人道：「我不管你們告訴誰，不過，要讓姑娘先離開這裏。」

他向姑娘招手，道：「姑娘，妳快些出來，走啊！」

姑娘走出酒樓，却並沒有走，只是怔怔的站在年輕人面前。

「走啊！」

年輕人焦急的催促着。

姑娘哭泣着，道：「我往那裏走？」

年輕人大詫的道：「妳本來要往那裏走的？」

姑娘道：「我本來就是沒有地方可走的。」

年輕人道：「家人親戚呢？」

姑娘哭得更傷心，道：「我家在長安，九江沒有我認識的人。」

年輕人道：「那你爲什麼跑呢？」

姑娘道：「我是好人家的姑娘，不願意淪落在妓院，所以才跑的。」

年輕人道：「那妳走啊！先離九江再說。」

姑娘思忖着，越加哀傷的道：「我不能走。」

年輕人不解的道：「妳本來要走，如今要妳走，妳又不走了，這倒是奇怪。」

姑娘道：「我身上沒有一文錢，怎麼走？」

她說着，臉上一陣紅。

說不上來她是傷心，還是羞澀，不過，即使滿面淚痕，也掩不住她那天生的甜美。

「錢？」

年輕人在身上一摸，露出尷尬的笑容，道：「我身上也很難爲情。」

他眼珠一轉，走近絡腮鬍子漢子的身邊，輕輕地拎起，伸手從懷裏掏出石俊方才給他的三十兩銀子，交給姑娘，道：「走吧！」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那是她的身價銀子。」

年輕人道：「不動手才有身價，既然動手了，那裏還有身價。」

姑娘接過銀子，還怔在那裏。

年輕人道：「走啊！」

姑娘畏怯的道：「公子，我一個人走，他們還是會追到我的。」

年輕人懊惱的道：「難道我陪妳一輩子？」

姑娘羞澀的垂下頭，柔聲地道：「好嘛！」

「啊！」

年輕人暴跳起來，大聲喝道：「快走！走得越遠越好。」

姑娘放聲哭起來。

她傷心的哭泣着，奔向遠處。

他們已看不見姑娘的影子，絡腮鬍子的漢子道：「銀子你拿去，姑娘你放走，我們可以走了？」

年輕人道：「可以。」

五條惡漢如奉綸音，起身要跑，絡腮鬍子留住脚步，向年輕人拱手，道：「少爺，您能留個稱號，也許我們楚大爺要交你這個朋友？」

「楚義？」

「是。」

年輕人道：「你回去告訴他，我是江南人慕容禪。」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少爺，你盡管吃喝，楚大爺一定會來會賬的。」

他們如風而來，又如風而去。

慕容禪重新落坐，繼續吃沒有吃完的東西，這時，劉大麻子從老遠的地方，每個麻子都堆着笑走過來，向慕容禪抱拳，道：「慕容公子，您吃的喝的，我劉大麻子全請啦！快走吧！」

慕容禪道：「吃好就走。」

劉大麻子道：「看在您還年輕又是外鄉人，透給您個訊，您惹的麻煩可大啦！您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別在這等死啦！」

「哦？」

「這可不是嚇唬你。」

慕容禪道：「可是我還沒吃飽啊？」

劉大麻子向小二兒使個眼色，道：「給慕容公子備個雙份的乾糧，路上慢慢的吃吧！」

小二兒應着，立即送到慕容禪面前。

慕容禪接過，道：「當眞不要錢？」

劉大麻子道：「您快請吧！」

慕容禪起身，道：「那我就謝啦！」

他的眼神，不住的朝外打量着。

他含笑而去。

他彷彿未發生任何事情那麼泰然。

湘雲望着慕容禪的背影，道：「爹，您瞧，這個人還眞有些怪。」

劉大麻子道：「哼！傻小子。」

湘雲含笑，道：「很少見爹這麼大方的。」

劉大麻子道：「哼！比送口棺材便宜多啦！」

× × ×

楚家的大園子。

楚義帶着門人弟子，練過幾趟拳脚，仰在廊下的靠老圈椅裏，侍女玉兒捧香巾抹汗，翠兒雙手捧上一碗茶，嬌聲的道：「大爺，您用茶。」

「好。」

楚義接過來，含笑瞟着翠兒，翠兒當着衆人，有些不好意思的垂下粉頸。

楚義道：「妳瓶姨起來了？」

翠兒悄聲道：「大爺，您這不是沒話找話說嘛！這是什麼辰光啦？瓶姨還能沒起來。」

楚義喝兩口茶，把茶碗交給翠兒，翠兒雙手去接，楚義悄悄的在她手上摸着；這本不算什麼，只是在這麼多人面，翠兒禁不住的雙頰飛紅。

敎頭展雄正在敎門人弟子拳脚，門上傳事的黃旺，匆匆的進來，趨到楚義身邊，道：「大爺，留春院的龐鬍子在門上，說是有要緊的事，要跟大爺回話。」

「龐鬍子？」

「是。」

「沒說什麼事嗎？」

黃旺道：「沒有說，不過，看起來他是受傷了。」

「哦？」

楚義微愕。

黃旺不住的點着頭，强調自己的話。

楚義用手示意叫龐鬍子過來。

「是。」

黃旺應聲，躬身退出。

龐鬍子跟着黃旺進來，由於受傷，行動不便，滿臉的絡腮鬍子，看起亂而邋遢，他遠遠的向楚義抱拳，道：「給大爺請安。」

楚義打量龐鬍子一眼，不用龐鬍子開口，心裏已猜到八成，從容的道：「說吧！什麼事？」

龐鬍子道：「昨天夜裏留春院的小珍珠跑了，我帶斜眼李還有三個兄弟，到處去尋找，今天上午在龍華酒樓找着了。」

楚義道：「帶回來不就結了。」

龐鬍子道：「我們是要帶回來，却不知那兒冒出一個公子哥兒石俊，他要出三十兩銀子，替小珍珠贖身。」

楚義道：「贖身該到班子裏去，在酒樓裏贖的什麼身哪！」

龐鬍子道：「我也是這麼說，就回絕他了。」

「他動手了？」

「是。」

「他把你打成這樣？」

龐鬍子道：「那可不是，我再不濟，也是大爺調敎過的，沒有那麼洩氣，他剛動手，我只出兩招，就把他給點倒了。」

楚義道：「這麼說，你是打贏了？」

「是。」

楚義面色陡的一沉，道：「打贏了怎麼會這副樣子來找我？丟人丟在那裏，直說——別繞彎兒。」

黃旺見楚義不耐煩，從旁道：「是啊！你有話向大爺直回呀！」

龐鬍子道：「是，我打倒石俊之後，帶着小珍珠正要走，又冒出一個外鄉來的傻小子，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小珍珠給截下了。」

楚義問道：「你們五個人是去赴宴的嗎？」

龐鬍子道：「大爺，我們五個人搬不動他，沒有喝兩口水的工夫，全被他打倒了。」

「有這麼好的功夫？」

龐鬍子道：「不敢跟大爺回半句的假話。」

「小珍珠呢？」

「截走了。」

「你沒有提我的名號？」

「有。」

「他怎麼說？」

龐鬍子心思一轉，道：「他說正是要來找大爺的。」

楚義淡淡的一笑，道：「他叫什麼名字？」

龐鬍子道：「江南人慕容禪。」

「慕容禪？」

楚義立刻斂住笑，沉思着，忽的站起身，道：「請金九叔來說話。」

「是。」

楚義獨自走進內廳。

誰都看出來這裏面一定牽扯着大事，却沒有一個人知道是什麼事。

翠兒捧着茶碗，跟進內廳，嫣然一笑，道：「大爺，多大的也難不住您，先喝碗茶吧！」

她膩近楚義身邊。

楚義取過茶，猛喝兩口，內廳沒有第三個人，平常楚義是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的；翠兒小心眼兒裏早已有了準備。

這次她却失望了，楚義長吁一聲，把茶碗又還給她了，連看也沒有看她一眼，使她頓然有一種被冷淡，遺棄的感覺。

她偷偷白楚義一眼，正要說話，黃旺三脚兩步的搶進來，道：「回大爺，金九爺來了。」

說話的時候，金九已經跨進內廳，六十開外的人，精神如同少年，胸前一抹白鬍子，可是，怎麼也看不出一點老氣。

天氣不怎麼熱，他手裏還是習慣的搖着一把尺半長的油紙摺扇。

論年紀他和楚義比，大不了幾歲，可是，在師門中的輩份，他却比楚義高一輩，雖然楚義出道的時候，他們一道兒走過，他却是楚義師父的小師弟。

楚義和他投契，也尊重他的身份。

金九跨進內廳，楚義面色凝重的起身，道：「九叔，快請坐。」

黃旺替金九肅座，金九坐下來，把摺扇在手上一敲，道：「找我出來喝酒還不是時候，八成是有什麼事情要商量吧？」

楚義道：「是，沒有事情，怎麼敢勞動九叔。」

金九道：「有事就說呀？」

楚義眼神向黃旺一瞟，說道：「你下去。」

「是。」

黃旺躬身退出，楚義皺着眉頭，彷彿在思量，話要從何處說起。

金九道：「說呀？」

楚義的眼神又落在身邊的翠兒身上，翠兒是個機伶鬼，只要見楚義眼皮一動，她心裏就明白，登時嫣然一笑，退身，道：「大爺，碗裏的茶冷了，我進去重泡，您要的時候——叫我們一聲。」

翠兒婷婷而去。

金九打量着空寂的內廳，道：「什麼事這麼機密？這會兒就是咱們兩個人，你可以說啦？」

楚義沉思着——道：「九叔，你可記得，當年我們闖天下，在岳陽會遇一個人，名叫慕容秋華，武林人稱『江南俠客』的。」

金九朗聲笑道：「我記性再壞——也忘不了慕容秋華這個人——沒有他也成就不了今天的楚義，我說呀！你這名號不就是在岳陽殺死慕容秋華才响起來的！」

「是。」

他的心情沉重，語氣低沉。

金九大訝的道：「我說呀，這是多少年的事情，你怎麼忽然問想起來了？」

楚義沒有理會他的話，自語似的道：「我記得慕容秋華有個兒子。」

「是啊！」

「他叫什麼？」

「他？」

金九思索着。

楚義催促——道：「九叔，你也忘記了？」

金九一笑，道：「給你一說，我倒記起來了，那個孩子叫慕容[illegible]，那個時候，他還是很小啊？」

「是！」

楚義皺着眉——若有所思。

金九不解的道：「你怎麼忽然問起那個孩子？」

楚義並未回答金九的話，卻問道：「九叔，你可知道那個孩子的下落？」

金九搖頭，道：「不知道！」

楚義道：「我知道。」

金九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楚義道：「因爲他已經到九江了，當年在岳陽，我就主張斬草除根，你不答應，今天要除他，比當年要難上百倍了。」

金九訝道：「怎麼？難道他知道那回事？」

楚義道：「那可不知道，不過，他已經在找我們的麻煩——而且還揚言要來找我。」

「有這回事？」

「當然。」

楚義把龐鬍子的事，向金九重述一遍，金九聽過——把前後仔細一想，右手的摺扇，不住的敲着左手心，道：「他是慕容秋華的兒子？」

楚義道：「不是他，還有誰？」

金九道：「他當眞是來尋仇的？」

楚義道：「除了有心打虎的人，沒有人去捋老虎的鬍鬚，是吧？」

「是。」

金九陷入沉思。

楚義猛的在案上一拍——沉聲道：「我們必須先發制人——立刻把他除掉。」

金九回答道：「不要弄清楚他是不是慕容秋華的兒子？是不是要來找我們尋仇的？」

楚義道：「是不是都要這麼做！」

他的語氣十分堅定。

金九卻以平淡的語氣，道：「別激動，是與不是——我們都不能這樣做？」

楚義不悅的道：「爲什麼？」

「你忘記了？」

「什麼？」

金九悄聲的道：「今晚南昌的密使要到，我們還有事要辦，還有……。」

他嚥住下邊的話。

楚義的眼神在催促他說下去。

金九說道：「京裏來的欽差——到九江沒有？住在那裏？都不知道，這個當口，我們怎麼能節外生枝的惹事，引火燒身呢？」

楚義道：「他要找到門上來呢？」

金九道：「那又當別論。」

楚義沉思片刻，道：「不行，我至少要派人跟着他，才能放心。」

金九道：「知道他在那裏嗎？」

楚義道：「只要他在九江，沒有找不到的。」

金九點頭道：「這倒是眞的！」

忽然，內廳門外閃動人影一幌——楚義那雙眼神立刻暴射出厲光——沉聲喝道：「什麼人？鬼鬼祟祟的——還不快點出來。」

頃刻，娉娉婷婷的閃出一個羞怯怯的姑娘，楚義立刻消去滿懷憤怒，道：「翠兒——是妳？」

翠兒雙手掩着胸口，臉蛋兒紅撲撲的，道：「是我呀！都給你嚇死啦！」

楚義立刻很溫和的說道：「妳來做什麼？」

翠兒道：「瓶姨要我來瞧瞧，你給九爺說話——可說完了沒有。」

楚義道：「做什麼？」

翠兒道：「瓶姨說——如果你和九爺的話說完了，就過去一下，瓶姨給你有事情。」

她在神秘的笑。

金九起身，搖着摺扇，道：「你就進去吧！」

楚義起身，他是要進去的，卻把臉色微微一沉，用冷漠的口吻，道：「大白天，她找我有什麼事。」

× × ×

黃昏。

慕容禪獨自行到甘棠湖烟水亭，雖然他不是風花雪月的雅人，卻也感到湖光山色，在夕陽映照之下，景色十分可人。

當然，他也不會知烟水亭的來歷，原來它是宋賢周敦頤所建的龍池寺。

他坐下來，小作休憩，荷塘微風，夏夜醉人，不覺有些睏盹，雙目微闔，打起盹來，他是個隨遇而安，不存心思的人，不久，他已渾然入夢。

他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一個美麗的姑娘，在荷塘上凌波微笑。

她是那樣的甜美，彷彿在那裏見過。

他很仔細看看她的面容，他卻又不敢大大方方的看——他偷偷的瞄着她，只能見到那份甜美，她的面容好像籠罩在烟霧裏。

他想走近去看看，方要站起身，忽然，身後響起一陣如雷的馬蹄聲，他被驚醒了。

他似乎並不是在夢裏，馬蹄聲仍然在響着，而且越來越近，已到他的身邊。

慕容禪迅急的回頭一瞧，兩匹快馬，一閃而過。

他只能看出是一對少年男女，男的黑衣黑馬，女的紅衣花馬，多麼俊，多麼快，眞像是神仙故事裏乘雲而來的金童玉女似的。

他再要看時，那對少年男女已馳入九江城內。

他並夫羨慕，倒覺得他們擾了自己的清夢，這時，他的睏倦的睡意，又襲上來，好在江南夏夜，不虞寒冷，到處可以倒頭大睡，只是，怕人打擾。

他眼神一瞟，見近處一間寺殿，門正開着，寺廟受八方烟火，自然是予人方便的，借宿一宵，不致不允，他起身拿起自己的東西，向寺殿走去！

他先進寺殿，才知道是無人主持的。

殿內暗暗淡淡的，他也未分辨出供的是何殿神仙，回身把殿門虛掩，尋找到殿角一處乾淨的地方，立刻就呼呼的大睡起來！

× × ×

楚義跟着翠兒向內院走，伸手輕輕搭着翠兒的肩，道：「翠兒。」

「嗯——」

翠兒斜睨着他，嬌媚動人。

楚義忍不住的輕輕把她往身邊一攬，道：「妳說，妳瓶姨大白天的找我進去，做什麼？」

翠兒白他一眼，道：「難道只有黑夜裏才能找你？」

楚義道：「她還能有什麼正經事？」

翠兒冷冷的道：「哼！那是你心裏想

的？」

楚義道：「她有什麼事，妳還會不知道！」

翠兒道：「我就是知道也不給你說，瓶姨自然會告訴你的，急什麼？」

他們到房門口，翠兒推開楚義的手，腰肢一扭，先進房去，揚聲道：「瓶姨，大爺來了。」

楚義踏進房門，便見裏間青竹門簾掀動，娜娜的走出一個雲團似的美人，還沒有開口說話，先拋給楚義一個十分動人的媚笑。

楚義道：「有什麼事？說吧？」

瓶姨秀眉微蹙，道：「你就是那麼急麼？」

楚義坐下來，道：「妳不知道，今天事情特別多，還沒有安排妥當，有事妳快說了，我好出去辦事情呢！」

瓶姨微笑一聲，道：「好吧，我也不躭擱你，給你說一聲，我要出去一趟。」

楚義道：「去那裏？」

瓶姨道：「聽人家說南湖邊來了一位算命先生玄璣子，靈得很，我也去給他看看。」

楚義道：「也不過是個跑江湖的！」

瓶姨道：「那可不同，前天我娘去給他看，他給我娘說，寅時起身，望日出方向走，必有財運，果然，一點也不假。」

楚義道：「怎麼啦？」

瓶姨道：「我娘檢到一錠銀子啊！」

楚義忍不住的放聲大笑。

瓶姨道：「你笑什麼？」

楚義道：「爲那一錠銀子，妳就不必去，要多少？我就叫賬房立刻給送來就是了。」

瓶姨生氣的嘟起小嘴，道：「我們家裏是窮，可是沒到那地步，再說我有吃有穿有用的，也還不缺少那一錠銀子，就是要去看看命。」

「命？」

「是。」

楚義瞄她一眼，道：「妳的命不是挺好的嗎？」

瓶姨道：「這時候是不用看的，看看將來呀！」

楚義道：「將來比現在更好，還有鳳冠霞珮給你穿戴呢，等着吧？」

瓶姨一笑，道：「你就會損人家！」

楚義道：「妳不信？」

瓶姨道：「你又不在朝，又不居官，那裏來的鳳冠霞珮呢？」

楚義道：「做官的人，也不是生下來就是官，就連做皇帝，也不是生下來坐享的，還要去掙的！」

瓶姨道：「皇帝的兒子，當然是皇帝，還要怎麼去掙？你眞是說瘋話。」

楚義道：「女人家懂什麼……太祖生了多少兒子，當皇帝的却只有成祖一個，成祖那皇帝不是掙來的，難道誰捧到面前送給他的！」

瓶姨啞口無言。

翠兒輕輕的把瓶姨的袖子一拉，道：「您不是要去看命的嗎？怎麼說起來就沒有完了。」

瓶姨起身瞟着楚義，道：「都是給他擾亂的，咱們走吧？」

「是！」

翠兒應着，扶着瓶姨往外走。

楚義突然伸手一把拉住翠兒，道：「怎麼，妳也要去麼？」

翠兒羞紅着臉，道：「大爺，我是侍候瓶姨的，你說，我不去誰去呀？」

瓶姨看看楚義，沒說話。

楚義緊拉着翠兒，道：「妳不能去，妳守在家裏，叫玉兒跟瓶姨去吧！」

瓶姨忍不住的道：「我說，平常我是一隻眼睜一隻眼閉，任着你，這樣也不成話吧，竟然熱得連一會也分不開了。」

翠兒羞急的掙開被楚義握着的玉手，退向一邊！

楚義焦急的說道：「妳想要她到那兒去啦？」

瓶姨生氣的道：「怎麼不說你要她到那兒去啦？」

楚義急趨至瓶姨身邊，悄聲道：「今天有貴客來，翠兒機伶，我要她留在家裏，奉茶侍客。」

瓶姨問道：「是什麼客非要她侍候不可。」

楚義把聲音壓得更低，道：「南昌來的。」

瓶姨道：「做什麼生意的？」

楚義道：「寧王府裏的！」

瓶姨也禁不住有幾分驚訝，道：「寧王府裏來的？」

楚義道：「是呀，這可關係着你我的榮華富貴，功名前程，不能怠慢。」

「啊！」瓶姨輕嘆一聲，道：「那就讓翠兒留在家裏吧？叫玉兒來跟我去。」

她婷婷的向外走，楚義立刻吩咐找玉兒來，跟瓶姨出去，同時傳話門上備車！

內廳裏剩下他們兩個人。

翠兒向楚義嫣然一笑，道：「大爺，你可眞能編撰啊？」

說着，向楚義身上依過去！

楚義伸手推住她依過來的身子，正色道：「你好好的打扮打扮，客人到了，立刻出來侍候。」

翠兒一怔，道：「眞有貴客呀！」

楚義撫着她的肩，道：「我的功名富貴，都在他身上，妳要小心侍候，務求使他高興。」

翠兒沉吟着，道：「是年紀老的，還是小的？」

楚義道：「我連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呢。」

他說完話，急促促的往外走，恰和迎面進來的黃旺撞個正滿懷，不是楚義身手靈活，閃身避開，眞的要撞個不亦樂乎。

他定定神，瞪着黃旺，道：「冒冒失失的，急着幹什麼？」

黃旺道：「有要緊事，回大爺。」

他撇下翠兒，走出內院，黃旺立刻跟出去，跟出內院門，黃旺道：「大爺要找的那個人，有消息了。」

楚義神情微震，道：「慕容禪？」

「是。」

「在那裏？」

黃旺道：「他昨夜宿在甘堂湖，烟水亭。」

楚義思忖着，道：「跟踪着他，別動手。」

「是。」

黃旺應着，忽然想起了，道：「大爺，如果他要離開九江他去呢？」

楚義淡然一笑，道：「那倒好了，但是，他不會離開九江的。」

× × ×

他不知睡了多久，他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辰，當他意識裏有些覺醒時，只感到一股强烈的光，照射在他的臉上。

他的週圍一片靜寂。

他幾乎忘記昨晚宿在那裏，他想睜開眼瞧一瞧，强烈的光，照射着他的雙眼，他無法正視，也無法看清週圍的情形。

只是刹那的一瞥，已使他立刻躍身而起。

他在那耀眼的光影裏，恍恍惚惚的見到一個少女的影子。

那是他曾經見過的少女的影子。

他揉揉惺忪的眼，仔細的打量，原來他睡在一座空曠的寺殿裏，朝陽正從閣檽射過來，一片破了的閣扇外面，站着一個沉靜的少女。

她那張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仍是那樣甜。

慕容禪驚訝道：「是妳？小珍珠？」

少女道：「我不叫小珍珠。」

慕容禪道：「他們不是叫你小珍珠的嗎！」

少女繞過寺殿門，走進殿內，道：「我叫梅姑，小珍珠是我被他們賣到班子裏來，老鴇給我起的名字，多難聽啊！」

慕容禪整整凌亂的衣衫，按捺欣喜的心情，把臉子一拉，道：「妳叫梅姑也好，叫小珍珠也罷，到這裏來做什麼？」

梅姑粉頸低垂，道：「找你。」

慕容禪訝道：「找我？」

「是。」

「什麼時候來的？」

梅姑細語輕聲的道：「我從龍華酒樓，就一直跟着你到這裏，晚上……我在窗子外邊守了你一夜，不敢驚擾你。」

慕容禪道：「妳跟着我做什麼？」

梅姑突然抬起頭，一雙明亮澄清的秀目，盯着慕容禪，道：「我不跟着你跟着誰？」

慕容禪道：「怪啦！妳該往那裏去往那裏去，幹麼要跟着我呢？」

梅姑雙眉緊鎖，眼淚幾乎掉下來，道：「我沒有地方去呀！」

慕容禪道：「妳身上有三十兩銀子，要往那裏去，妳可以趕快去啊！」

梅姑道：「我身上銀子越多，越不能走，離開你他們就欺負我的。」

慕容禪搓着手，問道：「那妳怎麼打算？」

梅姑道：「我要跟你，一直到離開九江。」

慕容禪道：「可是，我剛到九江，總要逗留幾天的。」

梅姑道：「我會等。」

她臉上露出一絲笑容，看來更甜美。

慕容禪臉上也露出笑容，却沒有說話，檢起地上的棗木棍，拿起布包袱，向殿外走去。

梅姑柔聲道：「你去那裏？」

慕容禪道：「總要出去吃點東西吧！不能老呆在這寺廟裏。」

鐵口直斷　天機神算

甘棠湖的景色在九江是知名的，在這仲夏的季節，到九江的人，有誰不到甘棠湖去看看呢！因此，紅男綠女，更添幾分繁華。

個個面帶春風。

個個喜氣洋洋。

只有慕容禪，梅姑，他們雖然身在甘棠湖畔，擠身在這個繁華，錦繡的世界，却像不屬於這個世界。

慕容禪漫無目的地在走，漫無目的地觀看，梅姑只是緊緊的跟着慕容禪，她什麼也不看，低垂着頭倒像怕被別人看見。

忽然，慕容禪站住脚。

梅姑一不留意，猛的撞在他身上，登時粉臉一陣緋紅，道：「你看什麼？」

慕容禪伸手一指，說道：「那麼多的人！」

黑壓壓的一堆人，在甘棠湖畔。

梅姑道：「不會有什麼，還不都是擠在一起瞧熱鬧的，走吧！」

她越過慕容禪要走，慕容禪一把拉住她，道：「瞧瞧熱鬧也好啊！」

「有什麼好瞧的？」

梅姑是生怕被人看見她。

她却抵不過慕容禪輕輕一扯，早已擠進人叢裏，隔着前邊的人頭，已看到高高挑起帘招子，書寫着：「玄璣子，鐵口直斷，天機神算。」

梅姑道：「不過是算命的，有什麼好看的。」

慕容禪側身一擠，已到近處，梅姑跟在他後邊，也到近處，抬眼一瞧，卦攤上端坐着一老者，一身道裝，三綹淡髯垂胸，相貌堂堂，不嚴而威，雖然是江湖中人，却不見幾分江湖氣。

他正是玄璣子。

他的身旁站着徐童，李壽。

他正在爲人批卜流年。

慕容禪沒有聽到玄璣子說些什麼，却聽到人羣中有人談道：「這老道眞是活神仙，說你走運就走運，說你破財就破財，再沒有錯的。」

有人道：「難怪這麼多的人來找他看呢！」

這時人羣外忽然揚聲喝道：「喂！閃開些！閃開些！」

也不知是被這喝聲震懾的，還是被闖進來的兩名大漢推撥的，人叢像潮水般退去，閃出玄璣子面前偌大的一片空地。

慕容禪也被推到一邊。

他正要再擠過去，却見停在近處的一輛華麗轎車，車簾啓處，一個嬌俏丫頭，扶着一個風姿綽約的少婦，移身下轎。

她們似乎沒有看見眼前這些人，娉娉婷婷的直向玄璣子的卦攤走去。

人叢中有的訝道：「是那位官家的小媳婦？」

有人以嘲笑的口吻，道：「官家？那位官家有這麼大的氣派？」

「是誰呢？」

那識嘲的人，得意頗有見識的道：「虧你們還是住在九江的，連楚大爺的姨太

太都不認識。」

這話慕容禪聽見了。

玄璣子也聽見了，他以兩眼的餘光瞟一下來，繼續爲面前的客人說相。

大夥都靜下來，無數隻驚羨的眼睛，注視着瓶姨的動人豐姿。

玉兒扶着瓶姨來到玄璣子卦攤前，向着玄璣子嫣然一笑：兩名跟來的莊客，立刻趨前去，把算命的客人一把拉起，道：「對不起，請讓一下。」

那人被拉起來，十分惱怒，但只把兩位莊客看一眼，心裏的火氣，立刻烟消雲散。

玄璣子向他說聲對不起，神情泰然的把眼光落在瓶姨身上。

他指着卦攤前面的椅子，說道：「請坐！」

玉兒於是取下脅下的絲綢手帕，把椅子撣過，又把手帕舖在椅子上，這才扶着瓶姨坐下來。

玄璣子打量着瓶姨，道：「算命？看相？」

玉兒道：「我們是來看命的。」

瓶姨微微露出些笑意，同意了玉兒的話。

玄璣子道：「問什麼？」

瓶姨道：「我們是聽人家說的，你看命絲毫不差，這才來看看的，其實也沒有什麼，說算個平安命吧！」

「平安命？」

「是。」

玄璣子仔細打量過瓶姨的五官相貌，把手裏摺扇在胸前搧動一陣！拍，收起摺扇，輕聲道：「夫人，請過手相看看。」

瓶姨伸出雪白的玉手，玉兒上前兩手托着，伸展在玄璣子面前。

玄璣子看過，雙眉緊皺，把摺扇在瓶姨手心裏，輕輕撥弄，默然不語。

玉兒道：「老道，你費心好好的給我們瓶姨看，不會少給你相金的。」

玄璣子笑向玉兒，道：「不要相金，這一卦貧道奉送了。」

玉兒道：「爲什麼？」

玄璣子眼光又落在瓶姨身上，道：「貧道直言，請夫人不要見怪。」

瓶姨訝異的道：「請道長直言，看命本來就是不能忌諱的。」

玄璣子道：「夫人問的是平安命？」

「是。」

玄璣子道：「夫人，一個對時之內，您將身患急病，請立刻回府吧！」

「你放屁！」

兩名莊客搶步上前，伸手抓住玄璣子的胸襟，舉拳便要打。

瓶姨喝住，道：「他既然敢如此直斷，想必是有幾分準的。」

玄璣子怡然含笑，道：「貧道並不就離開九江，明日此時，夫人如果無恙，可以來砸貧道的卦攤子！如果貧道所言不差，不妨再來，我們重定相金，貧道再爲夫人詳細批算流年。」

玉兒扶起瓶姨，沒有好氣的道：「瓶姨，別理這牛鼻子瞎說，咱們走吧！」

瓶姨白了玄璣子一眼，起身而去。

楚府的轎車走了，人潮又聚攏來，玄璣子若無其事，從容的道：「人都是喜歡奉承的，不過，禍福吉凶自有天定，又豈能由人喜惡。」

他把摺扇作一個弧形，向面前的衆人一指，道：「那位請賜教。」

大夥兒都在觀望着。

玄璣子忽然把手裏的摺扇向慕容禪一指，說道：「公子，你要試試貧道的相理嗎？」

慕容禪大笑，道：「你相的不靈。」

玄璣子微訝道：「何以見得？」

慕容禪道：「如果你的相術當眞靈，就該早已看出來，我身上沒有銀子。」

玄璣子道：「銀子嘛？」

慕容禪道：「不爲銀子，你何必在這裏擺卦攤，回家蹺起二郎腿飲茶，豈不快活。」

玄璣子笑起來。

慕容禪道：「你笑什麼？」

玄璣子摺扇向梅姑一指，道：「公子身上沒有銀子，姑娘身上却有三十兩銀子，不過，貧道浪遊天下，並不全爲銀子，結交四海朋友，也是快樂的事。」

慕容禪道：「這麼說，你眞要送我一卦了。」

「是。」

他指着卦攤前的椅子，要慕容禪坐。

慕容禪方要走上去，梅姑把他一扯，道：「看什麼相，咱們走吧！」

她一直感到不安。

慕容禪道：「既然不要銀子，就給他相一相，有何不可。」

他說完，逕自坐下來，回頭衝着梅姑憨直的一笑，道：「妳等一等。」

梅姑默默的點着頭。

玄璣子端詳着慕容禪，道：「公子，恕貧道直言。」

慕容禪道：「怎麼？難道我在一個對時之內，也有急病染身嗎？」

玄璣子搖搖頭。

看熱鬧的人聽了，都在笑，玄璣子却一些也不介意。

慕容禪道：「那……又是什麼事？」

玄璣子道：「公子不是富貴中人。」

慕容禪道：「我早已說過，身上沒有銀子！身上既然沒有銀子，怎麼會是富貴中人，你說的這無非是句江湖話。」

玄璣子道：「公子將來也是與富貴無緣。」

慕容禪道：「那不是眼前的事，沒法知道。」

玄璣子道：「你眼前身上有件麻煩事，這個你必定知道的；依你目前氣色看，並無凶險，不過，有一樁事公子可得要緊記。」

慕容禪道：「什麼事？」

玄璣子道：「命中無富貴，切莫强求，凡事應該順應天理。」

慕容禪道：「還有什麼說話嗎？」

玄璣子說道：「公子，請緊記貧道之言。」

慕容禪起身道：「還好，你是不要銀子的，否則我就注定破財的命。」

他拉住梅姑，道：「走！」

玄璣子目送慕容禪離去，面帶神秘的微笑，轉身向身後的徐童，說道：「你去辦。」

徐童悄聲道：「瓶姨？」

玄璣子點點頭。

徐童道：「怎麼辦？」

玄璣子道：「去問『江南神醫』華一奇。」

× × ×

楚義忙亂過一陣，一切準備就緒，花廳裏佈置得煥然一新；翠兒打扮得像一朵花似的，大夥兒都以焦燥的心情，等待南昌密使的到來。

金九向楚義道：「你先歇會兒吧，還不知道他是什麼時辰到呢！再說，來人是有秘密性的，也未必會敲鑼打鼓的到咱們門口。」

楚義道：「怠慢了，總是不好吧！」

金九道：「不要緊張，他到府門口，你再出來，還是不晚的。」

「成嗎？」

楚義在名利之下，心情是不同的。

金九說道：「有我照顧着，你放心好啦！」

楚義摸一摸忙昏了的腦袋，道：「那就勞駕九叔了，我進去喝碗茶，稍歇一會，立刻就出來。」

金九擺手，示意要他走。

楚義伸伸發酸的腰，走出花廳，回身向翠兒叮囑，道：「妳守着，別走開。」

翠兒秀目一瞟，小嘴一撇，撒嬌的道：「我往那裏走啊！」

楚義走出花廳，剛轉向內院，脚還沒有踏進內院的門，門上一名小僮，匆匆的奔進來，道：「大爺，回來啦！」

楚義驚訝的回身道：「來了？」

小僮道：「是。」

楚義向金九道：「九叔……。」

金九打斷他的話，向小僮道：「話也不說清楚，是誰來啦！」

小僮道：「是瓶姨回來啦！」

楚義氣惱得幾乎要一窩心脚，把小僮給踢死！

這時，瓶姨怒氣冲冲的從外面走進來，她走的快勁兒，連玉兒都跟不上，兩道彎彎的秀眉，幾乎擠到一起去了。

她進門也不看楚義一眼，直往內院走去。

楚義忍不住的道：「怎麼啦？是那個王八蛋得罪妳啦？氣成這個樣？」

瓶姨站住脚，道：「還有誰？」

楚義道：「玉兒！」

玉兒連聲辯道：「大爺，不是我呀，是那個算命的什麼『鷄子』。」

楚義走到瓶姨身邊，道：「玄璣子？他怎麼得罪妳啦！」

瓶姨鼓着腮幫子，道：「那個老牛鼻子，我身子好好的，他竟然說我一個對時之內，一定要身染急病，紅口白舌的在咒人。」

楚義道：「眞的是這樣？」

玉兒道：「可不是，他還笑說，如果一個對時之內，瓶姨沒有身染急病，可以去砸他的卦攤子。」

瓶姨道：「你說他可惡吧！」

楚義道：「這種江湖術士的話，那能聽信，你全當他放屁算了。」

瓶姨跺脚道：「不！」

楚義道：「我本來就勸妳不要去的，如今觸了霉頭，後悔了，怎麼辦呢？」

瓶姨道：「叫人去砸他的卦攤子。」

「成。」

「現在。」

「現在？」

「是。」

楚義連連搖手，道：「現在不成，我還有要緊的正經事要辦，不能胡鬧。」

瓶姨生氣道：「你有什麼正經事？」

楚義正難以回答，金九巳聞聲自花廳走出來，楚義道：「瓶姨，妳進去歇着吧！玄璣子不是說一個對時之內，妳要身染急病的嗎？」

金九道：「到明天超過一個對時，我就叫人去砸他的卦攤子。」

瓶姨道：「九叔，你不知道那多氣人啊！」

金九道：「再氣我們也要等到明天，今天去砸他的卦攤子，那咱們可就沒有理啦！」

瓶姨無話可說，默然俯首。

楚義向玉兒道：「快扶瓶姨進去休息吧。」

「是。」

玉兒扶着瓶姨進入內院。

金九道：「你不是要進去歇一會兒的嗎？」

楚義道：「九叔，我現在進去，還能歇着嗎？聽她嘮嚇都聽不完了，我們還是回到花廳去，叫翠兒重新沏茶，坐着聊聊吧！」

金九淡然一笑，二人回身進入花廳。

他們進入花廳，不由的怔住了。

花廳正位上端坐着一位紅衣姑娘，面貌艷如桃李，神情冷若冰霜，她身上並無兵刃，只是在右腰間懸着一隻繡花鏢囊。

翠兒站在廳內，驚恐而木訥。

金九，楚義雖然感到事出突然，畢竟是老於江湖的，自然不能和翠兒相比，兩人相視之下，立刻鎭定下來，因爲還不知道紅衣姑娘的來歷，自然也不敢冒昧。

楚義肅然的抱拳，道：「姑娘突然駕臨，有什麼指教嗎？」

紅衣姑娘傲然的道：「當然有。」

金九說道：「姑娘尊姓大名？那裏來的？」

紅衣姑娘冷冷的逼視着他二人，沒有說話，從懷裏摸出半片玉牌，輕輕放在桌上。

金九，楚義見那半片玉牌，大爲吃驚，楚義進身，雙手恭恭敬敬的取過，又從自己懷裏摸出半片玉牌，合在一起，絲毫不差。

楚義卑躬的道：「姑娘是南昌寧王府來的？」

紅衣姑娘聲色俱厲的道：「難道你懷疑玉牌嗎？」

金九道：「那怎麼敢，請教姑娘尊姓大名，我們這兒好稱呼。」

紅衣姑娘道：「燕燕。」

楚義聽了，道：「尊姓？」

燕燕怒形於色，道：「姓燕名燕，這你也聽不懂，就難怪你辦起事情來，不上路了。」

金九心裏感到不服，說道：「燕姑娘，妳覺得我們辦事有什麼不對嗎？不妨明教。」

燕燕索回那半片玉牌，道：「不說明你們也不會知道，我奉命到九江來，是秘密的，你府裏上下忙得像接聖旨，過份喧騰。」

「是。」

燕燕接口道：「朝廷派欽差南下，這是大事，要你們查欽差的行踪，你們沒有查出來，倒弄得滿九江都知道你楚義在查欽差大人的行踪，傳到欽差大人耳朶裏，不但你吃罪不起，還洩露了你和寧王府的關係，壞了王爺的大事，你該有多大的罪過？」

她的面色陡的沉下來。

他二人噤聲不敢言，唯有連應：「是！是！」

燕燕平息一下情緒，翠兒小心翼翼，雙手捧着蓋碗，送到燕燕面前，道：「請姑娘用茶。」

燕燕把茶碗往旁邊一推，連看翠兒一眼也沒有，神情甫然的，道：「現在王爺有幾件大事，要交代你去做，千萬不能有絲毫的差錯。」

「是。」

二人唯唯連聲。

燕燕道：「首先你們必須盡快查欽差的行踪，但是來密查王爺行動的，不能讓他有隻字回報朝廷。」

楚義道：「查到怎麼辦？」

燕燕道：「怎麼辦？那是你的事。」

楚義道：「可能疏通府衙行事？」

燕燕瞪他一眼，道：「知府于明枋是個頑固不化的人，如能疏通，王爺也用不着找你，你不但不能疏通府衙，還要防着他壞事。」

楚義道：「是。」

金九道：「姑娘，還有何差遣？」

燕燕道：「王爺賞你們十萬兩銀子，明天遲到，會直接送到你這裏來。」

楚義回答道：「怎麼敢當王爺如此重賞。」

燕燕道：「那是因爲有重大的事給你辦哪！」

金九道：「姑娘交代就是啦！」

燕燕沉思片刻，似乎在肚子裏把一大堆的話，縮成幾句，道：「這十萬兩銀子，給你們在九江招納壯士，王爺起事，你立刻佔領九江，控制大江咽喉，使江南可以垂手而得。」

「是。」

楚義應着，神情上巳露出來，在心裏是沉重的。

燕燕既能負担這麼大的使命而來，當然不是尋常的，一眼就看穿楚義的心思，淡然一笑，道：「天下平定之後，你就是開國元勳，有享不了的榮華富貴。」

她說完，「霍！」的站起身。

楚義道：「多謝姑娘。」

金九道：「姑娘這就回南昌嗎？」

燕燕道：「我不回南昌，要留在九江，不過，我有我的事，非必要我不會來見你們的。」

金九道：「姑娘一個人在外面不方便吧！」

燕燕傲然的一笑，道：「金九爺，你不要把我看做尋常的姑娘家，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再說，我同來的還有人，不過他不必見你們，他要見你們仍以半片玉牌爲憑證，認物不認人。」

「是。」

燕燕道：「你們好好的辦事。」

「是。」

他倆俯首應話，却聽得後窗「呀！」的一响，抬頭瞧時，後窗半開，巳經不見燕燕姑娘的人影。

金九脫口稱讚地道：「好俐落的身手啊！」

× × ×

黃昏。

徐童來到九江城外，江岸的一座茅屋前。

這座茅屋孤零零的在江岸邊，是玄璣子到九江來，唯一到過的地方，然而在九江這座茅屋却幾乎是無人不知的地方。

因爲這座茅屋裏住着「江南神醫」華一奇。

在這座茅屋裏和「江南神醫」華一奇同住的，有他的兒子華山，煮飯的李媽媽，還有一隻老黃狗，和大大小小的十幾隻鷄。

他住在這裏巳經很久了，記得楚義來到九江的第二年他就來了。

楚義在九江打開碼頭，立下山頭，成了九江道上的大龍頭。

華一奇還是華一奇，他只不過是一位擅治疑難雜症的神醫，每天都有人看到華山替他揹着藥箱子，走動在城裏城外。

九江人對這父子的印象：華一奇是位精通醫理的，心地善良的老人；他那兒子華山，眞是像座山，總是沉默不語，看起來却又十分嚴肅。

老黃狗臥在屋前大樹下，見徐童遠遠的走過來，狂吠不止。

李媽媽走出來，雖然徐童跟玄璣子來過，早巳不記得他的模樣，瞇着眼睛瞧一陣，道：「喂！小鬼，小鬼，你到這裏來做什麼？」

徐童走近去，堆着笑，道：「李媽媽，妳忘記我了？我是玄璣子道長的弟子，前幾天來看過華老前輩的。」

李媽媽再打量徐童一陣：「噢，是啦！你怎麼一個人來呢？」

徐童道：「我師父要我來，有事情請教華老前輩，在不在？」

李媽媽看看西山落日，道：「進裏邊來坐吧！」

徐童道：「在家嗎？」

李媽媽道：「不在，就要回來了。」

徐童跟着李媽媽到屋裏，李媽媽道：「你坐一會，我要去做事情。」

徐童道：「你們總共三個人，還有多少事情。」

李媽媽笑道：「三個人也要吃飯吶，時候不早，我在劈柴起火了。」

「劈柴？」

「是。」

徐童脫了上衣，往旁邊一扔，道：「李媽媽，讓我來，劈柴我是最拿手的。」

「眞的？」

「妳一瞧就知道。」

徐童雖然只不過十歲出頭，倒有一身的力氣，掄起斧頭，不過一會工夫，劈了

一大堆的柴，足够李媽媽燒三天的。

他又去拿柴，李媽媽道：「够了。」

徐童把斧頭往旁邊一丟，道：「華老前輩回來沒有？」

李媽媽笑了。

徐童回身一瞧，「江南神醫」華一奇就在他身後不遠處站着。

他抹把汗，說道：「老前輩，您剛回來？」

華一奇道：「你剛要劈柴，我就回來了；不過，我沒有要緊的事，所以等你劈完柴再說話。」

徐童道：「前輩沒有要緊的事，晚輩却有要緊的事，您再不回來，我又要急死了。」

華一奇道：「有這麼急？」

徐童道：「那可不。」

華一奇道：「莫非是衞……。」

徐童截斷他的話，道：「爲的一點小事，前輩還是請到屋裏說吧！」

華一奇見他神情有異，點點頭，道：「跟我來吧！」

他引着徐童往一間書室裏走，正碰到華山走出來，徐童避過一邊施禮，道：「華公子。」

華山瞧他一眼，臉上作出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自管走出去。

他從來就是這樣，也就沒有人怪他。

徐童畢竟還是孩子——對着這樣一個人——免不了好奇，道：「前輩——公子不喜歡和生人說話——啊？」

華一奇道：「他和熟人也不說話。」

「噢！」

華一奇道：「他只是木納——並不是傻瓜——他的醫道已經得我的眞傳。」

「噢！」

徐童懷疑的回顧着華山。

華一奇拉了徐童一把——二人進了書室。

徐童順手掩上從不曾掩的書室門，道：「有些重要的事，必須前輩帮忙。」

他的兩眼仍不時朝外望着。

華一奇道：「你放心的說吧！沒有人來偷聽的。」

× × ×

片刻，只是片刻，書室的門開了，華一奇送徐童出來，華山依在後室門，一雙木納遲滯的眼神，正盯着走出來的華一奇和徐童。

徐童忽然感到那眼神隱着幾分陰森。

他畏怯的向華山施禮，道：「華公子，再見！」

華山沒有還禮，沒有答話，甚至連眼神都不曾瞬一瞬。

華一奇送走徐童，回到屋裏，華山仍冷森森的站在那裏，華一奇訝異的道：「小鬼，你今天是怎麼啦？」

華山吶吶許久，道：「爹……。」

他下邊似乎還有許多話，却又說不出口。

華一奇道：「有話就說呀！」

華山伸手向巳去的徐童一指，道：「他跟我有關係嗎？」

華一奇聽了，嘆息一聲，搖着頭。

華山道：「爹……」

他又嚥住下邊的話不說下去。

華一奇道：「說呀！」

華山道：「您什麼時候告訴我？」

華一奇眼神轉向茫茫的屋外，道：「我想……快啦！」

他的語氣不像說話，而像浩嘆。

這頓晚飯他們吃得心情很沉重，沒有人說話。

華一奇飯後回屋裏，向李媽媽道：「我早些歇着，楚家有人來，妳立刻叫我起來。」

李媽媽道：「楚家半夜會有人來？」

「是。」

李媽媽疑道：「做什麼？」

華一奇道：「我除了看病，還會做什麼？」

「看病？」

「是啊！」

李媽媽道：「楚家誰病了？」

華一奇道：「不管是誰，就要有人生病了。」

李媽媽道：「你怎麼知道？」

華一奇道：「不知道誰要生病，怎麼能稱神醫。」

× × ×

夜。

瓶姨在房裏，時而坐下捻着衣襟，時而起身不耐煩的在房裏徘徊，雖然，她人還是好好的，心裏却是還在爲玄璣子的一句話在嘔氣。

如果有個人說話，吐一吐胸中鬱氣，也要好的多，偏偏楚義又在忙的當口，這時還在花廳和金九策劃安排大事，沒有進來。

翠兒從旁勸道：「您就別嘔氣啦！江湖術士的話，那裏能聽得，那裏能信得；您如果不跟他計較，也就算了，如果心裏氣不平，待會大爺進來，給他說，明天差個人去，砸了他的卦攤子就是啦！」

瓶姨道：「我就氣他紅口白唇的在咒人。」

翠兒道：「氣壞自己的身子，多划不來。」

瓶姨忽然聽得院裏有些動靜，把眼神投向門外，道：「是不是他進來了？」

翠兒道：「您是說大爺？」

瓶姨道：「除他還有誰？」

翠兒急急的奔到門口，手扶着門框，探頭向院裏張望，夜色暗淡，院裏黑沉沉的，看不到人影，也沒有動靜，她輕聲問道：「誰在院裏？」

院裏無人回答。

翠兒回身進屋，答道：「院裏沒有人影。」

瓶姨道：「八成是風吧！」

翠兒道：「樹梢靜靜的，一點風也沒有。」

瓶姨長嘆一聲，道：「現在什麼時辰啦？」

翠兒道：「快起更了。」

瓶姨雙眉微蹙，道：「偏偏人家心裏煩，他又忙這忙那的，忙個沒完，這麼晚了，還不進來，你去看看，就說我有話跟他說。」

翠兒道：「大爺在花廳。」

瓶姨道：「妳就到花廳去呀！」

翠兒畏怯的道：「妳不知道，院子裏

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多怕人哪！」

瓶姨無奈，道：「就算我央求你，點個紗燈，壯着點胆，慢慢的走嘛！」

「唉！」

翠兒推不過，只得嘆息一聲，找出紗燈來。

她點起紗燈，一手提着，一手遮着光，小心的看着路，踏出屋門，忽然叫道：「唷！」

瓶姨驚道：「怎麼啦？」

翠兒巳轉身回來，手裏揑着一條翠綠絲巾，說道：「您怎麼把這個掉在門台階上。」

瓶姨接過一瞧，罵道：「死丫頭，我什麼時候有這樣的絲巾來。」

那絲巾上繡的花還眞工整動人。

翠兒提着紗燈轉身出屋，道：「這屋裏就是咱們兩個人，不是我的，當然是您的，難道還有第三個人的？」

她說着走出屋去。

瓶姨忽然芳心一驚，自語道：「第三個人的？」

絲巾上有一股奇異的香味兒。

瓶姨嗅着，忽然引起一個聯想：「難道他在外邊又有女人？」

這是保不住的，有財勢的男人，多是這樣的。

她的芳心裏禁不住一陣酸，陡然感到頭也暈起來，一陣噁心，幾乎嘔出來；她强忍着，要等他來質問他的究竟，但却忍不住，一陣天旋地轉，她終於倒下來，雙手却還緊抓着那方絲巾。

× × ×

翠兒提着紗燈，低着頭，提心吊胆的好不容易穿出內院門，望着花廳，冷不防冒出一個人來，道：「姑娘，請留步！」

倒把翠兒嚇了一跳。

翠兒仔細一瞧，原來是一名莊客，不由輕聲罵道：「哼！我當是誰呢？難道你不認識我。」

莊客道：「翠姑娘，怎麼會不認識你呢！」

翠兒兩眼一瞟，道：「認識我你就該知道，這府裏沒有我去不得的地方，就連大爺住在瓶姨房裏，也不避諱我進進出出的，留什麼步？」

莊客道：「姑娘，我這是正在奉命行事。」

翠兒道：「奉誰的命？」

莊客道：「自然是奉楚大爺的命，楚大爺和九爺把外邊的人僞一些來，在花廳裏不知商量什麼重要的事，花廳四週都有人看着，沒有大爺的話，不准任何人入花廳，姑娘，妳多担待。」

翠兒道：「照這麼說，我也不能進去了？」

莊客道：「小的不敢做主。」

翠兒道：「你進去說一聲可以吧！就說瓶姨有要緊的事情，要和大爺說話。」

「姑娘稍候。」

莊客說完，匆匆進入花廳，片刻，又匆匆出來，道：「姑娘，大爺吩咐，請姑娘先回去，大爺事情辦完了，立刻進去說話。」

「啊？」

翠兒十分生氣。

莊客道：「這是大爺說的。」

「哼！」

翠兒氣得把小脚一跺，提着紗燈，扭着腰肢，回到內院去。

莊客看着翠兒婀娜的背影，不由心底泛起一陣春潮。

翠兒的影子巳經不見，莊客的心底春潮仍未退，他正在夢幻似的想着，忽然，內院一陣驚呼道：「不得了，不得了。」

翠兒從內院狂奔出來。

莊客惶然的道：「翠姑娘，到底怎麼啦？」

翠兒不理莊客的話，推開莊客直奔花廳，口裏不住地喊着：「大爺，大爺！」

楚義早驚得奔出花廳，一把拉住慌張的翠兒，道：「怎麼啦？妳快說呀！」

「瓶姨……。」

翠兒急說的喘息着，接不下去。

金九也跟出來，道：「翠兒，慢慢說，別急。」

楚義心裏比翠兒還急，道：「翠兒，瓶姨怎麼啦！」

「她……」

翠兒伸手向內院指着，臉色十分難看，却氣急得說不出下邊的話。

楚義一急，撇下翠兒，直奔內院，衆人不明究竟，跟着楚義往內院跑。

楚義衝進屋裏，見到瓶姨倒在地上，面色蒼白，似大病在身，禁不住焦急的撲上去，拉着她的手，道：「妳怎麼啦？」

瓶姨只見嘴唇顫動，巳無半點聲音。

楚義向翠兒道：「怎麼回事？」

翠兒道：「我也不知道，瓶姨說心裏煩，要我請你進來說話，我去了回來，她就是這個樣子，差一點把我給嚇死了。」

金九四週一望道：「有人來過？」

翠兒道：「沒有。」

楚義道：「發生過什麼事？」

翠兒道：「沒有。」

楚義沉思片刻，自語道：「難道玄璣子眞是活神仙不成？我就不信。」

翠兒忽然的接口說道：「我倒想起來了。」

金九道：「妳想起什麼？」

翠兒道：「我出去的時候，在門台階上拾到一條翠綠絲巾，以爲是瓶姨的，就交給瓶姨，瓶姨却說那不是她的。」

楚義道：「絲巾呢？」

翠兒道：「在瓶姨手裏。」

楚義去找，翠兒也忙着去找，却再也沒有找到。

金九眼神微動，道：「不奇怪，這裏一定有人來過，着了人家道兒。」

「啊？」

大夥兒禁不住一驚。

這時，屋瓦忽然「咯！」的一聲輕响，金九一雙銳利的眼，立即向屋頂上一瞟，這裏除翠兒之外，都是練功夫的，自然對這夜行人的勾當是熟悉的，兩名莊客，立刻破窗而出。

金九，楚義是一個走前，一個抄後，同時越窗落到院裏，脚尖在地上輕輕一點，擰腰拔身而起，幾乎是同時，兩人出現在前後簷上。

屋頂上果然有一條人影。

那條人影矮小，臉上戴着一副笑臉靑銅面具，他本要走的，這時見前後簷都有人，就踞着屋脊停下來，靜觀變化。

他穿着黑色的夜行衣，身上並無帶兵刃。

金九沉聲喝道：「朋友！你從那裏來的？」

那人未答話。

楚義道：「旣然來了，就請露個相，想就這樣走？恐怕不容易。」

那人仍未答話。

金九向下一招，院裏「颼！」的把金九，楚義的兵刃扔上屋頂去；他二人接着兵刃，登時向那夜行人逼近。

楚義飄身逼近夜行人，劍鋒直指，道：「朋友！不是我姓楚的欺客，是你找上門來的。」

說話時他的劍鋒如流星追月，點到夜行人的面門，手腕一震，撒出另一片劍花，罩往夜行人上盤數處要穴，劍法狠煞異常。

夜行人那張笑臉銅面具永遠是笑的，他瘦小的身形，在楚義劍鋒籠罩之下，微一幌動，已脫出數步之外，身形之快，眞如一縷輕烟。

楚義暗道：「好！」

不過，就憑這一露相，他還眞瞧不出來，夜行人的武功的那一門派的。

當然，楚義的武功也不是泛泛之輩，而且他們的江湖經驗又多，這一招雖然出手看着狠辣，實在並不是殺手，他的目的，只是想看看夜行人出手，從他的武功路數上，看出他的門派和來龍去脈。

夜行人閃過楚義的劍，他却沒有看出楚義出劍的眞正用心，這時，楚義跟他的身形，瞬間逼近，金九却在楚義之前，早已先下一步趕到，喝聲：「看劍！」

鋒劍點到夜行人背部。

夜行人側肩閃過，回手一掌，「劈山推牆」，直襲金九中腹，金九見夜行人掌勢奇詭，收住力道，擰腰飄身，已到數步之外。

夜行人一個趕蟬步，貼着金九趕過去，雙掌齊出，印向金九後心。

金九已感到身後勁風逼近，却驚訝夜行人何以身法如此之快；他感到掌風逼近了，已無還手的功夫，只得挫身向斜處先避。

陡然那掌力消逝了。

金九不解，正要回身觀看，却聽得身後「啊呀！」一聲驚叫，他回頭時，夜行人已跌下房去。

原來楚義在夜行人掩襲金九時，從側處倏的逼近，飛起一脚，撥着夜行人脚脛，夜行人立身不住，「啊呀！」一聲跌下房去。

「拿下！」

「拿下！」

房上房下，一片聲吶喊，夜行人却已跌到房下的黑暗裏。

屋下燈球火把，茅槍劍刀，立刻都向夜行人落身之處圍過去。

夜行人倒在地下。

他在燈球火把照耀之下，在銅劍的寒光之下，可是，他的笑臉銅面具仍是笑的，這似乎給圍襲的人一種精神上的威脅。

他們不約而同的怔住，直到有人高喊一聲：「拿下啊！」

這才似乎提醒大夥兒，圍襲夜行人。

夜行人就在衆人圍近時，忽然在地一個滾身，挺躍而起，接近的人倒下五六個，却也不知是怎麼倒的。

金九，楚義飄落在院中，已不見夜行人。

楚義喝道：「人呢？」

「喏！」

大夥兒的手齊指着屋頂。

楚義抬頭一瞧，可不是，夜行人早掠回屋頂，掠身而走。

「追啊！」

楚義掠上屋頂。

金九也掠上屋頂。

莊客中有那身手矯健，功夫好的，跟着他兩個人也掠上屋脊。

夜行人的影子，已越過兩重屋脊，在百步之外，夜色雖然暗淡，却還看得見。

楚義道：「快追！」

他說着已然掠身而起。

金九一把將他拉住，道：「你留下，我追下去看看他的底細。」

楚義道：「爲什麼？」

金九道：「你守着防備另有詭計，還有，你要立刻派人去請『江南神醫』華一奇來，看看瓶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楚義還未答話，金九已帶着三名莊客，掠身疾追下去了。

金九雖然脚下不慢，可是，夜行人的功夫，看起來也不在他之下，還好，黑夜裏屋頂上又在高處，金九總能看到夜行人的影子。

追過幾條街道，邁過多少屋宇，最後追到兩座大院落的屋頂上，金九認識，那是龍華酒樓。

夜行人失去踪影了。

金九在屋頂搜尋一陣，落後的三名莊客，這時也趕到。

莊客問道：「九爺，人呢？」

金九道：「不見了。」

莊客失聲的道：「跑啦？」

金九道：「跑不了。依我看，八成是在龍華酒樓裏落脚的！我們只要下去找劉大痲子一問，劉大痲子一定心裏有數。」

莊客道：「九爺說的對。」

金九走向屋簷，正要飄身下去，忽然側屋脊隱處，「颼」的掠出一條人影，說不上來的快，瞬間擋在金九的面前，道：「九爺，你不必下去，請回吧！」

金九愕然一驚，細瞧，原來是一位週身黑衣的少年公子，雖然在黑夜裏，却也能看得出他那雙神光暴射的眼睛，正盯着自己。

金九被他那眼睛的威光所逼，退一步，冷冷的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少年公子道：「滿金玉。」

金九道：「你知道我是誰？」

滿金玉道：「金九。」

金九臉色陡的一沉，對這個冒然出現的少年十分不悅，道：「金九兩個字，是你叫的嗎？」

滿金玉毫不介意，泰然的道：「公子叫你金九，這是瞧得起你的。」

如果是一般人，只怕早已忍不住的動

起武來，金九帶來的三名莊客，就有兩名忍不住的叫罵，道：「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給他一點敎訓。」

說着便要動武。

滿金玉意態從容，冷眼旁觀。

金九畢竟是老於江湖的人，從滿金玉一出現，他已看出滿金玉武功絕代，不是泛泛之手！再從言談上一聽，心裏猜到八成是有來歷的，登時伸手喝着莊客，叱道：「不得無禮。」

他又轉向滿金玉道：「滿公子，我們過去在那裏見過嗎？」

滿金玉道：「沒有。」

金九向下一指，道：「滿公子和方才走脫的人有關係嗎？」

滿金玉道：「沒有。」

金九淡漠地一笑，道：「這麼說，公子要我金九回去，想必是有仗恃的。」

滿金玉微露笑意，道：「你總算有點頭腦。」

金九按捺下一肚子的火氣，道：「公子有何仗恃？能說出來聽聽嗎？」

滿金玉道：「不用說。」

「哦？」

金九正在懷疑，滿金玉忽然從腰裏摸出一件東西，遞給金九，道：「你認識這個嗎？」

金九詫疑的接過，拿在近處一瞧，登時變得溫和而有禮的道：「滿公子，方才那個人……。」

滿金玉伸手阻着金九的話，道：「九爺——這件事由我來辦。」

金九別具用心的道：「滿公子，還有一位呢？」

滿金玉神思敏捷，立刻會意，直接了當的道：「難道你懷疑這半片玉牌是假的嗎？我會把這件事告訴燕燕姑娘的。」

「是。」

金九應着，却感到委屈了他數十年的老江湖。

滿金玉把手一揮，自個飄落在院裏。

金九也沒有心情再去看滿金玉如何處置這件事，再說他旣已知道滿金玉的來歷，也就不敢不依滿金玉的話，再逗留在這裏。

他帶着三名莊客，憤然而返。

× × ×

滿金玉一直等到金九去遠，方從容的走向一間客房，輕敲着客房的門。

他敲過許久，客房方有人聲問道：「誰？」

滿金玉語氣平和的道：「朋友。」

客房裏問道：「這麼深更半夜啦！有事嗎？」

滿金玉道：「沒有事我會來嗎？」

「唉！」

客房裏無可奈何的一聲嘆息，接着「呀！」的一聲，屋門開了。

滿金玉伸手把門一推，用不着主人邀請，側身已經進入屋內。

「公子未免太魯莽吧！」

屋裏已燃起燈，照着玄璣子不悅的面容。

滿金玉淡然一笑，道：「闖入房裏和闖入人家宅子裏，沒有什麼分別，道長，你以爲是嗎？」

玄璣子愕然一驚，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滿金玉坦然報出自己的姓名，道：「本公子沒有絲毫惡意，只是想見見那位朋友，他的輕功雖非獨步武林，却是不多見的。」

「你……？」

玄璣子還眞摸不準滿金玉的用心。

滿金玉身後却突然有人聲，道：「要見我嗎？就在這裏。」

滿金玉回身，見徐童，李壽各執兵刄，已站穩門戶，蓄勢以待，他泰然一笑，道：「我如果有惡意，會這樣進來嗎？」

李壽道：「你究竟要做什麼？」

滿金玉道：「我早已說過，我只想見見這位朋友。」

他指着徐童，讚道：「好身手，能告訴我你爲什麼夤夜到楚府去嗎？」

徐童怒道：「你管不着。」

滿金玉却毫不介意，仍泰然的道：「我是管不着，只不過想和各位交個朋友，既然是朋友，當然問一問也就無妨了。」

徐童瞪着眼，大聲道：「誰和你是朋友？」

玄璣子叱着徐童，道：「徐童，不得無禮。」

他轉向滿金玉，含笑抱拳，道：「滿公子，聽您的口氣，也是江湖中人，恕貧道問句眞話，你是要知道眞象呢？還是要插手這樁事？」

滿金玉道：「本公子早已說過，決無惡意。」

玄璣子略一沉思，說道：「公子你請坐。」

他做個肅客的手勢，滿金玉也就坦然就客位落坐，玄璣子道：「奉茶。」

徐童奉茶。

玄璣子道：「不瞞公子說，在外跑江湖的不外糊口果腹，貧道玄璣子帶着徒兒徐童，家人李壽，遊遍大江南北，以鐵口直斷，浪得虛名。」

滿金玉道：「這與楚家有何關係？」

玄璣子道：「日間楚大爺如夫人到甘棠湖給貧道看命，貧道以爲有機可乘，直言她一個對時之內，必染疾病，借以在九江立名。」

滿金玉瞟徐童一眼，道：「這麼說他到楚府去，是去做手脚的？」

玄璣子道：「公子明見。」

滿金玉沉思一下，長嘆一聲。

玄璣子道：「公子何以浩嘆？」

滿金玉道：「道長，以令高足如此身手，可知道長定然是個超世絕俗的高人，何以竟落拓到浪跡江湖，以妄言博利渡日呢？」

玄璣子抱拳道：「慚愧！」

滿金玉道：「我也住這龍華酒樓，適才是徐童出去時，引起我的好奇，所以跟隨觀看，倘蒙不棄，我倒想高攀道長。」

玄璣子欠身道：「那怎麼敢當。」

滿金玉道：「道長不必過謙，夜已深了，我不再打擾，如果機緣巧合，本公子當盡力而爲，脫道長於江湖之外，不致落拓終生。」

玄璣子長揖道：「盛情可感，貧道沒齒難忘。」

滿金玉含笑起身告辭，使玄璣子對他不得不另眼相看，雖然從外表上看他是個少年公子，但却是個有城府的人。

玄璣子送滿金玉離去，李壽抱怨，道：「大人，你怎麼和他實說了？」

玄璣子道：「因爲他已經知道了。」

李壽道：「可是，咱們也不能和他套交情啊！他的底細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玄璣子面色一沉，道：「你們不要忘記，我們只是落拓的江湖人。」

他的眼神露着威光。

「是。」

李壽，徐童畏服的連聲應着。

× × ×

楚義瞧着瓶姨倒在床上，面色蒼白，平日能說會道的小嘴，這時再也不能言語，往日那雙明潔如水，傳情道愛的眼睛，現在也緊緊的閉上，着實令人焦燥不安。

他已不止十次，責問着：「去請華一奇的人，怎麼還沒有回來？」

家人回道：「大爺，去的人走了剛一會兒。」

楚義跺脚道：「快！要快呀！」

「是。」

家人應着，可又怎麼去催請華一奇的人呢！也只有唯唯的應着，大眼瞪小眼的一個瞧着一個。

忽然，外院傳來一片吵聲，道：「回來了！回來了！」

楚義迎到屋門口，說道：「快請進來呀！」

這時脚快的家人，已經趕着向外院跑去傳話，可是，却沒有回來的人腿快，一陣雜沓急促的脚步聲，黑暗裏只見一夥人，匆匆的進了內院。

楚義見了大喜，道：「神醫，你可來了。」

「誰是神醫？」

來人說着，已到屋門口，楚義一瞧，原來是金九，道：「九叔，你回來的這麼快？」

「是。」

「沒有追到？」

「追到了。」

楚義把金九上下打量一遍，道：「九叔，不像動過手的樣子。」

金九道：「本來就沒有動手。」

楚義道：「怎麼啦？」

金九道：「有人替他出面啦！」

楚義氣惱的道：「哼！一定又是慕容禪。」

「不是。」

「不是？」

「嗯。」

「那又是誰呢？」

金九把楚義往屋邊一拉，悄聲的道：「是南昌來的，和燕燕姑娘一道的──滿金玉，是一位少年公子，看樣子身上功夫不錯。」

楚義驚訝的道：「他們是一道的？」

金九道：「這就不知道了。」

楚義把身子一閃，雙眉緊皺，道：「屋裏坐吧！瓶姨還是那個樣子，華一奇還是沒有請來。九叔，萬一要是有一個什麼的……。」

他幾乎哭出來。

金九拍着他的肩膀，道：「沉住氣，安心些！依我看不會有大碍的。」

「唔！」

楚義一聲嘆息未了，黃旺氣咻咻的奔過來，道：「大爺，華一奇到了。」

楚義道：「別回啦！快請啊！」

「是。」

黃旺躬身退出，一會工夫，江南神醫華一奇疾行而入，他的身後是華山，揹着他的藥箱子。

眞是急病慢郎中，華一奇見了楚義，依然從容含笑，抱拳，道：「楚大爺，許久不見了。」

楚義可沒有那麼沉着，一把拉住華一奇，焦急的道：「你可來了，趕快瞧瞧她是怎麼回事，回頭我們再慢慢的談。」

華一奇道：「是那位？」

楚義道：「小妾。」

華一奇說道：「哦！是如夫人。在那裏？」

楚義引華一奇到瓶姨床邊，翠兒忙的端過一張櫈子，華一奇坐下來，擄起衣袖，拉過瓶姨的細嫩的玉手，按住脈，突然神色大變。

大夥兒都跟着他的神情緊張起來。

楚義忍不住的道：「怎麼樣？」

華一奇沒有回答楚義的話，連看也沒有看他，只顧仔細端詳着瓶姨的臉色，又輕輕啓開她的眼簾，察看她的瞳孔眼神。

楚義立即指使翠兒端着燈過去。

華一奇把手一擺，道：「不用了。」

金九道：「華老，您瞧着怎麼樣？」

華一奇先把屋裏的人打量一遍，然後眼神落在楚義身上，說道：「如夫人沒有病。」

楚義道：「沒有病！」

他的眼神盯着瓶姨，有質問華一奇的意思。

華一奇當然看的出來，却從容的道：「這不是病，照理說這種事是不可能在您楚大爺府上發生的。」

「噢！」

華一奇道：「如夫人是中了毒啊！」

「中毒！」

「是。」

金九故作不解，道：「中什麼毒？」

華一奇道：「金九爺，楚大爺，咱們都是至交，我說話二位可別介意，憑二位的江湖經驗，一定看得出來的，這是『順風八步倒』，只要聞着這烟味，立刻週身無力，不能言語，但是却不會致命。」

楚義恍然的自語，道：「對，果然是『順風八步倒』，是我自已過度緊張，失察了。」

華一奇道：「有解藥嗎？」

「有。」

楚義一個「有」字僅只吐出一半，金九在他身邊，用力扯他一把，楚義立刻會意，嚥住「有」字的後一半音，尷尬的一笑，道：「有……還要三更半夜的勞動華老您的大駕嗎？」

華一奇一笑表示並不介意，隨即站起身，道：「小鬼，打開藥箱子。」

華山打開揹來的藥箱子，華一奇把那藥罐摸索一陣，取一粒藥丸，滲和些藥粉，向楚義道：「給如夫人撬開牙關，溫水

灌下去，立刻就好。」

「是。」

楚義接過藥指使翠兒等女侍，取水灌藥，果然，灌下去後，一眨眼工夫，瓶姨「呶唷！」一聲，翻身坐起，道：「我喉嚨裏好難過呀！」

「怎麼？」

楚義立刻趕過去扶着。

瓶姨倚着楚義，道：「我喉嚨裏，就像針刺的一般。」

楚義道：「華老……。」

華一奇道：「這是醒後必然的現象，無須服藥，只要進些茶水，立刻解除。」

楚義依着囑咐，餵瓶姨幾口水，果然也就不痛了，不禁讚道：「華老，您眞不愧是江南神醫。」

華一奇道：「過獎。」

楚義道：「請到前廳奉茶。」

華一奇道：「不用了，深夜不便，我要告辭了。」

楚義道：「也好，就容後再奉邀相酬吧，診金明天我差人送過府去。」

華一奇道：「那是不太見外嗎？」

金九道：「華老不要固執，這也是應該的。」

華一奇道：「那我就先謝了。」

他說着，趁楚義送到內院門口的當兒，把楚義往側處一拉，悄聲道：「楚大爺，我有句話奉告。」

楚義道：「請指敎！」

華一奇道：「這使『順風八步倒』的人必是江湖道上的，而且不是衝着如夫人而來的，楚大爺，您要提防着點兒囉！」

「是，是。」

楚義連聲應着，他心裏早已在盤算，是什麼人闖進了楚府？他想來想去只有一個人，就是近日出現在九江的慕容禪。

他送走華一奇，回到屋裏，把金九拉到內屋，閉起內室門，道：「九叔，這件事你心裏可有數？」

金九毫不遲疑的道：「當然是慕容禪來尋仇了。」

楚義點頭，道：「這麼說慕容禪是已經知道，當年他爹『江南大俠』慕容秋華死在我的劍下，是先中了我的『順風八步倒』，才落敗的。」

金九道：「當然。」

楚義沉思，忽然搖頭道：「不對。」

金九道：「怎麼不對？」

楚義道：「慕容禪就是知道，他也不會有『順風八步倒』，那是『九毒鬼叟』郝振古的東西，難道『九毒鬼叟』郝振古已不在人間，『順風八步倒』怎麼會到他手裏？難道他和『九毒鬼叟』郝振古的門人有關係？」

金九道：「那可也難說。」

楚義沉思，道：「還是不對。」

金九道：「怎麼又不對了？」

楚義道：「就算是慕容禪從『九毒鬼叟』郝振古的門人家裏，弄到『順風八步倒』，可是，江南神醫華一奇怎麼一眼就看出來？怎麼身上還有解藥？」

金九道：「這有兩個可能。」

楚義道：「什麼可能？」

金九道：「慕容禪和『江南神醫』華一奇是串通的，來試探我們；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江南神醫』華一奇就眞的是神醫了。」

「有一點是不會錯的。」

「哦！」

「慕容禪是爲尋仇而來的。」

「是。」

「我們如何對付他？」

金九思忖片刻，道：「對付他一個剛出道毛頭小夥子，並不費力，問題是正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我們不能生事，也沒有閑工夫。」

楚義道：「可是我們不能不理他。」

金九默然不語，許久，道：「只有一個法子，把他除掉，免得節外生枝。」

楚義道：「那要你我去才行，他的武功，不是他們可以對付的。」

金九在楚義耳邊低語了一陣。

金九道：「當然。」

楚義道：「他逃不出我的掌握。」

金九淡然一笑，道：「他能逃那才是怪事呢！」

查明暗訪　生死相搏

「江南神醫」華一奇和他的兒子華山，乘坐着楚家的轎篷馬車，在夜風裏走出九江城，回到他江岸孤零零的住處。

老黃狗嗅到主人的味，連叫也不叫，搖着尾巴迎上去。

華一奇父子下車了。

這一路上華一奇沒有說話，彷彿有沉重的心思，華山本就是不講話的，當然，他還是那樣默然不語，回到家，華山把藥箱子放在華一奇房裏，這才忍不住的開口道：「爹，有件事我要請教您老人家。」

華一奇道：「說呀！」

華山道：「我自小跟爹學藥性，醫術，從來沒聽爹說過有一種『順風八步倒』的毒藥。」

華一奇道：「是。」

華山道：「也沒有聽爹說過，有『順風八步倒』的解藥。」

華一奇道：「是。」

華山不解的道：「那麼爹怎麼會藥到毒解呢？」

華一奇道：「那是因爲他中的並不是『順風八步倒』，如果是『順風八步倒』，只有『九毒鬼叟』郝振古才有解藥。我故意說是『順風八步倒』，只是想提醒他們一件事。」

華山道：「什麼事？」

華一奇道：「當年『江南大俠』慕容秋華知道楚義在岳陽會武，楚義不是慕容秋華的對手，就向『九毒鬼叟』郝振古討得『順風八步倒』，暗藏在劍鞘之內，比劍時，乘出劍的機會，毒倒慕容秋華，使慕容秋華枉死劍下，而楚義才得以在江南成名而有今日。」

華山道：「爹莫非是與這事有關？」

華一奇黯然的道：「是，我早年和江南大俠慕容秋華，原是極好的朋友；可是，他枉死之後，我竟然未能奔他的喪。」

華山道：「當時您一定在遠方嘍？」

華一奇道：「我就在岳陽。」

華山道：「那又爲什麼呢？」

華一奇道：「我怕楚義知道我和慕容

秋華的關係，到現在楚義仍然不知道。」

華山登時面露不悅之色，片刻却又大為疑惑的道：「爹，我不信。」

「為什麼？」

「因為，您不是這樣的人，您一定是另有苦衷。」

華一奇黯然淚下，道：「孩子！你說的對，爹是有苦衷的，但却只能隱藏在心裏，不能吐露。」

華山道：「能給我說嗎？」

華一奇道：「當然。」

華山道：「孩兒能做到的，一定不辭勞苦生死，完成爹的心願。」

華一奇道：「難得你有這番孝心，爹是要把慕容秋華枉死被害的情形，告訴他的兒子慕容山，替他枉死的父親復仇。」

華山道：「您找不到慕容山？」

華一奇道：「這個世界上只有我能找到慕容山，連慕容山都找不到自己。」

華山道：「您還沒有告訴他？」

華一奇長嘆一聲，道：「時機不到，我也還沒有把握，他會為他不曾見過面的父親，捨命復仇。」

華山道：「爹，父子乃是天性，何在於見面不見面，我想慕容山會的。」

「會嗎？」

華一奇逼視着華山，淚水已在眼眶。

華山堅定的道：「一定會。」

老黃狗一陣狂吠，李媽媽也已起來，華一奇這才看到窗櫺上已透出曙光，倦意襲上，禁不住伸個懶腰，道：「天都亮了，睡一會兒吧！」

「是。」

華山辭去。

老黃狗吠得更兇。

李媽媽罵道：「這個老黃是怎麼啦？像土匪上莊子一樣的窮咬。」

華山道：「弄點東西給牠吃。」

李媽媽又沒好氣的道：「哼！那裏人還沒有吃，先給畜牲吃的。」

她走去開門。

她的手剛摸門，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叩門聲，倒把李媽媽嚇了一跳，那急促的聲響，在這冷清的黎明，眞像是土匪上了莊子。

華山站住脚，道：「什麼人？」

「玄璣子。」

那聲音可眞不像是玄璣子，充滿憤怒了。

華一奇這時已聞聲出來，示意李媽媽開門。

李媽媽被那憤怒的聲音震懾的，餘悸未巳，走過去開門，剛拔開門閂，「嘩啦！」聲響，門已被强力推開，不是李媽媽退身快，險些被撞倒。

玄璣子一脚踏過門，兩眼直直的瞪着「江南神醫」華一奇，吩咐身後的徐童，道：「把門插上！」

徐童探着頭，瞧瞧門外，「唰！」的關上屋門。

玄璣子瞟李媽媽，華山一眼，一把拉住華一奇，壓低嗓眼兒，道：「咱們裏邊說話。」

沒容「江南神醫」華一奇置可否，他已把華一奇拖進內室，閂上門，他厲聲的道：「華老，朋友交情擺在一邊，這件事你作的簡直太不識大體。」

華一奇已有幾分明白，却仍故作不解的道：「甯大人，你究竟說的什麼事？」

玄璣子不悅的道：「你也不用『大人，大人』的稱呼我，還當我是老道吧！不過，這件事你要說清楚，你不幇我的忙，倒也罷了，怎麼能倒拉我一把？」

華一奇道：「你指的什麼事？」

玄璣子道：「還有什麼事？你在楚義面前拆穿我的戲，使我在九江站不住脚，躭誤了我的大事。」

華一奇道：「難道你還想在九江落戶嗎？」

玄璣子道：「至少現在我不能走。」

華一奇道：「怎麼？你不是奉聖命去南昌的嗎？難道在九江發現什麼啦？」

玄璣子道：「你說的是。」

華一奇道：「既然是我壞了你的事，能說給我聽聽嗎？」

玄璣子道：「我來找你，當然要說給你聽的。」

華一奇道：「也許我還能補救。」

玄璣子一笑，道：「不用說『也許』二字，你勢必要補救，因為這是關係着天下國家的大事。」

「哦！」

「你不信？」

華一奇道：「我怎麼能不信，你我是總角之交，我是知道你的，如果不是天下國家的大事，你也不會輕易離京的。」

玄璣子道：「我奉密旨去南昌，是查辦寧王謀叛案的，現在不用去南昌，在這裏就已經查實了，我已經密奏朝廷，差李壽火速回京；我要在九江候旨行事，你這樣一來，明天楚義必然來砸我的卦攤子，叫我如何在九江呆下去？」

華一奇道：「這沒有難處，你們在我這裏就是，李壽回來找不着你的卦攤子，他知道你和我的交情，也一定會尋到這裏來。」

玄璣子道：「在九江楚義還能容得我嗎？」

華一奇道：「你住我在這裏，我和楚義還能保住一個朋友的交情。」

「未必。」

「怎麼？」

玄璣子道：「你以為楚義只是在找一個江湖道人，那就大錯特錯了。」

華一奇道：「他識破你的身份了？」

玄璣子道：「如果他已識破了我的身份，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因為，他受寧王指使，在九江招納亡命，要在寧王謀反時，控制九江，掌握江口，寧王也已派兩名密使來九江，企圖一舉成功。」

華一奇大奇道：「你怎麼知道的？」

玄璣子道：「我倒覺得你該驚訝我怎麼知道你在楚義家裏做的事，實在給你說，從到九江，我就注意楚義了，因為，他控制着九江碼頭，寧王謀反，兵出江西，必須先取九江，要取九江，楚義是一個好幇手。」

華一奇道：「你已查明眞象，不是很好嗎？」

玄璣子道：「可是，你這樣一來會把我陷入險境。」

華一奇痛苦的道：「我知道可能把你陷入險境，可是，你却不知道你已經把我陷入絕境。」

玄璣子大異的道：「什麼意思？」

華一奇道：「從二十年前『江南大俠』慕容秋華在岳陽遇害，我就決心輔助他的兒子慕容山復仇，跟着楚義來到九江，眼看大事將成，你却在半路岔出來，如果你查辦的大逆案揭發，我豈非就枉苦了二十年。」

玄璣子道．「王法豈會饒過他。」

華一奇道：「我不要他伏法，我要他為枉死的『江南大俠』慕容秋華償命。」

玄璣子道：「我知道你是重義氣，不過應以天下國家為重，不可尋仇報復，尤其不可漠視王法，華老，你要三思啊？」

華一奇長嘆一聲道：「只是我心有不甘。」

玄璣子道：「不日我自會替你平一平這口氣，只是，我目前的處境，又將如何呢？」

華一奇道：「如果你怕楚義加害，何不住進府衙去，府台于大人，倒還是一位忠直清明的人，必然是忠於朝廷，無二心的？」

「不成。」

「為什麼？」

玄璣子道：「目前朝廷無備，那樣事情明朗，是激寧王立即反叛，朝廷必定會措手不及，要等到我的密奏到京，才好行事。」

華一奇沉思，道：「不難。」

玄璣子道：「你還有何妙計？」

華一奇道：「你還是照常到甘棠湖去擺卦攤，他砸了你的卦攤，也不會想到其他的事。」

玄璣子道：「他如加害於我呢？」

華一奇道．「大人，你食君之祿，當忠君之事，看在童年之交的份上，我在遠處看着，如果他當眞有加害你的意思，我當出面相救。」

玄璣子一笑，說道：「你還算是够朋友。」

華一奇報以一笑，道：「這也是不得已的事。」

× × ×

九江本來就是够熱鬧的，日來更顯得熱鬧，江湖人物尤其是複雜，多半都是到楚府去的！

劉大麻子在江口吃四方飯，靠的是一雙眼，他早已看出來，九江似乎要出點事情，什麼事？他也略有耳聞，却不敢說出來。

這天，玄璣子帶着徐童又要出攤，劉大麻子恰站在櫃前，道：「道長，要出去了。」

玄璣子道：「糊口，沒有辦法。」

劉大麻子道：「您來九江也有好幾日了。」

「是。」

「生意還好？」

「可以。」

劉大麻子道：「不過碼頭呆久了，可能就要差些。」

他的女兒湘雲忽的從櫃枱裏出來，撒嬌似的一把推開劉大麻子，道：「唷，爹！您說什麼話呀，要是道長會錯意，還以為您攆客呢？」

劉大麻子道：「那怎麼會？」

玄璣子淡然一笑，走出酒樓，道：「不過，我沒有幾天住，也就要走了。」

他走了。

湘雲白了劉大麻子一眼，道：「您這是幹什麼？」

劉大麻子道：「爹是瞧着他們師徒人不錯，照顧他們，九江近日來的人物不對，如果爹沒有看錯，近日要出點事情！」

湘雲道：「爹說的不錯，住在內院的姓滿的和燕燕姑娘，我瞧着就有問題，他們沒有白天沒有黑夜的，忽進忽出，不知做的什麼事？」

劉大麻子道：「女孩子家，少管。」

湘雲把嘴一嘟，道：「爹，我就知道，您又是這一句。他們昨夜一夜都沒有回來呢！」

劉大麻子把湘雲往裏一推，道：「照顧生意去。」

× × ×

這日天氣晴和，玄璣子擺起卦攤，立刻圍來一堆遊人，生意倒還眞不錯，不料玄璣子正在為人卜休咎的時候，却沒有眞算到他自己大禍臨頭。

「閃開！」

人羣後邊一聲喝，幾條兇惡的漢子，分撥衆人，跌的倒的亂做一團，玄璣子强作鎮定，舉目一瞧，衆惡漢中間閃出一個有虎豹之威的老者，一雙泛着冷光的眼，正逼視着玄璣子。

玄璣子安然不語，靜觀變化。

老者道：「你知道我是誰嗎？」

玄璣子含笑，道：「貧道雖然不曾會過尊駕，但只要看這個威勢，在九江沒有第二個人，必定是名震江南的楚義——楚大爺。」

楚義得意的一笑，道：「還算你有見識，想必你也知道我來做什麼的？」

玄璣子道：「恕貧道愚昧，還眞不知道。」

楚義道：「前幾日小妾到這裏來算命，你說她一個對時之內要身染急病，還記得嗎？」

玄璣子沉思，道：「貧道一日相人無算，實在記不起尊駕如夫人是那一位。」

楚義道：「有一樁事，你想必也記不起？」

玄璣子道：「什麼事？」

楚義道：「她如果一個對時之內未染急病，可以來砸你的卦攤子。」

玄璣子沉思，道：「有這句話。」

楚義面色陡的一沉，道：「有這句話就好！」

他眼神向隨來惡漢們一瞟，喝道：「打！」

「打呀！」

這一聲喝，頃刻之間把玄璣子的招帘，桌子，椅子，砸得稀爛。

看熱鬧的遠遠的圍了好幾層。

徐童忍不住便要動手，玄璣子暗暗把他拉住，任楚義他砸爛東西，只是作痛苦狀。

砸光東西，忽然有一名惡漢高吼，道：「這牛鼻子老道，瞎咒人，給他一點教訓？」

「對！」

「揍！」

徐童看着衆惡漢，如狼似虎的衝上來，雖然玄璣子緊拉着他，他却再也忍不住了，摔開玄璣子的手，道：「小的挨打不要緊，您是不能受這侮辱的！」

他說話時挺身而出，毫不畏懼。

衆惡漢見徐童不過是個十歲出頭的孩子，壓根兒沒有把他放在眼裏，罵道：「兔崽子，你找死！」

十幾隻斗大的拳頭，齊朝向徐童落下去。

徐童怒不可遏，正要出手，眼角裏忽見幾條人影，「颼，颼！颼！」的從人叢裏竄出來，凌空掠起，恰落在他們中間，攔住衆惡漢。

他們一瞧之下，原來是三個公差。

爲首的是府衙門的捕頭謝大元，帶着手下知名的捕快魯軍，鄧元。

謝大元攔住楚家的惡莊客，這才發現楚義，含笑抱拳，道：「噢，楚大爺在這裏，怎麼回事？」

楚義和謝大元本是相識的，謝大元旣然這樣尊重他，給他面子，他也就不得不抱拳回禮，把事情的經過細說一遍，數說了玄璣子許多的不是處！

謝大元恍然的道：「是這樣的？」

楚義指着玄璣子道：「這是三打對面的事，豈能瞎說，你可以當面問他。」

謝大元轉向玄璣子，臉色立刻沉下去，道：「老道，是這樣嗎？」

玄璣子道：「事情雖然不錯，貧道可是直斷論相。」

謝大元冷然的道：「哼，楚大爺是什麼樣的人？他會誣你一個跑江湖糊口的窮道人，分明是你枉說口舌，意圖詐騙。」

玄璣子道：「這可是冤枉的。」

楚義道：「謝捕頭在九江是有名公正不阿的人，你竟敢指他冤枉你，可知你不是安善良民。」

他轉向謝大元道：「謝捕頭，旣然你已來了，我也不便再對他如何，你看怎麼辦？」

謝大元憤然的道：「楚大爺，您放心，我必要拿他到衙，好好治他的罪。」

他揚聲喝道：「魯軍，鄧元。」

二人同聲應道：「在。」

他向玄璣子，徐童一指，說道：「帶走！」

「是！」

魯軍，鄧元分別拿住玄璣子，徐童，玄璣子雖然看出謝大元帮着楚義，却也暗自慶幸解脫了目前的危機，他也就俯首就擒。

徐童心裏不服，振臂把鄧元撥出老遠的，便要動手，玄璣子喝道：「不得無禮，府衙是講理的地方，怕什麼？」

「是。」

徐童不敢不聽，束手就擒。

楚義指喝道：「謝捕頭，你瞧，他竟然敢反抗拒捕，可見是目無王法的了？」

他們帶着玄璣子，徐童而去。

楚義望着，露出得意的笑容。

× × ×

玄璣子被謝大元押解回府，却沒有押進到牢獄，却直入內堂，穿過一層月亮門，知府于明枋朝服出迎，行下屬之禮，道：「大人受委屈了。」

玄璣子道：「你把我當作什麼人？」

于明枋說道：「大人出朝之後，朝廷已有密旨給我，前幾天捕頭謝大元，已經發現大人，只是不敢打擾，只有暗中保護大人。」

「哦？」

玄璣子不知承認好，還是不承認好，驚愕遲疑。

于明枋道：「九江和這樁案有關連的，都知道欽差大臣衞西阿已到九江，楚義如果知道大人的身份，恐怕大人有生命之險。」

他這時不能不承認了。

他正是出京查辦寧王謀叛案的欽差大臣衞西呵，托名玄璣子暗中查訪。

于明枋道：「請大人至內廳奉茶。」

衞西阿昂然直入，落坐後，心情沉重的道：「貴府想必對這樁案，也有所瞭解的？」

于明枋道：「寧王圖謀不軌，確爲事實，楚義已受收買，蓄士納亡，準備接應，寧王還密遣兩名高手，協助楚義，先取九江！」

「貴府也知道？」

「那兩名高手，一男一女，男名滿金玉，女名燕燕，現均住在龍華酒樓。」

衞西阿不能不讚佩于明枋辦事的精明，道：「這件事，我已密奏朝廷，不知貴府有何處置腹案？」

于明枋道：「楚義那個地方，我已派人秘密監視，只是不願打草驚蛇，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先把他拿下，諒他也難興風作浪。」

衞西阿道：「楚義，金九武功不弱，貴府能對付得了嗎？」

于明枋道：「大人放心，捕頭謝大元爲人精明，武功不平凡，並且調動兵將迅速，不足爲慮，倒是滿金玉，燕燕兩個人，武功高，行踪難測，恐怕不易對付。」

「嗯？」

衞西阿沉思不語。

許久，他徐徐地道：「這兩個人，我來辦。」

于明枋道：「大人有何妙策？」

衞西阿道：「在我身邊的徐童，李壽都是錦衣衞選派給我的高手，而且滿金玉，燕燕和我同住在龍華酒樓，他以爲我是江湖人，還有意拉攏我，我正可利用他們，見機行事。」

于明枋担憂的道：「倘若被他們識破，大人便身陷險境啊！」

衞西阿道：「我只要扮作受刑釋放，回到龍華酒樓，等李壽回來，遵朝廷旨意行事，稍加留意，他未必就能識破的！」

于明枋道：「爲防萬一，本府還是派人暗中保護大人，較爲穩妥。」

衞西阿點頭，起身告辭。

于明枋長揖相送，道：「恕本府不能送大人出衙，大人保重。」

衞西阿道：「共爲國家，官府還要多操勞。」

× × ×

楚義從滿金玉，燕燕到九江，他就開始忙碌，偏偏又碰上瓶姨中毒的事，使得

他的心神煩亂不堪，先是瓶姨日夜的吵着要他去砸玄璣子的卦攤，後是爲了「順風八步倒」！

當年他們用以殺死慕容秋華的毒藥，想不到二十年後，又在他面前重現，分明是尋仇者，在用「順風八步倒」提醒他當年的事。

現在他砸了玄璣子的卦攤，玄璣子師徒又被謝大元帶府法辦，他心裏稍微舒展些，帶着手下莊客，準備回府。

他剛離開甘棠湖，身後一片聲喊。

他回頭一瞧，原來是一名莊容，上氣不接下氣的正向楚義奔過來。

楚義站住脚。

莊客趕到近處，調整一番喘息道：「大爺，聽說您在甘棠湖，我趕到甘棠湖，您已經離開了還好，在這裏找到您了。」

楚義不耐煩的道：「究竟什麼事，快說啊！」

莊客噓一口氣，道：「大爺，找到他了。」

「誰？」

「慕容禪啊！」

「慕容禪？」

莊客道：「是啊！大爺不是要找他嗎？我費了好大工夫，放了不少眼綫，現在盯住他了。」

楚義詫異的道：「他果然還沒有離開九江？」

莊客道：「大爺，不但他沒有離開九江，從留春院跑出來的小珍珠，還在他身邊，他這樣在九江幌，不是誠心給大爺臉上抹灰嗎？」

「住嘴！」

楚義喝罵着，臉色陡然間變得十分陰沉。

他身邊的莊客，沒有一個敢再多嘴說話。

良久，他冷峻的眼神，盯住方才趕上來的莊客，道：「他現在那裏？」

莊客道：「大爺是說慕容禪？」

楚義道：「多問，還有誰？」

莊客伸手指一個方向，道：「方才我來的時候，他還和小珍珠在江邊。」

「走！」

衆莊客跟着楚義，直奔江岸。

× × ×

龍華酒樓正是客滿座不虛的時候，談笑聲，猜拳行令，喧嘩成一片。

小二兒忙着奔走在座間，侍候客人。

劉大麻子滿面春風，笑盈盈的站在酒樓門口，對走的來的熟客人不住的招呼。

忽然，他的笑容歛住了。

衞西阿由徐童扶着，愁眉苦臉，痛楚不堪的由街尾走過來。

劉大麻子迎上去，扶着衞西阿，道：「道長，你這是怎麼啦？」

衞西阿長嘆一聲，幾乎掉下眼淚。

徐童哭喪着臉，道：「這九江城眞是不講理。」

劉大麻子道：「究竟怎麼回事？」

徐童道：「那個姓楚的不講理，倒也罷了，想不到府裏的捕快和他們一氣，把我們帶到府裏去，硬指我們師父妄言詐騙，責打四十板趕出來了。」

「眞的！」

徐童說道：「你看父師，傷得這個樣子。」

劉大麻子道：「快扶進去，找個郎中調理調理吧！」

「是。」

徐童扶衞西阿往內院客房住處走，劉大麻子忽然叫住，道：「道長，道長。」

「什麼事？」

衞西阿住脚，强自鎭定，從劉大麻子的聲音裏，他聽出來必然有一番事故。

劉大麻子趕到身邊，道：「有人找你們。」

衞西阿道：「找我們？」

「是。」

「誰？」

劉大麻子道：「和你們住在同院的滿公子，看他的神情很急，好像怕你們跑掉似的。」

「噢！」

「你們認識？」

衞西阿泰然道：「在你這裏認識的，現在他的人呢？」

劉大麻子道：「他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衞西阿道：「如果他回來，麻煩你告訴他，我在這裏，請他過來坐坐吧！」

他扶着徐童，苦着臉走進內院，座間有知道楚義砸他卦攤的事情的，指着衞西阿的背影，像說趣事般的，口沫亂飛。

內院靜悄悄的，客房門緊閉。

衞西阿登上台階，見左右無人，方直起腰身，示意徐童開門。

徐童推開屋門，他二人步入客房，衞

西阿這才舒出一口氣，方待落坐靜息片刻，忽然，屋角裏輕聲嬌笑，細語鶯聲的道：「衞大人，您回來了。」

衞西阿幾乎嚇出一身冷汗，怎麼會大意得沒有發覺屋裏有一個人。

他可沒有忘記自己是挨過四十大板的，登時把身子往椅背上一仰，呻吟一聲，眼神一瞟，赫然發現燕燕姑娘正瞪着，她臉上帶着神秘的笑。

衞西阿道：「燕姑娘，妳方才說些什麼？」

燕燕道：「衞大人，您不用再裝啦！我們已經知道，您是欽差大人衞西阿，對吧！」

徐童神情激動。

衞西阿暗中制止他，痛苦呻吟的道：「欽差大人？誰是欽差大人？」

「你！」

「我？」

燕燕的面色陡的一沉，道：「你以為你能永遠撳騙我們嗎？那可是做夢。」

衞西阿聽了，忍不住笑起來。

燕燕不解的道：「你笑什麼？」

衞西阿道：「別說我是欽差大人，姑娘告訴我欽差大人在那裏，我都要好好的謝妳。」

燕燕姑娘道：「當眞嗎？」

衞西阿面露憤憤之色，道：「早上在甘棠湖楚義砸了我的卦攤子，府裏的差役竟然還把我拿到衙門，問個妄言詐騙的罪名，打我四十大板，妳看……。」

他說得氣憤難忍，指着被打傷的臀部，撩起衣襟，便要褪褲子給燕燕姑娘看。

燕燕姑娘羞紅着臉背過身去。

徐童急忙按着衞西阿的手，道：「師父。」

他的眼睛盯着燕燕姑娘。

衞西阿窘迫的道：「燕姑娘，眞對不起。」

他整整衣衫，道：「我如果知道欽差大人在那裏，拚上再挨四十大板，也一定要告楚義和那知府一狀，吐一吐心裏的悶氣。」

燕燕姑娘見他挨打不假，這才不再懷疑他是欽差大臣，道：「徐童，找個郎中來，給你師父看看吧！」

徐童道：「是。」

燕燕姑娘道：「聽滿公子說，你們師徒三個人，都是身懷絕世武功的，落拓江湖，也不是長久之計，還要受人欺凌，有沒有什麼打算呢？」

衞西阿道：「糊口已不易，還有什麼打算！」

燕燕姑娘道：「滿公子有要事出去，特別要我留在這裏給你們聯絡，目前就有個大好機會，正是賢師徒出頭的日子。」

「哦！」

衞西阿，徐童面露喜色。

燕燕姑娘道：「如何？」

衞西阿道：「姑娘想必是要給貧道找一間房，使貧道能開館論相吧！」

燕燕姑娘道：「呸！你怎麼老想那個事兒，我是要你去創一番功業，擠身廟堂，位列元勳哪！」

衞西阿道：「姑娘原來也是在說笑話的。」

燕燕姑娘正色道：「那個同你說笑話，只問你願意不願意？」

衞西阿作將信將疑狀，愕然不語。

徐童道：「到底是怎麼的事？」

燕燕姑娘道：「不瞞你說，我和滿金玉都是寧王府裏的人，如今寧王順天應人，將東南爲起事，以想眞命，本來還有充份的準備的，因爲朝廷注意，派欽差大臣衞西阿前來查辦，不得不提前起事。」

衞西阿道：「貧道要謝謝姑娘，萍水相逢，姑娘竟這樣相信貧道，如此大事，肯率然相告。」

燕燕姑娘道：「滿金玉相信你，說實話，我對你還是有幾分懷疑，所以方才試試你，只要你不是衞西阿，就無妨害。」

衞西阿道：「我能帮上忙嗎？」

燕燕姑娘道：「那天夜裏，滿金玉看了徐童的輕功，認爲你們三個人，都是懷着絕世武功的高手，所以才決定要鄭重相邀。」

衞西阿沉吟道：「這麼大事，可否容貧道稍作考慮，事成固然是公卿王侯，事敗可就死無葬身之地，淪爲萬事亂臣賊子了。」

燕燕姑娘面色微沉，道：「你怕？」

衞西阿猶豫不決，沉吟不語。

徐童道：「師父，咱們浪跡江湖，到處受人欺負，永無出頭之日，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承滿公子，燕姑娘瞧得起，咱們還有什麼多慮的？」

衞西阿道：「好吧！要我們做些什麼呢？」

燕燕姑娘見衞西阿答允，轉嗔爲喜，道：「道長旣然答應了，那就好，要做什麼事，滿公子和我隨時會告訴你們的。」

「好吧！」

衞西阿應着，似乎還有無限心思。

燕燕姑娘道：「道長放心，寧王早已有備，沒有不成功的，就連朝裏，也都安置妥人，不會有錯。」

「哦！」

他似驚又似喜。

燕燕姑娘眼光向四週一掃，道：「道長，李壽怎麼不在你身邊？」

衞西阿道：「他……出城有事。」

燕燕姑娘道：「過江啦？」

衞西阿道：「是。」

燕姑娘略一思忖，道：「他會及時趕回來嗎？」

衞西阿道：「當然。」

「那就好！」

燕燕姑娘起身，丟給衞西阿一個穩定，安慰的笑，踱着平穩有力的步子，走出去。

她走出客房，忽然又停了身，道：「徐童。」

「嗯！」

徐童應着，走回門口。

燕燕姑娘道：「去請個好的郎中來，給你師父療傷，不要躭誤。」

她扔了一錠十兩的銀子給徐童。

徐童接過銀子，欣喜的道：「是。」

她走了。

衞西阿道：「徐童，你立刻到江邊去，請江南神醫華一奇。」

徐童詫異的道：「眞要請郎中？」

衞西阿厲聲道：「眞是傻孩子，師父這麼重的傷，怎麼能不請郎中呢？你快去呀！」

「是。」

徐童放下銀子，奔出客房去。

× × ×

江岸。

烈日照着微蕩的波光，江波拍激着嶙峋的江岸，江岸邊一方巨石，巨石上坐着一對男女青年。

他們倆的影子，倒映在江水裏。

慕容禪投下一粒石子，激起無數漣漪，使他們倆的影子，像夢幻似的在波動。

梅姑許久未說話了，忽然開口道：「慕容公子，我們到底什麼時候過江啊？」

慕容禪把眼一瞪，道：「噢！噢！我跟你說過幾次了，別老是什麼公子，公子的。妳這樣叫，我還以爲還有那一位公子在我身邊呢！」

梅姑低着頭，道：「那我叫你什麼好呢？」

慕容禪道：「隨便叫什麼。妳叫老慕老容都成，要不然，就『嗨！』一聲，也成。」

梅姑道：「那多沒規矩。」

慕容禪道：「我們用不着規矩，要這樣隨隨便便的才適意啊！」

梅姑道：「好吧！我聽你的；嗨！我們什麼時候才過江？在九江一天，我就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走得越快，越遠越好。」

慕容禪道：「現在不能走。」

梅姑道：「爲什麼？」

慕容禪道：「現在的太陽實在好，如果走了，未免太可惜，再好好的享受一會，咱們就到江口去搭船。」

他看看梅姑，道：「你高興了吧？」

梅姑心花怒放，笑着羞澀的低下了頭，她內心裏的感激，說不出來，想偎近慕容禪，却又不敢，只是把身子向慕容禪偏一些。

慕容禪壓根木然無知，很令她失望。

江水潺潺，他們又陷入寧靜的沉默裏了。

忽然，遠處响起急促的馬蹄，烟塵滾滾，如擊雷般的直到近處。

梅姑早嚇得面無人色。

慕容禪雖然憨直，却還是有這點見識，見這夥人在他身後下馬，心裏已知道，準是有麻煩事情落到頭上來了。

他還眞捨不得這一片大好太陽。

他懶得起身，只是把眼睛向那夥人掃一掃。

楚義冷冷的望着慕容禪，道：「你是慕容山？」

慕容禪道：「不錯，我是慕容禪。」

楚義道：「你是江南人。」

慕容禪道：「是。」

楚義按着腰間的劍，道：「這麼說，你眞是慕容家的後人——慕容山？」

慕容禪回答道：「難道子孫還有冒充的？」

楚義面色凝重，神色冷峻的道：「你敢到九江來，算是有胆量的，不過，現在正是我忙的時候，沒有時間和你週旋，我們心裏的事，各自明白，請吧！」

楚義「唰！」的拔出劍，蓄勢以待。

慕容禪伸手輕輕把梅姑往邊上一推，說道：「你別怕，只要我不死，他們不能怎麼樣妳。」

梅姑嚇得說不出話，抖作一團。

慕容禪從容的站起身，含笑瞟楚義一眼，彎腰拾起地上的棗木棍，摘下包袱，交給梅姑，踱着從容的步伐向楚義逼近。

楚義手下的莊客，各持兵刄，迅急的移位，向慕容禪合圍，取迎擊之勢。

慕容禪却走出十來步，停住身，看看身後的梅姑，是否可以安全的護着，把棗木棍向地下一拄，道：「誰先來送死？」

楚義凜然的回答道：「這是我和你的事。」

他向莊客喝道：「你們退出去，不要動手。」

他掌起門戶，掐起劍訣，踏着虛步，向慕容禪徐徐的進逼！慕容禪目光烱烱，眈視着楚義。

楚義探身送劍——「白蛇吐信」點慕容禪咽喉。

慕容禪見他劍勢雖快，力道不足，顯然是個虛招，就勢「閉門推月」，橫棍把楚義的劍搪過。

他的棍剛搪到楚義的劍——楚義收劍撤身，飛脚踢慕容禪中腹，變化之快，令人驚奇。

慕容禪心裏本早有備，跟着他變化的招式，撤身移步，向斜處飄移。

大凡初交手，頭兩招都是試探虛實，鮮有捨命相搏的，他們也正是如此，不過，當慕容禪翻身移向斜處時，他脚剛着地，已感到腦後一陣勁風，急襲而來。

這股勁風煞氣森森，慕容禪不望而知——這是捨命相搏的招式。

他穩住身子，不曾回顧。

他僅憑自己敏銳的聽覺，感覺，一直等到掩襲的人，兵刄近身，甚至認爲已經得手，他忽然挫身移步，使一招「蒼龍擺尾」，棍走仰勢，自前而後，「颼——」的一陣，有翻江倒海，天崩地裂之勢。

「啊！」

一聲慘叫，掩襲者被慕容禪的棍捲上半空，「咚！」的跌在地上，立時氣絕。

慕容禪連看也不曾看一眼，他那憤怒的眼神，逼視着楚義，道：「我平生最恨不光明磊落的人，凡是用卑鄙的手段，在此下沒有生路。」

楚義心中暗自一凜！他想：這分明是指他在岳陽，以「順風八步倒」，暗襲慕容秋華的事而說的。

當然，後這一棍，他也看出來，慕容禪這根棍的威力，是不可等閑而視的。

他忽的幻他身形，另起劍勢，道：「慕容山，你會在光明磊落中而死的。」

慕容禪眼神瞄一下身後的梅姑——向楚義道：「你已經是一個不光明磊落的人，還能做什麼光明磊落的事？少說話，用劍吧！」

他指的是楚義爲妓院保鏢，有失武林人的品格。

楚義做賊心虛，還是想到當年在岳陽計殺慕容秋華的事情上。

他斂氣蓄力，陡然長嘯一聲，奮身而起，劍勢如江河，悠湧不絕，把慕容禪嚴

密的罩在一股劍氣之下，境地險絕。

慕容禪全力應付，毫不畏縮，雖然起初落於劣勢，仍然力爭上游，可惜的是楚義劍如急風迅雷，慕容禪一時難以脫困。

楚義手下的莊客．見慕容禪被逼於劣勢，梅姑一個人縮在江岸巨石上，有機可乘，便有一名莊客，掠身向梅姑棲身的巨石上竄去，想要擄掠梅姑，要脅慕容禪。

慕容禪雖然和楚義生死相搏，他却並未忘記擱在一邊的梅姑，眼神時時留着那邊，那名莊客身勢微動，他巳看在眼裏。

他看在眼裏，却分不出身。

他急中生智，眼見莊客，掠身竄向梅姑，他避過楚義的劍勢，「颼！」的將拋出棗木棍，直襲那名莊客。

那莊客可眞沒有想到慕容禪有這一招，等他發覺的時候，棗木棍巳然襲在他的期門大穴，別說閃躲，連喊叫都巳來不及，悶哼一聲，吐血立斃。

楚義見慕容禪手中巳無兵刃，暗自大喜，劍走中腹，取慕容禪分水，劍勢惡絕——志在必得，而且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劍花分撒——逼着慕容禪兩側退路。

他巳把慕容禪置於死地。

他暗自欣喜，慕容禪在他的劍勢之下，巳經連一綫生機也沒有了。

他沒有想到，偏在這時，遠處有人喊着：「楚大爺，楚大爺！」

他不用看就聽出來是「江南神醫」華一奇的聲音，他沒有理會華一奇，因爲，這是他重要的時刻，他好不容易才把慕容禪逼到死地。

當然，他還是因此而稍微分神。

比武會藝，生死爭的是一瞬間，他就輸在這一刻。

慕容禪面對着如此險境——他捨棄避走的路，雙肩微幌，奮十成功力，雙掌齊發，借楚義進身之勢，印向楚義幽門。

「啊！」

鮮血洒在江岸。

梅姑驚得昏倒在江岸巨石上。

慕容禪倒退兩步，跪在地上，雙手撫着受傷的左脅，怒目瞪着楚義。

楚義巳退到十步之外，他的幽門雙穴，受了慕容禪十成功力的兩掌，陡然感到週身血脈如同沸騰般的往上冲——直逼咽喉。

他歛氣想把它壓下去，辦不到，在幾次强制之後，他的臉蹩得如同猪肝一般，紫中泛黑。

莊客奮身而起，紛紛向慕容禪聯手合擊。

這時，楚義終於忍不住的一口鮮血，噴出足足有五六步遠，眞元大損，如泰山傾頹——「咕咚！」一聲——栽倒地上！

莊客們愣住了。

華一奇這時正趕到近處——他身後跟着華山和徐童。

「楚大爺！」

他搶上去將楚義扶起，楚義却巳不醒人事。

華一奇看過楚義受的傷，從華山揹的藥箱裏取出兩粒藥丸，塞進楚義口裏，向隨來的莊客，道：「快送楚大爺回府去，我立刻就來。」

莊客道：「我們這兒有馬——一道兒走吧！」

華一奇道：「不成，我路上還有病人要看，你們留下兩匹馬，我跟着就來。」

他看着身後的徐童。

莊客牽上兩匹馬給華一奇，道：「大爺傷的不輕，華先生請快些來呀！」

「知道了。」

莊客們把楚義擁上馬，扶持而去。

華一奇到慕容禪身邊，看過他的傷，道：「年輕人，你和他有何恩怨？」

慕容禪氣憤的道：「我也不知道和他有什麼恩怨，他聽到我的名字，便想要殺我。」

華一奇道：「你叫什麼名字？」

「慕容禪。」

「慕容山？」

慕容禪道：「不是山水的山，是禪院的禪。」

華一奇道：「啊！你的名字累了你，看你傷無大碍，我給你點藥吃，聽你口音不是本地人，此地不宜逗留快離去吧！」

慕容禪接過藥，連聲道謝。

華一奇却匆忙的和華山上馬而去。

梅姑扶着慕容禪服下傷藥，道：「公子，你怎麼說和楚義無恩怨，還不就是爲我的事嘛！」

慕容禪恍然的道：「哦！妳不提醒，我倒忘了，快叫住他，我來告訴他吧！」

他作勢要站起身呼喊。

梅姑急得雙手拉住他。

慕容禪道：「怎麼？」

梅姑羞紅着臉蛋，道：「沒要緊的事，何必和人家說呢！」

慕容禪「噗嗤！」一笑，道：「我也就是這麼想，才不說的。」

梅姑嬌嗔的道：「公子，你……」

慕容禪作個要走的姿態，道：「妳再叫我公子，我就扔下妳不管。」

「噢！噢！」

梅姑急得雙手拉住慕容禪，不料恰恰碰着慕容禪的傷處，慕容禪「啊唷！」一聲，蹲下身來，梅姑芳心一陣痛！連忙偎在慕容禪身邊照顧。

慕容禪忍不住的笑了。

梅姑却不敢再動他。

元兇落網　天道循環

華一奇，華山父子併騎沿着江岸向九江城裏走，徐童雖然徒步跟在後邊，步履却十分輕捷。

他始終面帶憂容，默然不語。

華山道：「爹，您有心事嗎？」

華一奇點點頭。

華山道：「能說給孩兒聽嗎？」

華一奇道：「當然，爹是要說給你聽，爹二十年來的心願，今天就要決定，是成功還是失敗。」

華山立刻想到，道：「是爹想要慕容山爲父復仇的心願嗎？」

「是。」

華山道：「楚義巳身負重傷，慕容山要爲父復仇，這可是不可再得的機會。」

華一奇道：「却有兩個疑難？」

華山道：「什麼疑難？」

華一奇道：「慕容山不會武功。」

華山道：「現在只要他有決心就能辦到。」

華一奇長嘆一聲，道：「他未必有決心。」

「哦？」

華山當眞想不透澈。

華一奇道：「慕容秋華在岳陽被害時，他的兒子慕容山尚在襁褓，如今雖巳長大成人，還不知慕容秋華乃其生父，縱然告知他，也未必有父子之情。」

華山說道：「既是父子，則有天性之情。」

華一奇道：「他肯在楚義危難中下手嗎？如果不肯，楚義傷癒之後，他只有死路一條，慕容禪就是個明證，楚義就是誤會慕容禪是慕容秋華的兒子慕容山，才不擇手段，要置他於死地的。」

華山憤然的道：「哼，其實楚義當年以卑劣的手段，謀害慕容秋華，今日在不明不白中遭害，未始不是天道循環的報應呢。」華一奇沉思之後，道：「山兒，爹想問你一樁事。」

華山道：「爹，請講。」

華一奇道：「如果你是慕容山，你將如何？」

華山慨然的道：「孩兒將爲慕容秋華復仇。」

「當眞？」

華一奇的聲音在顫抖。

華山憤慨的道：「一定。」

華一奇激動的落下淚來，道：「孩子，你正是慕容山，當年你父慕容秋華遇害，我盡朋友之義，撫養你，爲了避免楚義追踪加害，改名華山，爲了你長成後復仇之便，我跟着楚義來九江定居，處心和他結交，我把眞象告訴你，復仇還要你親自動手。」

華山恍然大悟——悲憤塡膺——道：「爹——您說的話，可是眞的？」

華一奇道：「這就是我說，有一天要告訴你的話，絕無半點虛假。」

華山翻身下馬，跪地叩拜。

華一奇下馬扶起，道：「孩子，你這是做什麼？」

華山道：「爹，孩兒叩謝您二十年養育之恩，可惜，孩兒知道這件事情時，巳經不能再報了。」

華一奇道：「你當眞要去？」

「是。」

華一奇道：「你要記住，你不會武功啊！」

華山淒淡的一笑，道：「會醫術的，比會武功的殺人要容易，只可嘆爹教孩兒的活人之術，孩兒却用來置人於死地。」

華一奇道：「孩子，難下決心嗎？」

慕容山堅定的道：「不。」

華一奇撫着他的肩，道：「孩子，你要知道，殺不仁便是仁啊！」

他父子悲慟而別。

慕容山奮然上馬，徐童忽的奔上去，雙手搬着馬鞍，道：「大哥，能再聽我說一句話嗎？」

慕容山道：「快說！」

徐童道：「楚義牽涉在叛國謀反的大案，這幾天朝廷定會下旨處置——大哥何必以私仇相循報呢？說不定，打草驚蛇，反而壞了大事。」

慕容山道：「大事小事我不管——楚義二十年前種的惡因，今日我必要他自食惡果。」

他策馬飛馳而去。

徐童緊拉一把，沒有拉住，却被帶得拖出數十步，幾乎跌倒。

× × ×

華一奇，徐童趕回龍華酒樓，倉促的向客房裏走，華一奇的心，七上八下難以安定，他在想衞西阿既然是僞作棍傷，何必一定要請自己來醫？必然是另有要事相商。

他也想着扶育二十年的慕容山。

他當然也知道，慕容山就算能置楚義於死地，但是，他自己巳如水蕭蕭，一去不返的。

他有些懊悔，不該要他去復仇，甚至不該告訴他的身世。

「到了。」

徐童擺下藥箱子，去開客房的門。

「哦！」

華一奇應着，拉起衫袖，擦着紅樸樸的眼眶。

徐童推開客房門，脚剛踏進門檻，禁不住的愕然大驚，客房裏不見衞西阿的影子。

華一奇道：「人呢？」

徐童道：「我出去時，師父一個人在屋裏的。」

「一個人？」

「是。」

華一奇惶然的道：「會不會……。」

他沒有說出來。

他從徐童臉上的神色，知道徐童巳經瞭然他要說的話。

× × ×

還是那樣的九江，水陸碼頭，行人穿梭，市井商賈，熙熙攘攘，很少人能看得出來，九江正在醞釀着一股炙人的暗流。

當然，這是瞞不過劉大痲子的慧眼。

他吩咐自己的湘雲，道：「這幾天當心點兒。」

湘雲不解，道：「當心什麼呀？」

劉大痲子道：「扎眼的客人別留，不要惹上痲煩。」

湘雲道：「都不留嗎？」

劉大痲子道：「當然，咱們總還是做這個生意的，像玄璣子他們既然巳經住進來，總不能往外撵客人哪！」

湘雲道：「那一對男女呢？」

劉大痲子道：「妳是說滿金玉和燕燕嗎？」

他是背向外站的，湘雲沒有答話，一雙會說話的眼睛輕輕一瞟，他巳經知道身後來了什麼人，輕咳一聲，徐徐轉過身，見滿金玉、燕燕果然相偕而來。

他衝着他倆一笑。

滿金玉道：「劉掌櫃的，算命的玄璣子還在客房嗎？」

劉大痲子道：「在，在。」

燕燕面色凝重的答道：「他沒有出去嗎？」

劉大痲子以戲謔的語調，道：「府台大人賞他那四十扳，够他躺好幾天的，他怎麼出得去？再說，李壽剛回來，總還有

兩句話要講講的。」

滿金玉一笑道：「說的有理。」

他二人直向內院走去。

衞西阿住的客房門開着，滿金玉脚尙未踏過門檻，揚聲道：「道長！道長！」

他進入客房，眼神落在「江南神醫」華一奇和徐童身上，有幾分失望的道：「道長呢？」

他二人本在失望懊惱，徐童這時氣憤的道：「師父在府裏受了棒傷，躺在這裏，我去請華先生來療傷，回來師父已不見了。」

他踩脚切齒，道：「哼！這一定是楚義幹的。」

燕燕道：「楚義？」

徐童道：「除他還有誰！」

滿金玉道：「可是，方才劉掌櫃的說，李壽回來了，怎麼李壽也不在呢？」

燕燕姑娘瞟了徐童一眼，別具用心的道：「楚義當眞帶人來，李壽那麼大的年紀，就是回來，又有什麼用呢？還不是白賠上。」

她默默的注視着徐童的反應。

徐童毫不遲疑的道：「燕姑娘，妳可看走眼了，李壽帶藝投師到我師父門下，他是懷有高深武功的，楚義未必是他的對手。」

「眞的？」

「當然。」

滿金玉道：「這就奇怪了，屋裏沒一絲打鬥跡象，李壽既然有深厚武功，楚義怎麼能絲毫無還手機會，束手就擒呢？」

徐童略一思忖，道：「有。」

燕燕道：「什麼法子？」

徐童道：「騙。」

滿金玉，燕燕又相互觀望着。

徐童道：「他們如果把師父和李壽騙過楚家，要下手就容易的多了。」

滿金玉道：「有可能嗎？」

徐童道：「絕對不會錯。」

他說話之間，奮身而起，摘取掛在壁上的劍，道：「我這就去找他。」

滿金玉一把拉住了徐童，說道：「慢着！」

徐童掙扎着，道：「滿公子，你放開我。」

滿金玉道：「楚義家裏虎狼之士甚多，你一個人去，想怕無濟於事；還是我和燕燕姑娘去吧！你在這裏等候消息。」

徐童不安的道：「可是，我們萍水相逢……。」

滿金玉拍着徐童的肩，道：「不，我和玄璣子道長，初逢却是道義之交。」

他瞟燕燕一眼，悄聲道：「走！」

他二人相偕而去。

他們走出酒樓，燕燕四顧無人，道：「噢！我們當眞要去救玄璣子？」

滿金玉道：「當然。」

燕燕道：「値得嗎？現在我們要做的要緊事，多得數不過來。」

滿金玉道：「這也是要緊的事。」

「哦？」

滿金玉淡然一笑，道：「這也是一石兩鳥啊！」

燕燕姑娘道：「怎麼說？」

滿金玉道：「楚義目前的作爲，對我們大有妨害！府裏不但注視他，可能牽連到我們，我們借此約束楚義，拖延時日，給南昌充份時間準備。」

燕燕點頭讚許，道：「還有呢？」

滿金玉道：「玄璣子是江湖中人，施恩於他，不怕他不圖報，收服他師徒三人，日後必有大用。」

× × ×

「江南神醫」華一奇望着滿金玉，燕燕慷慨而去，冷眼旁觀，一直不啓口，這時，忽然對着徐童，神秘而讚許的一笑。

徐童望望門外，道：「華先生，你笑什麼？」

華一奇尙未答話，客房外屋簷上突然朗聲大笑，道：「笑你演的好戲啊！」

「誰？」

徐童喝聲未了，一條迅疾的人影，如輕烟般的，已飄落在客房裏。

徐童大驚，道：「是你？李壽。」

李壽和華一奇見過禮，道：「可不是我嘛！」

徐童道：「大人呢？」

李壽道：「在府裏。」

徐童道：「你怎麼沒有隨侍？」

李壽道：「我是來接你的，聖上有頒旨，赦寧王大逆之罪，着王陽明率軍征討！九江這裏就由大人坐鎭，大人指揮于知府，要先拿楚義，滿金玉那帮人，你快跟我走吧！」

華一奇焦燥的道：「要拿楚義？」

李壽道：「是啊！」

華一奇未答話，匆匆向客房外走去。

李壽道：「華先生，你到那裏去？」

華一奇早已去遠了。

徐童道：「他一定是趕到楚家去，因爲楚義受傷了。」

李壽道：「他去療傷？」

徐童搖搖頭道：「我們去晚了，一定拿不到活的楚義，他要置楚義於死地。」

× × ×

瓶姨接到楚義，眼見出去時生龍活虎，回來却祇剩游息一絲，不由傷心的哭着，罵着，道：「你們這些沒有用的東西，跟去做什麼的？竟讓大爺被人打得傷成這個樣子。」

莊客說道：「是大爺和那個小子動手的。」

瓶姨撫着躺在床上的楚義，道：「難道你們都是木頭人？你們是去看戲的？」

一名莊客想分辯，被旁邊的莊客拉一把，也就不言語了，大夥兒低着頭，任瓶姨咒罵。

翠兒揉揉紅紅的眼，道：「事到如今，您再罵他們也沒有用，還是快請郞中，爲大爺療傷要緊。」

瓶姨道：「妳說我怎麼不罵他們，打架帮不上手，放着現成的『江南神醫』華一奇，也不知道帶他一起回府療傷，却帶一個揹藥箱的楞小子來。」

室外匆匆進來一名莊客，衝着怔在旁邊的金九，施禮道：「九爺，他要請求進來，爲大爺療傷。」

金九道：「華一奇的兒子華山？」

莊客道：「是。」

金九眼神瞟着瓶姨，瓶姨道：「大爺傷的這麼重，那個楞小子能治嗎？」

莊客道：「華山一再請求，說是他得其父神醫眞傳，大爺傷得極重，如不及早醫治，恐怕瘀傷過久，就難以醫治了。」

瓶姨遲疑不決，望着金九。

金九沉思，道：「他既然是神醫的兒子，想必是有些醫道的，『江南神醫』華一奇不知才何時可到，就讓他進來先瞧瞧吧！」

瓶姨含淚點頭。

金九示意莊客，邀請華山進屋，莊客躬身而退。

慕容山正在大廳焦急的徘徊，他本以爲來到楚府，立刻動手，憑他的醫術，爲楚義療傷來必奏效，要藉以復仇，置楚義於死地，那是綽綽有餘的。

「華公子，九爺要你進去給我們大爺療傷，請吧！」

莊客進來，慕容山一點也不知道，倒被他嚇一跳，驚喜的道：「是，我這就進去。」

他說着便向內院走去，這路徑他是熟的。

莊客喝住，道：「慢着！」

慕容山恍然，道：「怎麼？」

莊客道：「你可帶藥箱子嗎？」

「哦！」

慕容山恍然於自己有些失態，強自鎭定，回身去取藥箱子。

莊客却已先拎起藥箱子，道：「請吧！我替你拿着。」

「謝啦！」

他無法掩住自己內心的興奮，因爲，在傾刻之後，他將爲妄死二十年的父親復仇，而且用的是同樣的手段，楚義如何害慕容秋華，他也將如何而死。

他暗中凄然發笑：天道循環。

慕容山進入內廳，衆人的眼光都投在他身上，希望他能以回春妙手，爲楚義療傷，却沒有人知道，他是羅刹殿來的勾魂使者。

金九問他道：「楚大爺的傷，你能看嗎？」

慕容山道：「家父在江邊，已經給楚大爺服過『定神丸』，傷勢所以收住，我只要看看情形如何？掩住傷勢，不使糜爛，等家父來了，再用藥醫治。」

他見衆人不言語，又補充一句，道：「這是家父交代的，因爲，家父和楚大爺十數年相交，不同尋常，所以才要我先跟來的。」

瓶姨說道：「唉！他就該跟着來才是啊！」

慕容山道：「因爲還有一個病家請家父在先，不能不去瞧瞧。」

瓶姨指使翠兒搬張綉榥，放在床前，道：「您可要用心些瞧。」

「是。」

慕容山應着，坐在綉榥上，擄起衣袖，替楚義把脈，脈息平穩有律，他心裏明白，楚義所以不能言語，動顫，全是華一奇一粒藥丸的功效。

金九焦急的道：「怎麼樣？」

慕容山搖頭沉吟着，道：「看看傷處吧！」

翠兒撩起楚義的衣衫，露出兩肋下各有一個烏黑的掌印，慕容山伸手輕輕一按，楚義痛得切齒，蹙眉。

瓶姨道：「你手輕着點。」

慕容山縮回手，沉思片刻，道：「看不出來，這個人的掌，還眞是狠。」

金九道：「可要緊？」

慕容山道：「不要緊，不過如果瘀血內行，只怕就有妨害，要快些治。」

瓶姨道：「你能治嗎？」

慕容山道：「我還沒有那麼高的醫道，我只能給他再服一粒『定神丸』，斂住傷血，然後，我立刻去接家父來，遲延不得。」

衆人彼此觀望着。

瓶姨着向金九說道：「九叔，您斟酌吧！」

金九道：「也只有這樣，華公子你先用藥，我着人立刻備馬，陪你一道去接令尊大人。」

慕容山道：「陪我去？」

金九道：「免得路上有躭擱。」

「是。」

慕容山應着，到藥箱裏揀配藥物；他本想得手後脫身而去的，這樣一來，他是不易脫身了，不過，這不是重要的，他本來就有以死相赴的決心。

他調配一劑劇毒的藥，神態自若的道：「請取些溫水來。」

翠兒取過溫水，在旁侍候。

慕容山走近楚義身邊，道：「請把楚大爺扶起來些，好服藥。」

瓶姨扶一扶，扶不動，莊客們因爲有女眷在旁，不敢冒然走近去帮忙，金九畢竟是長輩，只得勞動他走進去，帮着扶楚義起來。

他扶着楚義，剛要欠起身子，忽然打外面闖進來兩個人，喝道：「等一等。」

慕容山料是被人看出破綻，一驚之下，幾乎把手裏的藥，撒在地下。

衆人齊向來人望去，原來是滿金玉和燕燕。

金九放下楚義，正要答話，滿金玉道：「你們把玄璣子弄到那裏去了。」

他的神色頗爲不悅。

金九道：「玄璣子？不是在龍華酒樓療傷嗎？」

燕燕姑娘冷峻的道：「九爺，他不在龍華酒樓，你該知道他在那裏。」

金九道：「不知道。」

滿金玉訝然的道：「不是你們把玄璣子弄走了？」

金九道：「如果是，我敢瞞騙滿公子和燕姑娘嗎？」

「糟！」

滿金玉頓足，道：「這其中一定有蹊蹺，九爺，你請這些人出去，我有要緊話和你說。」

金九目視衆人，莊客紛紛向外走。

瓶姨道：「可是，大爺他……。」

滿金玉說道：「一點傷，不會碍大事的。」

慕容山眼見良機將失，擧起手裏的藥，道：「二位，先讓楚大爺服下了藥，如何？」

燕燕姑娘伸手把慕容山手裏的藥拍在地下，道：「叫你出去，就快出去，你還有什麼仙丹妙藥？」

金九沉聲，道：「都出去。」

衆人不敢再言語，悄悄的退出，屋裏只剩下金九，面對着滿金玉，燕燕。

金九道：「二位有何教誨？」

滿金玉道：「楚義不聽約束，在這緊要的當頭，招惹是非，已經引起府衙的注意，九爺，你可知道？」

金九道：「不知道。」

燕燕姑娘粉面含霜，道：「銀子你們收到了，辦的什麼事？」

金九答道：「已經招納許多壯士，近日還有從江北來的，都是懷有絕頂武功的人。」

滿金玉道：「欽差衞西阿在不在九江？你查明白了？」

金九赧然的道：「快了。」

滿金玉憤然的道：「快了？刀磨快了，你等着死吧！如果玄璣子是自己離開酒樓的，他就大有問題，說不定，他根本沒有挨打，而是演的假苦肉計。」

金九道：「可能嗎？」

燕燕姑娘道：「可能不可能，你早該知道的，豈敢問？現在不管用任何手段，都要拖延這件事，使南昌方面，有充份時間準備。」

金九道：「如何拖延？」

滿金玉嚴厲的道：「那是你的事，我們將不惜任何犧牲，達到目的。」

他們眼光盯在楚義身上。

金九心裏一沉，說道：「不惜任何犧牲？」

滿金玉冷然的道：「要成就大事，就不能不犧牲。」

「是。」

金九應着，道：「現在我們又當如何呢？」

滿金玉道：「我先看看楚義的傷勢如何。」

他先近床邊。

他伸手拉起楚義的腕，按着他的脈。

忽然，黃旺倉惶的奔進來，道：「九爺，事情不好了。」

金九道：「怎麼？」

黃旺道：「官兵圍了莊子，府裏捕頭謝大元帶着人闖進來，說是要見大爺。」

他們三人聽了，都驚慌不已。

滿金玉道：「這麼快？」

金九道：「二位，現在怎麼辦？」

燕燕姑娘道：「可知道官兵是那裏來的？為的什麼事？」

黃旺道：「不知為什麼事，官兵聽說是位總兵帶來的，也不知從那裏來的。」

燕燕姑娘道：「府裏那來的總兵？一定是啦！」

她盯着滿金玉。

滿金玉頷首，道：「嗯！」

黃旺焦急的道：「九爺，您快拿主意，謝捕頭怕要闖進內院來了；要不要召集莊客們，準備動手？」

金九望着滿金玉，滿金玉向黃旺道：「你先出去，就說九爺馬上出來。」

黃旺應聲辭出。

滿金玉道：「九爺，你可以出去了，如果他們查問楚義的事，你就說楚義傷重致死！其他的事，你一概推說不知道。」

金九道：「如果他們要進來看呢？」

滿金玉道：「那最好不過。」

他把楚義輕輕抬起，右掌貼住氣血死穴，陡然吐出十成功力，楚義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金九大罵道：「你……？」

滿金玉道：「九爺，九江的事，從現在起全都由你一人負責了。」

金九躬身道：「多謝公子。」

燕燕姑娘道：「我們也要避一避，希望能把事情再拖延幾天。」

金九道：「如今官兵圍了宅子，二位要走也不易，我叫龐鬍子，斜眼李帶二位走花園門悄悄的出去，他們兩個人在九江熟得很。」

× × ×

捕頭謝大元帶着官兵捕快，直入楚宅，門上的黃旺既然攔不住，見勢不妙，脫身直入內院，通報過金九，又匆匆的迎出來。

他趕到二進院，迎頭正碰上謝大元一夥人，急匆匆的向內走；莊客們一則沒有上邊的話，再則官兵圍了宅子，都袖手在一邊看。

黃旺抱拳，道：「謝爺，我們大爺身子不方便，九爺馬上出來。」

謝大元住步，道：「不方便嗎？」

黃旺回答道：「是，給人動手，受點傷。」

謝大元道：「咱們進去瞧瞧。」

金九這時候面色凝重的緩步踱出，沉聲道：「不用去瞧了，楚大爺傷重，他已經……。」

他哽咽着說不下去。

瓶姨在廂房裏聽到，先忍不住的哭起來。

慕容山怔住了。

謝大元全不理金九的話，把手一抬，直入內院，大夥兒也就如潮似水的跟着往內院走。

大夥兒進內廳，只見楚義直直的躺在床上，已然氣絕身亡，內廳空寂無人，像一個冰凍的世界。

瓶姨猶如半空中斷了綫的風箏，整個人飄飄渺渺的，不知要飄到那裏去，怔怔的說不出一句話。

第一個哭出來的倒是慕容山，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為什麼哭。

前宅忽然傳來一陣呼聲：「欽差大人到。」

金九這時也感到事態嚴重，却不得强自鎭定，冀求臨機應變。

衞西阿在官弁擁護下，直入內廳，金九可沒有想到，甘棠湖畔的算命老道，竟然是欽差大臣。

衞西阿就正位落坐，瞟楚義一眼，道：「眞的死了？」

金九道：「回大人，是眞的死了。」

衞西阿道：「驗過。」

「是。」

差人立刻奔過去，驗過，道：「回大人，確眞的已經氣絕身亡，不過，斷氣還不久，屍體還是熱的。」

衞西阿向金九道：「你是什麼人？」

「金九。」

衞西阿厲聲道：「拿下！」

謝大元和捕快立刻上前拿人，金九退

身，道：「小人犯什麼法？」

衞西阿見金九有拒捕的意思，淡然一笑，道：「本官早已知道，你平素帮着楚義，魚肉鄉民。」

金九聽是這回事，料無大碍，束手就擒。

衞西阿在他上綁之後，道：「那還是小事，你竟然敢受寧王收買，招納亡命，大逆不道。」

「這……。」

金九嚇出一身大汗，要想捨命一搏，已無法掙脫。

衞西阿道：「從實說，要犯滿金玉，燕燕在那裏？」

金九道：「不知道。」

衞西阿道：「你就是不說，諒他們也逃不了，李壽，徐童。」

二人同聲應道：「在。」

衞西阿道：「刁總兵已在九江內外，佈下重兵，諒他二人插翅難飛，你二人和謝捕頭，出去搜查。」

「是。」

衞西阿道：「他二人武功很高，你們要多小心啊！」

「是。」

三人躬身退出。

知府于明枋道：「大人，楚宅衆人，如何處置？」

衞西阿道：「就由貴府分別輕重處置吧！」

× × ×

江口。

和平日一樣的人潮擁擠，和平日不一樣的，是江口上所有的渡船，都擁在岸邊

徵稿啓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你想不想試一試寫作的能力！本刊為鼓勵各地讀友及文友撰寫武俠、技擊、鬥智、偵探小說之有志者，特另儲資金，專事培植新進作者。祇要你有好故事就可以！

一、故事請勿超過十萬字。

二、題材正確，故事獨立。新鮮緊凑，文字簡潔，情節動人，佈局奇幻，注意技巧。

三、稿酬每千字港幣十五元至卅元。

，不在渡客：碼頭，路口，到處都是官兵，盤查行人。

梅姑芳心「卜卜！」的跳，抱怨道：「瞧，都是你，如果不逗留，現在豈不是已經在江北了。」

慕容禪道：「江南江北都不是我們的家，還不是一樣，我只是奇怪，納悶，這麼多的官兵，究竟是在查什麼東西呢！」

他不住的抓着自己的腦袋。

梅姑思忖之下，恍然的道：「啊！我知道了。」

慕容禪道：「妳知了，就說呀！」

梅姑畏怯的道：「這一定是楚大爺使的手段。」

慕容禪不解，道：「哦？楚大爺什麼手段？」

梅姑說道：「他買通了官兵，要來查我。」

慕容禪忍不住的，噗哧！笑出來。

梅姑道：「你笑什麼？人家都已經急死啦！」

慕容禪道：「姑奶奶，妳能值多少銀子，他費這麼大週章來查妳，不說別的，就每個官兵喝一碗稀飯，要多少米啊！」

梅姑想想有理，道：「那他們查什麼人？」

慕容禪道：「管他們查什麼人，咱們放下東西，先歇一會，他們什麼時候查完放船，我們就什麼時候過江，反正也不着急。」

「唉！」

梅姑長嘆一聲，她心裏還眞着急。

她那雙惶恐的眼，不停的向四處搜尋着，如果有人向她走過來，她都存着幾分戒心，還好，沒有人來，因為他們坐在僻靜的角落。

慕容禪拍拍她的肩，道：「妳別這樣魂不守舍的，要我看着難過；妳坐在這裏不要動，我先過去問問，什麼時候放船過江。」

梅姑道：「你去那裏問。」

慕容禪伸手一指，道：「喏！到那邊渡口上一問，就會知道的。」

梅姑道：「你要快回來。」

慕容禪一笑，道：「沒有幾步路，一眼就看到了，妳怕什麼？」

梅姑默默的不再言語。

慕容禪把棗木棍和包袱扔在梅姑身旁，拍拍屁股，朝渡口上走去。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慕容禪，看着慕容禪的影子，也可以使她安心些。

當慕容禪的影子沒入人羣中時，她才把目光收回來，掃向四週；這一掃她嚇得楞住了。

她瞠目結舌，驚得連喊叫都喊叫不出來。

在距她不遠的地方，正出現龐鬍子，斜眼李的人影，他們的眼光正投向梅姑，臉上露出邪褻，兇惡的笑容。

滿金玉，燕燕走在前邊。

斜眼李向龐鬍子擠擠眼，龐鬍子立刻會意，急走幾步，趕到滿金玉肩後，未語先笑，道：「滿公子，我有個主意，不知道公子讚成不讚成？」

滿金玉冷冷地道：「說！」

龐鬍子道：「如今九江各處，查得很

緊，楚府被查，說不定欽差大人也已知道公子和姑娘，不過他們却沒有人見過您二位。」

燕燕不耐煩的道：「別繞圈子，有話直說。」

龐鬍子道：「是。如果我們多一位姑娘同行，那就不易引人注意了。」

滿金玉道：「那裏來的姑娘？」

「喏！」

龐鬍子伸手指着梅姑。

梅姑見他向自己一指，嚇得兩腿都軟了；瞧瞧渡口，却是沒有慕容禪的影子，急得就要哭出來，眞懊悔自己不該一個人留在這裏的。

燕燕姑娘道：「你認識她？」

斜眼李立刻湊上去，接口道：「認識，她是我們留春院的姑娘，花名叫做小珍珠。」

燕燕看看滿金玉，滿金玉遠遠的打量過梅姑，向龐鬍子點點頭。

龐鬍子，斜眼李領先向梅姑走去。

滿金玉，燕燕遠遠的跟在他二人的後邊。

龐鬍子走到離梅姑十步處，梅姑「噗！」的跪倒地下，雙手捧着一個沉甸甸的布包，流着眼淚哀求，道：「龐爺，您就饒過我吧！這三十兩身價銀子，我一文也沒有敢動，您拿去。」

龐鬍子道：「起來吧！」

梅姑起身，道：「龐爺，您可憐可憐我。」

斜眼李道：「小珍珠，妳老老實實的跟我們走，別再說話，過了這幾天，妳愛往那裏去就往那裏去。」

梅姑苦着臉，道：「我求求您……」

斜眼李搶上幾步，伸手去取梅姑手上的布包，道：「這三十兩銀子，我先替你收着。」

他的手剛抓着那布包，忽然被如風而至，一條快速人影有力的手按住，道：「慢着！」

斜眼李愕然一驚，回視之際，怒道：「又是你？」

「不錯，又是我。」

一位瀟洒英俊的公子。記得這個故事剛開始的時候，他就出現在龍華酒樓——石俊。

石俊把左右的人瞥一眼，不屑的道：「怎麼？上次你們在酒樓擄人，這次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刦。」

龐鬍子憤然的道：「關你什麼事？」

石俊道：「太關我的事了，這三十兩銀子，本是我給她的，你們要，就得問問我。」

斜眼李狠聲道：「少爺，你是上次吃的苦頭還不够吧！」

石俊道：「也許。」

龐鬍子向滿金玉，燕燕道：「二位，請稍候，我給他點敎訓。」

滿金玉道：「成嗎？」

「成。」

燕燕道：「俐落點。」

「是。」

龐鬍子，斜眼李擺開架式，剛和石俊過幾招，把石俊逼在下風，梅姑忽然放聲喊道：「喂！快來呀！」

慕容禪從渡口一陣風似的奔過來，道：「這是怎麼回事？」

梅姑道：「他們又要帶我走。」

說着，梨花帶雨，啼哭不止。

慕容禪把龐鬍子，斜眼李打量過，哈哈一笑，道：「咦！都是老朋友麼！」

石俊聽得身後人聲，略一分神，右後肩中了龐鬍子一掌，左腿彎挨了斜眼李一脚，雖然都不是要緊處，却也跌出十數步外。

他二人不肯放手，乘勢掩襲。

慕容禪橫身攔阻，道：「二位，得意不可再往。」

龐鬍子，斜眼李還沒有來得及看清慕容禪的面目，只見眼前一片掌影，風聲呼嘯，片刻工夫，各人身上都挨了幾記重掌，身勢不穩的向後倒退。

慕容禪並不追殺，輕聲道：「把銀子檢起來，好好的拿給我。」

「是。」

他二人兩次敗在慕容禪手下，自知不是對手，只有唯唯聽從。

想不到，慕容禪不凡的出手，却激起了本不想動手的滿金玉，燕燕的豪情。

滿金玉徐聲道：「你們站開。」

龐鬍子見事不妙，急趨到滿金玉身邊，悄聲道：「公子，這個人很厲害，我們現在又有事情，走吧！」

滿金玉眼神突然暴露出煞氣，切齒沉聲，道：「老虎死了還是老虎，狗活着也不過是一條狗，你們都閉上嘴，站到一邊去。」

他的手輕輕一揚，把龐鬍子撥出十數步外。

燕燕飄身移位，和滿金玉立刻形成對慕容禪的合擊之勢。

慕容禪理理衣衫，撫撫傷口，打量着他二人，道：「從眼神上看，你們兩個人要比他兩個人高明。」

滿金玉看着他衣衫上的血漬，道：「你受傷了？」

慕容禪淡然一笑，模仿着滿金玉的口吻，道：「老虎死了還是老虎。」

「有豪氣！」

滿金玉讚着，偸步進身，雙掌拼力齊出，推山式直抵慕容禪受傷的脅下。

慕容禪受到他隔空掌力，已感到傷處隱隱作痛，驚愕之下，蓄力沉掌，把滿金玉的掌勢劈開，借震撼之力，飄身向後撤避。

他的脚尙未落地，已感到大勢不妙；一股炙熱的掌力陡然自從襲來，他要擰身閃避，右肩已爲燕燕的掌風掃過。

慕容禪立脚不住，凌空一翻，跌出十數步外。

「啊！」

梅姑驚怒的叫起來。

渡口上的人羣，見這邊有人打架，紛紛的圍過來瞧熱鬧。

滿金玉，燕燕可不願在這熱鬧場合露臉，收住架勢，沉聲道：「走！」

撇下慕容禪，掠身而去。

慕容禪雖然倒地，絲毫未傷，他正在琢磨他二人的武功路數，再決高下，不料他二人突然要走，他把手在地上一按，如矢脫弦，「颼！」的攔在他二人前邊，道：「走？別那麼急，你們過癮了，我還沒有過癮呢！」

滿金玉，燕燕立刻分走對峙，道：「難道要以生死相搏嗎？」

慕容禪道：「不必以生死相搏，但如相搏至死，我也不反悔，能見識二位的武功，是值得的。」

滿金玉望着擁來的人羣，把眼光投向燕燕的臉上。

燕燕沉聲吐出一個字：「快！」

她吐出一個「快」字的同時，拳掌齊出，向慕容禪進了五招，可眞是够快。

她眞正的用心，却不是拳脚上的「快」，而是「快」收拾了慕容禪，好走路。

滿金玉當然是瞭解的，單看他助攻的格式，着着逼命，就知道他是不願多浪費時間的。

可惜，他們低估了慕容禪，慕容禪從被逼的形勢下，漸漸穩住，五十招後，他在拳脚上露出功夫，不時的還以攻襲。

三個人打到激烈處，塵土飛揚，化作一團，引得圍觀的人羣，不住的吶喊喧叫着。

喧叫聲驚醒了滿金玉，燕燕，他們實在不能够再這樣的繼續打下去，現在，他們不想儘快收拾慕容禪，他們想脫身也已經難了。

滿金玉焦急之下，一聲長嘯，雙掌在慕容禪面門一幌，旋身而起，一記旋風腿，掃向慕容禪耳根。

「南拳北腿」，這一招倒頗出慕容禪意料之外。

他想挫身廻避，同時他却又感到燕燕的雙掌，十縷指鋒，自身後分插兩肋。

他似乎已陷入死境。

他幾乎再沒有脫身的機會。

「啊！」

梅姑驚叫起來。

圍觀的人羣也驚叫起來。

慕容禪在危急之下，陡然斂氣拔身，「童子拜佛」，倒身而起，雙脚「金龍絞柱」，撥着凌空的滿金玉的丹田，雙掌齊出插着燕燕的雙肩鎖骨。

「啊！」

虎吼一聲，天崩地裂。

慕容禪跌落塵埃，由於用力過猛，傷口震裂，鮮血隔着衣衫，沁沁而出，他咬着牙，掩着傷口。

他再也無力還擊，只有瞑目受死。

他等待良久，滿金玉，燕燕却並未向他襲擊，倒是一隻溫和的手，伸向他的頭上，撫摸着，一個溫和的聲音，道：「公子，你不要緊吧？」

他睜開眼，站在他身邊的是衞西阿。

他再看被他打倒的滿金玉，燕燕，已經被李壽，謝大元等執住。

他在甘棠湖見過衞西阿，他茫然的道：「道長，你這是做什麼？」

衞西阿含笑，道：「我早給你看過相，你是位有福氣的人。」

慕容禪更加不解地道：「福氣？」

衞西阿指使着滿金玉，燕燕向謝大元，道：「你先把他兩個人囚起來，聽候發落，然後再把這位公子……。」

他回頭瞧，不見慕容禪，也不見梅姑，只剩下地上一包銀子。

他極目搜索，再也看不見他兩人的影子。

人羣正向着渡口湧，像潮水似的，渡口上船家高聲喊着道：「快上船啊！放船過江啦！」

（完）

印尼的拳與刀

希華

這裏所說的印尼是靠近澳洲的國家，由三千個島嶼合成，分佈在海洋之上，縱橫三千里，居民超過一億，這樣多的居民，並非由同一的種族生長出來，而是由許多個種族合成，稱做「印尼共和國」，由此可以反映出那邊經常都有大規模的械鬥事件發生了，再又因爲那邊有許多地方跟森林接近，隨時有猛獸走出來，必要時人與獸鬥，因此之故，印尼的拳術就多數帶着禽獸或魚的意味，換句話說，他們很高興把動物的招式加入拳脚之內，有如中國功夫的螳螂拳或猴拳。

印尼大多數學習的正是猴拳，照專家的分析，那邊的居民有一部份是由中國山東縣移居的，故此把猴拳帶到印尼，另一方面，印尼有許多樹林，當然有機會看到猴子決鬥，猿猴的身型手法跟人類有點相似，故此他們有意無意的學到這種功夫，雖然印尼有許多種拳脚是向動物學習，始終比不上猴拳那麼普遍。

除了猴拳，印尼還有虎拳，鷹拳，鷄拳，龍拳以及祭師拳等，更古怪的是鯊魚脚．鯊魚本來沒有脚．那種脚法仿照鯊魚在海中躍起的姿勢施展出來，故有這個古怪的名稱。

印尼的拳脚有一個特徵，跟中國的功夫相似，却不相同，那個特徵就是狠毒，出手必須極爲狠毒，不管那一派的拳脚，總是盼望剛剛發招就把對方置於死地，我們的拳師沒有這樣毒辣的，就算兩個拳師相鬥，只是盼望用橋手壓倒對方，或者一招把對方擊倒，仍要保持對方的健康爲原則。除非必要，決不會出手傷人，打算用擒拿手分筋錯骨之術扭斷對方的手脚。印尼則不然，出手就想把敵人置於死地，而且希望一招就把他殺掉，因此之故，那邊的套招有一百五十多種，不必做健身運動，也不必先行呼吸氧氣，準備長時間的搏鬥，事實上他們往往搏鬥僅三分鐘便分出勝負來，極少兩個拳師搏鬥超過十分鐘的，因此之故，他們無須練習呼吸，預防搏鬥的時候不够韌力支持。

印尼拳術之所以發生這樣惡毒不堪的招式，隨時攞命，就因爲他們想保護自己，該地的法律未有力量保護他們，必須憑着本身的實力，如果慢吞吞的交手，一場混戰，可能很快就給敵人殺傷了一部份，變成以寡敵衆，故此，他們迫於做出最壞的打算，希望剛剛發招就把敵人殺傷，利用那一段的時間去帮忙自己人作戰，既然所有人都作如此打算，各種拳脚當然又快又狠了。

另一方面，他們看見飛禽走獸搏鬥，俱是招招毒辣的，就算鬥鷄吧，印尼很喜歡欣賞鬥鷄這種遊戲，同時在鬥鷄場裏面賭博，某一隻鷄擊敗對方，往往贏一萬八千，他們對於鬥鷄這一種行徑特別注意，亦卽無意中吸收鬥鷄的各種招式，打鬥時參加在內，事實上兩隻雄鷄相鬥，總是發招就想啄盲對方眼睛的，其次就用爪抓喉，作爲鬥鷄之用的鷄，不但飼料方面

給以很重的辣椒，使牠吃了脾氣猛烈，而且在鷄爪上面分別縛住一寸長的尖刀，鷄爪抓着對方的身體時，未必有那麼大的殺傷力，加進了小刀，那就不同，一爪抓着對方的鷄頸，立刻皮破血流，頸上的動脈抓爛，血湧如泉，不過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强壯的雄鷄仍然有力量反攻，隨時把鷄咀啄盲對方的眼睛，雙雙倒下來，同歸於盡。如果公證人在鷄場發覺兩隻鷄都受了重傷，就快喪命，依照拳師倒地的方式計算數字，從一到十，沒有一隻鷄能够爬起來，這一場鬥鷄就算是打和，一方面鷄與鷄本身搏命，另一方面，有些人投下相當大的賭注，故此打得特別兇。

印尼的人要是臉對臉的打鬥，並非一般人說的過招，亦非拳打腳踢，那就等於決鬥了，雙方碰頭就打，跟中國功夫的打法大不相同，原因是他們互相攻擊之際，不但想一招殺傷對方，而且絕對不怕對方反抗，根本上印尼拳法就沒有招架的，出手就揮拳相向，並且拳來不避，假如甲乙兩人對打，甲的一邊給乙方一拳打中身體的中部，只是有些痛楚，並非受傷，他卻一拳打在對方的額角上面，使對手搖搖欲倒，隨卽追過去補加一腳，那就獲勝。總之，印尼拳師務求取勝，不擇手段，那是他們搏鬥的基本原則。

當然的，如果雙方有刀在身，立刻出刀，假如沒有刀，只是拳打腳踢，仍是跟刀棍那麼兇的，印尼拳師每天一定向指定的大樹拳打腳踢，直到那株大樹打斷爲止，然後換過另外一株。爲了避免打傷自己的手，那株樹如果作爲揮拳的對象，多數是早就把樹皮剝光了一截，這樣做就對它有莫大的損害，卽使不打它，也因此逐漸枯萎。

說到印尼的拳腳，雖然有一百幾十種絕招，而且分幾十個門派，但卻逃不了三種途徑，那是：「注意拳掌多過一雙腳，注意一雙腳多過一雙拳或掌，至於第三條路綫，是採取拳腳齊施，並非特別注意某一方面。」

如此分別門派，確是很有趣的，有些印尼人非常擅長用腳，碰頭就踢，而且踢不中就翻身再踢，總之，從頭打到尾都是一個踢字，雙方如果擅於用腳的話，那就可能打到死都沒有發過一拳，這樣打鬥，可謂兇狠之至。

擅長用拳頭的另外一種拳術，剛剛交手就連人帶馬直衝過去，纏住對方發拳，務求迫對方用拳或掌應付，無法起腳，至於一邊發拳一邊起腳的另一門派，看來就有點像中國的功夫了，儘管如此，仍是有分別的，因爲他們採取這種方式來搏鬥時，總是不斷的奔走跳躍，快得像猴子，中國的猴拳不過閃身踢腳，或者乘機施展擒拿手，決不會在打鬥當中退後或向前跳躍十幾步，印尼的拳腳大不相同，往往交手之後，須隨卽跳開，有那麼遠就跳那麼遠，也不管對方是否招架得住，卽使佔了上風，仍是跳開。

舉例言之，印尼有一種腳法是特別古怪的，兩人對立，以決鬥的方式交手，甲方直衝過去，把自己的左腳踏在對方的右腳之前，跟着踢起自己的右腳，施展攔腰腿，因爲兩人已經接近，他這一腳可能踢中對方左腰，不管踢中或踢不中，那一條腿總是要落地的，剛剛落地，他就向左邊飛奔，起碼走十步八步然後轉身，這一類的腳法只是七種特殊腳法當中的一種，另外一種腳法是突然雙手按在地上，轉身踢出一條腿來，這一招有點像南派拳術中的「黃狗射尿」。

所謂黃狗射尿，是指那一招的形狀而言，忽然雙手托住，好像做掌上壓似的壓在地上，踢出後腳，看來有如黃狗射尿，這個招式之所以特別兇，就因爲在打鬥中忽然向前仆倒，對方可能中計，以爲這個人鬥不過自己，想逃卻逃不了，滑了一腳，故此倒下來，一時不愼，在後追趕，突然發覺對方踢出後腳來，想逃也辨不到，那一腳正是撩陰腿，踢中了可能一命歸西。

練習黃狗射尿這一招，必須練習突然仆在地上，使用掌上壓去支持自己的體重，那是不容易的，因爲忽然之間向前仆倒，由於地心吸力，體重增加，僅用一雙手未必能够支持得住，想踢出黃狗射尿那一條後腳，不但雙手能够落地生根，支持體重，而且向後踢的腳又快又準的，故此必須苦練。

黃狗射尿這一招只是敗中求勝然後施展出來，從來沒有人見面就施展它，印尼拳師並不理會這些，往往忽然在對方的前面仆倒，雙手壓地，然後轉身把兩條腳移到靠近對方那一邊，隨卽起腳，因此這一招不但打得又快又兇，再又因爲發招的時候非常古怪，簡直防不勝防。

印尼的腳法當中有幾招是施展撐腳的，所撐的部位，下至小腿，上至小肚，而且在奔走當中，滑腳撐出。

假定甲乙兩人交手，相距十多尺，甲的一邊突然疾走，衝向乙方，走了五六步，他就好像滑腳跌倒，仰臉跌下來，但卻暗中提高一條腿，跟着雙手落地，仰臉踢出那條腿來，如果對方追前，這一腳正是穿心腿。

印尼的腳法不但古怪多端，還有另外一種特徵，他們飛腳踢出的時候，往往把全身氣力集中在那一條腿上面，希望一腳把敵人殺掉，卽使辨不到，也使對方身受重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不求穩定，並非像中國的功夫那樣子踢起右腳之際，左腳必須站穩，故此，兩個印尼的拳師落場交手時，互相搏鬥，非常厲害，有如兩隻雄鷄，而且經常倒地打滾。

因爲他們飛腳踢過去的時候，萬一落空，便會倒地，擔心對方乘虛而入，故此剛剛倒地，立刻打滾，能够滾遠幾步然後站起來，當然是比較安全的，印尼的拳師另有一套腳法用來踐踏對方的，他們互相窺望對方是否就快倒地，早作準備，要是對方踢出一條腿的時候，整個身體搖幌，那就特別容易倒地了，亦卽有可能倒地打滾，故此，印尼的拳師希望倒下來就踏腳上去，一腳踏中對方的下體，便會使對方一命歸陰，反之，如果對方打滾的姿勢有所變化，下體壓着泥地，露出背脊來，那就改變主意，這一腳仍然踏下去，但卻踏在脊椎骨上面，一腳就會踏斷脊骨的，那時此人就有可能弄到脊骨折斷，無力再鬥，兩人在搏鬥之際，有人圍觀，永不出手，故此，某一方面給人踏斷了脊骨，等於送死。實情如此，印尼的拳師雖然攻勢猛烈，但仍十分害怕倒地打滾之際給人襲擊，平時就要苦練如何打滾，而且能够忽左忽右的亂滾，盡量避免對方踐踏。

中國功夫多數用拳掌出擊，極少苦練鐵砂指的，他們還有一種顧慮，擔心對方突然施展特殊的招式，雙手抓住四個指頭，把它分開，使勁一拉，就會把手掌拉破，卽使練過十年鐵砂指也無力抵抗這種拉力，因此之故，下場交手，除非有了適當的機會，然後靠鐵砂指取勝，否則，多數是用正常的招式作戰，拳掌互相交換，使用橋手，有機可乘，然後以鐵砂指向對方肋骨抓去，在肋骨與肋骨之間的空隙缺乏肌肉，該處給鐵指插入，眞的有可能被人把肋骨一條又一條的拉出來，總之，鐵砂指不過是一種絕招，並非某一個門派決鬥必須使用的招式。

印尼就不同了，那邊的人多數訓練自己的指頭，使它堅如鐵石，換句話說，人人喜歡練習鐵砂指，而且特別喜歡把指甲留長一點，變

成三角形，在石上磨擦，又在河邊的碎石之間插下，務求指甲磨尖之後變厚，而且使指頭最尖銳的一處感覺遲鈍，看來有如貓爪。

用這種三角形指甲去抓對方的臉孔，這種拳式叫做貓拳，乃是印尼拳師特別喜歡用的絕招，事實上任何人的臉部肌肉必然脆弱，沒有人肯把臉孔撞沙包的，使它變厚的，原因是臉部肌肉太厚，看來有如一頭豬，有失觀瞻，因此之故，臉部肌肉無法抵抗貓爪，可能給對方一爪抓出一大塊肉，鮮血淋漓，痛徹心肺，如果貓爪抓中眼睛，登時眼破，變成獨眼龍，甚至雙眼全破，變成瞎子。

印尼的拳腳大致如此，不過，以該地的居民習慣來說，凡是有仇人的拳師，總是腰間帶備佩刀的，需要打鬥時，立刻拔刀，他們並非拔刀之後就一直打下去，只用武器出擊，不用拳腳，而是尖刀與飛腳一齊運用，往往用刀迫住對方的一把刀，隨卽飛腳踢向對方下體，甚至用穿心腿撐出去，希望對方向後跌倒，要是兩個人搏鬥，各有一把刀，其中有一個跌倒，刀也拋丟，對方就一定打贏，因此之故，他們卽使有刀，仍然出動一雙腳，目的是希望弄跌對方，因爲他們的招式如此，用低腳去踢對方前鋒馬的膝蓋骨或者腿彎這一招非常流行。

印尼的刀相當古怪，他們那邊沒有劍，一切好像刀也好像劍的武器，全都稱之爲刀。

由於每人的體型不同，刀法不同，故此，印尼刀的花樣極爲古怪，有些刀特別闊，形如菜刀，又有些刀是特別長的，長達三尺，頭部像菜刀那麼闊，靠近刀柄之處，卻又非常窄，他們以爲用這種拉長了的菜刀去斬劈敵人，殺傷力更大，由於靠近刀柄的一處毫無作用，故此不必做成那麼闊。

最古怪的一種刀是波浪形的，有如螺紋，其實是劍，但仍稱之爲刀，這種東西往往長達四尺，它的護手特別闊大，罩住了持刀的一隻手，不易給對方斬傷，因爲這種刀的彎曲特別多，而且能够在對方武器之下滑過，刀法綿密，確是稍爲佔上風的，還有一點，這種螺紋刀最尖銳的一處並非封密的，它有一個小洞，洞內藏有毒藥，如果拔出刀來，沒有斬，劈，衝刺，封口之處仍是相當密實的，不會流出毒藥或毒汁，假如在砍劈當中頻頻使勁發招，胸口的地方破裂，給他一刀在皮膚上面割了一下，毒汁毒藥就沿着傷口直透心臟，使對方中毒身亡，這種螺紋刀不出則已，一旦拔出來，就表示這一場搏鬥屬於生死之間的龍虎鬥，不但分出高下來，還要一個人倒地身亡。

印尼的背劍自成一格，別個地方絕無這種形狀，它的刀柄很短，刀身卻長一英尺，奇怪的是這一點，接近刀柄之處相當闊，忽然之間縮入，好像一條針似的直刺出來，靠近刀口那邊僅有半英寸，因此之故，那一柄刀拔了出來，對方未必看得淸楚，特別是在陰暗之處，拔刀決鬥，刀鋒和刀身那麼細小，幾乎看不出來，所看見的只是刀柄，外人不知這種刀的秘密，還沒有看見刀鋒，就給它刺了一下，死得十分冤枉。

這一類刀其實是暗器，爲了配合偷襲之用，製造它，的確是有些特別的，俱是顏色灰暗，故意使它看來平平無奇，並非刀光閃閃，但卻鋒利無比，刀鋒轉口之處，有如突然打爛一塊玻璃那麼鋒利。

這種佩刀的刀柄是空心的，因此它不但可以握着決鬥，必要時還可以用它向對方飛擲，有如飛鏢，根據飛行物的原理，如果尾巴有一截是空心的話，便會受到風力的吹送，去得遠些，而且必然是另外一端比較鋒利的東西先行飛到前面去，不會反轉過來，用刀柄飛向對方的身體，故此，這種奇異的尖刀是印尼特殊武器之一，該地人士把它稱做「蜂尾刀」，名符其實。

這種刀確是受到黃蜂刺人那種情況的影响。另有一種刀必須左右兩手各執一柄，同時施展，刀形闊大，略帶圓形，說是刀，其實有點像斧頭，這種刀稱做蝴蝶刀，運用它的時候，兩把刀可以向前後左右飛舞，也可以忽然拼合封住對方的武器，大概它是摹仿蝴蝶飛撲時那種奇異的姿勢創造出來的，既然蝴蝶或黃蜂都是他們摹仿製造武器的對象，那麼，蛇或蟒，都有可能變做他們的武器了，在印尼有一種特殊的武器，叫做軟棍，其實是較爲粗大的籐製成的，長籐的大細不一，截去較大的一部份，把它的上下兩端收窄，看來有如一條棍，但卻是軟的，可以把那條棍忽左忽右的飛舞，利用它的彈力能够突然彈出去，使對方難以預防，無疑的這種柄比較中國功夫所用的棍更加厲害，由於這種軟棍具有特殊的彈力，握刀之人給他使勁一棍打在護手上面，就會發生劇痛，往往無法握緊那把刀，跌在地上，再者，這種棍只是長達五六尺，棍身雖然結實，本身卻是很輕的，無論如何，籐比木輕，擅長使用軟棍的拳師，必然懂得另外一招，那是「飛棍」，打鬥了一個時期，甲方認爲難以取勝，便卽轉身逃走，誘敵在後追趕上來，他忽然轉身，相隔二三十尺，把那條短棍飛出去，使它在空中滾了幾滾，就向對方軀幹中部，攔腰掃去，如果給飛棍在身撞擊之下，多數會倒下來，再者，決心用飛棍出擊的拳師，多數是抱着非生則死的決心，那條軟棍從手中飛出去的時候，他就直衝過去，施展連環飛腳去踢對方的身體，假如一棍落空，兩條飛腳當中有一條踢中心窩，受踢的人仍是會得重傷倒下來。

印尼拳師的攻勢異常猛烈，特別是連環飛腳，他們竟然這樣想，假如先行飛出左腳，再飛右腳，兩腳的快慢相差不遠，就算對方持刀，一刀斬在左腳上面，仍會給右腳踢中，刀斗斬了一腳，未必連骨帶肉削斷，可是，肋骨或心窩的部份給飛腳踢中，那種傷害比較用棍打相差不遠，可能立刻吐血身亡。

從這一類決鬥的情況看來，可以想像得到印尼的拳師確是非常勇敢的，他們很容易就會跟甚麼人結怨。上文已經說過，有了仇家的人，隨身佩帶各種長短的佩刀，甚至在佩刀之外還加上一條軟棍，混身武器。

這樣子的拳師似乎屬於彪形大漢，實則不然，那邊的人多數是肌肉結實的，但卻不是體型特別高大，多數高五尺三寸左右，體重不過一百一十磅。

（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七爲了找到幽冥先生問個究竟，獨自一人留在地獄莊等候。他藏身那空棺材內，欲待幽冥先生一回來，便出其不意從棺內撲出捉住他。方蓋好棺蓋，幽冥先生便從照壁的暗門走出來，右手利劍刺入棺中，幸好並未傷及蕭七。原來幽冥先生意圖把蕭七困死棺中，塗上瓷土再燒成瓷像。幽冥先生正在吃喝時，忽然出現一骷髏，自稱地獄使者，引來地獄之火，要把地獄莊化爲灰燼。火焰飛揚中，蕭七破棺而出，扛着昏迷的幽冥先生逃出火場。衙門中，杜仙仙到來認屍，從那玉鐲確知那女死者正是她失踪了三天的姊姊杜飛雲……

劍刺骷髏碎　掌擊幽冥驚

粉骷髏

風漸緊。

烏雲奔馬也似湧至，不過片刻，本來明朗的天色已變得陰陰沉沉。

人有霎時之禍福，天有不測之風雲。

霹靂一聲，暴雨突然落下。

長街上眨眼間水烟迷濛，行人四散走避。

也就在這個時候，蕭七扛着幽冥先生回來了。

他沒有暫避，暴雨下穿過長街，肩上雖然托着一個人，身形仍然是那麼迅速。

兩旁屋簷下避雨的行人看見奇怪，方待看清楚是什麼人，蕭七已如飛奔過。

直奔衙門，直闖衙門。

兩個公差正在石階上逡巡，冷不防有人箭矢也似冒雨奔來，齊都嚇一跳，一個脫口喝道：「來人止步！」

語聲未落，蕭七人已在石階之上，在兩人之間。

他一身衣衫，竟然尚未完全被雨水打濕，身形一落，道：「借問一聲你們總捕頭可曾回來？」

那兩個公差這時候才看清楚來人是蕭七，吁了一口氣，一個說道：「原來蕭公子。」

另一個連隨應道：「已經回來了。」

「沒有再外出？」

「沒有。」

「現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兩個公差相顧一眼，一個沉吟道：「也許還在驗屍房那邊。」

蕭七「哦」一聲，道：「方才莫非有人走來認屍？」

「是有一個。」

「什麼人？」

「很漂亮的女孩子。」

蕭七一皺眉，道：「叫什麼名字？」

「聽說姓杜，名字倒不清楚。」

「姓杜？」蕭七雙眉皺得更深。「人現在呢？」

「已經離開了。」答話的那個公差連隨手一指。「走那個方向。」

另一個公差補充道：「她才走了片刻呢。」

蕭七目光一轉，道：「我還是先去見見你們總捕頭。」

「請！」兩個公差不約而同一偏身，一擺手，便待替蕭七引路。

蕭七却道：「不敢勞煩兩位，我認得路。」

話才說到一半，身形已起，箭矢般射前，到最後那一個「路」字出口，人已不見！

×　　×　　×

暴雨落下的時候，杜仙仙已將到家。

但畢竟仍未到家。

——離家反正不遠，暫避一會好了。

杜仙仙心念一轉，急步走前三丈，縱身掠上街旁一戶人家的簷下。

這不過片刻光景，長街的青石板已盡被雨點打濕。

雨勢滂沱。

這場雨非獨來得突然，而且也大得出奇。

簷前水滴如注，一條條水柱般，杜仙仙就像是給封在一道水晶簾之內。

——不要是一下就幾個時辰。

杜仙仙望着簷前滴水，不由歎了一口氣。

一陣陣風即時吹至。

雨既大，風也急，颯然吹進簷下，杜仙仙忙閃到門角去。

也就那刹那，她右邊面頰突然感覺一涼！

那種冰涼的感覺而且迅速下移，痕痕癢癢，就像是一條壁虎什麼的，爬行在其上。

她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伸手往右邊面頰摸去。

摸了一抹水珠。

他抬頭望去，屋簷有兩處已洞穿，漏水的地方更就有七八處之多，水珠正不停下滴。

——原來不過是水珠。

她總算放下心來。

——怎麼破爛成這樣也不修補一下？

沉吟着，她的視綫逐漸往下移。

非獨屋簷，牆壁亦是破破爛爛，白堊大都已脫落，還穿了老大的一個洞。

從這個牆洞內望，是一個院子，野草叢出，風雨之下沙沙亂响，有若無數爬蟲正在野草叢中亂竄。

屋簷下有一塊橫匾，破爛不堪，上面的金漆盡剝落，要沒這塊橫匾知道這個莊院屬於何人所有，根本就沒有可能。

莊院大門上的朱漆不少亦剝落，下半截經已腐爛，半關着，看來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

毫無疑問，這幢莊院經已荒廢多年。

杜仙仙眼珠子一轉，不由自主又打了一個寒噤。

在她的記憶中，這幢莊院並不陌生。

很多年之前，她便已知道附近有這幢莊院，而當時這幢莊院便已荒廢的了。

她也曾聽說，莊院的主人是一個退隱的鏢師，一夜仇敵找到來，闔家上下，無

一倖免。

莊院就因此空置，之後不時都鬧鬼，所以始終都無人過問。

有人橫死的地方，難免就會有鬧鬼的傳說，何況這幢莊院一家人盡遭慘殺？

那是否事實，杜仙仙並不清楚，也沒有清楚的必要。

但平日走過，除非不在意，根本忘記了那回事，否則她都不會走近去，更不會走上石階。

她到底是一個女孩子。

現在卻是在這幢莊院的石階之上，大門之前，屋簷之下。

——就是這麼巧，那裏不好躲，偏偏躲到這兒來。

——這個時候總不會有鬼出現的吧？

她一面安慰自己，一面移目再外望。

雨下得更大了。

也就在這個時候，在她的身後突然傳來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依呀」聲響。

她慌忙回頭望去。

莊院的一扇大門赫然正在緩緩從裏面開啓，那種「依呀」聲响正是由這大門發出來。

杜仙仙不由睜大了眼睛，卻看不見門後有人。

風雖然很大，但可以肯定，絕對吹不動這扇大門，就算眞的吹得動，也絕對不會只吹開一扇。

——那麼，這扇大門怎會打開？

杜仙仙目不轉睛，由心寒出來。

她正在奇怪，眼前一花，忽然就看見了一個人。

那個人好像從門後轉出來，又好像從天而降，更好像傳說中的鬼魅一樣突然出現。

杜仙仙雖然目不轉睛，以她目光的銳利，竟然不能說那個人到底是如何出現。

那個人一身黑袍垂地，雙脚被黑袍完全遮蓋，雙手低垂，亦被長袖掩去，頭上戴着一頂竹笠，低壓眉際，整張臉都藏在竹笠之下。

他雖然站在那裏，又好像並不存在，隨時都會消散。

在他的周圍，幽然飄浮着一團似烟非烟，似霧非霧，彷彿存在，又彷彿並不存在的白氣。

就因爲這團白氣，使他看起來矇矇矓矓，飄飄忽忽，似幻還眞。

杜仙仙不覺脫口一聲：「誰？」

這一個「誰」字出口，她心中的寒意最少就重了一倍。

那個人一動也不動，發出了一下「笑聲」。

聽來好像是笑聲，杜仙仙却有生以來，從來都沒有聽過那樣的笑聲。

但那一聲給她的感覺，的確是感覺那個人正在笑。

她再問：「你到底是誰？」

那個人不答，「笑」着呼道：「杜仙仙！」

語聲比笑聲更飄忽，更奇怪，完全就不像是人的語聲。

最低限度，杜仙仙就從來都沒有聽過這樣的人聲。

那刹那她心中的驚訝，實在難以形容，他驚訝的盯着那個人，忍不住又問：「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名？」

那個人又「笑」了一下，道：「我無所不知，無處不至！」

杜仙仙再次問道：「你到底是誰？」

那個人道：「這要我怎樣回答你？」

杜仙仙道：「告訴我你的姓名！」

那個人道：「我根本就沒有姓名。」

杜仙仙不相信的道：「怎會？」

那個人道：「我若是一個人，那麼阿狗阿貓都有一個名字。」

一頓才接道：「可惜我不是！」

杜仙仙尖聲道：「你不是一個人？」

那個人道：「事實不是。」

杜仙仙道：「你說的却是人的話。」

「這是因爲要你明白。」

杜仙仙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那個人兩遍，道：「可是我看來看去，你還是像一個人。」

「是麼！」那個人又一笑。

怪笑聲中，他頭上那個竹笠突然飛起來，飛入了他身後院子的亂草叢中。

竹笠下是一團圓圓的東西，有如一個人的頭顱那麼大，却裹於一塊黑布之中。

既然不是人，當然就是鬼的了，所以杜仙仙已準備看見一張青面獠牙的鬼面，那知道只是黑布緊裹着的一團，反而感到意外，問道：「你怎麼用黑布將面龐幪起來？」

那個人歎了一口氣，道：「你看不出我是背對着你。」

杜仙仙一怔。

對着她的事實就只像一個人的後腦，眼睛鼻子嘴唇的輪廓完全沒有。

她遽隨問道：「你怎麼不將頭轉過來呢？」

那個人道：「因爲我暫時還不想驚嚇着你。」

杜仙仙道：「暫時？」

那個人道：「不過現在雖然還不是時候，你既然有意，亦無妨讓你一見我的面目。」

語聲甫落，就緩緩的轉過身來。

他轉身的姿態非常奇怪，杜仙仙亦沒有留意，他的眼睛以至心神已完全爲那個人的面目所奪。

那個人的正面也沒有眼睛鼻子嘴唇，只是一個骷髏頭，裹在黑布中。

那個骷髏頭白堊一樣，死白色，一些光澤也沒有，兩排牙齒緊緊的閉着，似笑又非笑，眼窩深陷，幽然閃爍着兩點慘綠的光芒。

這慘綠的兩點光芒，現在正朝着杜仙仙，那個人轉動的身子已經停下。

杜仙仙不覺脫口一聲：「鬼！」

那個人笑道：「這個稱呼其實也並不適當，但除了這個稱呼，也實在找不到第二個更適當的稱呼了。」

杜仙仙顫聲道：「你……你……」

她一連說了兩個「你」字，下面的說話始終接不上來。

那個「鬼」接道：「我本非死人所化，乃地獄之主，閻羅雙王以地獄之火、之水、之土煉成，爲地獄使者，傳達執行雙王一切的命令。」

杜仙仙顫聲問道：「你這次在我面前

現身，也是閻羅雙王的命令？」

「不錯！」

杜仙仙既恐懼，又奇怪的道：「爲什麼？」

「你認識蕭公子？」

「蕭七？」

「不錯。」

「當然認識了，我們的父親本來就是結拜兄弟。」

「我知道。」

「那麼有什麼關係。」

「你也很喜歡蕭七，是不是？」

杜仙仙嬌靨一紅，却沒有回答，這等於默認的了。

骷髏即時語聲一沉，道：「我王已決定下嫁蕭公子，有命令下來，人間女子若有對蕭公子妄生愛念者，一律勾其魂，奪其魄！」

杜仙仙一怔，脫口道：「怎麼眞的有這種事情？」

骷髏說道：「你姊姊飛飛便是一個證據。」

杜仙仙急忙問道：「我姊姊現在怎樣了。」

骷髏道：「屍體在衙門之內，魂魄在地獄之中！」

杜仙仙顫聲問道：「衙門驗屍房那個屍體，眞的是我姊姊的？」

骷髏道：「那隻玉鐲已足以證明！」

杜仙仙叫了起來：「你騙我！那不是的！」

語聲未巳，她的眼淚巳經流下。

骷髏歎了一口氣，道：「她是喜歡蕭公子，而且比你喜歡得只怕更深。」

杜仙仙激動的情緒逐漸平復下來，道：「喜歡一個人也有罪，而且是死罪，這還有天理？」

骷髏不作聲。

杜仙仙接道：「以我所知，很多女孩子都喜歡蕭大哥，難道一個個都是非死不可？」

骷髏道：「我王的本意，其實在殺一警百，相信死得十來八個，就沒有其他女孩子敢再對蕭公子妄生愛念的了。」

「若是還有又如何？」

「只好殺下去。」

「到何時爲止？」

「蕭公子魂歸幽冥，與我王成爲夫妻爲止。」

「那麼何不索性現在勾奪蕭大哥的魂魄，了却心願……」話說到這裏，杜仙仙好像才省起自己說什麼，慌忙舉手掩住了嘴巴。

骷髏替她接下去：「也省得麻煩，是不是？」

杜仙仙搖頭急道：「我只是說說，並沒有那個心意。」

骷髏道：「這無疑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可惜有些人的生死我王也無力控制。」

「蕭大哥就是其中之一？」

「嗯，不過他陽壽也快盡了。」

杜仙仙道：「胡說！」

骷髏道：「他早些下去，對你們不是更好？」

杜仙仙聽不懂。

骷髏解釋道：「我王巳決定網開一面，讓你們姊妹在地獄侍候蕭公子左右。」

杜仙仙驚喜道：「眞的？」

骷髏反而怔住。

杜仙仙接問道：「你是現在就要勾我的魂？奪我的魄？」

骷髏道：「妳好像毫不害怕？」

杜仙仙道：「以我一個凡人，又焉是操縱生死的地獄閻羅對手，既然是非死不可，害怕又有什麼用？」

骷髏道：「嗯。」

杜仙仙道：「你還沒有答覆我。」

骷髏道：「不是現在！」

杜仙仙道：「那麼你現在出現……」

「只是告訴你死期將至，好去預備身後事！」

「是何時？」

「快了。」

「不可以說清楚？」

「不可以！」骷髏冷冷的道：「時辰一至，鬼差自會降臨，奪魄勾魂，送入地獄。」

杜仙仙靜靜的聽着，一面無可奈何之色。

骷髏接道：「巳經時間無多，還不快快回家，打點後事！」

這句話說完，他身外的白氣又好像濃了幾分，看似便要消失。

杜仙仙即時突然問道：「你眞的不是一個人？是地獄使者？」

骷髏沒有回答，開始後退。

杜仙仙接道：「要清楚明白，其實也很容易！」

語聲方落，劍巳出鞘，倏的一劍刺了過去！

骷髏一聲：「大胆！」飄然復移三尺，讓開來劍！

杜仙仙淒然一笑，道：「既然我巳是將死之人，又還怕什麼？」說話間人劍奪門而入，「哧哧哧」又是三劍！

骷髏一退，再退，三退！

杜仙仙見骷髏只是後退，胆力大壯，一聲嬌叱，人劍凌空追擊！

人如飛燕，劍如怒矢，疾射向骷髏的面門！

這一劍乃是「美劍客」杜茗伙以成名的「飛雲十一劍」之一！

杜仙仙雖然生性好靜，但自幼在父親的嚴格督促之下，日久有功，亦練得一手好劍術。

「飛雲十一劍」她盡得眞傳，功力十分不錯是沒有，但六分却是少不了。

她痛心姊姊喪命，更担心蕭七安危，加上知道自己死期巳將至，再沒有任何顧忌，對那個骷髏就動了殺機，這一劍正是全力刺出！

骷髏竟然閃不開這一劍！

× × ×

寒芒一閃，劍尖正刺在骷髏的面龐之上！

「噗」一聲異响，整個骷髏頭突然間四分五裂，旋即被劍氣絞成粉碎！

杜仙仙不由一怔，長劍亦凝結半空！

那刹那之間，粉碎的骷髏頭就粉末一般四散，風雨中飛揚！

這個骷髏頭簡直就像是用粉搓成的一

樣。

裹着骷髏頭的黑布沒有了憑藉，連隨萎縮，一聲淒厲已極，狠嗥也似的慘叫聲同時在萎縮的黑布中響起來——

「杜仙仙，你好大的胆子，嗚——」

慘叫聲如哭似號，只聽得杜仙仙一連打了七八個寒噤。

「嗚——」一聲未絕，這個地獄使者的週圍竟冒起了一股濃重的白烟！

白烟中，無頭的地獄使者蝙蝠也似倒飛，剎那被那團白烟吞噬消失。

杜仙仙只看得頭皮發炸，毛管倒豎，猛咬牙齦，連人帶劍飛入那團白烟之中，追擊向那個地獄使者消失的方向。

飛雲十一劍相繼出手，一劍緊接一劍，一進入白烟之中，她整個身子都已裹在劍光之內。

劍光一入，那團白烟立時嗤嗤亂飛，一散即合，眨眼間將杜仙仙包圍起來。

除了翻翻滾滾的白烟之外，杜仙仙什麼也看不見。

正當此際，她忽然感覺雙脚足踝一緊，竟被抓住。

那抓住她雙脚足踝的好像是一雙手，那雙手又好像一些血肉也都已沒有，只剩下骨骼，冷而硬！

杜仙仙這一驚非同小可，一聲驚呼，手中長劍一轉，疾往下刺！

劍刺空！

那雙手一抓便已鬆開。

杜仙仙的身形却已因爲這一抓疾往下墮，那剎那在他的感覺就像是走路間冷不防平地上有一處凹下，一腳踏空。

更像是墮向一個虛無的境地中。

——地獄！

杜仙仙突然想起了這個地方，一種前所未有，强烈之極的恐懼立時襲上她的心頭，不由自主的一閉眼睛。

也就在這個時候，她又聽到了那個地獄使者的語聲：「時辰未至，奈何——」

還有一聲歎息。

語聲是那麼飄忽，杜仙仙完全分辨不出方向。

「時」字入耳，她雙脚已着實，一軟幾乎栽倒，雙手已觸到了草葉，雙脚也是落在草叢中的感覺。

她睜眼望去，就只見白烟翻滾，不禁吁了一口氣。

這片刻之間，在她來說簡直就像是已過了好幾個時辰。

看情形她仍然是在人間，是在那幢荒宅野草叢生的院子之內。

可是她却不敢肯定。

因爲在她的周圍除了白烟之外，什麼都沒有，就連脚下的草叢，也都看不見，只是感覺到。

在白烟之外，也許就是恐怖的地獄，也許就已等候着地獄羣鬼。

杜仙仙越想越多，也越遠，越恐懼。

那種恐懼的感覺，就像是夢魘一樣，魘得她有點兒透不過氣來！

她所有的感覺都變得遲鈍。

那個地獄使者的語聲她雖然聽入耳，却分辨不出方向，也完全沒有想到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這種遲鈍却剎那間便自消失。

她突然又聽到了兩聲，感覺到雨點打在頭上，身上。

——地獄中難道也有雨？

她倏的一聲叱喝，振劍，縱身向前疾衝了出去！

翻滾的白烟撞向她的面門，似有形又似無形。

她開始有窒息的感覺！

這種感覺一開始便又消失，她經已破烟而出，眼睛又看見了東西。

破爛的樓房，還有叢生的野草，頹垣斷壁。

她仍然是在人間，在那幢荒宅之內。

風雨也依舊漫天。

她身形箭射，衝出了白烟，繼續飛前丈多遠才停下來。

劍立收，身亦轉，她眼瞳之中驚懼之色未褪，盯穩了那團白烟。

差不多兩丈方圓的地方，盡在白烟之中。

雨暴，風狂。

× × ×

杜仙仙混身上下已盡被雨水打濕。

她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眼睛亦一瞬也不瞬。

看不見那個地獄使者，她傾耳細聽，也聽不到任何的特別聲响。

那團白烟在風雨之下，迅速的淡薄，終於被雨打散，風吹盡。

風雨迷濛，野草在顫抖，沙沙之聲不絕。

杜仙仙放目四顧，整個院子已能够一覽無遺，那個地獄使者却仍然不知所踪。

——到底那裏去了？

——莫非已經回返幽冥？

對於鬼神的存在，杜仙仙本來都一直有所懷疑，但現在，她實在難以否認方才見到的那個地獄使者並不是來自幽冥！

骷髏頭在她的劍下粉碎之後，毫無疑問仍然能够移動，仍然能够講話。

當時她看得很清楚，也聽得很清楚。

她本來懷疑，那是一個人戴上骷髏面具。

但那個骷髏頭却是整個粉碎。

她也清楚的記得在衝入白烟的時候，一雙脚的足踝都被抓住，那若是一個人，是存心害她，又焉會放過那個機會？

——那難道眞的是地獄使者，所說的難道全都是事實？

女閻羅竟然會看上了蕭七，竟然要下嫁蕭七，這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杜仙仙不由苦笑。

——自己的死期又是何時？

杜仙仙苦笑之下，歎息在心中。

爲蕭七而死，她並不難過，因爲她的確深愛蕭七，也願意爲蕭七作任何犧牲。

她難過的是姊妹兩人先後喪命，年老的母親是必傷心欲絕，以後的日子，又將是如何孤苦凄凉。

但除了等死之外，她能够怎樣？

風是那麼急，雨是那麼大。

她衣衫濕透，却竟似並無感覺，呆立在風雨之下。

「依呀」一聲，突然傳來。

杜仙仙循聲望去，方才打開的那扇大門赫然正在緩緩關上。

她却看不見門外有人。

門內也沒有。

她動念未已，門已「蓬」一聲關閉！

一股白烟隨即在門下冒起來。

杜仙仙那顆心不由得一跳一沉。

——莫非方才的一劍觸怒了那個地獄使者，時辰雖未至，却竟要將我困在這裏，先受些活罪？

她整個身子顫抖起來。

——無論如何，我都要見母親最後一面！

她悲呼在心中，一舉步，奔向那邊高牆！

風吹起了她的衣袂，她的脚步不知何時已變得那麼的乏力。

但是她仍然奔前，一切的動作是那麼沉重，就像是奔跑在深水中，夢魘中！

她終於奔到高牆之下，一縱身，往上拔起來！

才到高牆的一半，氣力彷彿就消失，她跌下，不由自主的跌下。

跌進牆下的草叢裏！

「娘！蕭大哥！」她悲呼，第二次拔起身子！

這一次，她的手終於抓住了牆頭，借力再用力，她終於翻到牆頭之上。

牆外是長街，沒有人。

杜仙仙毫不猶豫躍下，連隨奔向家那邊。

她混身的氣力彷彿因爲離開了那幢荒宅恢復正常，奔跑得很快很快。

所有的氣力她都已用在奔跑中。

死期未至，何時方至？

杜仙仙不知道，却覺得已迫近。

她有這種感覺。

一種已接近死亡的感覺！

火鳳凰

風雨迷濛。

整個院子迷濛在風雨之中。

這是衙門驗屍房前面那個院子。

一進入這個院子，驗屍房便已在望，蕭七的脚步更快。

他看見那個驗屍房的時候，也看見了總捕頭趙松。

趙松正與兩個捕快從驗屍房中走出來，他亦看見了蕭七，方待開口叫，蕭七與他之間的距離經已由三丈多迅速縮短至一丈也不到。

——好快！

趙松由心一聲驚歎。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看見蕭七肩上扛着的那個幽冥先生雙目猛一睜！

「小心！」這句話才出口，幽冥先生的身子已經從蕭七的肩上飛起來！

他鳥爪以似的一雙手，却向蕭七的腦袋抓下！

破空聲驟响！

× × ×

蕭七看不見幽冥先生睜眼，趙松那一聲「小心」亦未入耳，可是他却知道幽冥先生已甦醒！

幽冥先生才睜眼，第一口氣才運轉，他就已有所感覺。

也就是這種感覺使他掠前的身形突然停下來。

他連隨感覺到幽冥先生有所動作，剎那一沉肩，一偏身，左手緊接一翻，那個幽冥先生就給他托飛！

幽冥先生那雙手即時抓下！

抓了一個空！

他一聲怪嘯，半空中一個翻身，沉右肩，又一爪抓下！

蕭七一聲輕叱，手一翻，劃向幽冥先生右腕！

幽冥先生縮右手，身一轉落左手，反拍蕭七的肩頭！

一拍三掌！

蕭七挫步偏身，翻右手，連接三掌！

「叭叭叭」三聲，幽冥先生凌空未落的身形再次飛高！

他曲膝折腰，抛肩甩手，凌空一個風車大翻身，飛快又落下，雙脚一踢，左七右八，連環十五脚！

蕭七倒踩七星，連閃十五脚，雙手一插一分一翻就將幽冥先生雙脚足踝抓住！

幽冥先生脫口一聲：「不好！」腰身一折，蝦米一樣曲起，鳥爪也似的那雙手握向蕭七咽喉！

蕭七冷笑一聲，勁透雙腕，猛一抖，硬硬將幽冥先生曲起的身子抖直。

幽冥先生腰身再折，這一次還未曲起來，便又被蕭七硬硬的抖直。

他脫口又一聲，却是：「不妙！」

蕭七道：「很不妙！」

幽冥先生却襯着蕭七說話分神，三再折腰。

誰知道蕭七竟好像早知有此一着，再一次將幽冥先生已曲起的身子一抖直！

這一次，他用的力似乎還不少。

幽冥先生「哎唷」一聲，大叫道：「果眞不妙得很，老骨頭得斷了。」

蕭七道：「還未斷，再下去，可就難說了。」

他雙手透勁，將幽冥先生舉了起來。

這片刻，兩人的身子已經盡被雨水打濕，蕭七英俊畢竟是英俊，並不怎樣子難看，幽冥先生却變得殭屍一樣。

他舉手一抹臉龐，忽然道：「你這樣擧着我不辛苦嗎？」

蕭七一笑道：「暫時還不覺。」

幽冥先生又道：「我這雙脚最少已半年都沒有洗，臭得要命。」

蕭七道：「是麼？我可嗅不到。」

幽冥先生道：「也許是你的鼻子不大通。」

蕭七道：「也許是。」

他一頓接道：「不過怎樣臭也好，總不致嗅死人的，是不是？」

幽冥先生不由點頭道：「嗯。」

蕭七道：「但我若不是這樣抓住你的脚，只怕腦袋已經給你踢破。」

幽冥先生道：「我不過在一試你公子的武功，雙脚並沒有用力，踢不破你腦袋的。」

蕭七冷笑道：「眞的麼？」

幽冥先生接道：「你公子也不是短命之相。」

蕭七道：「你懂得看相？」

幽冥先生道：「連這個也不懂，怎叫做幽冥先生？」

蕭七道：「那麼以你看，我最少還有

幾年好活。」

幽冥先生道：「一百年雖然沒有，九十九年大概少不了。」

蕭七道：「哦？」

幽冥先生道：「所以你躺在棺材之內，我本來可以一劍將你刺死，結果還是不敢下手。」

蕭七道：「爲什麼？」

幽冥先生道：「怕天譴。」

蕭七道：「方才你却不是這樣說。」

幽冥先生道：「我方才說過什麼？」

他突然省起了什麼也似的，又一聲：「不好！」

蕭七道：「這次是什麼不好？」

幽冥先生急問道：「我那個『捺落迦』怎樣了？」

蕭七道：「在我破棺衝出來的時候，整個大堂已盡被烈火包圍！」

幽冥先生一怔，雙眼一翻，頭一裁，整個身子都癱軟下來。

蕭七也自一怔。

——這個老怪物莫非在使詐。

他雖然生出這個念頭，但眼所見，手所觸覺，給他的都是幽冥先生經巳昏迷過去的感覺。

——這個人的心神怎會這樣子脆弱，一些打擊也禁受不住。

——莫不是另有原因？

他心念刹那一轉再轉，雙手一鬆一送，幽冥先生颯地被他送入了走廊，爛泥般倒下，一動也都不動。

是眞的昏迷過去。

蕭七旋即縱身躍入走廊內，在幽冥先生身旁蹲下，一把叩住了他的右腕。

幽冥先生並沒有反抗，也根本沒有反應。

趙松連忙走了過來，道：「這個人怎樣了？」

蕭七道：「巳昏迷過去。」將手放開，站起身子。

趙松道：「方才他好像巳經昏迷過一次。」

蕭七點點頭道：「所以我才將他扛回來。」

趙松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昏迷在地上的幽冥先生一遍，道：「這個人的樣子倒也古怪。」

蕭七道：「即使大半天，亦不難被他嚇個半死。」

趙松不能不同意蕭七的說話，道：「莫非就是幽冥先生？」

「正是。」

「這個人若說他來自幽冥，相信也會有很多人相信。」

「的確人如其名。」

「你在那裏抓住他的？」

「捺落迦。」

「就是他那個地獄莊院？」

「這附近相信再沒有第二個捺落迦的了。」

趙松摸摸鬍子，道：「最低限度還有一個。」

蕭七會意道：「你是說眞的那一個捺落迦？」

「不錯。」

「我若是由那個捺落迦回來，現在就是一個鬼魂了。」

「看來不像。」

蕭七歎了一口氣，道：「你相信眞的有所謂捺落迦？有所謂鬼魂？」

趙松道：「不相信。」

「但也不敢否定。」

「因爲我沒有到過，也沒有見過，所以不相信，但沒有到過的地方，沒有見過的東西並不等於不存在。」

蕭七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趙松道：「聽幽冥先生方才與你說話，你曾經躺在棺材之內。」

蕭七道：「嗯。」

趙松奇怪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蕭七道：「說來話長！」

趙松急不及待的把手一揮，道：「進內坐下說一個詳細。」

也不等蕭七答覆，就轉身舉步，走回驗屍房之內。

這附近並不是只得驗屍房一個地方可以坐下說話。

驗屍房並不是一個好說話的地方。

趙松却顯然沒有考慮到這方面，蕭七也沒有在乎，俯身將幽冥先生抱起來，跟在趙松後面。

這是他第二次進入驗屍房。

那股屍臭比清晨離開的時候，强烈得多了。

可是他仍然忍受得住，事實根本就沒有怎樣在意。

×　×　×

話若要細說，的確很長，蕭七却沒有細說。

但必須說的，都沒有遺漏。

他頭腦靈活，口齒也伶俐，雖然並沒有細說，聽的人都能夠從他的說話，清楚知道在「捺落迦」發生了什麼事情。

聽到他藏身棺材之內等候幽冥先生回來，趙松不由失聲道：「好大的胆子。」

聽到幽冥先生一直躲在莊院之內，藏身暗壁之中，蕭七所有的舉動都盡在他眼裏，一待蕭七在棺材臥下，立即就打開暗門出來，一劍穿透棺壁，從蕭七咽喉上刺過，非獨趙松，侍候旁邊兩個捕快，還有躭在驗屍房之內的郭老爹，全都替蕭七揑了一把冷汗。

聽到幽冥先生將棺材釘起來，趙松四人更就是毛管悚然。

「後來怎樣？」趙松急不及待追問。

郭老爹與那兩個捕快亦說話到咽喉幾乎出口。

他們要說的正是趙松那句話。

蕭七沒有賣關子，也沒有加以任何渲染，繼續扼要的將他的遭遇說出來。

趙松他們亦都巳想到蕭七後來的遭遇可能會更驚險，但雖然巳作好了心理準備，仍不免魄動心驚。

蕭七遭遇的驚險恐怖，實在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一直到蕭七將話說完，他們才鬆過一口氣。

趙松的眼睛隨即露出了疑惑之色，道：「你說的都是事實？」

蕭七領首，道：「都是。」

一頓接道：「至於幽冥先生的遭遇，要問他本人才清楚了。」

趙松皺眉道：「只怕他本人也不大清楚，不是說，你破棺而出的時候，他巳經昏迷倒地？」

蕭七道：「但最低限度，他見過那個地獄使者。」

趙松點點頭，目光一轉，落向爛泥般倒在旁邊的幽冥先生的身上道：「看樣子，這位幽冥先生並不像經巳魂飛魄散。」

蕭七道：「的確是不像。」

趙松道：「以你看……」

蕭七道：「倒有點像是中了迷藥。」

趙松道：「我也是有此懷疑。」

蕭七道：「這若是事實，那種迷藥不可謂不厲害了的。」

趙松道：「哦？」

蕭七道：「以幽冥先生的武功內力，一般的迷藥相信很難不被發覺，也很難將他迷倒。」

趙松點頭道：「方才看你們交手，這個老頭兒的確是不簡單。」

他跟着問道：「他方才轉醒，並沒有什麼不妥，怎麼突然再度昏迷過去？」

蕭七道：「以我的推測，方才他所以轉醒，大概是因爲淋了雨，吹了風，神智因寒冷而突然清醒過來，藥力並沒有消散，跟我一動手，藥力再發作，結果昏迷過去。」

趙松摸摸鬍子，道：「你的推測不無道理。」

蕭七道：「嗯。」

趙松道：「果眞一如你所說，幽冥先生看見的就並非地獄使者，在那個大堂之內燃燒起來的也並非地獄之火了。」

蕭七微喟道：「我也希望是如此。」

趙松忽然一笑道：「得娶女閻羅做妻子亦未嘗不是一種福氣。」

蕭七道：「何以見得？」

趙松道：「那最低限度，不用受地獄之苦。」

蕭七道：「我既非惡人，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就是死，未必就打進地獄之內，即使被打進地獄之內，相信也不用怎樣吃苦。」

趙松道：「很難說。」

蕭七道：「而且，我也不想這麼年輕就離開人世。」

趙松道：「女閻羅若是眞個要嫁給你，的確不由你不離開人世。」

蕭七淡然一笑，道：「所以我絕不希望眞的有這種事情。」

趙松道：「那麼又如何解釋？」

蕭七道：「現在你問我也是白問。」

一頓歎息接道：「但怎樣也好，遲早總會有一個清楚明白的。」

趙松道：「這也是。」

目光一轉，道：「不過就目前看來，一切的事情毫無疑問，與你多少都有些關係。」

「看來就是了，」蕭七沉吟道：「那個羅刹鬼女的從馬車上跌下來，恰好撲向我背後，相信也並非偶然，乃是有意針對我。」

「目的何在？」

「就是要我發現藏於其中的屍體，」

蕭七目光轉向白布蓋着的那具屍體之上，「即使當時我並非在與人交手，發覺背後突然有一劍刺來，閃避之外拔劍反擊，亦是正常的反應，就算不拔劍，用拳脚或者只是閃避，那個瓷像也會在地上碎裂。」

一頓接道：「看見屍體，就不由我不追究下去，只要我追究，遲早必會找到『捺落迦』，找幽冥先生問究竟。」

趙松道：「這附近無疑就只有幽冥先生製造那樣的瓷像。」

蕭七道：「所以這若是人爲，倒像是有人蓄意嫁禍幽冥先生，當然，那個羅刹女鬼瓷像的撲向我倘非有意，純屬巧合的話，應該就是幽冥先生的所爲了。」

趙松說道：「在將你困在棺材之後，他豈非巳經承認，而且有意將你也燒成瓷像。」

蕭七道：「我總覺得他只是信口胡謅，其中會另有蹊蹺，因爲，他與我非獨素未謀面，甚至壓根兒一些關係也沒有。」

趙松說道：「那也許是兩回事，亦可能……」

話說到一半，他突然住口。

蕭七鑑貌辨色，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他有可能被鬼迷？」

趙松無言頷首。

蕭七歎了一口氣，道：「這未嘗不無可能，甚至那輛馬車也有可能是一輛鬼車，在事情尚未水落石出之前，無論那一種推測，都有可能是事實。」

趙松亦自歎了一口氣，道：「有生以來我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奇怪的事情。」

蕭七道：「豈止你而巳。」

趙松道：「這似乎還是開始。」

蕭七道：「嗯。」

趙松歎息接道：「不要再鬧出人命就好了。」

蕭七道：「我也是這樣說話。」

他冷眼望着窗外，道：「無論是人爲抑或是雙王的主意，目的若是只在我蕭七的話，找我蕭七了斷就是了，不應該傷害無辜。」

趙松擊掌道：「好漢子。」

蕭七目光一轉，又落在那具屍體之上，道：「聽說方才有人來認屍。」

趙松點頭，道：「是一個女孩子！」

「姓杜？」

「是門外那兩個公差跟你說的？」

「嗯——他們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麼名字。」

「仙仙！」

蕭七吁了一口氣，雙眉一展，但隨即又皺起來，道：「那麼死者也許就……」

趙松截口道：「杜仙仙認定死者就是她的姊姊杜飛飛！」

蕭七道：「憑那只玉鐲？」

「正是！」趙松語聲一沉，盯着蕭七道：「你其實早巳經認出那只玉鐲是屬於杜家姊妹所有的了。」

蕭七無言頷首。

趙松道：「怎麼當時你不說出來？」

蕭七道：「當時我一心在想，人尙且有相似，物又豈無相同，在未能夠證實之前，我實在不想說出來，以免再生枝節，平添麻煩。」

趙松盯着蕭七好一會，搖頭道：「你其實並非不敢肯定，只是不希望那是事實

。在逃避現實。」

蕭七歎息道：「仙仙飛飛都是很好的女孩子，無論那一個，我都不忍見遭遇不測。」

趙松目光一落，道：「杜飛飛本來是怎樣子一個女孩子，我一些印象也沒有，但仙仙這個妹妹如此美麗可愛，飛飛這個姊姊相信也不會怎樣遜色，那麼美好的女孩，這樣橫死，的確是令人於心不忍。」

蕭七道：「可惜那個兇手不是你這樣想。」

趙松道：「現在想起來，當時你看見那隻玉鐲，態度已有些異樣，只是我沒有在意。」

蕭七說道：「即使你在意問到，我也會避不作答，先走一趟城東，一會幽冥先生。」

趙松道：「其實你應該先走一趟杜家，看看杜家姊妹有沒有什麼不妥才是。」

蕭七道：「事情若是眞的發生在杜家，杜家的人若是又巳經發覺，你們多少也應該聽到一些風聲才是，由此可見杜家的人若不是仍未發覺，就必然也不大淸楚，去又有何用。」

趙松道：「有道理。」

蕭七道：「再說，在未確實之前我也不想驚動杜伯母，她老人家的身手，一向不好，未必受得起那麼大的打擊。」

趙松點頭道：「杜仙仙也顧慮到這方面，所以這一次她的到來，也沒有驚動母親。」

蕭七接道：「況且，事情不發生也巳經發生了，在目前必須要做的還是追尋兇手這件事，而且找到了兇手，也一樣可以知道，這死的是何人？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趙松道：「一舉兩得，這無疑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蕭七道：「嗯。」

趙松摸摸鬍子，道：「你無疑也是一個很理智的人。」

蕭七目光一轉，道：「仙仙她到底說過了什麼？」

趙松道：「她除了認出那隻玉鐲，認定那是她姊姊飛飛的屍體之外，還說出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蕭七追問道：「是什麼事情。」

趙松索性將杜仙仙的說話覆述一遍。

蕭七越聽面色越凝重。

他沒有插口，靜靜的聽着，到最後，整個人都好像凝結在空氣之中。

趙松將話說完，看見蕭七那樣子，一聲輕歎，道：「你說是不是很奇怪？」

蕭七如夢初覺，苦笑道：「難道女閻羅竟眞的瞧上了我，要嫁與我爲妻。」

趙松道：「好像你這樣英俊的男人也事實少有。」

郭老爹旁邊忽然插口道：「我活到這把年紀，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情。」

那兩個捕快亦自點頭，一個脫口道：「想不到人間姐兒愛俏，地獄的女閻羅也一樣。」

蕭七歎息道：「縱然如此，索性勾我魂，奪我魄，拘我進地獄就是，又何必多害無辜？」

趙松道：「女閻羅所以這樣做一定是有她的目的。」

郭老爹又插口道：「也許蕭公子天上金童托世，女閻羅尚需取得玉帝同意，暫時不能夠支配蕭公子的性命，却又忍受不了人間的女孩子鍾情蕭公子。」

趙松大笑道：「聽你這樣說，女閻羅乃是在吃醋了。」

郭老爹笑笑，道：「這未嘗不無可能，女閻羅到底也是一個女的，那個女的不吃醋？」

趙松道：「正如你那個老婆，一大把年紀了，豈非仍然是一個醋埕子？」

郭老爹歎了一口氣，道：「所以她與我走在一起的時候，無論迎面走來的是小姑娘抑或老太婆，我都不敢多望一眼。」

趙松笑顧蕭七道：「女閻羅的醋意果眞是那麼大，你以後在女孩子面前，還是扳起面龐來好了。」

蕭七苦笑道：「這也是辦法。」

趙松一正面色，道：「不過，在事情未淸楚之前，這件事情我們還是要當人間的事情來處理。」

蕭七道：「當然，除非那個女閻羅在我面前出現，否則這種事情我還是不會相信。」

趙松道：「現在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呢？」

蕭七道：「且待幽冥先生醒來一問他究竟再作打算。」

趙松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蕭七道：「在目前來說，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趙松道：「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才醒轉？」

蕭七道：「我也不知道。」

趙松道：「你可是有意留在這兒待他醒來？」

蕭七搖頭道：「我現在得先走一趟杜家。」

趙松道：「應該走一趟。」

蕭七目光轉落在幽冥先生身上，道：「這個人你打算怎樣處置他？」

趙松道：「老東西武功高强，沒有你在旁邊，我們只怕應付不了，非將他鎖起來不可。」

蕭七道：「這樣做並不過份。」

趙松道：「暫時就鎖在這兒好了，在屍體面前，也好敎他給我們一個明白。」

蕭七道：「我走一趟杜家，立即就回來。」

趙松道：「要你辛苦了。」

蕭七道：「這件事無疑因我而起，我豈能不管。」

他緩緩站起身子，一掠濕水的頭髮。燈光下，人看來是那麼瀟洒，是那麼英俊。

趙松不由得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蕭七兩遍，旁邊郭老爹與那兩個捕快竟好像瞧得呆住了。

蕭七旋即舉起脚步。

趙松欠身道：「外面雨大，我叫人拿傘子來。」

蕭七道：「不用了，反正這一身衣服經巳濕透。」

語聲一落，脚步巳起，急步走出驗屍房，身形一縱，冒着風雨掠過驗屍房前面

那個院子。

再一個起落，人巳消失在院子之外。

郭老爹目送蕭七消失，吁了一口氣，忽然道：「果眞是人中之龍，可惜我沒有女兒，否則就拚却一死，也敎她與女閻羅搶過明白。」

一個捕快大笑道：「你就是有女兒，女閻羅也不會要她的命。」

郭老爹一怔，道：「爲什麼？」

那個捕快道：「因爲她知道，蕭公子一定不會瞧上你的女兒。」

郭老爹更加奇怪，又問道：「那又爲什麼？」

那個捕快道：「好像你郭老爹這個模樣，就算有女兒，也不會漂亮了到那裏去，蕭公子又怎會瞧上眼？」

話口未完，他巳笑彎了腰。

郭老爹瞪着他，只氣得一句話也都說不出來。

旁邊一個捕快即時笑顧郭老爹，道：「老爹你也莫要多說了，否則敎女閻羅聽入耳裏，可就有你麻煩的了。」

郭老爹嘿嘿冷笑，道：「我行將就木，早死一兩年，有什麼要緊。」

「只怕你入到地獄之後，她才來對付你。」

郭老爹笑容一歛，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一句話也不敢再多說。

那個捕快看在眼內，放聲大笑。

但才笑了幾聲，心頭不知怎地，竟眞的寒了起來，慌忙亦閉上嘴巴。

趙松看見他們這樣子，旣覺得好笑，也難免有些心寒。

事情發展到現在，巳非獨詭異，簡直就是恐怖。

× × ×

雨仍然是那麼大，風仍然是那麼急。

蕭七出了衙門大門，在石階之上收住了脚步。

那兩個公差看見他出來，左右迎前去，一個隨即問道：「公子見過捕頭了？」

蕭七點頭。

「事情都淸楚了？」

「嗯！」蕭七仰天望了一眼，心頭忽然生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蕭條。

一個公差亦向天望着道：「這場雨下得可眞突然，也可眞大啊！」

蕭七道：「可不是。」

「公子要走了？」

蕭七道：「嗯。」

「那兒有雨傘，我去給公子拿來！」

蕭七搖頭道：「你這番好意，我心領了。」

目光一轉，身形欲起。

也就在這一個時候，一騎快馬如飛奔至。

× × ×

馬黑色，神駿之極，馬上人却是一身紅衣。

還是一個女孩子，腰掛着三尺長刀。她頭上戴着一頂竹笠，那頂竹笠却沒有遮去她漂亮的臉龐。

那個女孩子事實很漂亮，却不是杜仙仙那種漂亮，杜仙仙漂亮得來溫柔，她漂亮得來却是有點潑辣。

這股潑辣現在巳畢露無遺。

她冒着風雨策馬狂奔，叱喝連聲，手中馬鞭還不時反抽在馬臀上。

那一身紅衣經巳濕透，可是她一些也不在乎。

衣雖然濕水，看來仍然是那麼紅，使得她看來，就像是一團火焰燃燒在馬鞍上，燃燒在風雨中。

若是在烈日下，那還得了。

馬奔過衙門刹那間，她無意往那邊瞥了一眼，一瞥之下，混身突然一震，目光亦自凝結。

那匹馬刹那奔前了兩丈，她才有如夢中驚醒，一聲叱喝，硬硬將馬勒住。

「希聿聿」馬嘶聲中，那匹馬旋即被她勒轉，回奔向衙門那邊。

這一次馬奔得更加快，女孩子那股潑辣反而一掃而空，嬌臉上更露出了笑容。

她笑的時候比不笑的時候好看得多了，又爲什麼？

看見了蕭七。

× × ×

那個少女看見蕭七的時候，蕭七亦巳看見了那個少女。

他欲起的身形不由就停下。

以前他看見那個少女，除非來不及，否則能够開溜一定就趕快開溜。

因爲那個少女溫柔的時候雖然溫柔得很，但潑辣起來，十個惡男人加起來只怕還比不上她一半。

最少他就巳經親眼兩次看見她將兩間酒樓幾乎都拆掉一半。

只因爲那兩間酒樓的小二背後批評了她幾句，却被聽她了入耳。

那些店小二無疑可惡，但只爲了幾句話，打了人之外，還要將酒樓拆掉，這樣的女孩子也不可謂不可怕了。

她若是叫別人動手，還有商量的餘地，但她却自己來動手，才敎人措手不及。

那兩次她原是準備將整間酒樓拆掉才肯罷休，幸好拆到一半的時候，蕭七就來了。

也就只有蕭七一個人才能够制止她。

這並非因爲蕭七武功高强，是因爲她太喜歡蕭七了。

只可惜她那種表現喜歡的方式，實在令人吃不消了，更可惜的就是雖然與蕭七走在一起，她一樣還會闖禍，而且因爲有蕭七在旁，闖的禍更大。

所以蕭七看見她，總是找機會開溜。

這一次，他却是站在那裏，等着她過來。

因爲在現在這種環境，這種天氣之下，他未必跑得過那匹馬，若是躲進衙門裏再行開溜，又担心那個少女在衙門內闖出禍來。

更重要的就是，他也想找到她，好得對董千戶有一個交代。

那個少女也不是別人，就是董千戶的獨女董湘雲。

「火鳳凰」董湘雲。

× × ×

「的得」一陣馬蹄聲急如暴雨亂打芭蕉，那匹馬竟然箭也似衝上了衙門大門前面石級。

兩個公差大吃一驚，慌忙左右閃避，一個公差不忘一聲叱喝：「來者何人，斗

胆飛馬亂闖衙門！」

話口未完，馬已在石階上停下，董湘雲一聲嬌喝：「住口！」迎頭就是一鞭抽下！

蕭七慌忙一把將那條馬鞭抄住，道：「你怎麼胡亂打人！」

董湘雲也不解釋，一聲：「蕭大哥！」火雲般從馬鞍上躍下，隨即一手拉住了蕭七的一隻手。

那兩個公差看在眼內，也都怔住在那裏。

蕭七上下打量了董湘雲一遍，歎了一口氣，說道：「半年不見，你還是那個脾氣？」

董湘雲立即問道：「這半年你到那裏去了？」

蕭七道：「到處走走。」

董湘雲道：「我却是到處都找不到你，有幾次很接近的了，誰知道趕到去，你又已早一天離開。」

蕭七道：「你找我幹什麼？」

董湘雲道：「沒什麼，就是要跟你一起。」

蕭七歎了一口氣。

「怎麼你不等等我。」

「誰知道你追在我後面？」

「想不到在外面追不着，一回來就遇上了。」董湘雲格格嬌笑道：「早知道這樣，我索性就在家裏等你回來，也省得那麼辛苦。」

蕭七道：「在外面走這一趟，江湖中人不知道有你這位『火鳳凰』的相信很少的了。」

董湘雲道：「說眞的，一路上我實在幹了好幾件痛痛快快的事情。」

蕭七嘟喃道：「幸好你不在我身旁，否則够我頭痛了。」

董湘雲笑得花枝招展，道：「看來我追你不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否則有你在一旁，一定不肯讓我放手幹。」

蕭七道：「我是回來見到你父親，才知道你外出找我這件事。」

董湘雲道：「是我爹爹找你？」

「當然！」

「到你家？」

蕭七搖頭道：「在路上。」

「這麼巧？」

「他是知道我回來，特別在路上等候的。」

「有沒有對你動刀子？」

「還好沒有。」

「你放心，就算爹爹動刀子，看在我面上，也不會怎樣難爲你的。」

「現在看見你，我才眞的放下心。」

董湘雲喜形於色，偎着蕭七道：「你心中原來一直牽掛着我。」

蕭七歎息道：「我是担心自己的腦袋搬家，你若是有什麼不測，你爹爹的刀子準得向我的腦袋招呼。」

董湘雲嗔道：「你原來只是担心你的腦袋。」

蕭七道：「適自己的腦袋搬家也不担心，這個人的腦袋一定有毛病。」

董湘雲道：「也是道理。」

目光一轉，道：「你好像從衙門之內出來。」

蕭七道：「你以爲我在這兒避雨。」

董湘雲上下打量了蕭七一眼，道：「看來就不像了。」

她格格嬌笑了兩聲，逶道：「一身衣衫濕成這樣子，還避什麼雨，乾脆跑回家算了。」

蕭七點頭。

董湘雲鬆開拉着蕭七的那隻手，一拍蕭七的肩膀，道：「那你幹什麼走來衙門？是不是那家的女孩子爲你單思病死，官府要傳你問話？」

蕭七道：「你胡說什麼？」

「然則是什麼事情？」

「我沒有時間跟你細說。」

「你在忙什麼？」

「人命案子。」蕭七道：「這件事情你爹爹也知道，可以回去問他。」

「我要你說。」董湘雲固執的道：「我要你現在說清楚。」

蕭七道：「又來了。」

董湘雲催促道：「快說快說。」

語聲未巳，蕭七身形倏的一閃，從董湘雲身旁掠過，竄下石階。

董湘雲一把抓不住蕭七，急嚷道：「你要到那裏去？」

「要知道就跟我來。」這句話說完，蕭七巳在三丈之外。

董湘雲拉過韁繩，牽着馬奔下石階，旋即一縱身騎上馬鞍，一聲嬌叱，策馬追在蕭七後面。

蕭七頭也不回，蝙蝠般飛舞在暴風雨中，「颼颼颼」疾向前掠去。

董湘雲一面策馬，一面連聲高呼：「蕭大哥！」

蕭七充耳不聞，身形一落即起。

董湘雲催騎更急。

「的得」蹄聲中，那匹馬如箭離弦，緊追着蕭七。

那兩個公差目送他們去遠，一個奇怪道：「那個女娃子是誰？」

另一個回瞪一眼，道：「連她你也不知道，可謂孤陋寡聞了。」

「你不是不知道我到來樂平鎭還不到半年。」

「我幾乎忘記了。」

「到底是誰？」

「她叫董湘雲，是董千戶的女兒。」

「奔雷刀董千戶？」

「這裏難道還有第二個董千戶？」

「有一個武功那麼高强的父親，難怪她如此兇惡了。」

「據說她的武功並不在她的父親之下呢。」

「眞的。」

「是否眞的不得而知，不過到現在爲止她與人動手，從未打敗過可是事實。」

「這麼厲害？」

「所以在路上遇上她，你最好不要招惹她。」

「我那有這個胆量。」

「她最討厭別人對她口齒輕薄，或者背後說她潑辣什麼。」

「我都記下了。」

「那最好。」

「是了，怎麼又叫她火鳳凰？」

「鳳凰是一種很美麗的雀鳥，她豈非也很美麗？」

「不錯不錯，至於那一個『火』字又是……」

「方才你有沒有留意她那身衣衫。」

「質料很好，顏色也很鮮明。」

「而且鮮紅得就像烈火。」

「原來是這個意思。」

「再加上她的脾氣也是烈火一樣，這鳳凰不叫火鳳凰叫什麼鳳凰？」

「不錯不錯。」

「至於叫她鳳凰，據說還有另一個解釋。」

「是不是鳳凰有雌雄之意，這位董小姐雖然是一個女兒身，行動却有如男人一樣？」

「想不到你原來也是一個聰明人！」

兩個公差相顧大笑。

笑聲倏的一落，兩人不約而同回身望去。

長街上杳無人跡，蕭七董湘雲早巳不知所踪。

一個公差隨即又失笑，道：「你是否担心那位董小姐突然轉回來，聽到我們的說話？」

「難道你不是？」

那個公差歎了一口氣，道：「看來閒談還是莫說人非好。」

「這倒是。」

「不過，我們偶然在這裏談談那位董小姐倒也無妨，因爲她就算沒有離開縣城，也很少會在衙門之前經過。」

「嗯。」

「但對於衙門中人，譬如我們大老爺，却還是少說爲妙，因爲他每天都在衙門之內，很多時都會外出走走。」

「嗯。」

「說起我們大老爺，前天我倒聽到了一件關於他的很有趣的事情。」

「你方才說的怎麼現在就忘記了？」

那個公差慌忙回轉身子。

在他的後面並沒有任何人，一個也沒有，內望院子就只見風雨迷濛。

風是那麼急，雨是那麼大。

（未完）

摔角雜談

摔角的悲劇

麥海雲

摔角分幾種，日本摔角比較柔和，更柔和的是柔道。至於東京肥人角力的一種表演，稱做「相撲」，很少人在表演中喪命的，羅馬摔角花樣最多，仍然是最凶險的，古往今來，幹得最殘酷的，就是「古希臘」摔角，直到現在，各國訓練特務企圖一招殺人的技巧，就是從希臘摔角學習得來。

不過，時代不同了，上述的「恐怖摔角」只是指古希臘而言，現代的希臘再也沒有這種摔角出現，代之而起的另外一種希臘摔角屬於普通的角力，甚至有些地方把他代替學生每天做的健身操。

現時談到角力方面，首先推重古希臘，可見古代希臘不但文化有很深厚的造詣，而且在武功方面亦有很高的成就，當時羣雄迭出，各踞一方，最强的種族就是雅典和斯巴達，後來希臘才崛起，到公元前六四八年，「泛加道」公開比賽，運動員全部赤裸上陣，顯示他們健美的身段，抓頭髮，箍頸，各種絕招都可以使用，故此，古希臘的高手俱是驍勇善戰的，那時因爲擂台上面比賽根本上沒有時間規定，需要打若干時間就休息，亦無公證人計算數字，有人給對方打死，看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故此，古希臘的搏鬥就變成生死决鬥。

當時除了用拳掌或摔角的招式之外，還可以踢脚，踢的攻擊力比手更强，還可以使用撩陰腿，又能用脚撑斷對方的小腿照面骨，經常有人在擂台上面打到斷手斷脚。

公元前五六四年有一項生死戰，至今仍然給人傳誦一時，當時被譽爲無人能敵的角力高手「亞積遜」與挑戰者「加里」展開生死戰，加里非常機警，在搏鬥當中，忽然從亞積遜的背後跳高，有如現時的箍頸黨，緊鎖着亞積遜的喉部，絕不放鬆，這一招叫做「死鎖」，換過別人，簡直無法再鬥，亞積遜却絕不認輸，竭力擺脫他！

加里突然倒地，將亞積遜的胃部拑住，變成上下兩邊都鎖緊，亞積遜在窒息之前，仍然用拳頭打斷對方的右腿，最後他死於台上，吐血身亡，不過，各人都認爲他是偉大的勝利者，因爲他寧死不辱，而且在死前仍有力量打斷對方的脚。

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學習「死鎖」去箍頸的，這一招實在非常危險的，很容易就會使被箍頸的人立時喪命，切勿輕於嘗試。

希臘的角力只是發展了一個時期，就因羅馬崛起，橫掃歐陸，變成一方之霸，把這種角力改變過來，直到現在，古希臘的角力方式太過殘暴，各地取消，改由羅馬摔角代替它。

羅馬摔角唯一的特徵就是兩個高手過招時，任何一邊如果左右兩邊膊頭壓在地上，公證人走近計算數字，他無法站起來，就算打輸，因此不必摧殘對方的肢體，巳經分出勝負來！

羅馬帝國有一千年歷史之久然後結束，在這一千年之內，當然有許多門士苦心研究如何在摔角方面取勝，故此，現時意大利仍有許多人擅長摔角，在世界上享譽悠久。

至於在電視台表演的摔角，根本上雙方都巳摸透摔角的變化，不過賣弄花巧，沒有人因此弄到身受重傷。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邊城風雲（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簫王被殺，玉簫門下急開會議以商應變之法，決定廣邀所有吹簫傷人的功夫之人前來祭奠。七大門派均派人前來弔喪，其中武陵世家艾東台謁見梅三娘，請求開棺以一瞻卜北國的遺容，原來他心裏覺得卜北國死因可疑，懷疑武林中出了一個武功高不可測的高人，而卜北國是傷於此人手上的，當然遭到玉簫門的拒絕。卜北國入土後，墳墓竟被撬開，屍體被換成戴了人皮面具的艾東台四徒鍾確。梅三娘不勝哀傷，溘然長逝，而心藏師太亦把宛文文帶走。加上邊塞傳來消息，馬帮遭到點蒼派的襲擊，於是司馬蘭泉逐和卜墨珠返回邊塞……

山雨將欲至　攜手渡難關

華豪點點頭道：「也好，待她回來之後，我跟二叔先勸勸她。」

司馬蘭泉道：「多謝大哥。」

華豪說道：「自己兄弟不必客氣了，卜姑娘來了，你們不妨試試兩匹名駒的腳力。」

司馬蘭泉道：「好的。」

此時卜墨珠已騎着桃花騮來到，司馬蘭泉道：「四妹：咱們試試牠們的脚力，妳先跑。」

卜墨珠道：「好。」雙脚輕輕一夾，手中轡頭一鬆，桃花騮一聲長嘶，便像箭一般的射了出去。

司馬蘭泉足一點，騰身跨上馬背，小烏錐不待他任何驅策，立即跟着桃花騮，尾隨急追。

名駒寶馬，果然不凡，但見急風掠耳，山川倒流，馬上之人如同在騰雲駕霧一般。

他們跑得興起，任馬由韁，盡力馳騁，不知翻過多少山巒，才逐漸慢了下來。

跑在前面的卜墨珠忽然打了一個冷顫，幾乎從馬上跌了下來，桃花寶馬也一連退後數尺。

司馬蘭泉見狀一呆，急忙衝到她的身旁道：「四妹：怎麼回事？」

卜墨珠道：「不知道，我只是有點頭暈。」

司馬蘭泉目光一掠身側的山谷，不由面色一變道：「不好，妳中了瘴氣。」

卜墨珠問道：「瘴氣！什麼叫做瘴氣呢？」

司馬蘭泉道：「瘴氣是山中多年存積的獸屍腐草，乘草木蓊勃，日氣蒸發所成的毒氣，因爲四季的變化不同，瘴氣也分爲四種，此時是仲秋，瘴氣名叫新禾，是毒力最輕的一種，但也要及時治療，否則仍有危險，走，咱們回去。」

他們向回頭走，但不敢跑得太快，待回到猛頼，已經是紅日含山了。

侯風首先迎着司馬蘭泉他們，他一眼瞧到卜墨珠蒼白的臉色，立即啊了一聲道

：「卜姑娘中了瘴毒？」

司馬蘭泉道：「都怪我不好，咱們只顧跑得盡興，我竟忘記瘴毒了。」

侯風道：「公子不必着急，咱們有解藥。」

司馬蘭泉點點頭，他扶着卜墨珠進入大院，將兩匹寶駒交給侯風牽進馬廐。

馬帮之人久居滇區，自然備有瘴毒的解藥，只是服藥之後必須修養一段時日，點蒼山太和頂之行，她就無法參與了。

當卜墨珠服藥歇息之後，狄松眉峯一皺道：「蘭泉：墨珠趕不上太和頂之行了，這該如何是好？」

司馬蘭泉道：「這也沒有什麼，原是侄兒向徐曉天挑戰，侄兒一個人去豈不正好。」

狄松道：「不行，二叔決不能讓你一個人去冒險，這樣吧，叫華豪帶着任家兄弟跟你去，這樣多少有個照應。」

司馬蘭泉道：「不行，華大哥事情很是煩忙，馬帮裏裏外外都少不了他，二叔不必担心，侄兒相信不會有什麼意外。」

司馬蘭泉堅持不帶人去，狄松對他無可奈何，只得囑咐華豪暗中佈置，在必要時替他打個接應。

× × ×

秋風蕭瑟，夜涼如水，此時雖是初秋，山區巳籠罩着一片寒氣。

司馬蘭泉不放心卜墨珠的傷勢，迎着獵獵寒風，到她的房間來探視她服藥後的情形。

「四妹：現在感覺怎樣？」

「好多了，只是身體有點虛弱，師哥請坐。」

司馬蘭泉坐在床邊，摸摸她的頭，摸摸她的手，關注之情，溢於言表。

卜墨珠甜甜的一笑道：「不要担心，我會很快復元的。」

司馬蘭泉道：「我知道，不過最少也得十天半個月才能完全康復，太和頂之行妳是趕不上了。」

卜墨珠道：「不，師哥，我要去。」

司馬蘭泉輕輕撫摸着她的玉手道：「別孩子氣，四妹，妳的身子如果尚未復元，去了倒不如不去的好，咱們不是去遊玩，這一點妳應該明白。」

卜墨珠道：「可是你一個人前往，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司馬蘭泉道：「我約鬪的是徐曉天，並不是整個點蒼派，徐曉天曾在華大哥手中栽過觔斗，我對付他難道還有問題？」

卜墨珠道：「我相信你可以勝過徐曉天，但你無法拒絕點蒼派其他的人當場挑戰，師哥，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們如果來個車輪戰那將如何是好？」

司馬蘭泉道：「妳忘了咱們巳經發出武林帖，邀請武林各派前往觀戰的，只要我勝過徐曉天，討回貨物之後，點蒼派的要求如果過份，我可以拒絕的。」

卜墨珠幽幽道：「但願如此。」

司馬蘭泉道：「明天一早我就前往大理，不再向妳辭行了，妳好好的休養，我走了。」

卜墨珠急忙叫道：「師哥……」

司馬蘭泉道：「還有事？」

卜墨珠粉頰一紅，無限嬌羞的道：「今晚……你不要走……」

司馬蘭泉聞言一呆，忍不住低下頭去，向她的粉頰輕輕一吻。

卜墨珠幼承庭訓，對禮教十分重視，他們雖是未婚夫婦，在未行大禮之前，她決不會做出越禮之事的，何況她還熱孝在身，而又臥病在床。

司馬蘭泉雖是粗獷豪邁，這些事他還是懂得的，因而只在她的粉頰上吻了一下道：「好，我坐在這兒陪妳。」

卜墨珠嫣然一笑，道：「你眞好，師哥」

接着她又眉籠輕愁一嘆道：「我太自私了，你明天還得長途跋涉，怎能要你整晚坐在這裏。」

司馬蘭泉道：「不要緊，我只是打個盹兒，再調息一下就可以恢復疲勞了，你睡吧。」

卜墨珠道：「不，師哥，我不要你整晚坐在這裏，等我睡了你就走吧。」

司馬蘭泉道：「好，我瞧着妳睡，妳睡着了我再走。」

卜墨珠微微一笑，再緩緩闔上眼皮。

翌晨天剛破曉，司馬蘭泉便策騎北上，經雲縣直趨大理。

這天渡過瀾滄江，到達神舟渡，已是紅日含山的薄暮時分，他抬頭瞧了一下天色，準備就在此地寄宿一晚。

離鎮約莫半里，一聲宏亮的長嘶忽然由路旁樹林中傳出，他坐下的小烏錐竟然停止前進，同時也報以一聲長鳴。

司馬蘭泉方自不解，一匹白色駿馬，忽然由林中奔出。

他一眼瞧到白馬，不禁大吃一驚道：

「是小白龍，萍妹，萍妹……」

小白龍是狄萍的坐騎，也是一匹罕見的異種龍馬，脚程之快，決不在小烏錐之下。

當年他與狄萍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時常騎着小烏錐及小白龍馳騁於廣大的山川之上，現在瞧到小白龍，不由勾起了他一段甜蜜的回憶。

現在兩匹愛馬在低嘶着，摩擦着，親密之狀，不啻當年。

但小白龍的主人呢？他雖是縱聲大叫，却得不到絲毫反應。

再瞧小白龍的景象，韁繩拖在地上，鞍後還繫着一個包裹，顯然，狄萍是騎着小白龍來到此處，却已匆忙之間離此他去了。

但她決不是自願的，否則她怎會丟下心愛的小白龍及包裹？

那麼狄萍是出了事了。

想到狄萍出了事，司馬蘭泉的額頭立即滲出了汗水，狄萍必是追他來的，如若有什麼不測，他將會終生難安。

於是他躍下坐騎，奔進樹林，一面查看，一面呼叫，結果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找到。

在失望的退出樹林之後，他取下包裹解開檢查，最後他長長一嘆，雙目之中忽然湧出一片殺機。

因爲他證實了包裹是狄萍的，對暗算狄萍之人，自然會生出一股恨意。

恨並不能解決問題，當務之急，是找出狄萍被刦往那裏。

他略作思忖，認爲此地距神舟渡不過半里，不如先到鎭上打探一下，也許會找出一點綫索。

於是他將小白龍的韁繩圈在牠的脖子上，帶着狄萍的包裹，縱騎直奔神舟渡。

小白龍倒是十分乖巧，牠緊緊跟着小烏錐，眞箇寸步不離。

半里路程轉眼即到，司馬蘭泉放緩脚步，牽着馬去尋找適合的客棧。

其實鎭上的客棧有三間之多，無論那一家都有空閒的客房，他所說的適合，只是希望在住店的旅客中找出刦擄狄萍的蛛絲馬跡而已。

這是他的理想，這一理想是由小白龍的身上構成的。

因爲異種龍馬，人人喜愛，那擄刦狄萍之人，必然不會放過小白龍，祇不過他們無法抓到這匹龍駒罷了，現在他帶着小白龍招搖過市，可能會引起那般人注意。

他由第一家客棧來到第二家，然後來到第三家，接客的店小二正向他打招呼，一聲叱喝已自身後傳來。

司馬蘭泉擰轉身形，舉目向來路一瞥，見來人是兩名四旬上下的中年大漢，一個留着一撮短髭，一個像竹竿一般削瘦。

他們迫近司馬蘭泉的身前，短髭大漢嘿了一聲道：「朋友：這匹白馬是咱們走失的，請你還給咱們。」

司馬蘭泉道：「當眞麼，閣下有沒有看錯？」

短髭大漢道：「咱們自己的馬匹怎會看錯，朋友你是多慮了。」

司馬蘭泉道：「好吧，既然是你的坐騎，你牽走就是。」

短髭大漢道：「多謝！」脚下一點，右手倏伸，急抓小白龍的轡頭。

此人功力不凡，身法及手勢，都有頗深的造詣，一般武功較差之人，很難逃過他這出手一抓。

然而白影一閃，勁風如矢，兩點烏光陡然彈向短髭大漢的面頰。

這一變化來得十分意外，短髭大漢在千鈞一髮之際仰身倒竄，仍然一聲悶哼，並連續打了幾個踉蹌才勉强將身形穩住。

敢情小白龍在短髭大漢騰身相撲之際，牠便就地一個旋轉，雙蹄向後猛彈，如非短髭大漢反應够快，這雙鐵蹄就會彈爛他的頭顱。

縱然如此，他仍被鐵蹄勁風掃到胸口，傷勢雖然不重，這個人可就丢得大了。

「畜牲，老子宰了你。」

在惱羞成怒之後，可就顧不得那個貪字了，名駒雖是可愛，總不如他闖蕩多年，得來不易的那點名頭。

因此，他抖出了一條竹節軟鞭，脚下一點，便待向小白龍招呼。

司馬蘭泉身形一錯，攔住短髭大漢的去路道：「太過份了吧，閣下，怎麼無端端的動起傢伙來了？」

短髭大漢道：「你莫非瞎了眼，那畜牲傷了我難道你沒有瞧見？」

司馬蘭泉冷哼一聲道：「我瞧見了，那是你咎由自取！」

短髭大漢怒喝道：「什麼，你再說說看。」

司馬蘭泉道：「閣下有眼無珠，竟敢惹上小白龍，我說你咎由自取，並沒有半點過份。」

短髭大漢一怔道：「你說這畜牲是馬帮的小白龍？」

司馬蘭泉道：「不錯，牠正是馬帮的小白龍。」

立在一旁的瘦長漢子道：「朋友：別拿馬帮來嚇人，當年司馬湘在世之時，江湖朋友還讓他三分，現在麼？嘿嘿，點蒼派隨便出些小點子，就叫他們吃不消兜着走，你還拿着鷄毛當令箭，豈不叫人笑掉大牙！」

司馬蘭泉道：「兩位該不是點蒼派的吧？」

短髭大漢道：「咱們兄弟不是點蒼派的，但瀾滄雙霸的字號並不含糊。」

司馬蘭泉道：「兩位原來是盧氏雙俠，在下倒是失禮了。」

短髭大漢道：「你是誰？」

司馬蘭泉道：「在下司馬蘭泉。」

瀾滄雙霸的面色同時一變，半晌，瘦長漢子一哼道：「我說過，馬帮再也不爲江湖朋友所重視了，你是司馬湘的兒子又能怎樣？」

司馬蘭泉道：「不怎樣，我只想對兩位說幾句肺腑之言，希望兩位別見怪。」

瘦長漢子說道：「你說吧，咱們在聽着。」

司馬蘭泉道：「馬帮與兩位河水不犯井水，多年以來，咱們彼此尊重，從來沒有絲毫過節，現在先父去世，馬帮遭到無情的打擊，兩位明哲保身咱們不敢責怪，但落井下石的行爲豈是兩位應該做的？」

瘦長漢子面帶愧色的一嘆道：「愚兄弟雖是稱霸瀾滄江上，但點蒼雄峙西南，咱們兄弟開罪不起。」

司馬蘭泉道：「在下說過，兩位可以明哲保身，却不宜落井下石。」

瘦長漢子道：「司馬公子言重了，見寶馬起貪念是人之常情，這也叫做落井下石？」

司馬蘭泉道：「不，在下說的是小白龍的主人，希望兩位高抬貴手，賞在下一個薄面。」

短髭大漢道：「司馬公子不要誤會，咱們兄弟未見到小白龍的主人。」

司馬蘭泉道：「此話當眞？」

瘦長漢子道：「不怕司馬公子笑話，馬帮咱們同樣開罪不起。」

司馬蘭泉冷冷道：「兩位太過謙虛了，憑瀾滄雙霸的名頭，還會將沒落的馬帮放在心上？」

瘦長漢子苦澀的一笑道：「這麼說司馬公子是不相信愚兄弟了，這樣吧，你只要找出愚兄弟與貴友失踪有任何關連，瀾滄雙霸願意砸掉這塊招牌。」

司馬蘭泉雙拳一抱道：「請恕在下失言，兩位請。」

打發走了瀾滄雙霸，他的眉頭又緊緊的皺了起來，他相信這兩名在瀾滄江上混混的小人物，必然不敢擄刦狄萍，但狄萍又芳踪何處呢？

如果瀾滄雙霸願意合作，憑他們地頭蛇的身份，是可以帮他找出一些蛛絲馬跡的。

不過他知道這個忙他們決不會帮，因

爲瀾滄雙霸的名頭所以能够歷久不衰，正因爲他們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

× × ×

「公子：敝店房間整潔，服務週到，公子若住下，小的保管能叫你老滿意。」

是店小二在拉生意，司馬蘭泉啞然一笑，飛馳的意念，在一瞬間收了回來。

「小二哥：你們可有分隔的馬廐，我這兩匹馬都是烈性的，不能跟一般的馬匹拴在一起。」

「有，公子請放心，小的會照顧他們的」

「好吧。」

他將馬匹交給店小二，提着包裹走進客棧。

進門是一個食堂，四張食桌全都坐得有人，另一名店小二迎上前來道：「公子一個人麼？請這邊坐。」

店小二請他坐的一桌，只有一名老者，按說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而且這位老者只不過叫了兩樣菜，一壺酒，桌面上空得很，再擺上幾件菜餚，彼此之間也不會有什麼妨碍。

當司馬蘭泉看在禮貌上向他打招呼時，出乎意外的却遭到他的拒絕。

「老丈：借個光。」

「不借。」

「啊，老丈，這地方……」

「這地方怎樣？老夫包下了就是老夫的。」

「這…出門之人麼，老丈何必如此認眞？」

「老夫就是要認眞，難道你想管管老夫！」

「老丈言重了，既然如此，在下不坐就是。」

天下不講理的人很多，這名老者就是其中的一個，只是他是一個老人，司馬蘭泉雖是粗獷豪邁，對年老之人，內心總是存着一股敬意的。

因此，他不願勉强，也不欲爭辯，身形一轉，逕向櫃枱走去。

「回來！」

不讓坐就不坐，司馬蘭泉的態度應該是毫無瑕疵，老者這一聲回來又是爲了什麼？

他聞聲止步，但沒有回過身來，自然，他回答的語氣就沒有適才那麼平靜了。

「老丈有什麼指教？」

「指教？老夫要對你指教，還不如對牛彈琴，憑你也配！」

這位陌生的老者，實在太過份了，不讓坐已是不該，爲什麼還要平白的給人一番侮辱？

因此，司馬蘭泉的身形霍的一轉，雙目烱烱，向老者瞧了過去。

這位老者面如古松，長像十分清奇，只要向他打量一眼，就可瞧出他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司馬蘭泉並不在乎這些，隨你是何等之人，總抬不過一個理字。

於是他淡淡道：「那麼老丈呼叫在下究竟爲了什麼？」

「老夫一個人閒得無聊，要你陪老夫喝兩杯，解個悶兒。」

「對不起，在下從不喝酒，也不會替人解悶，老丈還是另找他人吧。」

「什麼，你敢不聽老夫的話？」

「嗯，看來在下好像應該聽老丈的話了。」

「你說對了，當今之世，敢不聽老夫的話的只有一種人。」

「哦，是那一種人？」

「死人，除了死人，沒有一個敢違背老夫的命令。」

「老丈竟有如此大的權威？」

「不錯。」

「在下倒是有點不太相信。」

「你想試試？」

「老丈如果一定要强人所難，在下只好試試了。」

「好吧，你小子既然自討苦吃，老夫不得不給你一點教訓。」

語音才落，屈指急彈，嘶的一聲，一股勁風猛向司馬蘭泉的肩井穴襲來。

屈指一彈，力道嘶風，具有如此功力之人，在江湖道上還不易多見。

司馬蘭泉心頭一懍，他知道這一回當眞遇到了高人，但彼此素不相識，他爲什麼要向自己找碴？

他心中想着，身形可不敢做半分停留，否則那一記指力就會叫他丢人現眼。

脚下旁挪，移宮換位，這一記指力他避開了，但這位莫名其妙的老者，似乎存心叫他難堪，左手的五指忽然一屈一放，五道指勁像電光石火一般，分襲他的五處穴道。

由於來勢太過勁急，散佈的面積又十分之廣，終於脅下一痛，中了老者的一記指力。

「小子，還敢不聽話麼？」

「爲什麼不敢？」

「噫，難道你不知道已被老夫所制了嗎？」

「當然知道。」

「那……你爲什麼說敢？」

「不爲什麼，敢就是敢。」

「好倔强的小子，老夫倒要試試，究竟誰行誰不行！」

司馬蘭泉穴道受制，除了能够說話，全身僵硬得像一塊木頭。

老者一把扣着他的手腕，一拉一帶，他就身不由己的坐於食桌的一側，只是下半身仍是僵硬如故，雙手却已恢復了活動之力。

雙手能够活動，只不過使他方便飲食罷了，如果想趁機反抗，可以說連一絲獲勝的機會也沒有。

不反抗並不表示他已屈服，坐上食桌的人，也不一定非飲食不可。

因而他以不屑的語氣道：「不必試了，丢人現眼的一定是你。」

老者哈哈一笑道：「你現在是我的俘虜，我爲甚麼會丢人現眼？」

司馬蘭泉道：「因爲我不會陪你喝酒也不會陪你聊天，丢人現眼的自然是你了。」

老者面色一寒道：「聽着，小子，老夫如果想殺你，比捏死一隻螞蟻還要方便你信是不信？」

司馬蘭泉道：「不信。」

老者大怒道：「好小子：看來老夫要

你相信只得殺死你了。」

司馬蘭泉冷冷道：「你縱然殺死了在下，我還是不會相信的。」

老者勃然道：「好，老夫成全你。」中指一挺，其疾如風，逕向司馬蘭泉的心窩點來。

司馬蘭泉瞧得出他這一指之力，足可洞石開碑，一般血肉之軀如何能够抵抗？

但，這位粗獷豪邁的少年，連眼皮也沒有眨動一下，他明知這一指會立刻奪去他的生命，却現出一片鄙夷之色。

漠視生死，臨危不亂，除了瘋子，就是一個具有大勇之人。

老者瞧到此種情形，竟然神色一呆，他點出的指力，竟不由自主的收了回來。

只不過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叫他就這麼栽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裏，這口窩囊氣他實在嚥不下去。

他凝視着司馬蘭泉，雙目精光暴露，射出兩股凌人的殺機，使一座原本不太尋常的食堂，氣氛變得嚴肅無比。

然而，司馬蘭泉像一座雄山，無論何等厲烈的風浪，休想使他有絲毫動搖，他那平靜而帶着不屑的神色，還是半點都沒有改變。

他們雙方就這麼僵持着，直待喨嚓一聲輕响，才打破了這一僵局。

敢情老者另一隻手中原是握着一隻酒杯，這聲喨嚓輕响，是酒杯被捏碎所發出來的。

「小子，你贏了……」

老者一聲嘆息，收回目光，取過酒壺，一口氣將一壺酒灌了下去。

他似乎豪氣盡消，神情變得十分寞落，只不過刹那之間，好像忽然老了十年似的。

司馬蘭泉向老者投下一瞥，道：「老丈：還要不要酒？在下想陪你喝兩杯。」

老者呆了一呆，忽然哈哈地一陣大笑道：「好，好，小子，老夫今天要喝個痛快」

他伸手向司馬蘭泉的肩膊拍了一掌，然後店小二呼叫道：「伙記，添酒，加菜，把你們店裏最好的酒菜，給老夫統統拿來」

當老者向司馬蘭泉拍下一掌之際，他的穴道巳被解開，於是這一雙老少酒到杯乾，就這麼莫名其妙的豪飲着。

不過司馬蘭泉並未忘記狄萍，他的眉頭有時忍不住會輕輕一皺。

老者雖在狂飲之中，仍瞧出了司馬蘭泉的心意，當他們再度乾了一杯之後，老者微微一笑道：「是不是爲了姓狄的那個妞兒？你放心喝酒好了，這件事包在老夫身上。」

司馬蘭泉一怔道：「老丈瞧到狄萍被人擄刦了？她現在什麼地方？」

老者道：「不錯，老夫瞧到了，也只有老夫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司馬蘭泉道：「那就請老丈賜告吧，她是一個女孩子，在下不得不担心她的安危。」

老者說道：「這個麼，老夫得考慮考慮。」

司馬蘭泉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咱們武林人的本份，她是一個女孩子：老丈還有什麼考慮的？」

老者沉吟半晌，終於點點頭道：「好吧，老夫答允帮你救人，可是老夫有一個條件。」

司馬蘭泉道：「什麼條件？老丈請說吧。」

老者回答道：「很簡單，咱們交個朋友。」

司馬蘭泉一怔道：「就是這個？」

老者道：「就是這個。」

司馬蘭泉道：「好，我答允了。」

老者道：「先別忙，老夫還有一點聲明。」

司馬蘭泉道：「哦。」

老者道：「咱們忘年論交，我自然是你的老哥哥，按兄友弟恭的原則，今後你就得聽老哥哥的。」

司馬蘭泉道：「不。」

老者道：「你適才不是答允了麼？怎麼又想反悔？」

司馬蘭泉道：「不是在下反悔，是想改變一下論交的方式。」

老者道：「怎樣改法？」

司馬蘭泉道：「老丈是前輩高人，如是平輩論交，不只是在下不配，也會被江湖朋友所訕笑，其次無論論年齡，論武功，在下都應該聽老丈的，不過這也要有一個限度，合理自然會聽，不合理就不能聽從了。」

老者略作沉吟，道：「看來我老人家倒應該聽你的了？好吧，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司馬蘭泉立即改口道：「多謝前輩，請前輩將晚輩世妹狄萍的去處賜告，以備救她出險。」

老者搖搖頭道：「我可代你救她出險，你不必去，也不需要知道她在何處。」

司馬蘭泉一怔道：「這是爲什麼？前輩。」

老者道：「以後你會知道的，現在我不便告訴你。」

不待司馬蘭泉有什麼表示，老者巳站了起來，身形一晃，向門外一閃而沒。

司馬蘭泉一呆道：「好快的身法。」

「開了眼界，是麼？」

這一股聲音來得十分突然，司馬蘭泉循聲一瞥，見是隣桌上的一個青衫中年。

司馬蘭泉向他點點頭道：「不錯，在下的確是開了眼界。」

青衫中年道：「老弟是一個人麼？何不過來這兒坐坐。」

司馬蘭泉道：「謝謝，在下巳經酒足飯飽，不打擾了。」

青衫中年道：「老弟這麼說就太見外，四海之內皆兄弟，聊聊又有何妨？何況有他老人家出面，令友必可安全回來，不必担心了，老弟，來吧！」

此時青衫中年巳起身相邀，與他同桌的四人也面含微笑，投過來一片和善的眼色。

盛情難却，司馬蘭泉不便拒人於千里，再說他與那位老者訂了交，而且人家巳經去代他救援狄萍，但，他却連別人的姓名都沒有請問。

再說這位老者武功極高，江湖上却從未聽過有這麼一位武林高人，看起來這位

老者多少帶着一點神秘性。

神秘性的人物最易引起別人的好奇之心，司馬蘭泉自然也不例外。

由青衫中年的語氣猜想，他必然認識那位老者，就便探詢一下老者的底細也未嘗不可。

於是，他走過隣桌，雙拳一抱道：「在下司馬蘭泉，兄台是……」

青衫中年道：「在下莊重，他們是倪成，秦游楓，蘇祿，周昶昱，咱們都不是外人，老弟請坐。」

司馬蘭泉告罪入座之後，莊重招呼店小二添上杯筷，並替他斟了一杯酒，然後舉杯道：「我知道老弟巳經酒足飯飽，不過爲了咱們的相識，這一杯，咱們一定要乾。」

莊重待各人乾了之後，然後微微一笑：「老弟是馬帮司馬湘大俠的公子？」

司馬蘭泉道：「正是。」

莊重道：「咱們聽說令尊遭到不幸，曾爲西南武林失去一位高人而惋惜，老弟近年奔走江湖，想必巳經快意恩仇了。」

司馬蘭泉一吁道：「多謝各位關心，只是在下無能……」

周昶昱道：「不必着急，老弟，這只能說你那仇家惡貫未滿，遲早他會受到報應的。」

秦游楓道：「老周說的不錯，今後如果有用得到咱們之處，只要你老弟一紙相召，無論水裏火裏咱們決不推辭。」

司馬蘭泉雙拳一抱道：「各位的盛情，小弟感激不盡，今後如有需要，定當借重大力。」

莊重忽然面色一整道：「老弟：適才那位老人家，你可知道他是誰嗎？」

司馬蘭泉道：「小弟正要請教。」

莊重微微一笑道：「原來老弟不知道，勿怪適才你敢那麼衝撞他了。」

司馬蘭泉道：「聽莊兄的口吻，老丈定是身負絕學的武林異人了。」

莊重道：「差不多。」

司馬蘭泉道：「請恕小弟孤陋寡聞，他究竟是誰？」

莊重道：「這個麼？咱們兄弟倒要賣個關子，讓老弟以後驚喜一下。」

司馬蘭泉道：「莊兄……」

倪成道：「老弟，說實在的，不是咱們不說，是因爲未得他老人家同意，咱們不敢。」

司馬蘭泉道：「原來如此，那不要緊，待以後小弟請問老丈就是。」

莊重道：「這樣最好，老弟，咱們喝酒。」

司馬蘭泉這五位新朋友每一個都是目光如電，舉止沉穩，他們雖然未携兵刄，但必然都是內外兼修的武林高人。

這般人的年齡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就他的記憶，西南道上，似乎未聽過有這麼幾名武林高手。

他隨着馬帮走過不少地方，也會過不少武林高人，雖然不敢說見多識廣，至少西南道上的武林人物，他可以如數家珍一般的一一說出。

然而他却在瀾滄江上的神舟渡口，一日之間，連續遇到這麼多的陌生高人。

不過江湖上的怪事他見得不少，雖是有點意外，却並未怎樣放在心上。

一個時辰之後，老者尚未回來，他漸漸有點不安起來。

莊重微微一笑道：「放心吧，老弟，有他老人家出面，天大的事也可迎刄而解，依時間推算，我想應該回來了。」

莊重一語方落，一聲嬌滴滴的大哥也已傳入司馬蘭泉的耳鼓。

「啊，萍妹……」

他飛身而起，迎向一個飛撲而來的白色人影，雙方如磁引鐵，竟在食堂之中擁抱起來。

江湖兒女是豪放的，刦後重逢的喜悅，連禮教的約束也冲淡了。

良久，司馬蘭泉輕輕推開狄萍道：「萍妹！妳沒有什麼吧？」

狄萍年歲不大，却成熟美艷，又大胆潑辣，司馬蘭泉關心的詢問她，她却撇撇嘴道：「我會怎樣？瞧你婆婆媽媽的。」

司馬蘭泉訕訕的一笑道：「沒有就好，來，我替你引見幾位朋友。」

引見幾位朋友，第一個當然應該介紹援救狄萍的老者，但他並不知道老者的姓名，表情自然顯得十分尷尬。

隨在狄萍身後進來的老者却哈哈一笑道：「姑娘！老夫姓段，別人都叫我大爺，妳就叫段大爺吧。」

狄萍道：「是，段大爺。」

段大爺再對莊重道：「免得介紹麻煩，你們自己報名吧。」

莊重等恭諾一聲，立即報出自己的姓名。

狄萍雖是大胆潑辣，究竟見過不少世面，因而應對之間，頗爲得體。

段大爺似乎瞧不慣這些俗套，扭頭對店小二道：「伙記，快替這位司馬公子及狄姑娘選兩間上房，狄姑娘只怕還未吃飯，一併送幾樣菜餚到她房裏去。」

待店小二應聲去後，司馬蘭泉雙拳一抱道：「多謝段前輩。」

段大爺道：「不必，我想你們必然有事相商，老夫也該歇息了。」

司馬蘭泉道：「前輩請。」

接着莊重等五人也相繼告退，食堂之中就只剩下司馬蘭泉及狄萍兩人了。

櫻唇一噘，狄萍先投給司馬蘭泉一記白眼，道：「好哇，不等我回來就想一走了之，哼，沒有這麼便宜！」

司馬蘭泉急道：「小萍！妳在說些什麼？叫別人聽到了還以爲我欺負妳呢！」

狄萍道：「你本來就欺負我了，難道你不敢承認？」

司馬蘭泉道：「越說越不像話了，走吧，姑奶奶，咱們到房裏再聊。」

狄萍噗哧一笑，嬌軀一擰，逕向後院走去。

店小二急忙指點道：「是那間，菜飯巳經擺好了，客官請進。」

狄萍在門外向桌上瞧了一眼，道：「伙記！爲什麼沒有酒？」

店小二道：「這個……咳，客官要什麼酒？小的這就去拿。」

司馬蘭泉道：「不必了，伙記，咱們都不會喝。」

狄萍道：「誰說我不會？伙記，拿兩斤茅台，要上好的。」

店小二道：「客官請先用菜，小的即刻拿來。」

狄萍瞥了司馬蘭泉一眼，一揚頭，逕自走進房中。

司馬蘭泉只得跟進去在她的對面坐下，片刻之後，店小二拿了兩壺酒來。

待店小二退出房間，狄萍立即抓起酒壺，斟了兩杯酒道：「你喝不喝？」

司馬蘭泉捉住狄萍的玉手道：「小萍：受了委屈跟大哥說，要胡來大哥可要生氣了。」

狄萍奪回玉手，一仰脖子灌下一杯茅台，同時哼了一聲道：「你欺負我，我不依，我不依……」

司馬蘭泉道：「小萍！別孩子氣了，大哥怎會欺負妳呢？」

狄萍道：「好，我問你，你一出去就是幾年，丟下我不聞不問，人家天天盼着你回來眼都要望穿了，結果你却帶着姓卜的女人回來，你說，你是不是欺負我？你說呀。」

司馬蘭泉一呆道：「小萍！妳扯到那裏去了？妳關心我我很感激，但也不過是兄妹之情罷了，我帶女人回來，對妳又有什麼妨礙？」

狄萍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好哇，原來你以前的甜言蜜語全是假的，你欺騙了我的心，玩弄了我的感情，哼，狄萍可不是好欺負的，咱們走着瞧！」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足尖輕輕一點，便要奪門而出。

司馬蘭泉身形一幌，一把扣着狄萍的腕脈道：「不要這樣，小萍，坐下來咱們慢慢聊。」

狄萍沒有掙扎，只是呆呆的向他瞧着，當司馬蘭泉叫她坐下之時，她忽然一聲悲嚎，一頭扎向司馬蘭泉的懷裏。

對這麼一個刁蠻任性的世妹，司馬蘭泉簡直對她無可奈何，只得撫着她的肩頭，輕聲安慰道：「小萍！聽我說，咱們從小一塊長大，我一直把妳當做親妹妹一樣的看待……」

狄萍大聲尖叫道：「不，我不要做你的妹妹，我不要……」

司馬蘭泉一怔，道：「理智一點，小萍」

狄萍螓首一抬，以一雙模糊的淚眼瞪着司馬蘭泉道：「大哥！你說，我不配做你的妻子？甚至不計名位也不配？」

司馬蘭泉一嘆道：「不，小萍，這是我錯了。」

狄萍道：「你怎麼錯了？」

司馬蘭泉啞然一笑道：「我以爲妳只是一個小丫頭，只是像我的妹妹。」

狄萍噘着嘴道：「誰知我却成了野丫頭，根本不像你的妹妹。」

司馬蘭泉道：「妳的確是一個野丫頭，而且如花似玉，只不過那一朶花却是帶刺的玫瑰，使人又愛又怕。」

狄萍道：「你也怕我麼？」

司馬蘭泉道：「刺會傷人，我怎能不怕！」

狄萍忽然咭咭地一笑，又一頭扎進司馬蘭泉的懷中道：「不，大哥，我不要你怕」

司馬蘭泉一嘆道：「小萍！我已經有了兩位妻子，雖然還未成親，但是名位已定，咱們青梅竹馬，從小一塊長大，我不能委屈妳。」

狄萍道：「大哥！我說過，我不計名位。」

司馬蘭泉道：「好吧，待我跟二叔商議以後再作決定，現在妳不要再鬧了。」

狄萍道：「是，大哥，我餓了，咱們吃飯吧。」

這位大胆潑辣的姑娘，從小就天不怕地不怕，小性子一使出來，任何人也對她無可奈何。

不過一物降一物，只有她的司馬哥哥一聲大吼，她就服服貼貼的只有噘嘴流淚的份兒了。

現在司馬蘭泉答允了，野丫頭喜上眉梢，還能够不千依百順。

至於跟她爹商議，那只是一句話，只要她願意，她爹不答允也不行。

人逢喜事精神爽，野丫頭拿起酒壺就待斟酒。

司馬蘭泉搖搖頭道：「不要，小萍，那有女兒家喜愛杯中物的。」

狄萍放下酒壺，却噘着嘴道：「喝兩杯酒有什麼不可以，這個也要管人家。」

司馬蘭泉道：「怎麼，你不想聽大哥的話了。」

狄萍道：「誰說不聽了，我不喝就是了。」

司馬蘭泉道：「這才乖，小萍，妳幾時動身追我？怎麼跑到我前頭去了呢？」

狄萍道：「你走的當天中午我就回到家裏，當我問清了情形之後，連水也沒有喝一口立即就追，我是抄小路，打算在神舟渡攔住你，誰知竟碰到那個瘟神。」

司馬蘭泉道：「妳到底碰到誰了？」

狄萍道：「王子段啓聰，他武功極高，我打他不過。」

司馬蘭泉愕然問她道：「大理國的王子？」

狄萍道：「是嘛，他將我擄往瀾滄江畔的別府，如非段大爺及時趕到，我就見不到你了。」

司馬蘭泉怒道：「段啓聰身爲王子，竟如此輕薄無恥，我一定要給他一點教訓才行。」

狄萍道：「不要嘛，大哥，他又沒有佔到我的便宜，反而被我駡得他狗血淋頭，後來段大爺又給了他一頓教訓，再說民不與官鬥，咱們何必去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司馬蘭泉道：「段大爺跟王子段啓聰是什麼關係？」

狄萍道：「段啓聰叫段大爺伯伯，大概是大理王的兄長吧。」

司馬蘭泉道：「聽說大理王的兄長段思義，是一個深藏不露的奇人，只是個性偏激，使人不敢接近，大約就是這位段大爺吧。」

狄萍道：「八成就是他，不過他對咱們倒是不錯嘛。」

司馬蘭泉道：「現在的確不錯，不過一個性格偏激之人，一言不合，往往會反瞼成仇，所以咱們對他還是不要太親近的好。」

狄萍道：「大哥說的是。」

司馬蘭泉道：「好啦，咱們不要儘說他了，妳還是早點歇息，明天一早就回家去。」

狄萍道：「不，要回家咱們一道回去，否則我要跟着你。」

司馬蘭泉道：「我與點蒼派太和頂之約，暗藏無比的危機，如果形勢不利，我將無法照顧妳。」

狄萍柔聲道：「大哥！咱們風雨同舟，如是你有什麼不測，難道我還能够活得下去？」

司馬蘭泉知道，太和嶺之行是無法擺脫狄萍的了，再說一個大胆潑辣，從來不會甜言蜜語的野丫頭，這幾句話就代表了她的決心，除非司馬蘭泉不去，任何人，任何事，都將無法阻止她太和嶺之行。

於是，司馬蘭泉不得不點點頭道：「好吧，不過此事關係馬帮，也關係咱們的生死，妳可得聽話。」

狄萍道：「放心吧，大哥，我一切都聽你的。」

司馬蘭泉道：「好，妳歇着吧，咱們明早見。」

狄萍道：「大哥！還早呢，再陪我聊聊，好嗎？」

司馬蘭泉道：「咱們來日方長，明天路上再聊不是一樣？」

狄萍噘着嘴道：「你一走幾年，人家鼈都要鼈死了，好不容易見到你，多聊幾句你都不肯。」

司馬蘭泉笑笑道：「好，好，我陪你聊，妳說，咱們聊些什麼？」

狄萍道：「那還用說，自然是聊你的了」

司馬蘭泉道：「難道就不能聊妳？」

狄萍道：「我有甚麼好聊的，除每天嘴裏唸幾百遍大哥，早晚爬上山頂望你兩次，其他都跟平時一樣，你是知道的。」

這幾句話沒有半點造作，只是平平淡淡的隨口說出，但情愛之深，相思之苦，却已表露得淋漓盡致。

司馬蘭泉忍不住一把摟過狄萍的嬌小身子，嘆息一聲道：「小萍！原諒大哥，這些年來，大哥竟忽略了妳的感情……」

狄萍緊緊依在他的懷裏，眼角滴着淚水，櫻唇却牽起極端滿足的笑意。

「別這麼說，大哥，你縱然不要我，我也不會怪你的。」

「妳眞好，小萍。」

「不要跟我油嘴，說說你怎麼弄上姓卜的女人的。」

「別說得那麼難聽好不好，甚麼弄不弄的！」

「好，算我說錯了，你總讓我明白眞相吧？」

「其實我到現在還有點糊裏糊塗。」

「這話怎麼說？」

「玉簫莊爲墨珠擧行比武招親……」

「哼，你就去報名參加了！」

「小萍！妳寃枉我了，那時我正浪跡天涯，尋找殺父的仇人，那有心情去參加比武招親。」

「說得好，結果呢？」

「結果是情非得已……」

「哦，怎麼個情非得已？」

「事情是這樣的……」

接着他將在徽州的一切經過，毫無保留的向狄萍說出，最後長長一吁道：「有幾點到今天我還弄不明白，譬如……」

狄萍道：「快說嘛，譬如什麼呀？」

司馬蘭泉道：「譬如武陵世家艾東台的長子艾南雄的死，究竟是不是玉簫莊主所爲，如果是，玉簫莊主又是怎樣死的，還有……」

狄萍道：「還有那怪異的簫聲，以及玉簫莊主的屍體怎麼忽然不見，是麼？」

司馬蘭泉道：「是的，但最使我耿耿於懷的，還是玉簫莊主臨終時所說的那幾個字？」

狄萍道：「哦，是那幾個字？」

司馬蘭泉道：「蕭娘，那個眉間生有紅痣的女人。」

狄萍愕然道：「那不是跟司馬伯伯說的一樣麼？你爲什麼不追問蕭娘到底是什麼人？」

司馬蘭泉答道：「我何嘗沒有追問，唉……」

狄萍道：「大哥！依我猜想，蕭娘才是關鍵人物，一切江湖動亂，八成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咱們只要找到了她，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司馬蘭泉道：「是的，是莽莽江湖，芸芸衆生，天下如此之大，咱們到那兒去找眉間生有紅痣，名叫蕭娘的女人？」

狄萍道：「說的也是，大哥，我想起來了。」

司馬蘭泉道：「妳想起甚麼來了？」

狄萍道：「這個女人既然存心掀起江湖動亂，決不會就此埋名隱姓，消聲慝跡的。」

司馬蘭泉道：「對，咱們只要隨時留心，總有一天她會露出狐狸尾巴的。哦，小萍，夜深了，咱們明天還要起個早，現在該歇息了。」

狄萍噘着嘴道：「才說了幾句話又要走，好吧，咱們明早見。」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準備上道，當司馬蘭泉向店家結賬之時，店家却微微一笑道：「兩位的賬已經由莊大爺付過了，他叫小的告訴公子，他們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司馬蘭泉一怔道：「莊兄如此客氣，眞叫人過意不去。」

店家道：「朋友嘛，這也算不了甚麼，今後有機會公子還報他就是。」

司馬蘭泉道：「老闆說的是。」

此時店小二已將小烏錐小白龍牽來，他們向店家告別之後，立即策騎北上，直奔彌渡縣域。

在彌渡停歇一晚，次日傍晚時分，名滿南疆的大理王城已遙遙在望。

這座遠在邊陲的王城，左依點蒼，右臨洱海，雖不能說是龍蟠虎踞，却也頗得山環水抱之勝。

司馬蘭泉到過大理，此次可以說是舊地重遊，但他遠遠望着城門，神色上竟然一呆。

「怎麼啦？大哥，爲甚麼不走了？」

「城門戒備森嚴，行人都要檢查，這是前所未有之事，我想大理只怕是出了麻煩。」

「這關咱們甚麼事呢？走吧，我已餓

了。」

「好吧。」

城門之外，有十幾名弓上弦，刀出鞘的士兵在檢查行人，氣氛嚴肅得像如臨大敵一般。

司馬蘭泉與狄萍牽着馬走近城門，立即受到嚴厲的盤問。

問話的濃眉大眼，滿嘴絡腮鬍子，一雙鼠目碌碌的亂轉，不停的打量狄萍及她的坐騎。

其實這也沒有甚麼，上蒼賦予人類雙眼，原是叫他欣賞美醜，鑑別善惡的。

萍姑娘嬌艷如花，還帶着幾分令人激賞的野性，再加上那匹神駿的小白龍，任何人也會對她多看兩眼的。

只是絡腮鬍子是斜着眼瞧人，而且帶着一股邪惡的笑意。

萍姑娘眼裏不揉沙子，絡腮鬍子的輕薄神色，立即引起她的怒火，不過她多少有點顧忌，因而在強行抑壓着。

「姑娘：那兒來的？」

「家裏。」

「家裏？妳的家在那兒？」

「猛賴。」

「哦，好地方，聽說猛賴的水很甜，猛賴的姑娘比水更甜，今日……」

「叭叭……」

這是兩聲清脆的耳光，一左一右印在絡腮鬍子的面上。

「臭婊子，妳敢打人，來人呀！拿奸細。」

絡腮鬍子是這般守門士兵的頭兒，他挨了打，自然要拿人了。

不過適才兩記耳光，少說點已打掉他四五顆大牙，此時說起話來斷牙和血水噴了一地，語音自然也含混不清了。

語音不清不要緊，他的牙齒和他口中噴出的血水，已經替他做了挨打的證明。

於是，在一片怒吼聲中，十幾名士兵衝了上來，明幌幌鋼刀一起向狄萍招呼。

狄萍原本就是一個野丫頭，原來就帶着三分野性，刀，他見得多了，怒吼，她認為並不比野狗嚇人。

於是，一聲嬌叱，她揮劍迎了上去。

如果當眞讓她動了上手，她必然會像對付野狗一樣，讓那些士兵一條條的躺下去。

那麼這個禍就鬧得大了，拒絕檢查，殺害官兵，她豈不成了叛逆。

就在她揮手欲擊的刹那之間，她忽然感到腰部一緊，被人一把抱了起來，同時身體臨空一竄，向一旁避開一丈以外。

抱着她逃開的自然是司馬蘭泉了，除了他，誰會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麻煩。

「各位大哥，這是誤會，兄弟願意替舍妹道歉。」

「道歉，嘿嘿，那有這麼便宜，大爺掉了一顆牙齒就得折下你們一根骨頭，兄弟們，上。」

絡腮鬍子又說話了，這回總算讓人聽得懂。

只是守門的士兵雖是聽懂了他們頭兒的吩咐，可是他們的腳下好像生了根，無論怎樣也提不起來。

這是怪事，屬下不聽指揮怎能不怪！

本來絡腮鬍子還在指手劃腳的，他忽然覺得奇怪，不由扭頭一瞥。

這一瞥可糟了，他那較往常胖了幾分的面頰，立即變了顏色。

「小的參見將軍。」

敢情來了一位將軍，他只是一個士兵頭兒，怎麼能夠不心驚胆怯？

將軍哼了一聲，連正眼都沒有瞧他一下，逕自跨前幾步，對司馬蘭泉雙拳一抱道：「不要理這些蠢材，老弟咱們走。」

來人原來是秦游楓，是司馬蘭泉在神舟渡新交的朋友。

秦游楓會是將軍，這是司馬蘭泉沒有想到的。

更沒有想到秦游楓會在他窘境中出現，替他解除了一次危機。

「多謝你，秦兄。」

「一件小事嘛，老弟何必掛在心上，走吧，莊大哥還在城裏等咱們呢。」

「莊大哥知道小弟要來了？」

「我就是來迎接老弟的，只是遲了一步。」

「不敢當，咳，也虧了秦兄前來。」

「近日王城有事，所以特別戒嚴，老弟算是趕得巧。」

「出了什麼事？」

「途中不便說，待會莊大哥會告訴你的。」

途中行人不多，偶爾見到幾個，都是一副倉惶的神色。

最多的是士兵，他們滿街巡行，使大理王城呈現一幅山雨欲來的緊張形勢。

在一個庭院深深的後堂，司馬蘭泉見到了莊重。

「老弟，沒有碰到麻煩吧？」

「有，如非秦兄及時趕到，麻煩可就大了。」

「這也沒有甚麼，老弟放心，在大理，就是天塌下來，也有咱們替你頂着。」

「多謝莊大哥。」

「自己兄弟，老弟就不必客套了。」

他們把臂交談之間，堂上巳擺好了一桌豐盛的酒席，莊重邀請司馬蘭泉及狄萍入座，陪客的只有他跟秦游楓兩位。

酒過三巡，狄萍忍不住問道：「莊大哥，城裏到底出了什麼事？」

莊重先喝了一杯酒，才沉重的一嘆道：「姑娘可知道南天國仁惠皇帝！」

狄萍搖搖頭道：「不知道。」

司馬蘭泉道：「莊大哥說的可是儂智高。」

莊重道：「不錯，儂智高起兵廣源，襲安德，據廣南，攻邕州，建南天國，僭稱仁惠皇帝，但被狄青元帥夜渡崑崙關，邕州一戰，南天國全軍潰敗國土盡失。」

狄萍道：「這關咱們甚麼事？」

秦游楓道：「南天國的興亡，的確與咱們無關，不過，如果儂智高來了大理的話……」

司馬蘭泉愕然道：「這的確是一件大事，段三爺將如何處理？」

莊重一嘆道：「儂智高的丞相秉天下兵馬都招討胡三門，與咱們王子頗有私交，王子少不更事，因而引狼入室。」

司馬蘭泉道：「狼沒有長翅膀，只問段王爺有沒有這個決心。」

莊重道：「狼的確沒有翅膀，又不過狠爪有毒。」

司馬蘭泉說道：「何不斬掉牠的狠爪呢？」

莊重道：「這就要借重老弟你了。」

司馬蘭泉道：「莊大哥說笑話了，大王爺功力通玄，當今武林只怕找不出幾個勝得了他老人家的，再說莊兄秦兄都是一時之選，小弟這點莊稼把式怎能上得了枱盤？」

莊重哈哈一笑道：「簫王親傳弟子，豈可妄自菲薄，而且有很多事不是單憑武功能夠解決的。」

司馬蘭泉道：「莊大哥如此看來，小弟倒無話可說，不過小弟與人有約……」

莊重道：「我知道，大王爺還準備到太和頂替老弟做個見證呢。」

司馬蘭泉道：「不敢當，這點小事怎敢勞動大王爺。」

莊重面色一肅道：「老弟，這不是一件小事，而且牽連極廣，如非大王爺作證，老弟縱然下得了太和頂，馬帮的貨物只怕也很難拿得回來。」

司馬蘭泉道：「馬帮巳經發出武林帖，請求西南武林名宿到場作證，點蒼也是名門正派，難道他敢當衆耍賴不成！」

莊重道：「他自然不會當衆耍賴。」

司馬蘭泉道：「莊大哥說小弟不是徐曉天的對手？」

莊重道：「不，我是說根本沒有人到場作證，他們要耍賴又有何妨！」

司馬蘭泉一呆道：「會有這等事？實在不易使人相信。」

秦游楓道：「老弟如果知道胡三門的出身，你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司馬蘭泉道：「難道南天國的丞相，竟會出身點蒼……」

秦游楓道：「你說對了，胡三門正是點蒼派當代掌門屈中輔的師兄。」

司馬蘭泉長長一吁道：「南天國的丞相，點蒼掌門的師兄，有此等人物出面，勿怪馬帮請不到證人了。」

莊重道：「馬帮的遭遇，我等十分同情，不過，如果與大理國運相比，實在算不得甚麼。」

司馬蘭泉道：「此話怎講？」

莊重道：「王爺經不起胡三門的蠱惑，已經答允協助儂智高復國……」

司馬蘭泉愕然道：「協助儂智高復國，就是與中原朝庭為敵，大理彈丸之地，怎能如此不知……咳，小弟失言了，請兩位不要見怪。」

莊重道：「你沒有錯，大理與中原爭鋒，的確不知自量。」

秦游楓道：「老弟為馬帮，咱們為大理，立場雖有差異，目的却完全相同。」

莊重道：「所以希望老弟本同仇敵愾之義，與咱們携手合作。」

司馬蘭泉道：「小弟如何合作，請莊兄明示。」

莊重向狄萍瞥了一眼道：「大王爺巳定下錦囊妙計，待會咱們再作詳談，來，為咱們的合作小兄先敬兩位一杯。」

此後莊秦二人立即扭轉話題，雖是談笑風生，却絕口不提國家大事。

直待酒席終了，狄萍被莊夫人邀入內院之後，莊重才咳了一聲道：「老弟，有一個人想見見你。」

司馬蘭泉道：「誰？」

莊重道：「南天國的天香妃子。」

司馬蘭泉一怔道：「莊大哥：你是開玩笑吧？」

莊重面色一整道：「不，這是千眞萬確。」

司馬蘭泉問道：「他為甚麼要見小弟呢？」

莊重道：「大王爺曾受天香妃子的請託，代邀老弟一見，至於為了什麼，她却隻字不提。」

司馬蘭泉略作沉吟道：「小弟不想見她。」

莊重道：「因為她是南天王妃？」

司馬蘭泉道：「也因為小弟怕見陌生女人。」

秦游楓道：「老弟豪情如山，怎會怕見一個陌生女人？」

莊重道：「這是咱們成敗的關鍵，老弟縱然當眞害怕，也得勉為其難。」

司馬蘭泉道：「小弟不懂。」

莊重道：「待見到天香妃子，老弟自然就會懂了。」

司馬蘭泉道：「莊大哥不能說得明白一些？」

莊重道：「小弟所知有限，該說的都巳經告訴老弟了。」

語音一頓，回顧秦游楓道：「請秦兄安排一下，今日天色不錯，可能是一個好日子。」

秦游楓道：「是的小弟暫且告退。」

× × ×

今天的確是一個好日子，風和日麗，百花競艷。只是無論天色怎樣美好，都不能引起司馬蘭泉欣賞的興趣。

因為莊重要他去見一個陌生的女人。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為了馬帮，也為了大理，司馬蘭泉雖是不願會見一個陌生的女人，他還是跟着莊重走了。

這位陌生的女人為甚麼要見她？

難道這一見就會為大理，為馬帮解除窘境？

這些都是他想知道而無法知道的，他的心情自然要像入地獄一般的難受了。

最後莊重將他帶到一個神秘的庭院，交給兩個神秘的女人。

「老弟，請為大局着想，小兄就此作別。」

莊重走了，司馬蘭泉却感到一陣陣的寒意。

庭院森森，濃蔭瀉地，環境是這般陰森，自然會令人生出寒意了。

只不過那陰森森的濃蔭之中，却走出兩名熱淚似火的人物。

她們是兩名身材豐滿的女子，獵獵晚風將單薄的衣衫吹得貼在她們的身上，任何人瞧看一眼，就會感染她們那襲人的熱浪。

司馬蘭泉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自然也不會例外，不過他只是微微一呆，便巳恢復正常的神色。

這兩名少女一身翠綠，芳齡約在十七八歲之譜，她們迎着司馬蘭泉道：「公子可是司馬蘭泉？」

（未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朱揚·文
盧令·圖

風起雲湧（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片雲投刀留緘，警告多行不義的王莊，使莊裏上下等人均吃驚不已，李敬元與哈王爺均抽身不管，把責任交了給鐵飛龍却保留着主權實力，使鐵飛龍頓感孤立。哈瑞雲爲了一片雲及一陣風的事而請秦風相助，一開始秦風便揭穿那對賣唱父女的底，原來他們是南滿會社派來臥底的人。原來黑龍會居心叵測，要在那些門戶，帮會，堂口中製造內鬨，讓它們各自瓦解。而秦風則想利用王莊的聲威勢力去剪除黑龍帮。另一方面，他亦對哈瑞雲的一再表示不懂武功表示懷疑，更激起他的鬥志，非要逼出這個女郎的底子不可……

風雲同際會　風翻雲亦騰

秦風道：「至少我比別人多了解妳一點，我知道妳雖然動不動就拿鞭子不人，卻不是那種蠻橫不講理的人，妳的心很仁慈，是非分明，我已經說過，我不是一個隨便誇人的人，說一句好話，一定要有絕對的根據。」

哈瑞雲尖利的目光，一下子變得溫柔了，而且還很開心地笑了起來：「謝謝你，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的誇讚，只可惜你只能一個人說說，無論你告訴誰都無法相信，我哈瑞雲是個知書達禮的女兒家。」

秦風微微一笑道：「我告訴別人幹嗎？我只是告訴妳我對妳的看法，並不希望別人也跟我一樣看法，正如其他別的事一樣，我也不會去輕易附和別人的看法。」

哈瑞雲的臉色微微一動，似乎要說甚麼，可是她一開口後，詞句語氣又變得冷漠了：「秦風，你再說好話奉承我也不行，你還是得給我爬出去，那是你親口答應的。」

秦風笑道：「當然，我秦大少雖然是有名的敗家子，卻有個長處，從來也不賴皮，說了就算，可是妳還沒叫我心服。」

「我說得還不够明白，因爲我從小就愛揍人，揍成了習慣，三格格要是想揍誰，天王老子也躲不開去。」

秦風一笑：「這不是理由，雖然王莊有妳老子，也有九大天王，但是跟我沒關係，我挨了一鞭子，要聽些更使我相信的理由。」

哈瑞雲一笑道：「我既然生性愛揍人，自然不會以揍人就滿足的，拿着鞭子在手，一切都成了我揍的對象，小狗小貓，馬匹，駱駝，牛，凡是能動的東西，都是我揍的對象，有時我一個人在花園裏，拿鞭子揍花上的蝴蝶，樹上的小鳥，草間的蚱蜢。」

「那可眞不容易，畜生還好控制，那些蝴蝶，蚱蜢可不懂得妳三小姐是多尊貴，不會停在那兒等候着你的賞賜。」

哈瑞雲不理會他的嘲譏，只是微笑道：「起初牠們是沒那麼聽話的，還沒等我舉起手就飛了，可是我除了有好命之外，還有着一副蹶脾氣。」

「這兩者本就是分不開的，蹶脾氣的人如果沒有好命配着，根本就活不下去，早就給揍死了。」

哈瑞雲的性子出奇的好，聽任他冷嘲熱諷，依舊繼續着自己的敘述：「於是我先叫人將蝴蝶蚱蜢捉了一大堆，用絲綫兒扣在花草上，用鞭子去抽，一開始總得十幾鞭子才能抽到一次來，漸漸的抽空的次數少了，到了後來每一鞭都能準確地把目的物抽落下來。」

「難得，難得，那非得要相當的耐心不可，妳不膩味？」

「不膩，而且還越練越高興，直到我能够一鞭出去，把活的小虫小鳥都抽落下來，我才發覺再用來抽人更有意思，連幾位叔叔都躲不過我的鞭子了。」

「哦！他們眞的也肯讓妳拿鞭子打他們？」

「我那會那麼沒規矩，只是跟他們開開玩笑，有時是替他們揮掉衣服上的灰，有時是爲他們打掉停在身上的蒼蠅，羅菩提叔叔是個胖子大光頭，天熱的時候，蒼蠅老愛停在他的頭上，所以我跟他開玩笑的時候也最多，每次我悄悄的走到他身邊，突地一鞭揮出，總是嚇他一大跳，但是不管他怎麼躲，他腦袋上的蒼蠅總是準確地給我打下來，這個說明你能滿意嗎？」

「很滿意，只是不能接受，因爲妳練的就是武功。」

「這能叫武功，既沒人教我，又沒有招式。」

「高明的武功本就是無師自通，由自己摸索得來的，也沒有死板板招式的，所謂妙手天成……」

哈瑞雲一笑道：「我不跟你抬槓，只說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年青的神射手，射技很精，每次發箭，十有九能中鵠，因此每次他在表演射箭的時候，總是圍了一大羣人在旁觀讚美，他也很得意，可有一次他在試射之後，居然有個賣油的老頭兒瞧着不以爲意，他很生氣，要跟老頭兒比賽射技，那老頭兒就打了一杓子油，用個銅錢平放在油簍的口上，從高高的地方把油杓傾倒下來，油從銅錢的方孔中間滴進油簍裏，一杓油傾完，銅錢上沒沾到一點油，那老頭兒才對少年射手笑着說，我不會射技，只會打油，打了幾十年的油，練成了那一手，你會不會？這一手兒要你來練，也一樣要幾十年功夫，所以你的箭射得準，並沒有甚麼了不起，只不過是手熟而已……那老頭兒耍的那手是不是武功？」

秦風呆了片刻才輕嘆道：「這個問題只有土狗才能回答。」

「題，土狗在那裏？」

「在屋子裏就有一條。」說着他蹲下身去果然像狗一樣向門口爬去。

這一來倒是使得哈瑞雲很不好意思，連忙上前拉住他：「秦風，說說好玩罷了，你還當眞了。」

秦風却一直爬出了門口，哈瑞雲也追着到了門口，眼前忽然而失去了秦風的影子，她不禁微微一怔，接着背後傳來了一陣急風，像是有人偷襲過來，但是哈瑞雲沒有動，也沒有任何的反應，只是向前四下張望着：「秦風，秦風，你上那兒去了？秦風！」喊到第二遍時，秦風回答了：

「三小姐，在這兒呢！」

聲音在背後，她回頭一看，秦風的單手吊在屋樑上，身子拳成一團，像隻猴子似的掛在屋簷下面，哈瑞雲拍拍胸口：「秦風你是怎麼了，一出門就不見了影子，忽然一下子又到了我的背後，一下子又上了屋簷，你在攪甚麼鬼？」

秦風使了個老猿獻果的身法，先把兩條腿放下，然後輕輕地鬆手，輕輕地落在地上，輕輕地嘆了口氣：「我出了門就上了樑，等妳過去，我在妳後腦上踢出了一脚！」

「啊，這是幹甚麼？難道就因爲你輸了學狗爬，心裏不願意，也想報復我一下，踢我一個狗吃屎？」

哈瑞雲佻㒓地笑着，用手摸着鬢髮，模樣兒又媚又俏：「你一定覺得心裏不服氣，我就照樣子也爬一圈兒好了，眞沒想到你一個男人家，那麼小心眼兒！」

秦風一拱手道：「成！三小姐，我認輸了，妳的確高明，我那一脚已經貼近妳的後腦不到半寸了，任何人都會有反應的，可是妳居然一無所覺，我只好把脚擦着頭髮踢過去！」

「誰說我一無所覺，我感到後脖子一涼，有陣冷風刮過，還以爲是風呢，誰會想到你是在背後算計我，哦，我知道了，你還是不死心，想試試我會不會武功。」

「不錯，如果妳毫無所覺，就是妳眞不會武功，如果妳有所知覺而仍然能穩得住，就是妳的武功非常高明，到了不動聲色，止水不波的境界！」

「哦！還有這些講究，你看我是那一種呢？」

「你若眞是不解那一句，就證明妳是第二種，因爲我的脚勁初發之際，你曾略略一頓，分明是已有知覺，可是妳又補上了一句，說妳感到後脖子一涼。」

「本來就是嘛，我又不是死人，後脖子上掠過一陣冷風，我總該有知覺的，那證明我練過武功了。」

秦風點點頭：「是的，練過，只是膚淺得很，只練過幾天花拳繡腿，比個普通人略略強一點。」

「可不是，王莊上的人多少全會兩手，我在這兒長大的，瞧着也會兩下子，在你這種高手面前，那根本不能叫武功，我說沒練過，也不能算是瞎話吧？」

秦風一笑道：「三小姐，妳的目的無非是讓我承認妳沒練過武功，我在口頭上已經承認了。」

「口頭上承認，你心裏可不承認。」

「不錯，一個只練過幾手把式的人，我根本不必試驗，憑眼睛一瞧就知道了，可是妳煞費苦心，刻意安排，才讓我得到

那麼個印象。」

「三小姐，妳的確聰明，也比我高明，可是太聰明了，太高明了，最多也只能得到個口頭上的承認，妳也別再找理由辯了，這個問題就此打住，以後我絕不再提就是。」

「秦風，我實在不懂你在說些甚麼來了？」

「妳不懂沒關係，也不必懂，我也沒打算要誰懂，只要我心裏明白就行了，承教！承教！」

他拱拱手，再度向前走去，哈瑞雲却把他給攔住了：「秦風，你為甚麼非一口咬定我會武功不可？」

「三小姐，這可寃枉我了，我不是已經口頭上認輸，行動上也認栽，學過土狗爬了嗎？」

「可是你心裏頭却不那麼想，咱們一定得把話說清楚。」

「三小姐，如果我告訴你說心裏不那麼想了，妳信嗎？」

「不相信，你明明口是心非。」

「三小姐，妳眞能證明我口是而心非嗎？」

「那當然不能，可是我能感到你口中說的一回事，心裏想的却是另一回事。」

「三小姐，妳不認為自己太武斷一點嗎？」

「絕不是武斷，我相信我是絕對正確的，你能否認嗎？」

秦風終於很開心的笑了，露出一口很好看的白牙：「三小姐，妳如果一定要我回答，我可以舉出幾十條理由來否認，每一條都是振振有詞，妳都駁不倒的，可是我不去做這種笨事，因為我說那一種理由都無法叫妳信服的。」

「當然，因為我知道那一條理由都不是事實。」

秦風笑了：「三小姐，妳終於明白了，有些事情，妳明知道那是事實，可就是無法找出理由來證明它，有些事兒，妳明知對方提出來的理由很牽强，明明是强詞奪理，隱瞞眞相，却也無法駁倒那些理由，對不對？」

哈瑞雲被他用話塞住了口，發現自己正墮入一個圈套，一個自己先前設立了，使秦風墮下去的圈套，這個可惡的秦風，他居然把自己也拉得掉了下去！

她先是很生氣的，但是只氣了一會兒，漸漸的她的氣就被笑意代替了：「秦風，你眞厲害，非要我承認練過武不可。」

「沒有，妳不必承認，我也沒法子叫妳承認，只不過我心裏明白，妳三小姐手底下頗不含糊就是了。」

「明白了又怎麼樣，你打算跟我較量一下？」

「絕對沒有那個意思，我不是來找妳較量高低的，我只希望妳能回答我一個問題，要絕對誠實地回答。」

哈瑞雲想了一下才道：「好，我答應你，你問吧。」

「在王莊，有誰知道妳會武功，妳弄清楚了，我指的不是妳口中告訴我的那兩下子，而是我心中想的那一種。」

哈瑞雲神色凝重，想了半天才道：「沒有人知道。」

「連令尊大人也不知道？」

「是的，家父跟我很少接近，家母雖是家父原配，可是由於志趣不合，很早就搬出去，在一家佛堂裏茹素禮佛，除了我不時去探省外，家母不讓王莊任何一個人去打攪。」她頓了一頓才道：「既然你看出來了，我也不再隱諱，家母虔修的那間佛堂中有位老尼，是個無名遯世的高手，她指點過我一些武功身法，只准我暗中練，力誡炫露！」

秦風點點頭，然後才嘆了口氣道：「這次恐怕一陣風跟一片雲都要栽倒在王莊了，看不出外表一片祥和的王莊，却是藏龍臥虎，隱着不少絕世的高人。」

哈瑞雲微怔道：「秦風，你這話怎麼說，王莊的人你都見過了，那有甚麼高手，沈二叔他們已經死了，李大叔曾經栽在你手中，鐵飛龍，那是個笨蛋。」

秦風搖搖頭道：「我說的不是這些人，而是個看不見的人，三小姐，既然妳手底下確是有幾下子，妳也應該明白，如果只是靠着王莊上這幾個人，這兩手玩意兒，憑甚麼能夠維持王莊這個局面？」

哈瑞雲神色不禁一動，半晌才道：「秦風，我也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我希望聽見眞實的答案。」

秦風很莊重地道：「可以，只要妳是是萬分誠意地問，我一定誠實地回答，只有誠意才能換取到別人的誠意。」

「外面傳說的一陣風是不是你？」

秦風想了一下才道：「為甚麼妳只問我是不是一陣風，為甚麼妳不問我是不是一片雲呢？」

「我不問，因為我知道你絕不會是一片雲。」

「為甚麼，難道只因為傳說中的一片雲是個女子，傳說並不可靠，到現在為止，沒有人眞正見過一片雲。」

「不是那個原因，我知道一片雲是女的，但是並不止是一個人，那全是女子，沒有一個男人。」

「妳知道得這麼多，我也同樣回答妳一句，一陣風也不止是一個人，而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們集合在一起，做些仗義行俠的事，其中男女都有，但多半是男的出頭居多。」

「現在我們似乎都知道很多了。」

「是的，三小姐，因此妳的那個問題，我也不必回答了，也很難回答，外面傳說的一陣風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但我認識他們每一個人，正如你認識一片雲一樣。」

哈瑞雲笑笑道：「秦風，我沒有看錯你，像你這樣的男人，絕不可能是人家所說的花花公子。」

秦風笑道：「我也一樣，在奉天，我看見妳暗中解囊，救了一個落難賣身的女孩子掉入火坑，我就認為王莊的三格格絕不會是個吃人肉，喝人血的女妖魔。」

「有人那樣地看我嗎？」

「有，不多，在一般人眼中，妳只是個很活動的闊小姐，但有些江湖上的朋友

却打聽得更深入一點，他們知道王莊的內情，也知道王莊跟南鐵會社的勾結，更知道這些綫是妳出頭搭上的，曾經有人計劃要狙擊妳！」

「不是曾經，是已經，我挨過三次狙擊了，一次是我運氣好，那一槍打空了，兩次是淸水得到了消息，派人替我解了圍，這使我很擔心。」

「擔心甚麼，妳不是好好的絲毫沒傷嗎？」

「我担心的不是這個，即使我眞死了也是活該，王莊跟南鐵之間連結所做的那些事，該萬死而有餘，我担心的是淸水居然能預知有人對我狙擊，證明他對我們中國的江湖圈子很深入，能夠深知內情而意圖狙殺我的，一定是江湖中的俠義之士，他們居然沒能逃過淸水的監視……」

秦風笑了一笑道：「三小姐，妳太多慮了，那兩次是我給淸水透露的消息，而且狙擊妳的人。也不是什麼俠義之士，只是另一批江湖敗類想取代王莊跟南滿的合作……」

哈瑞雲哦了一聲道：「江湖上還有這些混帳的東西？」

「多得很，利之所趨，可以使人忘掉根本，忘去義理！」

「秦風，你對江湖圈子很熟悉？」

「一個花花公子，不在乎化錢，喜歡踢腿弄拳，交朋友就容易得多，生死知己以交情換到，酒肉朋友靠金錢買到，所以江湖圈子裏，我認識的朋友不少。」

「沒有人懷疑你與一陣風有關係？」

「沒有！因為一陣風幹下的第一票，就是我家的藥號，下手搶了我家兩支長白百年老山人參！」

「那怎麼可能呢，你不是跟他們都有交情嗎？」

「不錯！可是那兩支老山人參早已被我掉了包，用來救兩位血性朋友了，那兩支人參藏在我家多年，原是家父留作自用的，消息被人知道了，褚督軍派人來强行購買，說是要獻給袁大總統，作為恭賀他復辟登基的貢禮……」

「這批該殺的狗東西，簡直沒一個是好的！」

「懷仁堂雖是多年的老字號，在奉天也算有點小名氣，但只是個生意人，褚督軍是當地的督軍大帥，咱們可惹不起，只得恭如所命，把盒子交出，當面封好，讓督軍府派來的副官帶走。」

「慢來，人參既然被你掉了包，怎麼又交給了人呢，難道他們不會當場拆封驗看？」

「三小姐，妳對這玩意兒外行，百年老山野參不像別的藥材，可以擺出來亮相的，經過製理之後，立即用蠟殼裏封，以免走了靈氣，蠟殼是透明的，可以隱約看見裏面的東西，也可以隱隱聞到一股香氣，那已經够了，那兩個副官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拆開來檢驗一下，蠟殼的封印完整，由懷仁堂的老師父用火印燙封，我們自然保證品質！」

「人參交出去的時候，一切都是好好的嗎？」

「當然，否則他們也不會隨便收下來了。」

「既然是蠟封依舊，你又怎麼能掉包呢？」

「三小姐，妳對做手脚那一套太嫩了，我要掉包自己家裏的東西，還不容易嗎，人參是假的，香氣是我弄上去的，火印在我家裏，照着做一套就行了，只是裏面的東西見不得人，所以那兩位得了好處的朋友，不願見我受累，他們在東西出門之後，又動手脚弄走了，隨時抓了個一陣風的名號，而且為了洗脫我的嫌疑，接着在褚督軍的家裏也做了兩票，虛構了個一陣風此人，後來我覺得這個方法挺不錯，也就引用了下來！」

哈瑞雲笑了起來道：「敢情是這麼回事兒，那可好，據我所知，一片雲起名的動機，也是一陣風上引起的，一陣風能叫人捉摸不定，一片雲也能使人虛幻莫測！有意思，眞有意思，老褚丟了人參，倒沒懷疑是你做的手脚？」

「他沒懷疑，因為東西是在他副官手上丟的，却又硬栽在我們頭上，把買人參的錢要回去了不說，更着着實實的敲了一筆珍貴藥材去！」

「你甘心讓他們這麼敲搾勒索去？」

「不甘心怎麼辦？老百姓還敢跟官裏計較，好在損失是家父的錢，不是我的錢，我並不心痛。」

哈瑞雲道：「秦風！這話就不像是你的了，令尊就是這麼一個兒子，家產將來還不全是你的？」

秦風微微一笑道：「我可沒作這個打算！」

「話是這麼說，但是你有那些朋友，不難把損失弄回來。」

「我可以那麼做，但是我不能那麼做，否則人家很容易會聯想到我跟一陣風有關了，我忍住那口氣，丟了那筆錢，滿口罵一陣風，到處拜託朋友，找一陣風算帳，才落到身上清靜，而且家父也幫了不少忙……」

「尊大人知道你跟一陣風有淵源關係嗎？」

「家父恨透了一陣風，要是知道了，不跟我斷絕父子之情才怪，一陣風不但盜走了他的寶貝，還害他破財，那有兒子這樣整老子的！」

「破財還可說，盜走寶貝可說不上，東西是他交給老褚，已經不屬於他了！」

「懷仁堂經營藥材多年，經手的珍貴藥材不知多少，家裏有頭有臉的貴人也結交了不少，光是一個褚禿子，家父倒未必含糊，他肯把那對人參交出來，主要是為了那是獻給袁世凱的，東西由老褚送去，人情仍然是落在懷仁堂，誰都知道那對人參是懷仁堂的寶貝，褚光頭是白操心思，讓他呈上去只是順水人情，眞要到了京裏，自然會有人替家父說話，老袁要是登龍之後，少不了有份誥封的！」

「秦風，你對令尊大人似乎不大恭敬似的？」

「誰說的，他是個慈祥的老父親，在地方上修橋補路，樂善好施，也是個大好

人！」

哈瑞雲笑道：「那倒是不錯，要不怎麼就修到你這個聰明上進，又有出息的好兒子呢？」

秦風不理她的譏嘲，淡淡一笑道：「別人認爲我是個浪子，家父却不必爲然，他知道我不是外人所想的敗家子，家裏有錢，爲什麼不花，守財奴絕不會有多大出息的，花錢有魄力的人，才有一番作爲與事業。」

「令尊大人倒是別有一番心腸！」

秦風輕輕一嘆：「他老人家就是吃了放不開手的虧，雖然把懷仁堂給維持下來了，却到臨了仍是個藥舖東家，我舅舅從小跟他是朋友，花天酒地，無所不爲，把一份偌大的家財敗得精光，可是也結識了不少達官貴人，現在天津衞當上了德國人的洋行買辦，當年敗掉的家業，掙回了幾倍不說，而且還聲勢赫赫，多少大官兒見了他都得哈腰點頭，這使家父得了個教訓，所以聽說要把人參獻給老袁，他雖是視同性命，還是答應了，原是想爲我舖好路，混個出身的，所以一陣風刼走了這對人參，他是眞生氣。」

「令尊大人倒是想得很透！」

秦風笑笑道：「他是老一輩的，熱衷的依然是官位富貴，無可厚非，我做的事也許不合他的心意，却也問心無愧，我認爲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未嘗不是千秋事業！」

「可是一陣風這三個字可眞是無名英雄！」

「三小姐，這句話又不像妳說的了，我說的千秋事業，並不是要跟我秦風扯上關連的，我認爲千百年後，還有人能談到一陣風，談到一陣風做的那些事而津津樂道，那就是不朽了，何必一定要跟我連上呢？」

哈瑞雲的眼中現出了欽敬之色：「秦風，今天這一談使我對你更了解了，我很高興你是這樣的一個人，走！我扶你到房裏去，你的傷該上藥了。」

她的手托着秦風的胳膊，是那樣的輕柔，她的聲音如詩，她的眼波如醉。

秦風怔住了，他再也沒有想到不久以前，眼光銳利如刃，言詞鋒利如劍，態度狡黠如狐的女郎，居然會有如此溫柔，如此美的一面。

「走嘛！我給你裹傷去，雖然你家是開藥號的，但是治傷敷藥，我可不比你差，雖然我從來沒有給人治過傷，但是我相信我一定會做得很好。」

她的聲音，她的態度，使人有不忍拒絕的順從，秦風就這樣被她推着走了！

來到前面的客房裏，他們遇到了其他的住客，跟秦風都很熟，不住有人點頭問好，但是他們都爲秦風胸前插着的那枝短刀感到莫大的驚異。

假如這是眞的，扎在胸前這麼深，人怎麼受得了，而且又不見血漬流出來，再者，秦風好像沒有什麼痛苦之狀。

要說是假的，在胸前揷着這麼一枝玩意兒算是什麼呢？

秦風了解到對方的疑惑，附在對方的耳邊輕笑道：「沒見過呢，這是東洋人新發明的小玩意兒，沒刃的，揷在身上挺唬人！你瞧我身邊的這個妞兒，還以爲我眞的挨了一下子，對我多體貼，老兄如果有興趣，回頭給你也找一件！」

對方看了他身邊的哈瑞雲，忍不住笑道：「行！您眞行，秦爺，你身上不方便，快請屋裏歇着吧！」

秦風的聲音雖然低，但逃不過哈瑞雲的耳朵，進了秦風的屋子，她把房門掩上後，忍不住嗔怪地道：「秦風，你這是什麼意思？幹嗎要扯這些鬼話？」

秦風一笑道：「我要是不這麼說，少不得又會引得人問長問短的，胸前別着這麼一枝玩意兒，到底不是平常的事！」

「是啊，你爲什麼不先起下來！非得在人前亮相？」

「不能起，我們各有師承，練的功夫不同，我完全是仗着一口氣，逼住血脈，夾緊刃鋒，使肌肉跟刀子連成一體，如果一起下來，走了氣，洩了勁兒，我就撐不住了！」

「那也沒什麼，趕緊止血掩住不就行了！」

「如果是普通的刀劍，可以那麼做，但這是從東洋有名的殺手那兒發出來的，多半兒還淬着毒，見血封喉……」

「什麼會是淬了毒的，你怎麼不早說呢！」

「沒關係，早說晚說都是一回事兒，這口氣我能蹩兩個時辰，兩個時辰內不去動它，就跟沒受傷一樣！」

「秦風，我眞服了你，你這是什麼功夫？」

「保命的功夫，三小姐，我是秦家的獨子，家父就是我這一條根，我總得保重一點！」

說着拿出一個小包，打開後，裏面放着小剪刀，小七首，小劍子，都是銀製的，另外就是幾個小瓷瓶子。

哈瑞雲拿起小剪刀，先把周圍的衣服剪開，露出一個圓洞，刀鋒藍森森地釘在肌肉上，靠刃的地方，已經泛着灰黑色，哈瑞雲失聲驚呼道：「果眞是淬毒的！」

秦風笑了一笑：「我想到可能會淬毒，要是沒有那一手保命的功夫，我敢忙着挨那一下嗎，要是我不硬挨一下，我能那麼輕易地收拾下對方嗎？」

哈瑞雲皺皺眉頭：「秦風，你不覺得這太冒險嗎？」

秦風淡淡地道：「我知道這很冒險，但是即使有較爲安全的辦法，我還是要選擇這一種，因爲我希望冒險，否則我就不會挑上這份工作，安份守己，繼承父業，經營藥行，未嘗不是一件正當的行業，施醫施藥，未嘗不是行善濟世，所以有很多朋友很欽佩我，說我是行俠仗義，我聽着只有臉紅，雖然我的行爲近乎俠，無違乎義，但我捫心自問，我知道自己，不是爲了濟世而行義，而是爲了志趣之所在而行俠！」

「那也已經够讓人欽佩了，秦風！我實在很羨慕你！」

「羨慕我？三小姐，妳這是怎麼說呢

？妳不是跟我一樣的在做着那些事嗎？而且，妳比我更可敬，我爲的是自己的興趣，妳却絕不會是爲這個！」

哈瑞雲的神色一轉抑鬱，輕嘆了一聲：「秦風，如果不是我們先有了一番較爲深刻的談話，憑你這句話，我又要狠狠的抽你一鞭子了，你很運氣，有一個可以自傲的家世，你棄藥行少東而不爲，看意行俠，不過是改換了一種行善的手段，而我，却生在一個咀咒的家庭中！」

秦風沒有說話，只拍拍她的手背，那比任何言詞更富於同情，使得哈瑞雲流下了眼淚：「小的時候不知道，對一呼百諾，盛氣凌人的生活很得意，漸知人事後，我才知道王莊的罪惡，才知道在背後，不知有多少人在咀咒着王莊，我是抱着贖罪的心情，來從事那種工作的！」

「可是妳爲王莊的工作盡了不少的力呀！」

「是的！我在表面上看，是王莊的重要人物之一，我負責了王莊跟南漢會社的連繫，而且幹得很積極，可是我往深處一想，才覺得我如果不幹，黑龍會還是照樣要進行他們鯨食東北的野心，王莊爲利所趨，也照樣會跟日本人搭上綫，與其在明處反對他們，跟他們作對，倒不如我參加進去，深刻地了解內情，再由暗中破壞他們，更來得澈底，何況那樣子一來，我還有好的掩護……」

「所以妳就另外塑造了個一片雲的身份？」

「這是個偶然的靈機，多半還是你的一陣風引起的，我在做案子前後，留下了一幅畫，署名是雲黎……」

「對了，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露雨爲霑，澤被黎庶，我是想身化一片及時雨，潤澤那些受苦難的百姓，但是我不能明着做，雨生於雲，這才是我命名的本意。」

「高！高！寓意深遠，心懷仙佛！妳豈止是一片祥雲，簡直是個身入地獄的救世菩薩！」

「雲究竟是有形跡的，不若你的一陣風飄逸！」

秦風微微一笑道：「很早以前，我就忘記臉紅了，今天妳却使我有臉紅的感覺，雲來無跡，風去無踪，三小姐，如果我們兩個人攜手合作，風雲際會，風翻雲騰，必然能掀起一番風雲事業，造就一番英雄歲月！」

他忘情的握着哈瑞雲的手，却被她輕輕地推開了，秦風微微一怔：「三小姐，我的請求太冒昧了？」

哈瑞雲微微一笑道：「不，但是提出的時間不太合適，至少現在不是談我們合作的時刻！」

「那……該在什麼時候談好呢？」

「隨便什麼時候，只要不是現在，合作是兩個人互相帮助，照顧，而不是一方把事情責任，一古腦兒交給對方。」

「三小姐，我眞不懂你的意思，我沒有要把事情交給妳呀，莫非妳想從此以後收手了，完全由我來做？」

哈瑞雲斜睨他一眼道：「我說過那種話了嗎？」

「沒說過，我也知道妳不肯那樣做的，可是……」

「沒什麼可是不可是，現在你應該趕緊治傷，祛毒，保下你這條命，才能談到合作，要是你再拖下去，拖到毒性發作，一命嗚呼，豈不是要我也挑起你一陣風的担子，這個一片雲已經够我忙的了，我實在沒精神再爲你担負……」

秦風這才吁了口氣，又伸手抓住了她的手，緊緊地握着，這次哈瑞雲沒有推拒，讓他握着，她的目中洋溢着似火般的熱，似水樣地柔，秦風深情地用臉貼着她的手掌，以夢囈般的聲音道：「三……雲！我好高興，我以爲妳眞的要拒絕我呢，你可眞會整我，嚇了我一大跳！」

哈瑞雲微微一笑：「你不是喜歡冒險嗎？我要是答應得太容易了，豈不是不够刺激了嗎？」

秦風吁了口氣：「我喜歡冒險，可不喜歡玩兒命，因此像剛才那種玩笑，妳可千萬不能再開了，妳不知道我剛才多緊張，要是你搖頭說個不字兒，我就什麼都完了！」

「秦風！你又在跟我要貧嘴了，有那麼嚴重嗎？」

「是眞的，雲，我說的是眞話，妳把手抽回去的一刹那，我就好像站在個冰窖子前面，如果妳再說個不字，我就整個身子掉下去了，幸好妳……」

哈瑞雲忽地抽回了手，拿起剪刀，一下子扎在他被刀刺破的傷口上，秦風痛得差點沒跳起來，哈瑞雲却沉下聲音道：「！別動，這是懲誡你的言不由衷，心口不一！」

「天地良心，我什麼時候曾心口不一了？」

「你說我回答一個不字，你就掉下冰窖裏去了，可是你記不記得我開口回答的第一個字就是不！你不但沒有掉下冰窖，反而像進了熱蒸籠，熱出一身汗來了。」

秦風的臉上身上的確已汗珠直流，但是他却笑了，笑得開心：「那個不字是我再度提出，問妳是不是怪我的請求太冒昧後才回答的，那當然不是拒絕的意思！」

「哦！你眞的有把握認爲我是答應你了？」

秦風做出一副要哭的樣子：「雲，妳做做好事，別再折磨我了行不行，我的膽子很小，經不起驚嚇的。」

哈瑞雲噗嗤一聲笑了，拿起剪刀，抵在他的傷口上問道：「剛才我扎的那一下疼不疼？」

「疼！當然疼，血肉之軀挨一下，那有不疼的！」

哈瑞雲笑道：「好，幸虧你還曉得疼，那證明你沒扯謊，的確是把毒性逼住了，沒蔓延開去，如果你不感到疼，就是毒性已發作蔓延，無可救藥了！」

秦風忍不住嘆了口氣：「雲，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妳怎麼談到這個問題上去了，別管我的傷，我自己有分寸的！」

哈瑞雲笑着道：「我認爲這才是最重要的話題，如果你的傷好不了，或是你毒

發不起，我不是還要去跟你的那些朋友打交道，負起你一陣風的責任，這是一，再者我要你以後也保重一點，別再輕易涉險，要知道今後一片雲的工作，也有一半要你來擔負的。還有，我爹至今無後，我的兩個姊姊雖然嫁了人，但是都沒多大的出息，我不想要他們的子女過繼過來，爲哈家留一枝清清白白受人尊敬的根，這是我唯一能報答我爹的，所以你不許再輕易冒險了！」

這番話說得雖暢快，但是豁達的哈瑞雲也忍不住紅了臉，低下了頭，秦風却聽得驚喜若狂。

哈瑞雲不但答應了他今後的合作，而且還表示了以身相許的意思，怎不叫他高興得要跳起來呢！

雙臂猛地一張，抱住了哈瑞雲的纖腰，把她舉了起來，轉了兩個圈子，哈瑞雲掙了兩下：「放我下來，秦風，你要死了，讓人看了成什麼樣子？」

「那有什麼關係，我眞希望這樣子抱着妳出去，讓每個人都看見，讓每個人都知道！」

口中雖然說着，但是他倒是立刻就把哈瑞雲放了下來，那不是因爲他眞的怕人來，而是他的臂傷，那個黑龍會殺手重重的一擊，使他的小臂受的傷很不輕，因此他立刻就開口咀咒道：「那個該死的東西，下手這麼重，叫我白白地辜負了這大好良宵。」

哈瑞雲忍不住笑着輕嗔道：「秦風！你能不能正經些，告訴你，我長到這麼大，這還是第一次讓人接觸我的身體，我實在很不習慣，尤其是你這種風言風語。」

秦風笑道：「雲！這可很抱歉，人沒有十全十美的，我生來就是這副德性，要我正正經經可以，那是打心眼裏討厭一個人的時候，妳總不希望要我討厭妳吧？」

哈瑞雲無可奈何地看了他一眼，秦風笑笑道：「而且妳最好也得習慣一下，我的那些朋友個個都是貧嘴慣了的，要他們正經地說話，那比殺了他們還難受。」

哈瑞雲道：「他們總不會像你這樣子對我吧？」

「那當然不會，別看他們一個個滿口粗話，但內心裏都是眞正的君子，朋友妻子不可戲，這是最起碼的道義！」

哈瑞雲笑道：「那就行，粗人我也見過相處過，只要存一個敬字，未始不是個可敬的君子，但你的態度必須得收斂一點，尤其是見到我娘跟我師父的時候，她們的生活態度很謹嚴，最討厭油腔滑調。」

「那，我當然可以莊重一點，只是，雲，有件事我們先得聲明，將來我們成了親，妳可不能把兩位老人家接到一塊兒住，那會活活蹩死我！」

哈瑞雲笑着敲了他一下：「瞧你說到那兒去了，你放心，但我都不會到你家去，師父是終身不會離開她的庵堂，我娘也決心在佛前過這一輩子了，我當然要侍候她們。」

「那我就會吵得她們日夜不寧。我是一陣風，風那有停下來的時候，直到她們把妳趕出來爲止。」

兩個年輕人，兩顆年輕的心，使得這間小小的斗室中洋溢着幸福，也洋溢着歡樂。

哈瑞雲很小心地爲他剪去了傷口周圍黑色帶毒的腐肉，雖然傷口不大，但也剪下了一大塊，哈瑞雲瞧着心痛的道：「瞧，你就是這麼不愛惜自己，要是早一點，或是剛開始中刀時，就立刻救治就不會受這麼重的傷了！」

秦風指點她在傷口上敷上那一種藥，然後才笑道：「也沒多重，不過三五天，傷口就合攏了，我家的藥靈得很。」

哈瑞雲很不高興地道：「聽說京裏王麻子刀剪舖的菜刀鋒利得很，一刀能把腦袋砍下來，不管生手熟手，準保刀口不崩不缺，他家也沒有眞找個人來砍腦袋來證明呀！」

秦風微微一笑道：「這可不同，我這麼做不是顯示我家的傷藥靈驗，而是要掩飾兩件事，第一件是我速戰速決，寧可拚了皮肉之苦，而不願讓人看出我的武功深淺，第二是我中了飛刀之後，不立卽起下刀子，是不願讓人知道飛刀上有毒。」

「這是幹什麼？發刀的婆娘證明是黑龍會的東洋殺手，讓人知道她發出淬毒兵器，更證實她死有餘辜，幹嗎要替她掩飾呢？」

「那當然無須掩飾，可是我中了淬毒飛刀後，居然能封住毒素不侵，這讓人要對付我時，一定會採用我無法抗禦的方法了。」

「哦，還有誰會要對付你？」

「雲，如果我只是懷仁堂的少東家，自然沒這些擔心，可是我還兼着兩份差事，那就很危險了！」

「秦風！你這說話的毛病倒是眞的要改一改，拐彎抹角的急死人，你不能一下子把重要的話說完了？」

「那就不像秦家大少爺了，秦少爺的作風就是遇事不急，從沒正正經經辦過一件事，規規矩矩說過一句話，那樣子才不會有人把我跟嫉惡如仇的一陣風聯想到一塊兒去。而且這還有一個好處，我凡事不急，往往可以從談話中了解到別人的意向，那對我的行事很有幫助。」

「好！好！算你有理，現在你可以說說兼那兩份差事了？」

「一份是帮黑龍會跟王莊對付一陣風與一片雲，一份是爲一陣風與一片雲摧毀王莊，對抗黑龍會！」

「這……一陣風跟一片雲總不會找你麻煩吧？」

秦風莊重地道：「必須要有麻煩，而且還要不輕不重地栽我幾個觔斗，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工作順利達成。」

哈瑞雲深思地望着他點點頭道：「秦風！還是你想得周到，我的確是比你差，以後我們怎樣進行呢？」

「原來妳是怎麼打算的，還是照樣進行。」

「我也不知道，原來我以爲一切都是沈二叔在背後主持着，所以我的活動完全是針對着沈二叔，可是今夜的事得手太順利，我才意會到眞如你所說，王莊還有個

厲害的人物在背後控制着，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最重要的是把那個人找出來除掉！」

「假如那個人是令尊呢？」

哈瑞雲一怔：「怎麼會是我爹呢，他根本就不會武功！」

秦風嘆口氣：「雲！不要太武斷，沒人知道妳是一片雲，也沒人知道妳會武功，可是妳偏有着一身絕技。」

「但是我爹的可能性太少了，他這些年來，一直受着窩囊氣，有時連我看着都難受……」

秦風道：「有件事妳必須注意，那就是大智若愚，往往看來不起眼的人，才是最危險的人，令尊大人也許在外表看來沒有什麼過人之處，可是這些年來，他仍是王莊不折不扣的王爺，他徵逐酒色，萎頓烟榻，好像是一無作爲，可是這次他安排除去了沈二爺是何等的周密，妳不妨再看看大力神李天王對令尊的態度！」

「李大叔怎麼樣，這次對付沈二叔是李大叔主動的。」

「看起來是如此，可是去了沈天王，當權的該是李天王了，他却並無欣喜興奮之色，對令尊的態度更是一半兒畏敬，一半兒無奈。」

「我倒看不出來，他對爹也沒有特別尊敬呀！」

「妳沒注意到小節，他今天一共對令尊磕了兩次頭。」

「第一次是存心擠沈二叔的，那是在做戲！」

秦風笑道：「那麼第二次呢，沈天王已經除去了，令尊居然要鐵飛龍隆重舉喪，李敬元帶着弟兄還得跪下來謝恩，那一跪十分勉強，要不是有種力量在壓着他，李敬元不會來上這一手的，令尊雖然說以後的事要李敬元多點費心，但是李天王並不太熱衷，倒是鐵飛龍顯得很興頭……」

「這……我還是不太相信！」

「信不信由你，而且我也沒有一定能證明令尊大人怎麼樣，只是有一點要妳注意，假如令尊大人手上什麼也沒有，他又憑什麼穩居王莊頭一把交椅？」

「王莊本來就是我爹的嘛！」

「雲！咱們不是抬槓，也不是小孩子在吹自己家業有多大，妳該平心靜氣的談問題，王莊的主權誰屬，妳心裏清楚，連令尊在內，王莊上沒有一個人是眞正的物主，這一片產業可以說是無主之物，誰有本事誰就能掌握。」

哈瑞雲怔住了，這個問題是她從來都沒想到過的，甚至於是一直忽略的，但是秦風提出來後，她居然無以爲言！怔了半天，才輕輕地道：「我娘跟我師父都認爲王莊在暗中有個人操縱控制着，但是她們沒有考慮到爹。」

「她們對妳爹有多少了解呢？」

哈瑞雲苦笑道：「恐怕很少，我師父從來也沒見過爹，娘在生下我不到三歲時，就負氣而去，二十年來，也沒再見過我爹的面！」

「那她們就不夠資格評斷這件事，有許多高人深諳藏晦之道，我認識一個人，身懷絕技，在家鄉是個樂善好施的大善人，他的老婆嫁了他四十年，連孫子都有了，始終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個高來高去的大飛賊！」

「這簡直是神乎其說，難道那個人他不做案子？」

「做！他每個月至少要做件案子，維持他的開銷，可是他都在暗中做的，有時他出門三五天去看朋友，還帶着兒子一起去，的確是看朋友，有時到廟裏找老和尚下棋，甚至於還到縣城找縣太爺談文做詩，順帶地做一筆！」

哈瑞雲聽得奇怪地問道：「他做了案子難道不銷贓嗎？他不事生產，家中開銷怎麼來呢？」

秦風笑道：「妙極了，他家有所地窖，說藏着祖上遺下來的金銀，家中還有一些產業田地，維持生計足足有餘，遇到了有重大的開銷，就打開地窖搬出一些金銀來。」

「難道沒人動過他的腦筋？偸發他的地窖？」

「沒有，誰會懷疑一位老封翁呢，有年縣裏鬧瘟疫，他又開了地窖，搬出了五千元銀元，向我家藥號裏買了大批的藥材去施藥，才被我看出毛病！」

「什麼毛病了，莫非那些銀洋是假的不成？」

「一點不假，都是白花花的大龍洋，只是其中的一包，包紙上居然簽了我的大名，是我輸給一家賭館的。」

哈瑞雲顯然感到興趣了，秦風笑道：「那是一封五十元，爲了怕麻煩，就不打開來數了，我在包紙上簽了個風字，如果以後怕有缺點或是雜有贋洋，只要有第二個人過目爲證，憑着包紙上的簽字，都可以找我換取補償，這在賭場裏大注輸贏時都是如此的，我那一封的風字簽得很小，而且簽完後不小心被手摸過，變成個黑團了，除了我自己，誰也不會認出來，就是這點疏忽，拆穿了他的把戲，因爲無論如何，我經手過的錢財總不會成了他祖上的窖藏！」

「那……你又如何對付這件事呢？」

「我沒動聲色，悄悄摸進了他家的地窖子裏看了一遍，沒發現有多少藏金，却找到了一條秘道，直通到他家的祖塋的一座墳墓中，於是我才知道這位老太爺的財源了！」

「那你如何去對他敲明這件事呢？」

「我爲什麼要敲明，他家裏的日月所需，的確是祖產收入，只有他行善做好事的錢是他以空空妙手弄來的，而且他下手的對象都是爲富不仁之輩，因此我只在地窖裏留下一封拜帖，寫看後進晚一陣風拜，敬慕高義，然後把帖子塞在一個酒瓶子裏。」

「那又是什麼意思？」

「那是守口如瓶的意思，叫他放心，仍然一本初衷，去暗中行義舉好了，這麼一位可敬的前輩，我尊敬都來不及，又怎麼會去破壞他的義名呢！」

「眞想不到，世上還有很多人在默默地行俠！」

是的，我們弄出了一陣風跟一片雲兩個名號，雖然做得隱秘，却不如那位前輩不着痕跡，更爲高明。」

「那麼你認爲我爹有問題了？以後我們要注意點！」

「大盜不操茅舡，高明的人最懂得藏晦，不過我只是有所疑而已，在未能確定前，最好別露任何行跡……」

哈瑞雲嘆了口氣道：「我可眞不願意那個人會是我爹，對我而言，他的確是個好父親。」

「我也不希望是，但是卽使他是深藏不露，我也不會傷害他，我要打擊的是王莊跟黑龍會，並不是令尊，再說王莊雖然跟黑龍會勾結做着害人的事，但在表面上却還維持着一個正經的幌子，而且王莊凡事還能自己作主，沒有全聽黑龍會的擺佈，對世道多少還有點好處……」

哈瑞雲痛苦地道：「謝謝你，秦風，我……」

秦風握住了她的手，誠懇地道：「雲，有什麼話妳儘管說好了，我們之間還有什麼好顧忌的？」

哈瑞雲又沉吟片刻才道：「秦風，你好不好叫家裏的人來求見爹，把我們的事兒提上一提，最好能敲定了……」

秦風大感意外，他再也沒想到是這個問題，一時眞把他給難住了，哈瑞雲見他沒有回答，通紅的臉上泛出了一絲煞白，粗聲道：「怎麼，你不願意，是因爲我是盜匪之家出身的女兒，高攀不上你家？」

秦風這下子可瀟洒不起來了，他知道自己要是再用吊兒郎當的態度，很可能哈瑞雲一腳跨出門，那麼這一片雲將永遠是飄浮在空中的一片雲，永遠也不會回到他身邊了，他更知道這些話出自一個女兒家之口，是何等的不容易，而得不到立卽的答覆，將是如何的難堪。

因此他連忙握住了哈瑞雲的雙手，懇切的，誠摯地道：「雲，妳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論家世是我高攀才是，王莊私底下做些什麼，知道的人並不多，表面上，却是正正經經的一爿大家業。」

秦風看看哈瑞雲的臉色繼續說：「紫禁城裏的皇帝下了龍座，多少名符其實的王爺都成了布衣老百姓了，妳爹的這個王爺還是叫得震天價響，要是我爹知道能攀上這頭親，準保樂得嘴都闔不攏來，他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能混到半點功名，現在能娶個格格媳婦兒，他還有不高興嗎？」

總算他能言善道，把哈瑞雲的臉色說得轉了過來：「那你吞吞吐吐的幹嗎？有什麼爲難的？」

「沒，沒有，我是樂昏了，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

哈瑞雲笑了，斜乜了他一眼：「貧嘴，本來這種事兒該你先提的，我老着臉皮提了，你得了便宜還賣乖。」

「天地良心，雲！我也得有時間提呀，從前咱們在奉天雖然見過，可都是各懷戒心，我做夢也不敢存那個心！」

「你又說混話了，以前你對我是怎麼個看法……」

「不！雲，我對王莊的看法，跟對妳的看法並沒聯在一塊兒去，我說過，我早就注意妳了，知道妳是個心存俠義，是非分明的好女孩兒，那絕不是奉承，我不敢存那個心，是因爲我自己，我是一陣風，也知道我這份行當擔着多大的風險，對一個正正經經的好女兒家，我不敢連累她，因爲知道妳是一片雲，我才敢向你表示我的愛慕……」

話很中聽，也很誠懇，哈瑞雲嘆一聲：「秦風，我知道我們今天才互相了解，立卽提到那件事是太匆促了一點，但是因爲你是一陣風，我才急於要提出來。」

「這跟我是一陣風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因爲你是一陣風，又是懷着目的來到王莊，只要你的行動有一絲令人起疑，你就會遭遇到絕大的危險，假如我們的事兒說定了，縱使你有點什麼不對勁兒，我爹會維護你一點兒。」

「只爲了這個原因？」

「是的，正如你想的，如果我爹是深藏不露的高手，他必有能力維護你，假如他不是，他也一定跟那個人有着密切的關係，可以爲你掩飾一下，或是暗中通個消息……」

「假如你爹是王莊的主宰，我這是在搗他的蛋，他還會維護我嗎？」

哈瑞雲極有信心地笑道：「我想會的，因爲他說過，不管發生了天大的災禍，他拚了老命，也不願意我受到半點傷害，這話不是說着來哄我開心的，我相信他是眞心眞意，而且再說我們之間的親子之情很深，他可以說是一個很難得的好父親，因此，只要我們的名份確定了，我爹對你多少也會顧念到一點情份。」

「那爲什麼你不乾脆自己去挑明了，他對於自己的女兒，一定會更盡心的！」

「是的！但是我不能這樣做，我不願意太傷他的心，秦風，查到你身上，我可以爲你去要求他，但是扯到我身上就不同了。」

哈瑞雲嘆了口氣又說：「女生外向，做父母的還可以忍受，如果他發覺他最疼愛的女兒，從一開始就在跟他搗蛋時，他心中的失望與難過有多深？秦風，我相信你能明白的。」

秦風默然了片刻才道：「我當然明白，小時候我養過兩隻貓，十分心疼，兩隻都是雌貓，一隻貓在十個月時，受了隣家公貓的誘惑跑了，我很難過，對沒跑的一隻更爲疼愛，一天，我爲牠抓癢的時候，不小心壓了牠的尾巴一下，牠反過身來就給我一爪子，抓在我臉上，直到現在，我的眼角還有着兩條淡淡的疤痕！」

他指指自己的眼角，嘆了口氣，繼續地道：「自從那次之後，牠的脾氣變得十分暴烈，動不動就抓人，使我不敢親近牠了，倒是另外跑掉的那隻，倒還經常回來看看我，使我忘記了牠逃走的不忠……」

「那隻抓人的貓，爲什麼會突然變得乖戾了呢？」

秦風苦笑了一聲：「不是突然變的，牠是天性使然，只是在以前，我因爲牠的姊妹逃失，對牠的壞脾氣未加注意而已，其實在抓傷我的臉之前，牠已經抓過我很

多次了，只是沒有傷得我那麼重，沒有傷到我的心而已！」

「牠一直就喜歡抓人的嗎？」

「也不盡然，貓的本性如此，小的時候，牠們要人照料，所以才肯柔順地容人愛撫，等到牠長大了，有了自己的性格，發揮自己的本性，就不習慣人的愛撫了，家裏的傭人對那隻貓很惱火，罵牠不知感恩，我起初也是那樣想，到後來我明白了，貓跟人是兩樣東西，始終無法建起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的，希望一隻貓感恩，必然會失望的，錯不在貓而在人！」

「秦風，你是不是在暗示我像那隻貓一樣不知感恩？」

秦風搖搖頭：「不，我只是告訴你，假如妳跟爹之間的看法不能相同一致，就不能夠像一般人的父女那樣去寄望父女之情，要做個孝女，妳就得放棄自己的立場，否則的話，不管妳如何委屈求全，都要傷他的心的！」

哈瑞雲不禁默然，秦風也沒有說話，兩人都因爲面臨到嚴肅的話題，所以不想自己的意見去影響對方，那是必須要自己取決的。

很久以後，秦風首先打破了空寂：「我自己沒法子分身，如果你認爲不算很失禮的話，我可以自己去向令尊大人求姻，那比我家裏請人來還顯得誠意些，事實上我家裏也請不動什麼有頭有臉的人來。」

哈瑞雲輕嘆了一口氣道：「算了，也不必急在一時，讓我爹自己去發現吧，他也不是個瞎子，應該看得出，我從來也沒有跟別的男人那麼親近過，而且今天在席間，他自己也很喜歡你，因此，他多少該有個數兒。」

秦風惑然地道：「雲！妳怎麼又變了呢？」

哈瑞雲佻㒓地一笑：「雲本來就是多變多幻的，你忘記我是一片雲了嗎？雲本身已是瞬息多變的，被一陣風吹過，變得就更快，變化也更大了。」

她看見秦風有點迷惘，遂又笑着在他肩上輕按了一按，把他按得坐下去：「不過變來變去，雲還是雲，祇要你這强風不太狂，不把它吹得無影無踪，霧消雲散，我始終還是那片飄浮的白雲！」

秦風嘆了口氣，對這個美麗而又俏皮的女郎，他感到很難以理解。

哈瑞雲把桌上秦風的金壳懷錶打開一瞧：「啊，已經快十一點鐘了，我該走了，這麼夜深，我還賴在這兒不走，就會惹人討厭的了！」

秦風忙道：「雲！這是什麼話？」

哈瑞雲微微一笑道：「總不是唐伯虎的古畫，秦風，你別以爲我不知道，滿春園裏的含芳每天晚上都要上你屋子裏來轉一下，躭上個把鐘頭的，她一來，你們就關上門……」

秦風更急了道：「雲！妳知道她來是因爲……」

哈瑞雲用手掩住了他的嘴，笑笑道：「我不問她是來幹什麼的，你也不必告訴我，不過往後，你若是要在這兒躭下去，最好是用個別的方法跟她親熱，讓人告到我耳朵裏來，我是管，還是不管好？」

秦風笑笑道：「我無非是要她刺探一些王莊的內情，現在有妳這個好內應，我當然用不着這條綫了！」

「不！你還是由她那兒刺探的好，對王莊的事兒，我還眞不如她清楚，而且我也從不過問。」

「那怎麼可能呢？」

「是眞的，你別看我好像是王莊的管事亘頭之一，處處都能作一半兒的主，其實我只管跟日本人搭綫打交道，對內部的事兒，我從不過問，以前都是沈二叔在經手，現在恐怕只有鐵飛龍清楚了，你還是由側面去刺探的好！」

「爲什麼妳不加過問呢？妳應該問問清楚的。」

「我爲了怕惹麻煩，招嫌疑上身，因爲我打算把他們的底子給揭開來，裝着不問最好……」

她的聲音突地一緊，很快地扭開門，從門外掀進一個滿頭珠翠的少女，嚇得直抖縮，連嘴唇都發紫了，顫着聲音道：「格格……是秦風少爺下了條子叫我來的，我叫含……」

哈瑞雲冷笑道：「我知道，妳叫含芳，是滿春園裏的姑娘，是秦少爺的老相好，你們在奉天就有一手兒了。」

「格格！你這話奴家可不敢當了，奴家這個鶯生，只認識大洋錢才是相好，那位客人下條子，我們不敢不來！」

「喔！那麼今天也是秦少爺叫你來的了，含芳，妳少跟我作怪，秦風從吃晚飯開始，我就沒離開一步，他什麼時候下的條子，再說，妳出堂差，一定有條子作爲憑據才准出門口的，妳把條子拿出來我看看？」

她做出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含芳連連用眼望向秦風乞援，但秦風居然懷抱着膀子，傻傻地笑着，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使得她直了眼，不知道該如何應付了。

因此含芳只能做出一副受委屈的樣子道：「三格格！條子自然留在館裏了，在王莊就是這麼幾家，不會有錯，也許根本就沒有，店裏的伙計去喊一聲，我們就來了。」

哈瑞雲微微一笑道：「好！我這就到外頭問伙計去，接着我還會到滿春園去查查底賬，果然是秦爺叫的條子，那沒話說，要是沒這回事，妳可得給我小心點。」

含芳急急道：「格格！秦少爺就在這兒，你當面問他一聲不就結了，我那兒敢說謊騙人呢？」

哈瑞雲冷笑道：「這位秦大相公呀，最是多情憐香惜玉的，問他有什麼用，那怕是妳殺了人，他也會替妳擔下來的，所以我還是自己查去！」

她揮揮手，出門而去，含芳嚇白了臉，眼看她走遠了，連忙湊到秦風的耳邊說：「秦爺！你得趕緊想個辦法，我是悄悄溜出來的，要是被她查了出來……」

秦風一笑道：「那也沒什麼了不得，她知道我們在奉天就是老相好，妳來看看我，又有什麼關係。」

——下期續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心尤物（五）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從八嬸處知道，要找張春霞的下落，就得先去找馬光，司馬洛經過一番挫折找到馬光時，馬光已經受傷在醫院，馬遭人暗算，好在只傷及肩部，司馬洛設法走入醫院找到他，並逼他供出張春霞的正眞下落，原來，此時張春霞也早已離開了馬光……

神秘小密室　照片突失踪

「這是一宗生意。」馬光有點難爲情地：「生意就是生意！」

「總之，她賣出了初夜權。」司馬洛說：「而收錢的就是你！」

馬光點頭。司馬洛在心裏苦笑。起碼，張根的女兒在幾年前已經不是處女了，而且，她還不是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失去。

「然後呢？」司馬洛問。

「她叫我給她一份工作！」馬光說。

「一份工作！」司馬洛詫異地說：「阿霞要替你工作？」

「是的！」馬光說：「於是我給了她一份工作。正如我剛才所說，她美麗，口才又好，她說服了我！」

「阿霞替你做甚麼工作呢？」司馬洛問。

「我的工作雖然是硬性的工作。」馬光說：「但其實有好些地方也用得着一個女人的。譬如，找尋失去了的女人時，用一個女人就會成績好得多。信不信由你。女人是特別懂得女人心理的！」

「我相信你！」司馬洛點點頭：「這件事，八嬸是不知道的嗎？」

馬光又露出了尷尬的表情：「我——沒有告訴她。我相信她知道了也不會太高興的。而且，這件事已交給了我全權辦理，我也不需要告訴她！」

「你有碰過她嗎？」司馬洛問。

馬光露出難爲的表情：「這有甚麼關係呢？」

「告訴我！」司馬洛說。

司馬洛的刀子使馬光知道，目前不論司馬洛問甚麼，他都要說出來的了。他嘆了一口氣：「也許你不相信吧！我沒有碰過她，不是不想，祇是——她是個很夠手段的女人，她用軟手段推搪，拖我，我猜她實在並不在乎和誰睡覺的，她祇是像釣魚一般釣着我！」

「但是，如果你告訴別人的話，你會說你已經嚐過了她的！」司馬洛微笑。

馬光嘆一口氣：「爲了面子，我是會這樣說的！」

「但她的手段却又無法對付八嬸！」司馬洛奇怪地說。

馬光嘆一口氣：「不是我故意抬高自己，司馬洛，如果講良心，我要比八嬸好一百倍了！八嬸是一個最狠心的女人，甚麼手段都對付不了她的。她要拿你去賣錢，你就得讓她拿去賣錢了！」

「那麼，阿霞結果又是怎會不替你這個仁慈的人工作呢？」司馬洛問。

馬光似乎有點可惜地嘆了一口氣：「她是一個能幹的人，如果她幹下去，她是會有前途的。但是，我的妻子——」

「女人總是容易看穿這種事情的。」司馬洛說：「你的妻子看出，你對阿霞是太好一點了，是不是？」

馬光點頭：「她提出最後通牒，不是阿霞走就是她走。到底，她是我的太太，而阿霞祇不過是——」

「總之結果就是阿霞走了！」司馬洛說。

馬光又點頭。

「她走到那裏去了？」司馬洛問。

馬光嘆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我不敢再管她了。不過後來，我也覺得，她還是走了好些，如果讓她繼續下去，很可能我會給她控制了的！」

「她一定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司馬洛十分好奇地說。

「很美麗，而且愈看就愈覺得美，你未看見她，也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麼美麗的女人！」

「有她的照片嗎？」司馬洛問：「這樣一位絕世美人，我倒想先欣賞一下她的風采！」

馬光詫異地看着他：「你——不認得她的樣子？」

司馬洛搖頭。

「那你爲甚麼找她呢？」

「是她的爸爸託我找她的。」司馬洛說：「連她的爸爸也不知道她是甚麼樣子的。因爲他最後一次看見她時，她才只有五歲！」

「我沒有她的照片。」馬光想了一會之後搖着頭：「我也想不出誰會有她的照片。你知道的，幹我們這一行的人，對照片一點好感都沒有！」

「她的父親就祇是告訴了我她一處與生俱來的特徵。」司馬洛說。

「屁股上的那塊疤，是嗎？」馬光微笑。

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你說沒有碰過她的呀！」

馬光又露出了一個尷尬的苦笑：「我沒有說我沒有看過。這就像養熱帶魚的人，隔着魚箱的玻璃看，魚身上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但，他不敢說他碰過那條魚啊！」

「你看得很清楚了嗎？」司馬洛問。

馬光又作那苦笑了：「相當清楚。有兩次，她在房裏換衣服而沒有把門完全關好，我猜她是有意這樣的。正如我剛才所說，她好像釣魚一般釣我！」

司馬洛搔着頭：「你也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嗎？」

馬光搖搖頭：「她走了之後，我就不想再惹她了。」

「再想一想。」司馬洛說。

「媽的，」馬光勃然道：「我騙你幹甚麼？正如你所說，我們應該成爲朋友，而不應該做敵人！」

「我不是說你騙我。」司馬洛道：「我祇是叫你想清楚一點，因爲，爲了某種理由，這些人要阻止我找到張春霞，而，假如你不能指點我找到張春霞的話，他們也沒有理由要殺死你了，是不是？」

馬光祇是呆在那裏，動着腦筋。最後他搖頭：「我眞的不知道，我完全沒再聽到過她的消息，也許這是一場誤會吧？」

「對方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誤會過。」司馬洛說：「他們阻不住我，祇是因爲他們的運氣不好，而我的運氣也許太好了而已！」

馬光搔着頭：「媽的，我不知道！」

「也許。」司馬洛說：「她會有甚麼男朋友之類？她到底是一個女人！」

「男朋友？男朋友？」馬光又搔着頭，這一次似乎又想到一點甚麼了：「祇有在我找回她時的那個男朋友！」

「你是說她逃出之後是躲在一個男朋友家裏的？」司馬洛詫異地問着。

「是的。」

「那即是說她在八嬸的家裏時已經有這個男朋友的了。」司馬洛搖頭讚嘆着，「那她眞了不起！」

「我也覺得她這一點是很了不起的，」馬光說：「八嬸養着的女孩子，要交男朋友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男孩子是經常到八嬸家裏開工的打地蠟工人！但，阿霞似乎祇是利用他的吧了。他也是沒有機會碰她一碰的！」

「這個男朋友那裏可以找到？」司馬洛問。

馬光告訴了他。

「唔。」司馬洛沉吟着：「我猜我該去找找這位男朋友了，還有甚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馬光搖搖頭：「我也希望我能告訴你！因爲我也巴不得把這個混蛋抓住！豈有此理，用機關槍向我掃射！我是幹那一行的？」

司馬洛把刀子收回，對馬光微笑：「好了，別再生氣了！保持良好的心情，這會有助於你的復原，這是醫生的意見！」

「媽的！」馬光咬緊牙齒咆哮道：「這一次你的運氣很好，但是，別再來跟我撒野了，下一次，我會殺死你的！」

「我也在希望有下一次，」司馬洛嬉皮笑臉地說着，一面向後退，退出了病房。馬光仍坐在床上沒有動，他並沒有發喊聲張，叫他的二個保鑣制止司馬洛，也許，他的脾氣，他知道讓司馬洛走，對他是有利的，司馬洛可以把那些要殺死他的人解決掉。

那二個保鑣一點也沒有發覺有什麼不對，祇是目送司馬洛走了。

司馬洛從容地下了樓梯，出了門口。探員阿扁已經在那部沒有徽號的警車裏等着他了。司馬洛上了他的車子。

「查到了你所要查的對象了嗎？」阿扁道。

「成績不大理想。」司馬洛說：「不過也不致於毫無收穫！」

「最好別再來這套了。」阿扁半埋怨地：「這是犯例的！如果我不是和護士長相熟，她也不肯借我那套醫生的衣服！」

「你和這護士長眞的那麼熟？」司馬洛詭譎地看着他。

「我們——相當熟的。」阿扁說。

「恭喜。」司馬洛微笑，「那女人不錯，眞的不錯！」

「別以爲世界上祇有你一個人會對付女人。」阿扁不平地說：「但，你肯定他不會向醫院方面投訴嗎？」

「他自顧還不暇，投什麼訴？」司馬洛不屑地說。

「現在怎辦呢？」阿扁問：「我還要帮你什麼？」

「送我到一個地方去吧！」司馬洛說道。

「那是什麼地方？」阿扁問。

「那是一位朋友的地方！」司馬洛回答。

× × ×

那實在不是司馬洛的朋友的地方，而是阿霞的男朋友的地方。

昔日收容阿霞的那位男朋友。昔日，當他收留阿霞的時候，他祇是一個打地板蠟的小工，但是現在已經不同了，現在，他已經成爲了老板。他還是幹那一行，不過自己用不着動手打地蠟了，他是開一間打地蠟公司。他甚至已經娶妻。

當司馬洛去找到他，約他到外面喝一杯茶時，他還以爲是有生意可做，於是他便欣然地跟司馬洛走了，他們在一間還算清靜的餐廳裏坐好，司馬洛說：「對不起，林先生，我找你實在是談阿霞的事！」

那個姓林的年青人怔了一怔。幾年前，他就是爲了保護阿霞而拋棄了他的職位，和阿霞一起到這座城市去的。這使馬光找尋阿霞是更加容易了。

阿霞被奪回去了，他挨了一頓打。後

來，他覺得回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了，於是他就索性在這裏躭下來，繼續幹他的老本行。今日，他已有能力自己開設一間公司，而且在這裏娶了妻，地址仍然是舊日的地址，不過對於阿霞，他是準備完全加以忘記的了。

但是，司馬洛現在却忽然又提起了她，他皺起了眉頭：「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吶吶着。

「張春霞。」司馬洛說：「幾年之前跟你一起逃到這裏來的那個女孩子，難道你這樣快便忘記了嗎？」

「你——你——」那個阿林混身不安起來了。

「別害怕！」司馬洛說：「我並沒有意思把你牽入漩渦，林先生，我祇是想得到一些資料吧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阿林說：「我已經幾年沒看見她！」

「我也不是要新的資料。」司馬洛說：「我祇是要她舊日的資料吧了！告訴我，你最後是怎樣和她分手的？」

阿林更加懷疑地上下打量着司馬洛：「你究竟是誰，你來這裏幹什麼？」

「我是一個私家偵探，」司馬洛說了一句謊，但接下去就不是謊話了：「阿霞的親生父親託我找她。如果我找得到她，她就會有一個好歸宿了。所以，我覺得在情在理你應該帮帮我！」

「眞是這樣？」阿林似有喜色，但是隨即又皺起了眉頭：「我的確不知道。」

「你告訴我你知道的就行了，」司馬洛說：「照我所知，她從八嬸那裏逃出了之後，就和你一起到這裏來了。但是隨即她又給人家奪了回去，這之後，你有再看見她嗎？」

阿林遲疑了一下。「見過幾次！」他說：「不過，我們已經不是……」

「你們的感情已經沒有那麼好了？」司馬洛同情地問道。

阿林聳聳肩：「那時她替那個人工作，我猜，她的薪水一定很高，你知道的，錢是可能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換句話說，她實在祇是利用你帶她走而已！」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阿林唏噓地說道：「起碼我有這種被利用的感覺，不過也許，她祇是後來才變了的吧！」

「後來她離開了那個馬光，不再替他工作了。」司馬洛說：「因爲馬光的太太吃醋。這件事你知道嗎？」

「我知道的。」阿林低着頭苦笑，雖然剛才他表示不願意提起。但是現在，不由自主地，他又沉緬於回憶中了：「她這個人的作風就是這樣，善於利用男人！」

「你知道她到哪裏去了嗎？」司馬洛問。

「不知道。」阿林憂愁地搖頭：「她並沒有和我話別！她祇是就這樣走了！」

「想一想！」司馬洛說：「這是很重要的！對她很重要！」

「等一等。」阿林忽有所憶：「高而堅！高而堅！」

「什麼高而堅？」司馬洛奇異地問。

「我聽她說過的。」阿林說：「她在馬光那裏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和馬光交易的人看上了她，這個人叫高而堅，她說高而堅也不是一個小人物，如果馬光逼得她緊，她隨時可以到高而堅那邊去做事，她會很受歡迎的。那一次我勸她提防馬光對她心懷不軌，她就胸有成竹地對我這麼說。我不知道她實在有沒有到高而堅那邊去，但很有可能——」

「我會查一查的。」司馬洛點着頭：「這的確是很寶貴的綫索。唔，你知高而堅是什麼人，以及在哪裏可找到他嗎？」

阿林搖搖頭：「我不知道！」

「你有一張阿霞的照片嗎？」司馬洛問。

阿林的咀巴張開，但隨即又閣上，好像他忽然有了一些難言之隱。「怎麼了？」司馬洛追問他。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巧合。」阿林吶吶着：「我本來是有一張阿霞的照片的，即使結了婚之後我還偷偷保留着，上個月，這張照片突然之間便不見了！」

「什麼意思不見了？」司馬洛說。

「是這樣的。」阿林說：「那天，我的家出了竊案。有賊乘我們舉家出外時潛進屋中來。那個賊搜了一番，並沒有找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因爲我家裏根本沒有放什麼財物的。東西給他翻得亂七八糟，後來我發覺阿霞的照片不見了！」

「祇是不見了那張照片？」司馬洛感到狐疑地說。

「我不知道。」阿林顯得迷惘，「我祇是發現那張照片不在了。也許此外也有一些什物不見了吧，我沒有注意到！」

「自然，你那次也沒有報警！」司馬洛說。

「當然沒有。」阿林說：「我並沒有什麼大損失，而且，我也不想讓我的太太知道我有那張照片。」

「你以爲，」司馬洛說：「這個闖進你家來偷東西的人，目的會不會是爲了偷這張照片呢？」

「偷這張照片？」阿林表示驚愕：「但，爲什麼要偷這張照片呢？」

「因爲。」司馬洛嚴肅地說：「有人想阻止我找到張春霞！」

「但——這是爲什麼？」阿林難以置信地。

「我也希望我能回答你呢。」司馬洛說：「因爲，如果我能回答你我的工作就已經做完了！」

「我——不能肯定。」阿林說：「也許那個竊賊祇是因爲偷不到東西，就順手把那張照片拿走了吧！」

「謝謝你！」司馬洛說。他陷入了沉思之中。阿林大概不知道，他自己是多麼幸運了，某些人要制止司馬洛找到張春霞，這些人可能會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而殺死阿林的，在這之前已經有不少人是這樣死掉了——包括馬光在內！馬光不死，也祇是因爲他的運氣好而已。不過，他並不打算把這一點告訴阿林。

「還有什麼事嗎？」阿林問。

「唔——沒有了。」司馬洛說：「你有事你先回去吧！」

阿林站起來，但是仍然遲疑着。司馬洛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我會盡可能不牽連到你身

上的。」

「謝謝你！」阿林這才轉身離開了。

司馬洛在那裏喝完了那杯咪啡，然後就用那裏的電話打到醫院去。他是打去找馬光的，這個電話使醫院裏的人如臨大敵，也許，警方是吩咐過留心馬光的電話的。過了好久，司馬洛猜想，一定已經找齊了負責的警探給開好了錄音機了，這個電話才給接到馬光的床邊去。

「好的，司馬洛！」馬光吼道：「我已經警告過你，叫你別再來的了！」

「我並不是來麻煩你。」司馬洛說：「我不過是打電話來吧了。告訴我，馬光，誰是高而堅？」

馬光靜了一下：「你問他幹什麼？」

「我的情報來源說，我們的共同女朋友可能是到他那裏去工作！」司馬洛說。

「高而堅？」馬光尋思着：「我不知道，我沒有聽說過，但是的，是很有這個可能！那老淫虫的確對她很感興趣！」

「高而堅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

馬光忽然笑起來：「高而堅是和我一樣難碰的！」

「我不是也碰了你了嗎？馬光先生！」司馬洛說。

「媽的！」馬光吼道：「我是躺在醫院裏，他不是！你試試去碰他吧！」

「你得告訴我，那裏可以找到高而堅！」司馬洛說。

「在這裏，高而堅應該不難找的。」馬光說：「不過，要見着他却實在不容易。你可以放出消息說要找他，如果他認爲值得見你，那麼他會見你的。」

「我不要他知道我要見他。」司馬洛說：「我祇是想直接見他！」

馬光沉吟了一會。「近來高而堅喜歡玩股票。」他說：「他現在應該是在他的股票公司的寫字間裏！」

「這間股票公司又是在那裏呢？」司馬洛問道。

馬光對他說了一個地址。

「謝謝你！」司馬洛說。

「我希望你給他殺掉！」馬光說。

司馬洛微笑：「你不是眞的希望我給殺掉的吧？」

馬光摔下了電話。

司馬洛把電話放下了，付了賬，便離開了那裏。他知道時間已經不多了，要做的事，他就得馬上去做。他截住了一部經過的的士，跳了上去，對司機說了高而堅的地址。

高而堅那寫字間是在一間高貴的商業大厦，他的寫字間是佔了大厦頂層的全部的。而高而堅不但在那裏作寫字間，而且也在那裏兼作住宅。這顯然是大厦的主人才能做到的。事實上，高而堅的確是這大厦的主人，這一點是那的士司機說出來的。連的士司機也知道，那麼，高而堅在此地的確是一個相當出名的人了。事實上，的士司機所供的情報，比馬光所供應的還要多。

司馬洛下車的時候，那間大厦仍很熱鬧，那是由於現在仍然是辦公時間。司馬洛乘升降機直升頂樓。

當升降機的門打開時，司馬洛看到他是到了一個極其豪華的地方，入門之處，地上就是鋪着一張白色的厚地毡，白得耀眼，纖塵不染。司馬洛奇怪，那裏面至少有五十名職員，每天出入經過，這張地毡的清潔如何能保持。也許，這張地毡是每天都更換的？

升降機門關上了，司馬洛站在那張白色的地毡上，對着一個面露微笑的接待小姐。「先生，有甚麼貴幹？」那位接待小姐問。

「我來見高而堅先生！」司馬洛說。

「先生貴姓名？」

「我叫司馬洛！」他說。

那位接待小姐翻翻一本接待册，然後抱歉地對司馬洛微笑：「司馬先生好像沒有和高先生約定的！」

「我沒有約定！」司馬洛說。

「對不起。」那位接待小姐繼續着那抱歉的表情：「沒有預約，高先生是不接見的！」

「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司馬洛爲難地搔着後腦。

「對不起，」那位接待小姐說：「我的工作是這樣的，高先生吩咐過，不接見沒有預約的人！」

「那麼。」司馬洛說：「替我接一個電話給他吧！」

「但是——」

「你說要預約才能見他，」司馬洛說：「我現在就是要打一個電話預約呀！難道見了他的面才能預約？見了他的面我就用不着約了！」

司馬洛的話果然是很有道理的，使她無法再有異議。「好吧，」她眞的爲他接了一個電話到裏面去，然後她把聽筒交給司馬洛。但，雖然如此，司馬洛所接觸到的，也祇是高而堅的一位女秘書而已。

「有甚麼事情你留話吧。」那女秘書說：「高先生現在很忙！」

司馬洛難耐地嘆了一口氣：「小姐，請你替我對你的老板說一聲，是張春霞叫我來的！」

「張春霞是誰？」那位女秘書仍然追問。

司馬洛乾咳一聲：「媽的，你可以少問一些問題嗎？對你的老板這樣說一聲，如果他不感興趣的話，那就算了吧！」

「好吧！」那女郎說道：「請你等一等！」

等了幾秒鐘之後，她又說：「好了，司馬先生，你進來吧！」

「謝謝！」司馬洛放下電話，對接待小姐微笑：「我獲准進去了，請問去那一個門口？」

「這裏一直進去吧。」那接待小姐指指正正在她身後的一度門：「我會通知他們讓你通過！」

「這裏眞像一個軍事機關！」司馬洛苦笑。他依她的所示走向那度門，那度門自動開了，司馬洛發現那裏面是一條走廊，鋪了地毡，走廊的兩旁是完全沒有門口的，當司馬洛走到走廊中段時，進口處的門就關上了，但是走廊盡頭的門却打開。司馬洛望進去，可以看到那是另一條短短的走廊，後面那度門便又關上了，而前頭那度門則打開。這樣通過了三條同樣的走廊，司馬洛才到達了一間寬大而豪華的客

廳。司馬洛踏到了那長毛的地毯上，走廊的門便又關上了。他找不到那開關的掣。這些走廊的門顯然是由專人用電力控制的，因此，如果沒有預約的人，要闖進這裏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司馬洛在一張十分之現代化的新潮設計的沙發上坐了下來，等着，約等了五分鐘，高而堅便出來了。司馬洛不認識高而堅的，不過，在這樣一個地方，一個如此威嚴的人，應該就是高而堅了。

高而堅並不是單獨一個人出來的，他的後面有二個保鑣跟着。高而堅這個人，與他的名字是完全不符的，他並不高，比司馬洛矮了一個頭以上，而且他也不堅，一身都是鬆垂的肥肉，整個人肥胖得像一隻球似的！

不過，他的打扮衣着是十分高貴的，動作也是極其威嚴的，一個習慣了指揮別人的人。

「你是司馬洛！」高而堅那雙死魚般的眼睛瞪着司馬洛。他是一個其貌不揚的人，除了衣服之外，身上沒有任何漂亮的部份了。

「是的，我猜，你就是高而堅先生了？」司馬洛說。這個環境，使他也不由得有點肅然起敬了。

「是的，司馬洛。」高而堅在司馬洛的對面坐了下來：「剛才你說你是為了甚麼找我？」

「我是為張春霞的事！」司馬洛說。

「你剛才不是這樣說的！」高而堅道：「你說是張春霞叫你來的！」

司馬洛有點難為情地微笑：「這是我賺門進來的藉口吧了！」

「這裏沒有人能賺門進來的，」高而堅冷冷地說：「如果你沒有一個很好的理由——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

「高先生，我祇是想你帮我一個忙。」司馬洛說：「我想找到張春霞！你顯然認識張春霞的！」這一點高而堅決不能否認，不然，他就不會聽見這個名字就放司馬洛進來了。

「為甚麼我要帮你這個忙？」高而堅問。

「馬光的事你知道嗎？」司馬洛說：「我必須找到張春霞，但是，有人要制止我這樣做，在未找到張春霞之前，任何知道她的行踪的人，都可能被殺！而馬光祇不過是其中之一個而已！」

「你是在恐嚇我嗎？」

「我不是恐嚇你！」司馬洛說：「我祇是要告訴你一件事實！」

「如果我不帮助你，就會有人來殺死我？」高而堅瞪着他：「殺死我？你以為有人能這麼容易能殺死我嗎？」他用拇指一指自己的胸膛：「我！」

司馬洛聳聳肩：「殺死你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而堅先生，事實上，要和你見面，也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但是，你是一個貴人，你也不想有人殺你的企圖吧？你也不想一想，一天到晚担心，不知子彈是甚麼時候會來的吧？」

高而堅看着司馬洛，考慮着，而他那兩個保鏢在身後是毫無表示的。他們一定是一流的保鑣，他們的工作祇是保護主人，他們就祇做保護主人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他們就不聽，不聞，也不問了。

「你想我怎樣帮你的忙呢？」高而堅終於問道。

司馬洛聳聳肩：「很簡單的，我想知道張春霞現在是在那裏！」

「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在那裏！」高而堅說。

「馬光說她離開了之後可能是來了你這裏工作！」司馬洛說。

高而堅又皺起了眉頭：「馬光告訴你這個的？」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說：「馬光告訴我的！」他覺得還是不要牽連阿林好些。

「是的，」高而堅說：「她來了我這裏做事！但大約半年之後，她也走了！」

「你難道一點也不知道她到了那裏去？」司馬洛又問。

「不。」高而堅搖頭：「我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

「她沒有告訴你，而你也沒有問她嗎？」司馬洛問。

高而堅忽然又深呼吸起來了。很顯然，他是一個不習慣接受盤問的人，他不習慣受氣的。現在司馬洛以這種盤問的方式來向他問話，他就覺得很受氣了。但他終於還是回答司馬洛的問題。他說：「我沒有問她到那裏去，她也沒有告訴我她到那裏去，因為是我叫她走的！在我們之間曾經攪得不大開心！」

「為甚麼你要叫她走呢？」司馬洛又問。

「這不干你的——」高而堅又要發脾氣了，但終於還是忍了下來。他嘆了一口氣：「你有見過她嗎？」

「沒有。」司馬洛說：「但我聽說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對了！」高而堅連連點頭：「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這——正是我叫她走的原因！」他似乎一提起來就覺得痛苦：「我——你知道的，我這樣一個男人甚麼女人不可得到？甚麼女人我都可以得到，但就是她不行！她不肯讓我碰她！她簡直是要用她的色相控制我！於是最後，我祇好叫她走了！」

「和馬光一樣？」

「和馬光差不多。」高而堅說：「不同的是我沒有太太！我是一個意志力很强的人，知道不對，我就會改變的！」

司馬洛覺得，人真是奇怪的動物。馬光其實要得到張春霞的話，是隨便可以的！在他的惡勢力影响之下，張春霞甚至要出賣她的初夜權了。如果要硬來的話，他是很容易可以和她睡一次的。但是這樣的得到，却是不能使他滿足的。他想得到的，是她心甘情願的奉獻，這就使他要極力博取她的好印象，以及避免影响她對他的印象。而這正是張春霞要利用的地方。

「你也沒有聽說她到何處去了？」司馬洛問道。

高而堅能擺脫女人的這種控制，如果這是眞的話，那他就是一個很獨特的男人了。女人好像一隻蜘蛛，她佈下感情的蜘蛛網，一個人陷進了這蜘蛛網裏，愈是掙扎，就祇會愈陷愈深，很難脫出的！陷在蜘蛛網中的小虫，從來就很難脫身。

但是高而堅却脫身了。

「張春霞在你這裏的時候是担任一些甚麼工作呢？」司馬洛問。

高而堅聳聳肩：「她不担任甚麼工作！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通常是不需要給她甚麼實際的工作的！你祇是要有薪水支給她就行了！」

司馬洛苦笑：「那麼，似乎我是找錯對象了！我還以為你會知道她的下落。因為這是馬光所供給的唯一綫索。照道理，如果馬光供給的綫索不能帶領我找到她的話，馬光是沒有理由會遭到生命危險！」

高而堅聳聳肩：「我不知道馬光為甚麼會遭到狙擊，也許祇是他們弄錯吧？」

「他們做事的效率很高。」司馬洛搖着頭：「他們從來沒有弄錯過！高先生，我猜你還有一些事沒有告訴我的！」

「沒有！」高而堅搖着頭，又在深呼吸着了。他一定也不習慣人家不相信他。

「想一想吧！」司馬洛誠懇地說：「殺死你雖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解除威脅，總是好一點的！」

高而堅還是搖着頭：「我已經說過，我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你的！而且現在，司馬洛先生，我猜你也該走了！」

「好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站起來，走向他來時的門口。

「我不會送你了！」高而堅說。

司馬洛看不見有人按鈕操縱，他祇是看見，那度門忽然自己開了。他踏進那條走廊。走廊的中段，右邊的一度門開了。司馬洛停住，因為他覺得有點不對。他進來時那度門是在走廊盡頭，而不是在走廊的中段的。但是，當他回頭想問時，身後他剛剛通過的那度門也關上了，他已看不見高而堅！

他沒有辦法，祇好硬着頭皮進入那度門。也許，進來的路和出去的路是不同的吧，誰知道呢？這地方古怪而複雜的，也許這裏另有一套吧？他踏進了那度門，又進了另一段短短的走廊盡頭的一度門打開了。這使他不得不踏入那度門裏，由於這度門是他唯一的去路了。他發覺他是踏進了一間小小的房間裏。他走到房間的中央，預料會有另一度門打開，再讓他通過的。但是，並沒有，背後那度門關上了，但是前面及左右都沒有一度門打開！而且，門一關上，也沒有了燈光了，這小房間裏是沒有燈光的！

司馬洛等了差不多一分鐘，仍沒有甚麼發生，他就覺得更不妙了，他轉身，用拳頭去搥那度現在已經關上了的門：「喂，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叫着：「唏，開門，讓我進去！」

但是，仍然沒有發生甚麼。

司馬洛在那房中轉來轉去，找尋逃走的路，因為他在相信高而堅現是有意把他困住的！但，如果這是一間特別用以困人的房間，他要找到一條逃走之路，可就不容易了。」

「唏，開門，」司馬洛又叫。當他閙了幾分鐘之後仍沒有反應時，他就拔出槍來，但那些牆壁全部都是金屬的，他又可以向那裏放槍呢？子彈會在那些鋼板上反彈，可能會彈到他自己的身上來的呢！

在還未想得出進一步該採取甚麼行動之前，司馬洛已開始感到暈眩了。他也知道這暈眩是何起因，是因為這間小小的密室之內並沒有空氣！他會困在這裏悶死的！如果想不出逃走的辦法，他就得悶死這裏了！

但，缺乏空氣的暈眩，却使他更難想得出一個好辦法來了。

「讓我出來！」司馬洛用肩去撞那門：「讓我出來！開門！」

沒有反應，自己的聲音的迴聲刺痛着他的耳朵，而且因為劇烈運動，他更需要氧氣了，而氧氣在這裏是缺乏的。終於，司馬洛的神智開始模糊了，眼前的景象開始旋轉，他的手一鬆，槍便跌在地上，他彎身去拾那把槍，但是手似乎不服從他的話，總是不伸向他要伸過去的方向，他就變得頭重脚輕，直向地上倒下去。天旋地轉更加變成了滿天星斗，他不明白為甚麼他的頭會變得這麼重，撞在地上竟會撞得如此用力！

接着他便失去了知覺了。

× × ×

高而堅在電話旁邊守着，不斷地吸着烟，顯得十分煩躁的！他的眼睛不時地向電話瞥一眼。他那二個保鑣則坐在他的對面，並沒有看着他，事實上根本不在看着甚麼。在沒有危險的時候，他們就像兩隻木偶。

但高而堅還是罵道：「媽的，有甚麼好看！」

那二個保鑣服從地望向別處。很顯然，高而堅這種脾氣的爆發，他們也是習慣了忍受的。雖然冤枉，他們也不抗辯。也許，薪金出得够，他們就做做受氣的對象也不要緊了。

高而堅不耐煩地把還吸剩半根的香烟向地毯上一摔，那烟蒂的火咀在地毯上一灼，那些羊毛便發出了一陣觸鼻的焦臭，這使高而堅又覺得有點痛心了，他連忙把烟蒂拾了起來，放進烟灰盅，電話就响了。高而堅急不及待地伸手過去接電話，在匆忙之間把那隻烟灰盅也推到了地上。那香烟還是在灼着地毯。但是高而堅也不管了。他祇是忙着去聽電話。顯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電話了。

「喂？」他說。

「是我！」電話裏祇是傳來這樣簡簡單單的一聲女人的聲音。

「阿霞，我正在等你的電話！」高而堅說：「你怎麼了？我等了那麼久，我推掉了幾個重要的約會！」

如果司馬洛在塲聽着這段對話，他一定又會奇怪阿霞究竟有多美麗了，對高而堅的影响竟會如此之大。剛才，高而堅是一個權威的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氣派，現在呢，他却像變成了一個奴隸，或者是一隻小狗，在舐主人的脚了！

那邊那個女人的聲音說：「我有事，不能給你打電話！事情幹得怎樣了？」

「我已經捉住了他。」高而堅邀功地說：「這樣一個小流氓，我不知道你們怕他甚麼！你祇要出一聲，我就可以把他碎屍，使他死無葬身之地！」

「不，不要殺死他。」那邊的張春霞說：「我已經說過不要殺死他的！」

「為甚麼留他活着？」高而堅不平地

說：「你不是要阻止他找尋你嗎？把他殺死就行了！」

「不。」張春霞說：「這不是辦法！司馬洛死了，會再有另外一個司馬洛來找我的！我得安排一個故事，讓司馬洛查出我已經死了！這樣，老頭子便死心了！」

「你以爲這樣騙得到他嗎？」高而堅問。

「沒有甚麼理由騙不到的。」阿霞說：「他又沒有見過我是甚麼樣子！祇要有一具屍體，有一個死亡的故事就行了。」

「那你怎麼解釋有人阻止他找到張春霞這一回事呢？」高而堅問她。

「很簡單！」她說：「兇手不想兇案被人揭發，就是這樣！讓這個故事有一個悲劇收場好了！」

「好吧！」高而堅說：「你說怎樣，就怎樣好了！但，你實在爲甚麼要這樣神秘呢？聽說找你的人就是你的父親，而他是一個富有的人——」

「別問。」張春霞嚴肅地說：「上次我已對你說過了，別問！」

「好吧！」高而堅無可奈何地：「但，阿霞，你近來好嗎？」

「我很好，謝謝你！」

「你實在到了那裏去了，在幹些甚麼呢？」

「將來我會告訴你的！」張春霞說：「但是目前我沒空，而且也不大方便！」

「我甚麼時候可以見到你？」高而堅問。

「暫時還不行。」張春霞說：「先等我做好了這件事吧！」

「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想念着你！」高而堅說：「我——我一直都——」

他臉上那些肥肉在激動地顫着，好像快要溶化的蠟！

「我知道。」張春霞說：「你的心我是明白的！如果你不是對我有心，你就不會爲我做那許多事情了，你說是嗎？」

「是的，我——」

「我遲一些再和你聯絡吧。」她說：「你祇要把司馬洛好好地困在那裏就是了！用不着傷害他的！」

「等一等！」高而堅匆匆地說：「如果有甚麼變化的話，我怎麼找你呢？」

張春霞想了一想，告訴了高而堅一個電話號碼：「我不會在那裏聽電話的！」她說：「但那裏的人會轉告我！所以，如果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別打電話去！」

高而堅做着焦急的手勢，要紙和筆，一個保鑣連忙把紙筆遞上，高而堅寫下了張春霞告訴他的那個電話號碼，然後，張春霞便掛斷電話了。

高而堅呆呆地坐在那裏，看着地毡上那根已熄掉了的香烟以及那一塊拳頭大的燒焦的地方，最後，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彎身去把那截香烟拾起來，再打火點上。

這使到那二個保鑣也禁不住表示出奇了。高而堅並不是一個窮人，即使吝惜，也不致於會吝惜到省回根香烟。而且，他也不是一個習慣吝惜的人。

「好好地看守着司馬洛，」他終於吩咐：「別讓他死掉，但是也別讓他逃走，知道嗎？」

那二個保鑣服從地點頭。

「現在。」高而堅說：「給我拿些酒來吧！我需要喝酒！」

× × ×

當司馬洛醒過來時，他發覺天巳經黑了。這一點是很容易看見的，因爲，他所在的地方，旁邊就是一片巨大的玻璃牆。

這裏是大厦頂層的其中一間房間，設備很豪華，也鋪着地毡，而朝着街的那一面的牆壁，全間都是厚玻璃，可以俯視整座城市，以及望見一些遠處的其他大厦。高而堅這裏大概沒有用以囚人的房間的，所以祇好把司馬洛囚禁在一間客房裏了。

司馬洛現在是躺在房中那張華貴的大圓床上，不過却躺得並不舒服，主要是因爲他的手脚都給鎖住了。

兩對手銬把他鎖着，一副鎖住他的手，一副鎖住他的雙脚。此外，他的咀巴並且給一片膠布封住了，使他發不出聲音來。司馬洛不明白爲甚麼要使他不能出聲，這裏是高而堅自己的地方，高而堅不會怕他呼救的，也許，高而堅祇是不想他太吵吧？但，如果高而堅不想他吵，那高而堅是大錯了。他會吵的，而且他會很吵！

但首先，他得脫出這兩副手銬。脚上的手銬不是難事，祇要手上的手銬弄掉了，脚上的就不成問題。但是，手上那一副，又如何解決呢？

司馬洛試試掙扎一下，掙不動。那兩副手銬是鎖得好好的，而且手上那一副，還是把他的雙手鎖在背後，這就使他的動作靈活程度變得很有限了。不過，他仍不認爲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也不是第一次脫出一副把他的雙手鎖在背後的手銬了。目前，他首先要研究一下此地的情形。

他傾耳而聽。靜得很，幾乎甚麼聲音也沒有，那片玻璃牆可能還是隔聲的，因此，從那街上傳來的汽車聲，他都聽不到了。

爲甚麼高而堅要把他捉起來呢？這似乎是一種很明顯的證據，指出高而堅是知道張春霞的事情的，而且知道得很多。現在，情形似乎是很簡單的，他祇要脫出了這兩副手銬，設法到外面去把高而堅捉住，問一問，那時高而堅就非告訴他不可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是有權用任何手段對付高而堅的！

高而堅這裏有多少個打手呢？他有多少對手呢？這個問題是不能憑空估計的，他必須逃出去，自己去查出來！

於是，司馬洛就開始動手把那副手銬弄下來了。通常，手銬的鎖並不很複雜的，一件很普通的工具，都可以把它弄開了——如果懂得技術的話，司馬洛當然是懂得技術的，目前他欠缺的祇是一件工具。

用不着摸身上，他也知道他的任何東西都已經給搜去了。可能連他家裏的門匙也搜掉了。但是，他知道，還有一件工具是沒有被搜去的，因爲，他這件工具是藏在一個不準備被搜到的地方。

司馬洛在床上滾了一個身，用他的頭向枕頭上揩擦着，把頭髮都弄得蓬蓬亂了。但，這樣做着的時候，他的頭髮裏面就跌出了一隻小小的皮套子。這隻皮套子形狀就像一隻小型的梳子，大約有三吋長，而闊度祇有四分之一吋，黑色，很軟，是

內就被用一種特殊的膠質黏在頭髮之內的，這樣，搜起身來時，就不容易把它搜出來了。但是那種膠質也不是黏得太牢的，這樣一弄，它又可以掉下來了。

跟着，司馬洛又再滾轉身來，使他的雙手接近那隻皮套子，把那隻皮套子拿進了手中。他以靈活的手指從這隻小皮套子裏抽出一片小小的鋼片，然後，他就再企圖把那片鋼片插入手銬的匙孔。眼睛看不見，這本來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但他對於手銬構造是滾瓜爛熟的，所以很輕易地，他就把它插進了匙孔，然後，他開始把它扭動。

大約弄了十分鐘，「格」一聲，手銬的鎖便彈開了，司馬洛的雙手也恢復了自由。他鬆了一口氣，忙把那小片鋼片再拾起來，再去弄脚上那副手銬。這更加容易了。大約兩分鐘之後，他的脚便也恢復了自由。他一跳下床，跑到門邊，貼耳在門上聽聽。外面甚麼聲音都沒有，司馬洛的手仍拿着那鋼片的，他又用鋼片去挑那匙孔。

這門的鎖也是經不起那條鋼條的一挑的。很輕易地，司馬洛便把那度門打開了。外面是一條走廊。走廊上有燈光，走廊盡頭則是一度關上的金屬門。

司馬洛停在那裏，遲疑着，正考慮如何弄開那門，以及猜測門外有些什麼人及甚麼地方的時候，那度金屬門就自動開了，一個打手出現。司馬洛一跳縮回門內，但，這已經太遲了，那個打手巳經看見了他。槍霍的拔了出來，當司馬洛縮回門內的時候，槍巳響了一聲，子彈「托」的鑽進了門框之內。

司馬洛一手抓起一張椅子，就向那度玻璃牆擲過去。那片大玻璃「倉啷」一聲碎掉，椅子飛了出去，直墮樓下，司馬洛祇希望樓下沒有人在着。不過，這個時間，商業中心區的街上，也應該很少人經過的。同時，司馬洛把門推回，半掩着，人却在門後面等着。

那打手舉着槍直衝進走廊中來，玻璃破碎的聲音，使他以爲司馬洛一定是破窗企圖逃出了，因此他毫不遲疑地推門進去。這却是司馬洛所等待的。門一動，司馬洛就用盡全身之力，用肩向那度門撞了過去。那個打手祇是輕輕地用手肘推門，因爲推開一度門是不必用很大的氣力的，但是門後的司馬洛，却是用盡全力把門撞回去。這門撞在那個打手身上，使他整個飛了起來，飛回門外，撞在走廊的牆壁上，然後再跌在地上，槍巳經脫手而飛了。

司馬洛再拉開門逃出來。那個打手看着司馬洛彎身去拾他的槍，想伸手去奪回，但是却因身不由主，因爲那一連兩撞，使他痲痹了，整個人軟了下來。

司馬洛把槍撈了起來，在他的頭上一擊，那打手便暈了過去。而差不多同一時候，司馬洛可一滾滾開，因爲，這時，另一個打手又出現在門口了。司馬洛這一滾避過了這個打手的一槍！他在門內伸出槍去，放了兩響。祇是伸出槍去而沒有伸出頭去，盲目地放槍。

這兩槍都沒有中的。司馬洛再伸出頭去時，看見那度金屬的門正在自動關上，他三步跳到那度門的前面，用肩向門撞過去，沒有用。那是一度很堅固的鋼門，用人力是很難弄開的了。而且這門的控制是用電流的，用他那根鋼條，也沒有那麼容易。

司馬洛出了一身冷汗。現在，他是被困在這裏了。外面，高而堅可以召來任何數目的救兵。如果他還留在這裏，他就等於站在那裏等死了！

於是司馬洛迅速地再拿起一張椅子，走到那度玻璃牆的前面，用椅子把那些碎玻璃掃掉了。然後，他再伸頭出牆外望望。情形相當理想，那外面是有一條大約二呎寬的邊緣。這條邊緣好像一條裙帶一般環繞着這座大厦的頂樓。沿着這條「裙帶」，司馬洛是可以到達大厦的別些部份的窗外的。司馬洛也正是這樣做的了。他踏着那條邊沿，迅速地向左邊走。

看來，這是驚險萬狀的行動，由於這是十幾層樓上，一失足跌下去，便要粉身碎骨了。但是如果當是平地，却是沒有甚麼危險的，因爲，一條二呎寬的路，是一條相當寬的路了，可以容許一個人相當平穩地走在上面。

司馬洛走到了第一片隣房的玻璃牆外，沒有停留，經過了它，繼續向前，因爲他知道這房間也是在鋼門之內的，闖進這房中，也是祇能回到剛才那條走廊中去而已。

他沿着那邊緣前進，轉了角，到了大厦的另一邊。

這裏的裏面就是司馬洛白天進來時所經過的寫字間，現在寫字間裏是巳經聲影沉寂，甚麼人都沒有了。一座正常的寫字間，都沒有人在夜間辦公的。

不過現在，當司馬洛望進玻璃內的時候，他却看見燈光在閃動着。那是來自升降機方面的燈光，升降機門正在打開，燈光就是從升降機門內透出來的，兩個人正在進入升降機，一個就是那又肥又矮的高而堅，另一個則是高而堅的那個保鑣！似乎，司馬洛是猜錯了。高而堅並沒有留在這裏等待救兵到達，高而堅祇是帶着他餘下的那個保鑣匆匆離開。

不過，想起來，這也是一件頗合理的事情。如果你是一個像高而堅這樣，有金錢有地位的人物，你也會很愛惜你的身體的。你碰到一個像司馬洛這樣的兇漢時，你也不會和他硬碰，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這也正是高而堅要做的事情了。

司馬洛看着他，升降機門巳經關上了，升降機門之上的指示燈開始轉，表示升降機正在下降了。

司馬洛發出一陣惡毒的咒罵，手指一緊，一連扳了兩次槍機。那片大玻璃破碎了，司馬洛可由槍柄去敲，直至升降機打開了一個大洞，可以容一個人爬進去。

他衝到升降機的門前，焦急地看着那燈號變着，變着，他却不能不等，因爲那裏並沒有另一部升降機可用，而且這裏是沒有樓梯下去的。即使有樓梯下去也沒有用，一個人跑樓梯無論如何都快不過升降機的。

他不耐煩地用手按着那個按鈕。升降機巳經到達樓下了。他繼續按着，可是，等了兩分鐘，仍然停在樓下，並沒有應他的按鈕之召而升上來。這時，他就知道他

是不能乘這部升降機下的了，因爲升降機停在樓下，被困在樓下，不會再上來的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高而堅當然不會把升降機放回上來給他使用的。

高而堅還要把他困在這裏了，他要離開這裏，他就必須另想辦法了。

不過，這也不是一個問題。司馬洛回身離開升降機門口，匆匆忙忙地在那寫字間中找了一遍，但是無法找到打開鋼門進入內部的按鈕。

他想進去問問那個打手，就必須再循原路進入了。但，他卻不想這樣做的。

他走過去拿起電話，打到醫院去找馬光。這個電話也給接通了。馬光這個人的潛勢力果然是了不起的，雖然是在醫院，也可以得到特別優待，這個時間的電話，居然也能接到他的床邊去。

「又是你！」他吼道：「你究竟想要些什麼？」

「我想問你，如果高而堅逃走了，要躲起來的話，他會躲到甚麼地方去呢？」司馬洛問。

「高而堅逃走──你一定是在開玩笑！」他說：「你究竟幹了甚麼？」

「我使高而堅逃走了。」司馬洛說：「信不信由你！」

馬光哈哈大笑起來，笑個不停。他認爲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也許，他認爲這是一件可喜的事。

「別在這時浪費時間。」司馬洛叫道：「告訴我！」

「對不起！」馬光說：「我不知道！高而堅可以躲的地方很多的！」

「別賣關子！」司馬洛吼道。

「這是眞的！」馬光說道：「我不知道！」

也許馬光不是說謊的，如果他和高而堅不是一個口和心不和的人，他先就不會把高而堅的處所告訴司馬洛。不過，司馬洛還是再給他一服刺激劑，以逼取他的口供。他說：「我不能證明一件事，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是高而堅執行你被機槍掃射那件事的！」

馬光沉默了一會：「我也相信是如此！因爲這裏沒有很多人有能力派出機關槍手的！」

「這就使你和高而堅成爲了表面化的敵人了。」司馬洛說：「你沒有替他保留秘密的必要！」

「我已告訴過你了。」馬光不耐煩地說：「我不知道，我早已告訴你了！」

「你可以查一查嗎？」羅傑問：「你總有一些情報綫路的。在此地，你的情報綫路一定比我強！」

馬光想了一想：「好吧，我試試查一下吧，不過，我不能保證一定有成績。我要找你時，該到那裏和你聯絡呢？」

「你不能和我聯絡。」司馬洛說：「爲了安全計，我不能夠保留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我和你聯絡好了！我會再打電話給你！」

「這個也好的！」馬光說。

司馬洛掛了電話，回頭望望升降機，升降機仍然停在樓下；他知道是不會上來的。於是他不再指望那部升降機了。他向周圍望望，看中了那寫字間的電話綫，便把電話綫扯下了一大段，打雙扭在一起，繞過一根牆柱，垂出那破了的玻璃窗外，然後。他就扳沿着這電話綫爬出去。這電話綫的韌度，當然是可以支持他的體重的，唯一的顧忌祇是太滑而已。但司馬洛每一次都把電綫在手上纏一圈，便無此弊。他就沿着這條電綫垂到了較頂樓低一層的那層樓。那是另一間公司的寫字間，裏面自然是烏燈黑火的，而且窗門也是關着。不過，這些關着的窗門都擋不了司馬洛。手上的槍一敲，一隻窗子便碎掉了，他可以很容易爬進去。

那寫字間的門當然是擋不住司馬洛的去路的，司馬洛弄開了門，出了走廊，便到了升降機的前面。這裏和頂樓卻是不同的。頂樓祇有一部私用升降機可以到達，但這裏則有三部升降機可用，司馬洛一按鈕，便有一部升降機升上來了。這部升降機把司馬洛帶到了樓下。

升降機門打開的時候，司馬洛心裏有了一陣緊張。他蹲了下來，槍對着外面。但，升降機門開處，外面卻不見有人，連守門人都不知何處去了。

司馬洛走到街上，選擇了一部停在路邊的汽車，把車門弄開，坐了進去，等着。自從他自己的車子被毀了之後，他祇好不斷偷車應用了。而，他在這車中也不必等很久。

大約十分鐘之後，就有兩部車駛來，車上跳下了八名大漢，匆匆跑進大廈的門內。他們雖然手上沒有槍，但是看他們那如狼似虎的樣子，他們顯然是人人都懷械的。其中一個還提着一隻小提琴箱子。

這隻小提琴箱子裏面裝的，當然不會是一隻小提琴了。

司馬洛很慶幸地離開得早一點，不然，他就得面對八名大漢的攻擊了。他繼續在車上坐着。那些大漢們上去了很久還沒有下來的。

司馬洛特別要等着高而堅餘下的那個保鑣下來，這個保鑣一定要回到高而堅的身邊，因此他會把司馬洛帶到高而堅身邊的。

司馬洛繼續在那裏等着。

另一方面，這個時候，高而堅正在講電話。他講電話的地方是在一艘巨大的遊艇上的無綫電話，打的則是張春霞留下的電話號碼。那邊接電話的是一個女人。那個女人說：「張小姐不在這裏的，我祇可以轉告她。」

「叫她打個電話給我吧！我是高而堅，我的電話號碼是……」

「好的！」那個接電話的女人答應。

高而堅放下了電話，吸了一根香烟。後來又看看錶，便再拿起電話來，撥了一個號碼。這一次是打回他那大厦頂層的住宅了。馬上有人接電話。那裏是有很多隻電話的，司馬洛剛才取用電話綫的時候，並未把那些電話綫全部取用。

「阿錦嗎？」高而堅問。

「是的，老板。」那是八名大漢的其中一個，他恭敬地說：「他並不在。」

「噢。」高而堅失望地嘆了口氣：「他是怎樣逃走的？」

那名大漢把司馬洛逃走的方式告訴了高而堅。高而堅喃喃着低聲咒罵起來了。司馬洛的聰明，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阿全又如何了呢？」他問道。阿全就是他的另一個保鑣。

「阿全沒甚麼，他祇是被擊暈了，現在他已經沒事了！」

「叫阿全回到我這裏來吧，」高而堅說：「他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我的！」

那個打手答應了。高而堅放下電話，又煩躁地吸起烟來。

大約五分鐘之後，電話又响起來了。高而堅連忙接聽，如他所願，是張春霞打來的。她冷冷地說：「我已經叫過你不要隨便打電話給我的！你究竟有甚麼事來找我？」

（未完）

練武提防暗傷

賴嚴霜

最近有一名武俠明星叫做解元，因爲他突然在一間醫生的診所之內昏迷不醒，送院急救無效，引起一般練武的人發生隱憂，後來知道他的死因是心臟病兼腦冲血，然後略爲放心，事實上練武過份使勁，有時會發出隱憂的，那些隱憂可能過了若干年然後發作，無意中傷害了自己，亦未可料，即使解元並非因爲練武暴斃，仍要時刻提防的，在這裏，我想談談如果過份練武可能發生的損害。

最容易受到損害的就是肺，原因是一拳發力打出的時候，那個拳頭十分有勁，雖然那一拳把敵人擊倒，但因發力太過猛烈，那種震盪力很可能令到自己的身體受傷，倘有這種事情發生，當然受到損害的就是肺。

一來肺的組織特別脆弱，跟肌肉不同，稍爲碰碰，它就會損傷，二來肺部很容易冲血，倘有冲血的情形發生，如非立刻把它解救，便會變成內傷，此外，還因發拳打出的時候，那一拳擊在硬物的上面，便有壓力，肺部太過脆弱，可能支持不來。當年霍元甲稱做大俠，威震一方，他也告誡後輩不要苦練特殊的武功，免得肺部受傷，因爲他自己苦練一種叫做風雷掌的掌法，曾經令到肺部受傷，以後一直臉色變黃，無法可醫，雖然他的武功非常傑出，但仍免不了肺部有傷害，故此，他認爲練武只是打沙包或者練習鐵砂掌之類的硬功，同時兼練拳腳，已經夠了，不必使用非常猛烈的方式去練習一種認爲是天下無雙的功夫，免得使肺部受害，當時他給武林中人稱做黃面虎，可以看得出他確是身上受的傷，後來他如何忽然暴斃，那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肺部可能受到損害，其次就是心臟，我們心臟支持力是有限度的，工作過勞已經有影響，何況是練功過度？當然是更有影響的了，心臟這一種組織器官是非常奇異的，它沒有毛病則已，一旦病發往往在三幾分鐘之使人喪命，故此任何一種功夫，如果練習它的時候，危及心臟，就要認眞小心！

另一方面，腸臟也有可能受到惡劣影響的，不管練習中國功夫抑或練習瑜伽術，如果有些招式令到腸臟受壓，時間拖長了，便有可能影響到腸的本身微微發腫，如果不及時醫治這一類發腫，會有可能發展到「腸臟擴大症」，不可不慎。

腸臟擴大症的意思指一個人的腸臟在腫痛之後就會擴大，根本上腸臟所佔的地方是有限度的，正如是一條腸擴大之後跟另外一條腸發生磨擦，可能弄破，變成腸內出血，甚至有些食物渣滓流入腹腔之內，日久化膿，認眞危險，故此練武之人必須非常小心，飽食之後，愼勿發勁，免得因此發生「暗傷」。

在人體上面各處，比較容易發生暗傷的部位，已如上述，另外有些地方也是會發生暗傷的，那是「頭顱」，有許多人發生錯覺，以爲頭顱骨那麼堅硬，不容易打裂，殊不料顱骨不易打裂，卻有可能是震撼大腦的，一經受傷，那個人此後就會變成痴痴呆呆，故此用棍練習，切勿向對方後腦橫棍掃去。

頭部左右兩邊額角，稱做「太陽穴」，乃是上門主要穴道之一，因爲那個地方骨頭的裂縫雖然長成之後自動貼合，仍有裂痕，一經撞擊，即時傷及大腦，因此之故，兩人練武，愼勿以插捶向對方額角打去，平拳打出，即使打在太陽穴，仍不會使對方身受重傷。

另一方面，後腦在髮腳最低之處，叫做「天聰穴」，它可能給棍尾刺傷的，一經受傷，久久不癒，它對落一寸之處就是啞穴，如果那個穴道受傷，一生變啞。

總括一句，上門的穴道最容易受到「暗傷」，此外，手指節，腕骨或膝頭的菠蘿蓋，都有可能偶然撞擊弄折或者弄歪，變成「暗傷」，上了年紀，隱隱作痛，日本空手道雖然用掌刀石打瓦，不過，那種表演先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打木板，才可以做，否則，指節骨是有可能受傷的。

泰拳很喜歡用膝撞，它更加容易受傷了，原因是膝頭的菠蘿蓋那塊大骨未經過苦練，不够堅實，可能用它撞擊對方，別人受傷，他自己也會受傷。

最後，談到脊柱骨，因爲脊柱骨由許多節互相緊扣而成，只要其中某一節脫卸或者弄歪，便有可慮，可能使那個人痛苦一生。

脊椎骨不止是練武之人可能弄歪，即使是辦公廳內的職員，久坐亦有可能使它變歪，特別是伏案寫字，更加容易使脊椎骨歪在一邊，由於脊椎骨變形，勢必使胃囊受壓，甚至危及心臟，不容輕視。

技擊鬥智傳奇小說

朱羽·文

盧令·圖

八絕（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開泰不願再替孫琴賣命，但，孫琴却緊緊的抓住他不放非要他爲她服務不可，金開泰找到小眼睛沈三，希望能打聽出孫琴的幕後人，但沈三却不願透露，金開泰只好暫時替孫琴做事，他照孫琴的意思緊盯住傅清和，假裝和他交朋友，以便查出一些情況來……在小酒店裏金開泰遇上了龍不王，龍不王向金開泰詢問曹玲的下落，並說明曹玲和那次巫婆所押運的一箱紅貨在山道上被劫的事有關，金開泰不大相信，但龍不王肯定了此事，並想找曹玲了解一下實際情況，但此刻金開泰却不知曹玲在何處。

大禍已將至　進退皆爲難

「出去走走。」金開泰隱瞞了事實。他不是一個喜歡說謊的人，他只是覺得沒有必要讓對方知道這些枝節

「出去走走？你倒說得輕鬆，我教你把姓傅的小子牢牢盯住……」

「他還在呀！」

「可是，有什麼人跟他接觸過你知道嗎？」

「事後我可以問他。」

「開泰，不要强辯，也別以爲你跟我有了特殊關係就可以不聽我的命令，希望你公私分明。」

「好吧，」金開泰妥協了。「算我錯了。」

「告訴你，龍不王到城裏來了。」

「他來他的，關我們什麼事呀？」

「那老頭兒很不好纏，避着他一點兒。最主要的是，別讓他知道我與你的關係，孫琴兩個字不能從你口中說出來，明白嗎？」

「我知道了。」金開泰一副無精打采的模樣兒。

「你好像很累？」

「嗯！」

「爲什麼？」

「也許是因爲昨夜沒睡好，缺點兒精氣神。」

「開泰，可別隨便浪費你的精力，隨時都有硬仗要打。尤其是今晚，你要格外小心，格外留神。」

孫琴走了。留下一團深深的迷惑。

金開泰弄不明白孫琴的目的究竟何在，她只是說了一大堆廢話。很顯然，在掩飾她眞正的目的。

「方才那個女人是誰？如果正如龍不王所說，想要殺他的人也明知殺不了他，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又有何意義？

最使金開泰煩燥的，還是曹玲的問題，龍不王說她涉及那件刧掠案，着實將他嚇了一大跳，那怎麼可能？

可是，龍不王沒有理由說謊話呀！曹玲在那兒？想見曹玲的慾望愈來愈强烈了。

喧嚷的聲音將金開泰的沉思打斷，聲

音來自隔壁，傅清和與童梨回房了，那個小女孩一直在高興的大笑。

眞是少年不識愁滋味，金開泰暗暗地罵了一聲。他心裏有一塊厚厚的陰影抑壓着，他意識到將有一場浩刧來臨。江湖中爲「利」字的爭奪特別厲害，誰又能預料這一場浩刧後自己遭遇何種命運？何種下場？

能樂且樂，他又不禁羨慕童梨那個小女孩了。

咚咚咚！有人敲門。

金多泰開門一看，竟然是童梨，只她一個人。

她個頭兒很高，喝酒之後雙頰酡紅，更見成熟，金開泰覺得自己有錯，不該將她看成小女孩。

「我可以進來嗎？」她微笑着問。

「當然可以。」

「金大哥，清和說你是個好人，待他很好。」

「這……算不了什麼。」

「金大哥，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待他很好。」

金開泰暗暗一怔，現在他不敢低估童梨了。

「我只是覺得他很純樸，很耿直……而且……」

「但他也很值錢。」

「這話什麼意思？」

「難道金大哥還不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

「我眞不明白。」金開泰只得糊塗裝到底。

「那就算我酒言酒語好了，金大哥，我很喜歡清和，眞的。以往我從沒喜歡過任何男人。如果金大哥當眞喜歡清和，我求你帮他一個忙。」

「妳說，要我帮他什麼？」

「勸他走得遠遠的，愈遠愈好，他年輕力壯，餓不死他的！」

「爲什麼呢？究竟爲什麼要他背井離鄉？」

「避禍。」童梨一臉沉重之色。

「避禍？」金開泰當然明白，而他仍然裝迷糊。

「金大哥，有許多情況我沒法子說出來，可是我却非常明白，有一場大禍要降臨到他的頭上，他只有遠走高飛才能避開，我跟他說過，他不聽，他總以爲我是小孩子。」

金開泰沒有吭出半聲，這會是一個試探嗎？」

他再也不敢將她看成小孩子，在江湖中跑跑的，就是十來歲的兒童都要去小心防範，何况童梨已經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

「金大哥，你答應帮他這個忙嗎？」

「我很願意帮忙，可是他不會聽，他一定不會聽我的，因爲我的話太含糊，根本就說不出有什麼禍事要臨頭。」

童梨似乎想說得更詳細一點，但她又忍住了，凡是可以控制自己言行的人，就絕不是孩童了。

「如果妳能說出明確的事實來……」

「金大哥，我不能說，事實上我也說不出什麼明確的事實，我只是有一種預感，不祥的預感。」

「預感是不可靠的！」

「我的預感一向都可靠。對不住，打擾你。」童梨站起來要走。

「童姑娘，我很想跟妳聊聊。」

「哦？」童梨有些兒訝異地再度坐下來。

「聽說妳跟令尊到傅清和的家鄉是爲了找尋一批寶藏，是嗎？」

「傅清和跟你談過？」她有些意外。

「提到過一點。」

「金大哥，我對那些事情完別沒有興趣。」

「可是，我想令尊並不見得也沒有興趣？

「你的意思是……」

「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令尊還在……」

「他還在三家村。」

「妳剛才說到的禍事是不是和這批藏寶有關？」

「是的。」

「那麼，令尊捲身其中，是不是也有危險？」

童梨沒有答覆，但她目光中閃動着驚悸之色。

「妳曾經警告過令尊嗎？」

「在他面前，那有我說話的份兒。」

「令尊在三家村，妳却跑到城裏來，令尊允許嗎？」

「他當然不容許！」

「可是妳還是來了。」

「我情不自禁。」

這話應該是眞實的，這個世界上只有感情才有超越一切的力量，它經常使人們作出異乎尋常的事。

「童姑娘，妳很了不起，人，必定要有勇氣，才能活下去，我認爲不必勸傅清和避禍他鄉。」

「哦？」

「妳可以帮助傅清和和面對那場將要臨頭的禍事。」

「不可能。」童梨用力地搖着頭。「任何八都沒法子面對臨頭的大禍，連我爹都說，他要找尋那批寶藏，實在是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究竟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話你還不懂嗎？我爹是被逼着幹的。」

「這我就不明白了。」

「我也一樣不明白，唉，傅清和實在太老實了，有人用大車將他接到城裏來，有吃，有住，他還以爲是好事，其實，他還不知道這是一生中最後的幾頓哩？」

「童姑娘，別把話說得那麼嚴重。」

「我知道你們都不相信我的話，不信你等着瞧好了。」

金開泰很想再在這個口直心快的年輕少女口中套取一些消息，但他沒有繼續下去，一方面他認爲這種行爲很卑鄙，另一方面他已發現童梨所知並不太多。

「童姑娘，妳可以將剛才這些話告訴傅清和。」

「他跟他所劈的那些柴火一樣，硬梆梆的！」

傅清和的確是那樣一種人，不知世道險惡，不知人心奸詐，自己有目的與他接近，他還是把自己當成好人。

「那妳只有陪着他等待那場大禍臨頭了。」

「不，只有你可以救他？」

「妳把我高估了。」

「金大哥，只要你願意，我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哦，說來聽聽。」

童梨附上了金開泰的耳朵，低聲細語起來。

金開泰表情的變化非常複雜，在警異中也有讚嘆的成份。

童梨的主意實在很絕，似乎完全出他意料之外。

「童姑娘，妳今年到底有多大？」

「十七歲零八個月。」

「六十歲的人也未必想得出這麼絕的主意。」

「因爲我很聰明。」

「妳這樣作眞正的目的何在呢？」

「救傅清和。」

「沒有別的用意？」

「絕對沒有？」

「好，我試試看，也許會成功。」

童梨笑瞇瞇地走了，她很天眞，也很誠摯，可是，當她離去之後，金開泰却深深地皺起了眉頭

顯然，這個看上去很天眞的小女孩却爲他留下了無比的困惑

他坐在那裏沒有動，似乎在思索許多事情。

最後，他還是站了起來走出了金門客棧

雖然沒有下雪，朔風仍然非常峭利，金開泰走在冷清無人的長街上，不禁縮起了脖子。

他走得並不快，完全是一副漫步的姿態。

可是當他突然之間竄進一條橫巷之後就突然加快了脚步，這證明他並非出來漫步，而是有的目的。

是什麼目的呢？

他走的全是横街，小巷，而且還掩掩閃閃，他似乎用盡了各種手段去測試是否有人在後面跟着

沒有。他得到了非常確定的答案，

甚至在出城之後，他都沒有走大路，他如此作當然只有一個目的，不希望被別人發現他的行踪。

終於，他已經逐漸接近了關帝廟。

夜太靜，除了風聲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聲音，而風聲非但對金開泰沒有妨害，反而將兩個人的談話聲音送進了他的耳中，那是一男一女，女的就是孫琴。

「妳可不能反悔，」男的語氣中透出極度的不悅。「咱們事先都把條件說好了，怎麼現在又……」

「你沒有弄清楚我的意思，我並沒有反悔」

「可是，妳剛才明明說……」

「我說的都是事實，情況有變化，困難愈來愈多，你的條件太低，我犯不着爲你去拚老命呀！」

「孫琴，妳現在想增加價錢是不可能的事？」

「我並不要求加價。」

「那麼妳要求什麼？」

「我只想多了解一些情況，使困難程度減低？這樣對你也沒有壞處，困難愈少，成功的希望愈大呀！」

「孫琴，妳是老江湖，該不會有好奇心吧？」

「我才不想探聽別人的秘密，只想順利辦完事。」

「好，准許妳問一個問題，我還不一定答覆。」

「不，我要問三個問題……」

「大妹子，別跟我討價還價。」

「老哥，我不但一定要提三個問題，而且還非要你答覆不可。」

「不行。」

「那很簡單，我退兩萬塊錢……」

「孫琴，妳不能不守住江湖規矩。」

「老哥，我是女人，不懂得什麼規矩，而且我也不想充英雄好漢。」孫琴竟然要起賴來了？

「好吧，妳問。不過，我要先聲明，有些問題，妳就是拿刀架在脖子，如果不能回答我就絕不回答！」

「老哥，我倒不想跟你過份爲難，如果有些問題你實在不便回答，我也不勉强你，不過，你一定要回答我三個問題才算數。」

「好吧，好吧！」那男的似乎不耐煩了。

「第一，我想知道你又是受何人所托的。」

「無可奉告。」

「喲，那麼頭一個問題就給我碰回來了。」

「再問吧，我可不能老在這兒跟妳閑磕牙。」

「那只箱子裏有不少寶貝東西，爲什麼那個托你的人只要那九顆五彩珍珠？」

「這可以回答你，因爲那九顆五彩珍珠原本就歸他所有，被北洋軍刦了去，所以他要追回來。」

「第二個問題，曹玲跟你到底有什麼關係？」

一提到曹玲，金開泰又走近了一些，唯恐聽不清楚。

「曹玲？」男的似乎很感意外。「妳在說誰呀？」

「老哥，幹嗎跟我裝迷糊？曹玲是誰妳會不知道？」

「不知道，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名字！」

「好，這算是你拒絕答覆，我還要繼續問。」

「請。」

「那麼，現在還是第二個問題，方才這裏死了一個人，一個剽悍的年輕人，他到底是誰？」

「江湖上有名的閃電手『小喬』。」

小喬這個名字一入耳，金開泰不禁暗暗吃了一驚，那是個最負盛名的殺手，方才自己分明佔了幾分運氣，也許是小喬太輕敵，另外則是小喬的『自己人』暗算了他，如若不是那兩刀，自己未必就能逃過殺身之禍。」

孫琴大概也很吃驚，因此許久沒有聽到她的聲音。

「問題問完了嗎？」那男人的聲音又响起。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快？」

「是誰殺死了小喬？」

「我！」這個字回答得快而有力。

「爲什麼？」

「孫琴，妳已經提過三個問題了。」

「不，老哥，就算情商怎麼樣，多回答一個問題。」

「不行。」男的說得斬釘截鐵，「孫琴，咱們的約會到此爲止，希望妳記住承諾，記住我定的期限。」

「好吧。」孫琴很勉强地答應了。

「妳先請？」

金開泰看得很清楚，離開了關帝廟，向縣城方向走去。

當她的身影在夜色中消失時，那個男的也緩步走了出來。

夜色曨矇，金開泰只能隱約看到他的背影。

這個人是個使用飛刀的能手，他的輕功不錯，金開泰應該不會去招惹他。事實却完全相反。

「朋友，請留步？」金開泰突然地叫了一聲。

這個男人的雙肩震動了一下，似乎略略受驚。

他停住了脚步，而他並沒有回身。

金開泰緩步走過去，在一個適當的距離停下。

「朋友，請不要動刀，因爲你的刀法實在太厲害，也請你不要一走了之，你的輕功太好，我一定追不上，我沒有任何惡意，只是想跟你談談，請賞個面子？」

「談什麼？」

「爲什麼要派人殺我？」

「你最好不要追根問底，活着才是最要緊。」

「有人告訴我，你明知殺不了我。」

「那個人的說話可能不正確。」

「那麼，你能告訴我一個正確的答案嗎？」

「正確的答案是——我根本無意置你於死地。」

「哦！」

「金開泰，你是聰明人，想想當時的情況，你提着那人的一隻脚，兩腿之間有太多的空隙，我既然可以命中他的背心窩，當然也能命中你的心臟，對不對？」

金開泰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還有問題嗎？」對方倒挺客氣。

「剛才孫琴提到曹玲，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問題你自己就該有答案。」

「我不明白？」

「目前，你最好不要明白。」

「聽口氣，你好像是在關照我？」

「你實在很聰明……」

「我這個人敲不得悶鼓，你能不能給一點暗示。」

「聽清楚：關照你是爲了曹玲。」

金開泰楞在那裏，彷彿有一團迷霧籠罩着他。

金開泰愈問愈糊塗，就好像一個本來該向東的人如今却向西疾走，每走一步，就距離目的地更遠！不過，這個人似乎有一股無比的震懾力，金開泰本來是懷着敵意的，如今敵意也蕩然無存，反而拿對方當朋友了。

只是因爲曹玲嗎？不，絕不，金開泰星個非常明智的人，其原因是他感覺到對方毫無傷害他的意念。

「還有問題嗎？」

「還有很多的問題，但是我不想再問了？」

「爲什麼？」

「因爲我明知道在你那兒得不到任何答案。」

「總算你有了自知之明，好！我允許你提出最後一個問題，我保證給你最滿意的答案。」

「我喜歡白晝，不喜歡夜晚，我喜歡晴朗，不喜歡陰霾，我喜歡正直，不喜歡奸詐。所以，我對目前的處境有進退失據的苦惱，請問：我該如何自處？」

「問得好，你選擇了一個最有價值的問題。」

「你剛才保證給我最滿意的答覆。」

「你記住一個原則，凡事依照自己的意志去作，招禍、咎由自取；招福、理應享受，你仔細去想想吧？」

那人走了。

金開泰沒有叫住他，也沒有趕上去，這幾句空空洞洞的話就能滿足金開泰嗎？的確能使他滿足，因爲這幾句話在別人聽來也許毫無意義，在他聽來可却是金科玉律。

因爲這幾句話正合他意，凡事都要依照自己的意志去作。不能受人左右，更不能供人驅策。

他緩緩向城內走去，朔風如刀，而他並不感覺冷，荒野寂寂，他並不感覺孤單，只因爲他心中實在，不再虛空，不再徬徨。他現在只想回到金門客棧去好好睡一覺，以待朝陽再昇起的來日。

城門口有人在等他。

爲什麼知道那個人是在等他呢？有兩個理由，一是那人原本面向城牆，當金開泰走近時他突地回過身來，一是金開泰對那人的背影非常熟悉，尤其是那頭長髮。

就是敎金開泰到關帝廟去被宰的那個女人。

現在，金開泰看到了她的臉，由於雪光反映的關係，她的臉顯得非常白，白得好像缺乏生氣！

若是在一刻之前，金開泰必定像疾矢般衝向前去，扭住她的頭髮，以恫嚇的語氣質問她爲什麼要敎他去投陷阱。而他現在却非常平靜，一聲不响地站在那女人的面前。

「東西呢？」那女人輕輕地開口問。

「什麼東西？」金開泰反問。

「我不是敎你到關帝廟神龕下面去拿一樣東西嗎？」

「神龕下面沒有任何東西。」

「哦？」

「妳不信嗎？」

女人在向他打量，就好像他將東西藏了起來。

金開泰暗暗好笑：她倒是裝得很像。
「奇怪？」女人在喃喃自語。
「我也同樣覺得奇怪。」
「你以爲我在尋你的開心嗎？」
「不！神龕下面雖然沒有任何東西，而我却沒有白跑這一趟。」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神龕下面有一個人。」
「人？」
「是的。一個大活人。」
那女人似乎深深被他的話困惑住了。
「那人手裏拿着一把刀，當我掀起神龕掛着的那一幅黃布時，那人突然跳出，利刀刺向我的心窩。」
「哦？」那女人失聲尖叫，似乎大吃一驚。
「妳用不着吃驚，妳看，我並沒有受傷呀！」
「金開泰！」女人很認眞地說：「別以爲我早就知道有那種情況發生。你好像以爲是我設的陷阱。」
「我不想追究。」
「可是我要追究，現在那個拿刀的人呢？」
「死了。」
「是你殺死了他？」
「我沒那種本事。」
「那又是誰？」
「是誰教妳來找我的？那個人就是兇手。」
「我糊塗了，我眞的被你的話弄糊塗了。」女人雙手捂面，喃喃地輕嚷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妳又何必一定要得到答案？世事本來就是眞眞假假，撲朔迷離的。我如果不幸被殺死了，也不會怪妳，如今我活着，連皮毛都沒有受傷，就更不會怪妳了。」
「金開泰，情況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你方才說，有人藏在神龕底下，趁機要殺你，後來他又被別人所殺，而那個人就是要我來找你的人，是嗎？」
「不錯。」
「那個人這麼作又有什麼意義？」
「我不明白，我也不需要明白。」
「你見到那個人了嗎？」
「見到了，而且，我還跟他說過幾句話。」
「你描述一下，那人是個什麼模樣兒的？」
「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
「那就不對了呀！」女人嚷了起來。
「哦？」
「金國泰，不錯，是有人教我來向你傳話，可是那人並不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她是曹玲呀！」
「曹玲？」就像一記响雷突然在金開泰耳邊炸開。
「是呀！」
那麼，那個中年人說的都是謊言了？
「曹玲在那兒？」
「在城裏。」
「帶我去見她。」
「不行。」
「爲什麼？」
「因爲她目前不想見你，她說你傷透了她的心。」
「唉，還在爲這些小事嘔氣呀！目前的情況非常複雜，一個又一個的陷阱等我掉下去，我必須立刻見到曹玲，求求妳，行嗎？」
「對不起，我不敢作主，我只能爲你傳句話。」
「好，那就費心爲我傳句話，我在客棧等消息。」
「好吧！」那女人急冲冲地走了。
金開泰站在城門口沒有動，他很想把頭緒整頓一下，可是，不管他費了多少心思，還是想不透。
龍不王說曹玲涉及紅貨的刼掠案，孫琴也說曹玲有問題，而那個中年人却說關照他是爲了曹玲。爲什麼每一個人都把曹玲扯上？曹玲只是個很單純的女孩兒呀！
想回到客棧好好睡一覺的願望落空了，金開泰熄了燈，上了床，等，等，等，等曹玲來會他。
這一等，竟然等到紅日東昇。
冬天，太陽比黃金還要貴，這一天太陽竟然露了面。
一夜沒睡，金開泰眼皮子痠澀，但他仍然無法闔上眼，心頭的結愈來愈多，將他的身心牢牢纏住了。
從床上爬起來，却看到桌上放着一封信。
昨夜未曾闔眼，寫信的人是如何進來的，他怎麼會毫無知覺呢？
慌忙拆信看個究竟，這一看，金開泰又是滿頭霧水，封套內是一張白紙，紙上一個字也沒有。
這封無字天書表現的意義是什麼呢？
是故意使金開泰產生一種威脅嗎？
他拿着空白的信箋發楞，門口突然傳來一聲輕笑。
現在，他才發現房門是虛掩着的，昨夜上床之前沒有關門。他走過去將房門拉開，看見童梨站在房門口。
「金大哥！我在隔壁聽見响動，知道你起來了。」
「有事嗎？看起來妳好像很開心。」
「嗯！」童梨點點頭。「昨夜有人留了一封信在咱們房裏，信裏還附了一顆好漂亮，好漂亮的珍珠，那個人說，這是給咱們訂親時用的禮物，可就是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我跟傅清和並不認識他，幹嗎送這麼重的禮物呀！」
「信呢？能給我看看嗎？」
童梨的雙手原來是放在背後的，這時伸了出來。她的一隻手拿着信，另一隻手的食指與姆指之間夾着一粒五彩斑斕的珍珠。金開泰不敢確定是不是經過他手中的那一粒，但是，却同一個類型。
難道是另外九顆中的一顆嗎？
信寫得很工整，字蹟也很清秀：
「郎才女貌，舉世無雙，願早成連理，共偕白首，所以明珠一粒奉贈，聊表祝賀之意。」
沒有上欵，沒有下欵。以這封信的內容以及信件又是出現在他們房裏，童梨認爲那是別人送她的訂親禮物，那也並不算錯。
不過，那人眞正的用意又是什麼？
「這封信是什麼時候發現的？」金開泰問。

「今晨。」
「放在何處？」
「放在床頭，昨晚傅清和是睡在椅子上的。」
「臨睡之前沒見過這封信吧？」
「沒有。」
「沒關房門嗎？」
「本來關上的，半夜傅清和出去上過毛坑。」
「妳爲什麼要將這件事情告訴我？」
「讓你也帮着咱們高興，高興呀！」
「記住一件事，別再告訴任何人。」
「爲什麼？」童梨臉上的笑容忽然僵住了。
「妳一定讀過書，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懂嗎？」
「你這麼說來，這粒珍珠一定很值錢了？」
「不但很值錢，而且還有好多人在你爭我奪。」
「哦？莫非這珠子是從那個箱子裏拿出來的？」
「我不敢說一定是，不過，我却知道那隻遺失的箱子裏放着這樣的五彩珍珠一共有九粒之多。」
童梨頻頻蹙眉，她似乎想不透其中的原因。
「妳將這粒珍珠收起來，」金開泰很溫和地說：「也許是福不是禍，不過，妳千萬別張揚，傅清和知道了嗎？」
「他還不知道。」
「爲什麼要瞞住他？」
「我不是存心瞞住他，他還沉睡沒醒哩！」
「那就別讓他知道，就當沒這件事一樣。」
童梨仍想問原因，最後她還是忍住了，她雖然對金開泰非常信任。
「妳昨晚說的那個妙計我看暫時不要實施，你們還要留在這裏，說不定你們還會收到更多的禮物。」
「金大哥！我怕。」
「怕什麼？」
「我總覺得會有什麼禍事臨頭，早走早好。」
「童姑娘！我說不出什麼道理來，但我却有一種感覺，這個時候妳和傅清和還不能走，你們可能也走不了。」
「哦？」童梨瞪大了眼睛，顯得非常吃驚。
「聽我的話，好好地待在這裏。」
童梨回房去了，金開泰又拿起了那封不着一字的信，苦思其中奧妙。
突然，一道雪光閃過了他的腦際。
昨晚，他曾經跟那個陌生的女人說，他迫切想見曹玲，而且還說在客棧裏等着消息，這封信一定是曹玲留下的。
這封信表示了一個很明顯的意義——盡在不言。
這句話對兩心相許的情侶來說，涵義太廣。而且表示曹玲對他毫無誤解，兩心仍然保持着無聲的默契。
如果這封信的確是曹玲留下的，金開泰的判斷就沒有錯。是她留下的嗎？一定是，金開泰作了肯定的答案。
他心中的陰霾散開了，那種孤單無助的感覺也倏然消失，他一直沒把曹玲當成江湖人物，她却是一支奇兵。

×　×　×

在縣城東觀的一條寬敞潔凈的巷子裏有一幢深宅大院，據說是晚清時一位名官的宅第，後來幾經易手，落在一個鹽商的手裏，鹽商又長住淮南，故而這幢深宅大院老是空着。院高宅大，內中情况很少爲外人所知。
這座宅子有東，西兩廂，前後三進，三處院落，不過，亭台樓閣都未修繕，汚泥盈塘，雜草叢生，觸眼一遍凋零，十年興盛十年衰，造物主不會永遠給某一個人好運，這句話一點兒也不錯。
東廂一排房子總有十幾間，就在最前面的那一間裏，偶爾傳來幾聲人語，忽高忽低，忽揚忽挫。
室內的光綫很暗，只有面對窗戶坐着的那個人面孔還能看清楚，她就是在江湖上很有名氣的巫婆婆。
在她對面還站了三個男人，這三個男人都是肅立垂首，對巫婆婆非常慕敬，只有站在中間的那個人在說話。但他的話正說到一半，好像巳到了該下結論處。
「……以小的看來，咱們應該火速回到三家村。」
「爲什麼？」
「根據剛才小的所報告的各種情况而判斷，那一箱紅貨必定還在三家村，咱們一走，對方正好……」
「胡扯！」巫婆婆低叱了一聲。「東西都在城裏發現了，怎還會在三家村。」
「那是敵人的移花接木之計，咱們可能上當了。」
「你站到一邊去，」巫婆婆揮揮手，然後向右邊那個男人一指：「你！站過來，該你提出報告了。」
右邊那一個男人立刻變更位置，站在巫婆婆的正對面。
「據小的查明，如今三家村只留下了童風一個人，龍不王，孫琴，一脚踢，無影刀等人都到了城裏，而且還分散各處。童風的女兒也來了，只怕妳老人家的看法很對，那箱紅貨也必然到了城裏，正在找買主。」
「巫婆婆！」原先那男人又插上了嘴。「這是不可能的，誰也不敢在這個時候脫手找買主呀！」
「你少說話！」巫婆婆對人顯然有成見。「城裏有一個最識貨，最能出價的買主你們知道嗎？」
沒人敢接腔，他們顯然明白巫婆婆好大喜功的毛病。
「現在，」巫婆婆發號施令：「你們分批監視奇珍齋的上自老闆，下至夥計，每一個人的行動。」
「是！」
「快去！仍舊以此地爲連絡中心。」
那三個男人很快地離開了這間屋子。
巫婆婆輕輕地拍了一下手，發出輕脆地一响。
原來這間屋子還有另外一扇門，通往內房，這時，走出來一個女人，就是昨晚在城門口等待金開泰的那個女人。
「坐！」巫婆婆對她很客氣的樣子。
那女人坐下了，沒說話。

「妳想過了嗎？」

「想過了，價錢太低，不合算。」

「妳來找我，就是為了告訴我這句話？」巫婆婆是個火爆性子，因此臉上立刻就浮現了不愧的神色。

「買賣不成仁義在，我不能不來回覆你一聲。」

「大洋三萬，能買多少地，妳算過了嗎？」

「巫婆婆！妳買的是一條命，不是一塊地。」

「亂世人命薄如紙，命又能值多少錢了？」

「這是實話，聽說，有許多江湖殺手為了五十塊大洋就幹活兒。不過，這條命却非常值錢。」

「好！咱們爽脆點，妳再開個價。我出得起，立刻成交，出不起，那也只好買賣不成仁義在了。」

女的沒說半句話，只伸出兩隻手來搖了搖。

「十萬？太離譜了，你想我拿得出來嗎？」

「巫婆婆，我不是說要妳十萬塊現大洋。」

「那又是什麼？」

「我要那十顆五彩珍珠，妳不必出一分錢。」

巫婆婆那雙眼睛一直是瞇着的，這會兒突然放射出兩道冷芒，逼視着那位姑娘，似乎要將她看個仔細。

「巫婆婆！這個條件不算太苛吧？」

「的確不算太苛，如果我能將整箱紅貨找回，只缺少那幾粒珠子，原主人也不會十分為難我。」

「巫婆婆！只要妳一點頭，這單買賣就成交了。」

「姑娘！我雖是很想點頭，却沒法子點頭。」

「哦？」

「姑娘，有兩件事情我需要先弄清楚，第一，據我所知，箱子裏只有九顆五彩珍珠，並非十顆……」

「我知道。」

「妳知道？……妳，我再提出第二件事情，妳的要求我無法先付，妳又怎知我事後一定會兌現？」

「我只要妳先拿一顆珍珠為訂金就行了。」

「一顆？妳太看得起我啦，半顆我也拿不出來。」

「那種五彩珍珠一共有十顆，九顆落在那位督辦手裏，如今已經被刧，另外一顆如今也在縣城。好像是前兒晚上，還在奇珍齋亮過像，夥婆婆要拿，還怕拿不到嗎？」

「姑娘快告訴我，那顆珍珠此刻在誰手裏？」

「孫琴。」年輕女人用力說出這兩個字。

巫婆婆精神一振，疾聲問道：「沒錯了嗎？」

「沒錯。」

「好！咱們天黑後再在這兒碰頭怎麼樣？」

「行。」

「姑娘！如果我先將那顆珍珠交給妳，妳就會……？」

「當然，我是一個很守信的人。」

「妳難道不怕我事後不交出那九顆珍珠嗎？」

「我不怕。」

「為什麼？」

「巫婆婆！不瞞妳說，我生平最痛恨不守信義的人，對付那種人，我有的是辦法，所以……」

「別再往下說了，放心，我會守信，反正東西不是我的，能夠找回來，別教我丟人，我已經很滿意了。」

「那我就先走一步啦。」

「請！」

年輕女人身手看來還不錯，她毫不費力就越牆出了這座深宅大院，向縣城的中心點走去，她拐彎抹角，在繞圈兒，很明顯，她是怕有人釘她的梢。

事實上巫婆婆根本就沒有派人釘梢，也許她早就發現這個年輕姑娘是個老江湖，不敢玩這一套。

年輕女人在確定沒人釘梢之後，快速地閃進了一家客棧，這家客棧很小，不過，裏面却很清靜。

當中是天井，兩旁各有五間廂房，在左手邊最靠內的一間廂房中住了一個年輕的男客，這位男客生得相當英俊，其面貌秀麗的程度幾乎使人懷疑他不是個男人。

他的確不是男人，他唇上無鬚，喉間無結，那是男人必定有的生理徵兆。

他是個假男人，是曹玲喬扮的。

他所以要如此作，目的當然是為了遮人耳目。

房門開着，那年輕女人一推，就閃身進來了。

曹玲顯然是在等她，迫不及待地問道：「怎麼樣？」

那年輕姑娘喜孜孜地向她一點頭，回答道：「成了。」

「成了？」曹玲提出了疑問。

「成了。」年輕姑娘重覆這兩個字，並以肯定的語氣加以補充：「巫婆婆上了當，她非上當不可。」

「別小看了那個老巫婆，她……」

「曹玲，妳也太高估她了，不錯，她凶狠毒辣，人人都怕她，不過，在我眼裏她只是個粗人，動腦筋，比心機眼兒，她根本就沒法子跟我比，她能不上當嗎？」

「她跟妳約好了再見面的時間嗎？」

「約好了，天黑之前。」

「天黑之前？她難道立刻就要動手了麼？」

「當然會立刻動手，她根本沒把孫琴看在眼裏。」

「現在立刻通知開泰，要他將這個壞消息轉告孫琴，要孫琴早作防範。」

「曹玲，妳在玩什麼鬼花樣呀？」

「妳少問，照我的話去作，快……」

「曹玲，憑良心說，我是很服妳的，不過，玩火的人常常被火燒着，聰明反被聰明誤……」

「好啦，妳盡跟我囉嗦個什麼勁兒，快去吧！」

那年輕姑娘顯然對曹玲非常服從，臉上的表情雖是一萬個不情願，但她還是乖

乖地聽話去了。

對於這位年輕姑娘的突然降臨，金開泰眞有說不出的喜悅，可是她那過份白的面孔和她那兩道冷冷的目光却又使他只得把喜悅壓在心底，不敢表露出來。

「姑娘，妳說昨夜會給我消息的，可是……」

「我昨晚巳經給你消息了。」

「我清晨起來，只看到一封信。」

「那還不夠嗎？」

「信上沒有一個字呀！」

「如果你是俗人，那封信就對你毫無意義了。」

金開泰暗暗高興，這證明他的穎悟力還是相當高。曹玲那封不着一字的信却表示了她內心中的萬千情意。

「有一件事，曹玲教我來告訴你。」

「哦？什麼事？」

「巫婆婆來到了縣城。」

「這……與我又有什麼關係？」

「她聽說有一顆五彩珍珠在孫琴手裏，所以要找她，如今你和孫琴是搭檔，似乎應該通知她一聲。」

「我不明白曹玲這麼作到底是為了什麼？」

「以德報怨，而且使你不虧欠孫琴什麼。」

「好！我儘快通知孫琴……姑娘……」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曹玲暫時不會和你見面。」

「那麼，妳能代表曹玲回答我一句話嗎？」

「金開泰，你有許多過人之處，所以曹玲才寧願違背母親的意思喜歡你，不過，你這句話却說得太愚蠢了，我怎能代表曹玲回答你的問題呢？月可以當燈，燈可以當月嗎？酒可以代茶，茶可以代酒嗎？」這年輕姑娘的口齒非常犀利，而且還懂得不少。

「我該如何稱呼姑娘？」

「叫我小蕙。」

「小蕙姑娘……」

「小蕙就是小蕙，幹嗎加上姑娘兩個字呢？」

「好！小蕙，聽妳談吐，就知道妳懂得不少，妳不代表曹玲，妳就是妳，回答我幾個問題總可以吧！」

「可別把我估得太高。」

「妳認為龍不王這位江湖老前輩為人如何？」

「我不喜歡這個老頭兒。」

「我們不論好惡，請妳作一個客觀的批評。」

「為人還算很正直。」

「他的話可信嗎？」

「可信。」

「巫婆婆在途中被刧走了一箱紅貨，價值連城，龍不王說，曹玲與這件刧案有關。」金開泰說得直截了當。

小蕙的眼睛瞪得很大，並非吃驚，而是盛怒，她忿忿地說：「你相信嗎？」

「妳不是說，龍不王的話可信嗎？」

「金開泰，是龍不王可信？還是曹玲更可信？」

小蕙眞有辯才，輕描淡寫一句話就將金開泰駁倒了。

「所以……」金開泰囁嚅地說：「我要見她。」

「難道非要她親口對你說一句那件刧案與她無關，你才相信嗎？你是信她的話？還是信她的人？」

「小蕙，我說不過妳……好了！請妳轉達我的意思，在適當的時機，務必與我見面一談。」

「這種機會一定有的，我保證。」

「謝謝妳。」

小蕙走了，金開泰的心境也不見得有多開朗，那個結不打開，是永遠也不會舒坦的。

他立刻就去找孫琴，中間人是小眼睛，但他不知道是否還能找到那個小眼睛。只有去那家茶館，小眼睛不在，却遇上了龍不王。

「坐！」龍不王先向他打招呼：「老弟。」

金開泰想躲也躲不掉，只得過去坐了下來。

「老弟要找誰？」

「有件事想要請教前輩。」金開泰只得順水推舟。

龍不王道：「哦！那倒是歪打正着，什麼事？」

「前輩曾告訴我，曹玲也涉及那件刧案……」

「不錯，我說過，你去問曹玲，她否認，是不是？」

「我還沒有見過曹玲。」

「那……？」

「我想更進一步了解，是她一個人幹的？還是她與別人合夥幹的？」

「你認為曹玲單人獨力對付得了巫婆婆嗎？」

「前輩，你在閃避不回覆我的問題，是因為……」

「老弟，一見面我就看出你巳經對我有了成見，就當是道聽途說，別當一回事，不用再追問，行嗎？」

「前輩，如果這句話傳到巫婆婆耳中又會如何？」

「巫婆婆巳經知道了。」

「哦！」

「她正在四處找曹玲……老弟，有一件事你必須了解，這話不是第一次從我口中說出，知道的人很多。」

「如此說來，前輩也是道聽途說。」

「人云亦云，就這麼一回事，不過，我相信。」

「理由呢？」

「金老弟，你該打住啦，我有我的理由去相信那種傳言，你有你的理由去否定那種傳言，有什麼好爭論的？拿來爭去，除了面紅脖子粗外，還能得到別的麼？」

金開泰默然了，他在言辭方面老不是別人的對手。

「你要找孫琴？」他的心事又被龍不王看破了。

「嗯！」只得承認。

「往前走，有一家龍鳳酒樓，樓上雅廂第二間。」

「孫琴在那兒？」

「沒錯。」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廿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班察巴那在對方還沒有殺馬沙前已派手下佈置埋伏好，以追查沙平把屍體帶到什麼地方。沙平僱了一輛車，買了三副棺木，擇好墓地，就把那三個死者安葬。其實暗地裏，沙平已在墓內挖好一條地道，地道外是一條湍急的河流，而那三副靈柩，以由這河流運至呂三處了。呂三及小方走出地道後，就遇着呂三派來的人在迎接他們，招待他們吃一頓飯，還準備了他們愛好的菜餚，呂恭還告訴二人，呂三已把齊小燕收爲義妹及打算把她下嫁獨孤痴。而就在他們吃喝談話之時，彼岸山坡上，呂三正在監視着他們……

可愛亦可恨　多情却無情

木屋裏的秘密

（一）

河流對岸的山坡上，岩石間，樹叢裏，有一棟隱秘的小屋。

一棟別人很難發現的小木屋。

就算有人發現了，也沒有人會注意的，因爲從外表上看來，這棟小木屋絕沒有一點能夠讓人注意的地方。

就算有迷途的旅客獵人，在無意間闖了進去，也不會發現這間木屋有什麼特別之處。更不會想到「富貴神仙」呂三會在這裏。

× × ×

但是呂三就在這木屋裏。

不但呂三在，齊小燕也在。

（二）

木屋是用堅實而乾燥的松木板搭成的，沒有漆，有一個小小的窗戶。

木屋裏有一張木板床，一張木板桌，三張木板櫈，一個木板櫃，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廚房。

如果你常在山野叢林間走動，你一定常常會看到一些這樣的木屋。

一些樵夫獵戶隱士和被放逐的人，住的地方通常都是這樣子的。

可是這棟木屋不同。

這間木屋不是樵夫獵戶的居所，也不是任何人的隱居處。

這間木屋是呂三的秘窟，甚至可以算是呂三最主要的秘窟之一。

× × ×

木板桌也沒有漆。

齊小燕坐在木桌旁一張沒有漆的木板櫈上，看着呂三。

她覺得很奇怪。

她一向認爲自己是絕頂聰明的人，這世界上很少有她不懂的事。

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子的。可是她看不懂呂三在幹什麼？

（三）

呂三正站在這間小木屋唯一的一個小窗前，手裏拿着個小圓筒。

一個大約有兩尺長的小圓筒，粗的一

頭比酒杯粗了一點，細的一頭比酒杯細一點。

這個圓筒是呂三剛從那個沒有漆的木板櫃裏拿出來的。

木櫃裏本來只有幾件粗布衣服，但是呂三伸手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一按，木櫃裏忽然彈出了一塊木板，木板後忽然又出現了一個小櫃子，金光閃閃的小櫃子，上面有七道鎖。

這個小圓筒就是從這個小櫃子裏拿出來的。

呂三站在窗口，閉起了左眼，把這個小圓筒比較細的一頭對在右眼上，把這個小圓筒比較粗的一頭對住小窗外。

他就這麼樣站在那裏，保持着這種姿勢，已經站了很久。

他一向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臉上一向很少有什麼表情。

可是現在他臉上却有了很多種表情，就好像能從這個小圓筒裏看到很多能够讓他覺得非常有趣的事。就好像一個小孩在看萬花筒一樣。

× × ×

呂三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這個小圓筒當然也絕不會萬花筒。

齊小燕實在看不出他在看什麼？也想不通他在幹什麼？

呂三忽然回頭對她笑了笑，把手裏的小圓筒遞給她。

「你也來看看。」

「看什麼？」小燕問：「看這個小筒子？」

她搖頭拒絕：「我不看。」她想不出這個小圓筒有什麼好看的。

但是呂三却堅持。

「你一定要來看看。」他說：「我保證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

小燕不相信，但是她也不再堅持。

她離開小方決定來投奔呂三時，就已經決定不再堅持任何事。

她已經決定要做一個又聰明又聽話的女孩子，因爲這種人是絕不會吃虧的。

× × ×

這個小圓筒是用金屬做成的，做得極精緻，兩頭都鑲着手工極精妙的黃金花紋，看來無疑是件極貴重的東西，却又偏偏看不出它有什麼用？

呂三要小燕用他剛才同樣的姿勢拿住它，用兩隻手拿住它的前後兩端，舉在右眼前，對準窗口，閉上左眼。

「我知道你是個非常非常聰明的女孩子。」呂三微笑：「可是我保證你一定想不到你會從這個圓筒裏看到什麼事的。」

× × ×

小燕果然想不到。

她做夢也想不到她會從這個圓筒裏看到小方。

（四）

——小方，要命的小方。

她一直認爲自己是個很無情的女人。絕對比任何一個像她這種年紀的少女都無情。

因爲她的確非常非常聰明，多年前她就已知道多情是件多麼令人痛苦的事。

她一直想忘記小方。

可是這世界上又有那個少女能這麼快就忘記她的第一個男人？

× × ×

自從她看到小方對「陽光」和蘇蘇的態度，看到他對她們流露出的那種感情，她就已下定決心，要離開這個男人。

——這個要命的男人，彷彿無情，却又偏偏多情，彷彿多情，却又偏偏無情。

她悄悄的退出了那間小屋，退出了他們那個複雜的圈子，因爲她知道如果再留下去，只會變得更痛苦更煩惱更傷心。

她一向不願折磨自己。

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就不想再見到小方了。

——相見不如不見，縱然有情，此情也只有留待追憶。

可是現在她舉起了這個小圓筒，這個既多情又無情的小方忽然出現了。

圓筒的中間是空的，兩頭都嵌着一種彷彿像是水晶的透明物。

她舉起這個圓筒，把較細的一頭對住自己的右眼。把較粗的一頭對着窗口。這個要命的小方就忽然出現在她眼前。

（五）

呂三一直在看着她，也不知是不是想從她臉上的表情和反應上看出她對小方的感情。

他知道她現在一定已經看見了小方，可是她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她的手還是和剛才同樣穩定，她的臉色也完全沒有改變。

——齊小燕今年才十七歲，可是她已經把自己訓練得像七十歲一樣。

她只問呂三：「這是什麼？」她問的是她手裏的這個小圓筒。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呂三說：「這是從比英吉利國更遠的一個國度得來的，到目前爲止，這種東西還沒有名字，因爲這種東西以前從來沒有被傳入到中土，到目前爲止，除了我之外，只有你看見過。」

「哦？」

「可是現在它已經有一個名字了，」呂三得意微笑：「因爲我已經替它取了一個名字。」

「什麼名字？」

「我本來準備叫它千里眼鏡。」呂三說：「可是這名字太俗，而且聽來好像是神話中的法寶。」他又說：「這不是神話，這是眞眞實實的東西，它唯一用處，就是能望遠，所以我才決定正式爲它命名爲『望遠鏡』。」

「望遠鏡？」小燕說：「這是個好名字。」

「這樣東西也是樣好東西。」

小燕同意：「所以這樣東西和這個名字都一定可以留傳千古。」

× × ×

她雖然在說話，可是她的眼睛一直都沒有離開過她手裏這個望遠鏡。小方的每一個動作，她都沒有錯過。

呂三忽然又說：「我知道你還學過一樣很少有人能學得會的事。」

「什麼事？」

「讀唇語。」

這也是個非常新奇的名字，呂三解釋：「只要你能看見一個人說話時的咀形，

你就能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對我的事好像知道得很多。」說這句話的時候，齊小燕並沒有表現出一點不愉快的樣子，而且還笑了笑：「你當然應該知道得很多，否則你怎麼會收容我？」

呂三也笑了笑。

「看來我們彼此都很瞭解。所以我相信我們以後一定會相處得很好。」然後他又問她道：「現在是誰在說話了？」

「是班察巴那。」

「他在說什麼？」

「他在奇怪。」齊小燕說：「他想不通你爲什麼要派呂恭那麼樣一個人去把他留在那裏。」

呂三微笑！

「他還說了些什麼？」

「他說你派去替他們炒菜烤肉的那些人，每一個都可能是武林高手。」小燕說：「他還說連那個正在添火的人用的那把火鉗子都可能是件很厲害的外門兵器。」

呂三嘆了口氣：「別人都說卜鷹是人傑，依我看，班察巴那絕不比卜鷹差。」

他忽然又問：「你猜他會不會殺死呂恭？」

齊小燕又笑了笑：「現在他也正在問小方，同樣是在問這句話。」

「小方怎麼說？」

「小方連一個字都沒有說。」

「你呢？」

「我也跟小方一樣。」齊小燕說：「你和班察巴那這種人做的事，我們永遠都猜不透的。」

呂三用一雙柔軟修長，保養得非常好的手，輕輕慢慢的整理着腰上的金色緞帶，過了很久才問：「你認爲我和班察巴那是同一種人？」

齊小燕沒有回答這問題，呂三好像也不想要她回答這問題。

他接着又說：「如果我是班察巴那，我絕不會殺呂恭這麼樣一個人的。」

「爲什麼？」

「第一，因爲呂恭這種人根本不值得他出手。」呂三說：「第二，因爲呂恭以後對他也許還有用。」

「剛才呂恭自己也這麼說。」

「但是另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

「那一點？」

「班察巴那不殺呂恭，因爲他也不想冒險。」

「冒險？」小燕問：「冒什麼險？」

「班察巴那沒看錯，我派去替他們炒菜烤肉添火的人，確實都是武林高手。」

「哦？」

「替他們添柴生火的那個人外號叫『螃蟹』。」呂三說：「他用來添柴生火的那個鐵鉗子，的確是件獨創的外門武器，不但可以鉗死對方的兵刃，護手的把子上還另有妙用。」

「哦？」

「只要你的兵刃一旦被他鉗殺，那鐵鉗的手把立刻就會彈出。」呂三道：「只要他一反手，就可以刺穿你的心臟。」

他又說：「這是他獨創的武器，江湖中見到過的人還不多，因爲他出道還不及一年，就被我收容了，我實在想不到班察巴那居然能看得出來。」

「替他烤肉的那個人平常烤的眞是人肉？」

「那個人的外號叫『叉子』，無論什麼只要一被他看上，就好像被叉子叉住一樣。」

「然後他是不是就會把被他叉住的那個人，送到火上去烤一烤？」

「是的！」呂三道：「如果你被他叉住了，也許他並不是眞的會把你送到火上去烤，可是你自己的感覺却一定是那樣子的，甚至很可能比被火烤還難受。」

「另外那些人呢？」

「那些人也跟他們差不多，」呂三道：「幾乎每一個都是心狠手辣，殺人如麻的角色。」

「他們爲什麼服你？」

「就因爲他們太狠，所以才會服我，」呂三道：「因爲他們除了來投奔我之外，根本已無處可去，在江湖中根本已無法立足。」

齊小燕嘆了口氣。

「要殺人的人，那人當然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完全正確。」

「班察巴那不殺呂恭，就因爲在顧忌他們這些人？」齊小燕問。

「這一點絕對是很重要的。」呂三道：「班察巴那一向是非常謹愼的人，不必要的事他絕不會做，沒把握的事他更不會做！」

「那麼你呢？」齊小燕又問：「你一直想除去班察巴那，爲什麼不乘這個機會動手？」

「因爲這個機會還不算太好。」

「爲什麼？」

「班察巴那在附近很可能也有埋伏，憑『螃蟹』和『叉子』那些人，也未必能將班察巴那和小方置之於死地。」

呂三又補充：「因爲那地方根本不是死地，四面都有退路，他們根本不能取勝，也可以退走。」

「你既然明知如此，爲什麼要選擇這麼樣一個地方請他？」

呂三嘆了口氣！

「班察巴那是什麼樣的人物？」他說：「如果不是這種地方，他怎麼會去？」

齊小燕也嘆了口氣：「那麼我就更不懂了。」

她不懂的是：「你自己根本不想乘這個機會動手除去他，又知道他也不會出手的。」

「不錯！」

「那麼你爲什麼要派呂恭和那些人，去把班察巴那和小方留在那裏？」

「因爲我要觀察他。」呂三說：「班察巴那的行蹤飄忽，神出鬼沒，而且一向獨來獨往，可以說是近百年來江湖中最神秘的一個人。」

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

「所以我只有製造這麼樣一個機會，再加上這架我用一對純種的大宛汗血馬，和一柄漢末時曹操想用來斬殺董卓的寶刀，從波斯大賈『胡塞』那裏換來的望遠寶鏡，才能觀察到他的言語神態行動。」

齊小燕嘆了口氣：「你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爲的只不過是看看他而已？」

「是的。」呂三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他是我生平唯一的對手，如果我連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都不知道，怎麼能戰勝他？」

「你眞的認爲他是你生平中唯一的對手？」

「眞的！」

「卜鷹呢？」

「卜鷹？」呂三笑了笑：「卜鷹不足慮。」

「爲什麼？」齊小燕忍不住問：「別人都說卜鷹是當世的人傑，你爲什麼會如此看輕他？」

呂三沉思了很久之後才回答這問題：「卜鷹和班察巴那不同。」他說：「卜鷹雖然有梟雄之才。天性却是愛好和平的，他殺人，只不過是爲了防止更多人被殺，他戰鬥，只不過是爲要消弭更大的戰爭。他外表看來雖然冷酷無情，其實却是個心腸很軟的人。」

「班察巴那呢？」

「班察巴那就不同了。」呂三說：「他天生就是個戰鬥者。而且一定要戰勝。不惜任何代價，不擇任何手段，都要戰勝，只許勝，不許敗。不能勝，就得死，其間絕無選擇的餘地。」

他忽然長長嘆息：「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卜鷹這個人，而且一向都對他十分尊敬，如果他不死。以後我們說不定會變成朋友。」

「如果他不死！」齊小燕又忍不住問：「難道你認爲他已經死了？」

呂三點頭。

「是你殺了他？」齊小燕又問。

呂三搖頭。

「要殺卜鷹並非容易，連我都做不到，」他又在嘆息：「因爲我是他的仇敵，不是他的朋友。」

「你認爲只有是他的朋友才能殺得了他？」

「不但是他的朋友，而且一定是他最親近的朋友。」

「那麼你認爲是誰殺了他？」

「班察巴那！」呂三說得斬釘截鐵：「只有班察巴那，再無別人！」

「你爲什麼會這麼想？」她問：「他們一向是最好的伙伴，班察巴那爲什麼要殺他？」

呂三慢慢的伸出手，他的手裏握着的是一塊十足純金。

「就是因爲這樣東西。」

「黃金？」齊小燕說：「你認爲班察巴那是爲了黃金而殺卜鷹的？」

呂三凝視着掌中的黃金。

「千古以來，爲了這樣東西殺人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他看着齊小燕點了點頭：「難道你認爲這個理由還不够？」

這理由當然已足够，齊小燕却還是不懂。

呂三又解釋：「黃金是他們兩個人共同計劃從我這裏盜走的，但是他們的目的却不同。」

「有什麼不同？」

「卜鷹盜去我的黃金，是爲了要阻止我利用這些黃金實現我的理想。」呂三說：「所以他只想將那些黃金永遠埋藏於地下。只要他活着，絕對不會讓任何人去動用它。」

他又說：「但是班察巴那却想利用那些黃金來打擊我，戰勝我，他認爲將黃金埋在地下面而不加利用實在是件愚蠢之極的事。」

「可惜他也沒法子說服卜鷹。」

齊小燕終於漸漸明白：「卜鷹的命令，他也不敢反抗。」

「所以他只有把卜鷹殺了。而且讓別人認爲是我殺的！」

「如果卜鷹不是你殺的，你爲什麼不公開否認？」

「我爲什麼要否認？」呂三冷笑：「要殺卜鷹並不容易，並不是人人都能殺得了他的，如果別人認爲是我殺了他，豈非是件很光采的事，我爲什麼要否認？」

他的笑容中忽然露出種說不出的蕭索之意：「何況，不是我殺的人而算在我帳上的，本來已經够多了，再增加一個又何妨？」

齊小燕的眼睛本來一直沒有離開過她手裏的望遠鏡，直到這時才回頭，盯着呂三，彷彿想從他的表情中看出他說的這些話，究竟是眞是假？

但是她一點也看不出來，所以她又問：「你怎麼知道班察巴那是爲什麼要殺卜鷹的？你怎麼知道他的想法？」

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很少有人願意回答這種有關一個人內心思想秘密的問題。呂三居然願意，而且很快就回答：「因爲你說的不錯，我和班察巴那確實是同一類型的人。」他說：「本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直到我仔細觀察過他之後才發現的。」

「其實你早就應該知道你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齊小燕說：「連我都早就看出來了。」

「哦？」

「你們都是人中之傑，都有稱霸一方的雄心。」齊小燕說：「而且你們都是孤獨的人，雖然都能讓別人爲你們去死，却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因爲你們從來都沒有信任過任何人。」

呂三淡淡的笑了笑：「也許就因爲這緣故，所以我們才能活到現在。」

齊小燕也淡淡的笑了笑。

「也許就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你們雖然活着，雖然擁有一切，可是活得並不快樂。」

「你呢？」呂三盯着她：「難道你不是這種人？」

齊小燕避開了這問題，反問呂三。

「你已經觀察他很久，而且觀察得很仔細，你看出了什麼？」

呂三也沒有回答她這個問題，也反問她：「如果有一個人終年流浪在那一片無情的大漠上，沒有食糧，沒有水，也沒有同伴。」他問：「你想他應該是個什麼樣的人？」

「是個很孤僻的人，就像是野獸一樣，看起來一定很瘦很髒。」

無論誰都會這麼想的。

食糧的缺乏，無疑會使人瘦弱，連飲

用的水都視如珍寶，當然會使人髒。

「班察巴那看來是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齊小燕說：「他看起來絕對不是這樣的。」

班察巴那看起來英俊雄偉而健康，絕沒有一點營養不良的樣子。

他的服裝永遠都保持光潔筆挺，就連京城裏最講究穿着的人，都未必能比得上他。甚至連頭髮和指甲都能修得很乾淨。

「還有最奇怪的一點！」

「那一點？」

「剛才你說的不錯。」呂三道，「一個人如果終年流浪，他的舉動看起來就難免會和野獸一樣，變得散漫而粗野。」

「不錯。」

「但是班察巴那却不同。」呂三道：「剛才我仔細觀察了他很久，發現他的一舉一動都極有節制，連一點小節都不疏忽，就算是最有教養的世家子，在吃飯的時候也不會比他更有禮。」

齊小燕嘆了口氣：「你看出來的事倒眞不少。」

「這些事我相信你一定也看出來了。你也不必否認。」

齊小燕沒有否認，也不能否認。

「我問你，」呂三道，「從這些小事上面，你能不能看出班察巴那的秘密。」

「什麼秘密？」齊小燕連眼睛都沒有眨：「從這些事上能看出什麼秘密？」

呂三盯着她，盯着她看了很久，彷彿也想看看她是不是在說謊。

可是他也看不出來。

對這一點他顯然覺得很不滿意，但他却還是繼續說：「他的衣着整潔，身體健康，表示他雖然經年流浪在沙漠裏，但却從來沒有缺乏過食糧和水。」

——在那一片無情的大地上，班察巴那怎麼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糧和水？

這無疑是件怪事，齊小燕却沒有問，只是靜靜的聽呂三接着說下去。

「他的行爲舉動都極有節制，看來不但彬彬有禮，而且很有威嚴。」呂三道：「這就表示他並不是像別人想像中那麼寂寞孤獨。」

「哦！」

「就在別的人都以爲他是一個人像一匹野狼般在流浪時，他說不定正和另外一些人在一起。」

「另外一些什麼人？」齊小燕問。

「一些佩服他，依靠他，隨時都願意爲他去死的人。」

「哦？」

「就因爲他跟這些人在一起，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節制。因爲他一定要以自己的行爲作這些人的表率。」

「這又表示什麼？」

「這表示他在沙漠中一定還有個秘密的藏身之地。」呂三說：「沙漠中的地勢情況，天下絕沒有任何人能比他更熟悉，只有他才能找到那麼樣一個地方，也只有他知道這秘密。」

「連卜鷹都不知道？」

「卜鷹當然不知道。」呂三說。「他利用那地方，訓練了一批隨時都肯爲他去死的人，卜鷹就是死在那些人手裏的。」

他抬頭。「現在他一定也同樣想要我死在那些人的手裏。」

有種人的感觸情緒和想法，好像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會改變的。

呂三無疑就是這種人。

他忽然又笑了，眞的笑了。

「班察巴那雖然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想殺我，可是我並不恨他。因爲我也想殺他，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想殺他。」

呂三笑得彷彿很愉快：「他想殺我，我也想殺他，但是我們之間並沒有仇恨。我不恨他，他也未必恨我。」

殺人本來就不一定是因爲仇恨。

齊小燕瞭解這一點。

「我知道你恨的不是班察巴那，你恨的是另外一個人。」

「我恨的是誰？」

「是小方！」齊小燕說：「不但你恨他，獨孤癡也恨他，甚至連班察巴那說不定都在恨他。」

「爲什麼？」

「因爲你們都知道另外有些人都非常喜歡他。」

齊小燕說：「大家都知道，可憐的人必有可恨之處，從另一方面來說，可愛的人也一定會有很多人恨他的。」

呂三當然也瞭解這道理，愛與恨之間的差別本來就很微妙。

但是他臉上的笑容忽然間就消失了。

「我知道你恨的是小方。」齊小燕說：「班察巴那當然也知道。」

「哼。」

「所以這一次班察巴那下令發動攻擊，一定要讓你知道他一定會以小方爲攻擊的主力。」

「爲什麼？」

「因爲他知道就算你明知他這次攻擊的目的是爲了要找你的下落，你也同樣會上當的。」齊小燕說：「因爲你也同樣想利用這次機會將小方置之於死地。」

她淡淡的接着道：「所以這一次，小方巳經死定了。」

（六）

呂三是個非常謹愼仔細的人。

一個人如果能從白手起家，而變爲富可敵國，那麼他通常都會是個非常謹愼仔細的人。對身旁的每個人每樣事都會觀察得非常仔細。可是現在他却好像完全沒有去注意齊小燕對這件事的反應，好像也完全不知道她和小方之間的感情。

他只不過忽然改變了話題。

「小方和班察巴那是不是巳走了？」

「是的。」

「他們有沒有殺呂恭？」

「沒有。」

「他們也沒有把呂恭帶走？」

齊小燕搖頭：「我本來也以爲班察巴那會把呂恭帶走的，因爲呂恭以後很可能還有用，想不到他居然沒有這麼做。」

呂三微笑。

「班察巴那這種人做的事，通常都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

「可是你巳經想到了。」齊小燕說：「他做的事只有你能想得到。」

呂三笑得更神秘，更愉快，更曖昧。

他忽然問齊小燕：「我做的事你猜他是不是也能想得到？」（本章終。全文未完）

點穴擒拿手

小雲

擒拿手是中國獨特的武功之一，遠在明朝巳經盛行，由黃河流域傳入長江流域，另外一派却傳到珠江流域來，戚繼光寫的拳經裏面談及擒拿手，認爲它在古代稱做擒拿術，包括宋太祖三十二勢長拳，六步拳，猴拳等，換言之，擒拿手在中國古代若干拳術裏面有相當重要的位置，由於它分別在許多種門派的拳術當中插入，故此不能够自成一派，只是巧妙的以特殊手法制服敵人，不過，到了孫八，那就不同了，他把各種門派的擒拿手集中在一起，變成另外一種拳術，換言之，那種拳術一開始就向敵人的穴道發招，如果擒拿不成，立刻變成普通的拳脚，稍有機會，又再發招，因此，它得到另外一種特殊的威力，足以壓制對方，除非躲得過它的威力。至於近代擒拿手，首推孫八。

孫八在滄州出生，年齡很輕就遠走天涯，學習武功，到了黃河，遇着一個奇人，叫做黃公公，敎他擒拿，此後他就變成一個獨特的拳師，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很謙遜的青年，但却有獨特本領，非普通的拳師所能及。

他回到滄州開設武館，那時僅有二十八歲，由於他的武功另創一格，學會了它，能够以小敵大，以弱敵强，故此，在滄州很快就名氣漸响，有許多大戶人家聘他輪流到家裏敎授武藝，讓一家大小學習，因此，滄州孫八就變成一個生招牌。

那時滄州另有一個武林高手，姓于，叫做敦和，壯年的時候，武功已臻絕頂，後來參加軍旅，充任陝西，甘肅的軍中敎練，到了花甲之年，然後退休返鄕，雖然他的盛年已過，但因經常練武，拳脚仍是很厲害的，後輩對他另眼相看，紛紛投入他門下。

當時孫八聽到這位滄州的老前輩返鄕，仍以後輩的身份登門請敎，豈料于敦和氣焰迫人，事前巳經聽到別人談及滄州名氣最响的一個高手就是孫八，擒拿手無人能敵，出神入化，一招見效，故此他心裏巳經有很大反感，唔敍之際，很快就以長輩的態度追問孫八究竟擒拿手有何妙用。

孫八聽了他的話就很粗略的說出擒拿手有甚麼變化，大致說擒拿手包括化，拿，點，發，閉，這五種功夫，出手要自然，務求一招挫敵。

于敦和聽了臉色一沉，就在座上捲起衣袖來，想跟孫八在大堂過招，試試他的擒拿手是否眞的如此厲害。

因爲他是老前輩，故此，孫八立刻打恭作揖，非常客氣的說出他只是略懂一兩招，不敢在前輩臉前獻醜。殊不料于敦和聽了這話，竟然信以爲眞說：「你不敢跟我過招，此後不准在別人臉前誇張擒拿手有何妙用。」

孫八一笑置之，隨即拱手告辭，不過，孫八登門拜訪于敦和而不敢過招情形，有部份人看見，便把這件事分別在外邊散播，崇拜孫八的人對他略爲有些不滿，孫八的門徒漸少，孫八毫不担心，根本上他不設武館也能够活下去，當然不必太過注意此事。

有一日，滄州出會大典，懂得功夫的高手全部集中在一處，于敦和以及孫八都是座上客，席間于敦和借着三分醉意，忽又大發狂言，認爲練武之人不敢過招，而且無法在別人的臉前表演，只是純盜虛聲，不消說，他的話是暗指孫八的了，說完這番話，他就走到園林之內，把一塊長約三尺的石頭拿出來，當衆表演。

因爲那塊石重一百斤左右，想用一隻手把它擧起來，巳不容易，于敦和故意誇耀自己的本領，僅用右手抓起它，就把它放平提起來，然後用一個酒杯貯滿了酒，放在石上，向大堂走了一匝，杯中的酒，沒有一點瀉出來，表演之後，他叫人取去酒杯，就把那塊石放在地上。由此反映出他不但臂力驚人，而且能够使石上的一杯酒如此穩定實在不容易。

各人紛紛鼓掌，于敦和更加趾高氣揚。

他突然非常囂張的走近孫八，右手握住他的左腕，大聲叫道：「你能否使用擒拿手跟我對抗呢？」

剛才孫八聽到他的冷言冷語，巳經難以忍受，那時左腕被執，更加忍無可忍，無法不發招反攻了，他忽然伸手按在對方右臂上端接近肩膊的穴道，一按一扣，把指勁盡量發揮，不過嘴上仍然很冷靜的說：「現時輪到你發招了。」

于敦和聽了這句話，心上一震，他正想把左手打出，借此挽救右臂肩膊被人點穴的危機，但却來不及，突然覺得一陣痲痹，好像右臂的骨折脈斷，跟着全身冰凍，倒地不省人事。

各人看了大驚失色，孫八柔聲說：「他只是給我點穴，我用掌一拍，他就復元。」

跟着他把于敦和拉起來，使他站定，然後伸手在于敦和的右邊肩膊使勁一拍，于敦和忽然心上一熱，血脈流通，能够睜開眼睛，到了那晚，他不能不服，悶着不做聲，回到原來的座位去。

自此之後，無人再說孫八的擒拿手純盜虛聲了，事實上擒拿點穴的絕技，確是眞有其事的，不過後人沒有認眞學習到這一門功夫，或者學到了，却未深入研究，苦練多年，手上沒有勁，學會了仍然是白費氣力，因此之故，點穴擒拿，便變成了一個神秘的名稱，似乎未必有這麼一回事。

武俠長篇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浪在門陀和尚的房間內找到一幅無頭石像的畫，心中置疑不已，決心要查明他的身份。一夜古浪在後院散步，又忽然發現了一具死屍，心中更是存疑。但古浪仍固定地每天練習提瓶，十來天後，他已可走上樹幹十丈左右。一天他爬上樹岔，發現有人在樹幹上留言示警，叫他提防門陀和尚。童石紅來請古浪到她家，其婆婆況紅居威迫古浪合作奪取春秋筆不遂，把他困入石洞，幸賴門陀和尚所救。原來不少叱咤武林的人物已相繼來到青海，以爭奪春秋筆，一場爭奪戰已是在所難免，而門陀答允古浪傳他絕世武功……

接掌春秋筆　評斷江湖事

門陀和尚白色的眉毛向上一聳，顯出一股豪邁之氣，說道：「你一定又在懷疑我是什麼人物了，將來或許會告訴你，且看我們的緣份吧！」

古浪心中興奮得很，他知道自己遇上了一個曠世奇人，這種機會眞是千載難逢的啊。

他很恭敬的說道：「請老師父多指敎我……」

才說了一句話，門陀和尚已截住道：「看你的樣子，好像是要拜我爲師，好罷，我雖然說過我的武功有限，但活了一輩子，專門研究別人的武功，能傳給你的確也不少，暫時就收你作個記名弟子，以後看你表現再說吧！」

古浪聞言大喜，立時納頭拜下。

拜過之後，門陀和尚正色說道：「既然是師徒，便是一家人了，現在的情勢很緊，你的『十七明劍』還未練好，我們這就開始吧！」

古浪忽然憂慮地說道：「師父，現在沒有月亮呀！」

門陀和尚搖了搖頭說道：「現在等不得了，不要緊，我就等於太陽和月亮一樣，快走吧！」

古浪興沖沖的跟在門陀和尚身後，一同走下山來，今天晚上天色特別黑，天上連一顆星也沒有，寒風颼颼，吹得人有些難耐。

門陀和尚望了一下天色，說道：「秋天快來了，但願這事能够在秋天到來以前結束，不然可就討厭了！」

古浪不解他言中之意，亦未追問，二人來到「哈拉湖」邊，門陀和尚問道：「那十七個石人隨着日光月影的變化，所生出的各種架式，你可都記得嗎？」

古浪點頭道：「我都記得，但是施展時發不出什麼威力來！」

門陀和尚笑道：「只要你把那架式記熟就成，少時回去把你劃的那些圖譜都燒掉了！」

古浪答應着，門陀和尚又道：「現在開始吧！」

於是，古浪重新開始練習這一套十七奇人聯成的劍法，這次由於有門陀和尚從旁指點，他體會出了不少的要領。

這一套劍法，好似是門陀和尚編創的一樣，有時古浪忘了架式，他立時提出，並詳加講解，只是一個晚上，就勝過古浪苦思三月！

古浪心中好不高興，他覺察得出，門陀和尚絕不下於這羣老人中任何一個。

他也奇怪，門陀和尚爲何收自己爲徒，但是對方是一個得道的高僧，總不會有什麼惡意的。

直到天已發亮，他們才停止敎學，一同回廟。

一連十日，他們每天夜晚苦練不輟，竟是平靜得很，沒有任何人來過。

最初，古浪還担心況紅居祖孫或許會來，但是她們也沒有出現，反使他掛起心來。

門陀和尚仍然是白天在唸經，夜晚授技，雖然他對於武功穴道無一不精，但卻從未見他顯露過一點，連走路仍然是那麼慢吞吞的。

十天下來，古浪對着這套出奇的劍法，已經完全悟徹了，只是運用起來，火候還不够精純罷了。

這一天，傍晚時分，門陀和尚忽然把他叫到面前，說道：「古浪，這套劍法的要領你都會了，只要再加苦練就成了，現在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

古浪連忙問道：「什麼工作？」

門陀和尚正色道：「我以前告訴過你，對於阿難子的武功，我最了解，現在我要把他的功夫傳給你。」

古浪聞言驚喜交集，門陀和尚遲疑了一下，說道：「這麼些日子來，我詳細的考察過你，老實告訴你，在你沒有到達靑海之前，我就暗跟了你好幾個月了，你的行事爲人深合我心，所以我準備把衣缽傳給你。」

古浪欣喜欲狂，嚅嚅道：「謝謝師父——謝謝師父——」

門陀和尚燃起一根香，輕輕的吹着，把香頭吹得火紅。

古浪奇道：「師父，這是作什麼？」

門陀和尚道：「把手臂伸過來！」

古浪不知門陀和尚意欲如何，但是見他面色凝重，不敢多問，便把右臂衣袖捲起，伸了過去。

門陀和尚也不說話，用左手握住古浪的手臂，然後右手的香頭，突然下沉，「嘶——」的一聲，已然燒在古浪手臂上。

古浪未防之下，只覺一陣奇痛，差點沒有叫了出來，强自忍着。

門陀和尚並未放手，一直燒着，古浪雖然剛强，頭上也不禁冒出了汗。

門陀和尚一直把他的手臂燒了一大塊，這才住手，奇怪的是，那香頭居然仍是火光紅紅的。

門陀和尚把香頭捻熄之後，由口袋中取出了一隻小瓶，倒出一些紅色的藥粉，抹在手臂上的炙痛處。

說也奇怪，藥粉抹上之後，疼痛立時停止。

古浪低頭看時，已然留下了一個深紅的印子，皮肉完好，如同蓋上去的一個印子一般。

他心中不禁有些不高興，說道：「師父！這——我也沒有犯罪！」

門陀和尚說道：「這是我門中的規矩，從今以後，你就是我衣缽傳人了。」

古浪雖然高興，但是心理總有些不太自然，因爲門陀和尚透着一種神秘，使他心中疑惑難釋。

於是，古浪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拜了師父，在門陀和尚的敎導下，苦練阿難子的獨門功夫。

令古浪感到驚奇的是，門陀和尚由基本的口訣傳起，極爲詳盡，連運氣訣竅，都一絲不漏，好似在傳授他本門的功夫一樣。

古浪也探問過他，但是門陀和尚除了傳技之外，別的事絕口不談。

一晃又是十天過去，說也奇怪，這十天平靜異常，連一點事故也沒有發生。

古浪不禁奇怪的說道：「師父，怎麼前一陣鬧得很厲害，現在反而一點事都沒有了？」

門陀和尚笑道：「你不用急，暴風雨來臨的前夕，總是特別平靜的，三天之內，『哈拉湖』就會熱鬧起來了。」

古浪心中更是奇怪，因爲門陀和尚足不出廟，對於未來的事，卻能知之甚詳。

這天夜晚，古浪練過了功夫，回到房中，正準備就寢，突然房後響起一聲輕微的折枝之聲。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師父已經休息了，定是來了外人！」

他想到這裏，立時熄了燈，輕輕的推開了房門。

古浪所住的禪房，靠近後山，那一片茂密的叢林，由於秋之將至，邊地早寒，有些樹木已然落了葉，露出了不少空隙。

古浪隱在屋簷之下，向上凝望，不一會的工夫，發現一個瘦弱的影子，在林隙之門，緩緩向前移動。

他看得很清楚，這人不是外人，竟是師父門陀和尚。

古浪覺得奇怪，正想出聲叫喚，突然想道：「也許師父發現了夜行人，我不可驚動他！」

於是，他偷偷的跟踪過去，兩下相距約有三丈左右。

門陀和尚步履甚快，看他的模樣，分明不像追敵。

古浪心中忖道：「怪了，深更半夜，師父一個人往山上爬作什麼？」

由於古浪對門陀和尚一向有着一種神秘感，他立時作了一個決定，忖道：「我何不偷偷的跟着他，看他作些什麼？」

跟踪門陀和尚，古浪可說是加倍小心了，他把距離拉成四丈多遠，黑暗之中，只依稀看見一個身影。

門陀和尚似乎沒有發現古浪跟在後面，但是他的身法，仍然慢吞吞的，就像上山揀柴一樣。

古浪心中忖道：「難道他眞的沒有什麼武功？這可就太奇怪了！」

門陀和尚向上又走了三十餘丈，站到一塊小崖頭之上，向遠處瞭望。

古浪躲在一株大樹之後，注意着他的一舉一動。

門陀和尚瞭望了一陣，席地坐了下來，他嘴皮微動，發出喃喃的誦經聲。

古浪不禁啼笑皆非，忖道：「這眞是怪事！半夜三更，跑到山頂上來唸經！」

過了一會，古浪正要轉身返回，門陀和尚卻突然站了起來，向着遠方，目光如炬，好像一默獵鷹，突然發現了什麼小動物似的。

古浪不禁爲之一凜，這是他第一次看見門陀和尚的眼睛中，發出這等奇光。

他心中忖道：「我的天！我果然沒有猜錯，由他的目光看來，只怕他的功夫還在況紅居之上！」

這時突然聽見門陀和尚自語道：「爲了達到我的願望，即使是血染『哈拉湖』，殺盡來犯之人，也在所不惜！」

靜夜之中，聽來更覺眞切，古浪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忖道：「他這話是什麼意思？」

門陀和尚神情異常，給人一種完全不同的印像，古浪若是未與他相處這麼久，必然會以爲他不是善類！

門陀和尚說完那幾句話以後，目光又

漸漸的收斂起來，但是他的身形却仍不移動，一直向遠處張望。

古浪心中明白，他必然發現了什麼人，可惜自己處在一片林子之中，無法瞻望山下。

像這樣又沉默了許久，門陀和尚始終一動不動，古浪漸漸的不耐煩了，正想換個地方，與門陀和尚採取同一方向，向山下展望時，突聽到自己身後，起了一陣輕響。

古浪連忙把身子隱好，忖道：「莫非是師父約了什麼人來？」

他才想到這裏，十餘丈外，一條人影，已疾如怒箭一般，穿越樹林，向前飛馳而來！

剎那之間，來人已來到古浪附近，相隔約三丈左右，黑暗之中，古浪打量這人，身材甚是魁梧，年紀大約五旬左右。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勁裝，精神奕奕，一雙明亮的眼睛，顯出他深湛的內力。

這時，門陀和尚仍然不言不動，照樣站在那裏。

那夜行人一眼看見了門陀和尚，立時身形一晃，一陣風似的，由古浪眼前掠了過去。

那消一兩個縱身，已經翻上了那片崖頭，站到了門陀和尚身後。

門陀和尚眞像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人已經來得這麼近了，他仍渾然不覺。

那夜行人低聲的咳嗽一聲，說道：「老師父，恕我來遲了！」

古浪心中想道：「果然，他們是約好了的——」

一念未畢，門陀和尚已經轉過了身子，以他一貫平靜的聲音說道：「江施主，老僧等你多時，怕你不來了呢？」

姓江的漢子一笑說道：「老師父，與你約好，我怎會不來！」

門陀和尚點點頭，說道：「來了就好，江施主，前天的話可曾想過？」

那姓江的夜行人走近了些說道：「我已經想過了。」

門陀和尚面上露出一絲笑容，說道：「很好！你有了決定沒有？」

夜行人提高嗓子道：「我江十念一向快人快語，老師父，我不能離開此地！」

門陀和尚啊了一聲說道：「江施主，那你太聰明了！」

古浪心中暗暗吃驚，因爲江十念在江湖上雖非一流，但是在北五省，也是威名赫赫，非等閒的人物，却不知他爲何來到了青海，又怎會與門陀和尚相約？

江十念似乎有些不悅，說道：「老師父，你一再的干涉我的行動，至少你要告訴我你是什麼人！」

門陀和尚冷冷說道：「我告訴過你，我法名門陀，是個走方的和尚！」

江十念冷冷一笑道：「哼！既然你是個走方的和尚，那麼我勸你還是少管閒事的好！」

說罷，轉身欲去，門陀和尚把聲音提高了些，說道：「江施主！老僧的金玉良言，你不再考慮，就這麼率然而去麼？」

江十念霍然轉過身子，喝道：「老師父，我念你不是等閒人物，如有別的意思，請儘管明說，我可沒有這麼多時間與你打啞謎！」

門陀和尚平靜如恆，說道：「江施主，『哈拉湖』不久就要成爲血腥之地，我勸你還是趕快離開吧！」

江十念勃然大怒，喝道：「我若是執意不走呢？」

門陀和尚冷笑道：「我不騙你，假使你不答應我明日一早就離開青海，那麼今夜你別下山了！」

古浪聞言不禁一驚，他料不到門陀和尚說出這種話來。

江十念笑笑道：「老師父，你這麼說，我可越發不肯走，我到青海來，就是想會會天下人物。」

門陀和尚仍然冷得像塊冰似的，慢吞吞的說道：「我看你還是少會的好！老僧是出家人，所說的都是實話，你在江湖上稍有名聲，也是得來不易，若是這麼白白的斷送了，實在犯不着！」

門陀和尚語態誠懇，好似長輩在規勸弟子一般。

江十念怒道：「哼！到底是出家人，慈悲爲懷，不過你說了半天全是白說，我是在青海住定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又轉過了身，大踏步的走向山下，根本就不把門陀和尚放在眼中。

當他走到山坡邊沿時，門陀和尚這才說道：「江施主：我說過你若是不離開青海，就不必下山了！」

古浪心中忖道：「看樣子他是要動手了！」

江十念又轉過身子，怒喝道：「我行遍天下，無人敢擋，老和尚你試試看！」

說完之後，再次轉身，剛要啓步，突聽門陀和尚厲聲喝道：「回來！」

× × ×

他這一聲厲喝，直如平地焦雷，震耳欲聾，連古浪也嚇了一大跳。

這一來可把江十念激怒了，他又轉過身，厲聲喝道：「門陀和尚，你到底意欲何爲？」

門陀和尚面如寒鐵，緩緩的跨前兩步，用着一種異常的語調說道：「江施主，我最後一次警告你，如果你答應我明日離開青海，現在還來得及……」

話未說完，江十念已指着門陀和尚的鼻子說道：「住口，老和尚，你這大年紀，我不願先動手，你就先來吧！」

門陀和尚搖頭道：「我生平行事，向來厚道，不願仗技欺人。江施主，如果你一定不肯走，還是你先動手吧！」

江十念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來，他狠狠的咬着牙，怒氣冲冲的說道：「好！我便會會你！」

一言甫畢，只見他目射奇光，雙臂緩緩的舉起，雄壯的胳膊，發出一陣細微的聲響。

一旁窺視的古浪，心中不禁暗驚，忖道：「看來此人的內功，已經有了相當的造詣，却不知師父如何——」

才想到這裏，江十念已經大喝道：「老和尚，我下手可是絕不容情的！」

門陀和尚依然慢吞吞的說道：「我和尚又豈是容情之人？」

江十念大怒，口中說了一個「好！」

字，身形一幌，一雙虎掌帶起震耳的風聲，向門陀和尚撲去。

他們的身法好快，有如猛虎一般，當他到了門陀和尚面前，兩下相隔只有兩尺之際，雙掌猛然一分，右掌「秦王擊缽」，向門陀和尚的頂門按下。

就在同時，他左掌由下往上，「翻天大印」，五指如鈎，奇怪的抓向門陀和尚的前胸！

這兩招可是有龍虎之威，好不驚人！

古浪暗自心驚，引頸觀望，只見這兩招遞出，門陀和尚仍舊是老樣子，遮動也不動，好似根本就不會武功似的。

古浪方自一驚，突聽一聲慘叫，緊接着「砰！」的一聲大響，江十念龐大的身子，已鐵塔般平倒在山坡上！

這只不過是一剎間的事情，古浪簡直什麼也沒有看清楚。

門陀和尚不但姿態未曾改變，就連他的雙手，也仍然是套在袖筒中，江十念就好像突然發了暴疾，自動倒了下去似的。

那個古怪的老和尚，低頭看了看，自語道：「阿彌陀佛！這是你自尋死路，怨得誰來？」

聽了門陀和尚這幾句話，古浪驚出了一身冷汗，他簡直不能相信，江十念就這麼死了！

他忖道：「我的天——原來師父這麼厲害？——」

門陀和尚又自語道：「讓你到谷底去尋那春秋筆吧！」

說着，便彎身去搬那具屍體，古浪驀然驚醒過來，忖道：「我要趕快回去，不然被發現了不好！」

他想着，提足了氣，往回飛奔。

剛才發生的事，極度的震撼了他的心靈，如果不是親眼得見，他眞是個是死也難信！

他心中除了極度的震驚之外，還交織着一種矛盾，他萬萬想不到，一個慈眉善目的出家人，竟會殺人於眨眼之間，並且毫無憐憫！

古浪一路狂奔，回到了廟中，立時脫衣上床，睡在被窩裏。

他的心一陣陣猛跳着，忖道：「如此看來，不久之前，廟中那具屍體，也是他殺害的了——」

一個出家人，竟是這麼心狠手辣，並且又有着令人難以相信的奇技，眞的太可怕了！

古浪心中想着，一陣沉濁的脚步聲，遠遠傳來，顯然是門陀和尚回來了。

古浪極力的平靜着自己的心情，那殺人者的脚步聲，一聲聲的傳來，想起剛才發生的事，古浪感覺到，門陀和尚的脚步，彷彿踏在自己的心房上一樣。

他眞是個奇怪的和尚，由他走路的聲音聽來，他分明是一步步的走下來，沒有施展任何功夫。

就是他剛才殺人的時候，也沒有看見他動過一根手指。

門陀和尚的脚步聲越來越近了，古浪心中也越來越感到恐怖，彷彿他是一個鬼魅一般？

他走到了古浪的門前，壓低了聲音叫道：「古浪，古浪——」

古浪用被子壓緊了耳朵，一聲不響，緊接着「吱——」的一聲輕響，門陀和尚已經推門進來。

古浪立時大爲緊張，忖道：「莫非他已發現我跟踪他？」

這時門陀和尚已經走到他的牀前，低頭看了一下，古浪極力的平息着自己的呼吸。

門陀和尚低頭看了片刻，又轉身走了出去。

接着，他沉濁的脚步聲，漸漸的消失了，剛才發生的事，如同是一個夢。

古浪身上一陣陣的發寒，但也感到奇怪，江湖上凶殺之事，他見識了很多，但是從未有像今天晚上，這麼受驚過。

他不住的想道：「像這種人，我怎能隨他學藝，我又怎能知道，他對我安的是什麼心？」

可是，他也知道，到了這個時候，想要擺脫門陀和尚，已不是簡單的事。

但是他仍下了決心，即使是犧牲了性命，也絕不能再跟着他！

下定了決心之後，古浪的心情略爲平靜，他想道：「明天一早，我就向他說明，看他怎麼作！」他胡思亂想了半夜，才沉沉的入了夢鄉。

古浪的生命，將因他的決定，有了極大的改變！

當早來的秋風吹盡了樹上的枯葉時，一個夜晚又過去了。

翌晨，古浪還在昏睡之中，覺得有人輕輕的搖着自己的肩頭。

他矇矓中睜開了眼睛，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古浪心中一驚，睡意全消，立時翻身坐起，揉着眼睛。

在他面前，坐着一個七旬以上的老人，他白髮蒼蒼，穿着一件單薄的長衫，足下却是一雙草履。

他有着一雙明亮而又深邃的眼睛，直鼻大口，生得甚是清秀，頷下無鬚，上唇却留着短短的鬍子。

他含笑望着古浪，說道：「小友，吵你睡覺了！」他的官話說得很生硬，一聽便知是青海人的口音。

古浪奇怪的說道：「老先生，你——你是誰？」

那老人微微一笑，說道：「你先不要問我是誰，趕快起來，我有要緊的事情告訴你。」

古浪莫明奇妙，匆匆爬了起來，穿衣洗漱，那老人一直坐在旁邊，不言不語，臉上帶着笑容。

古浪心中詫異萬分，便對那老人說道：「老先生，有什麼事你快說吧！」

老人這才收起了臉上的笑容說道：「小友，你陷入了魔掌，我是來救你的！」

古浪不禁嚇了一跳，說道：「老先生，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老人微微一笑，說道：「昨天晚上發生的事，你已經看到了，我想你心中一定很不好受吧？」

古浪越發驚奇，說道：「你——你怎麼知道的？」

老人接着說道：「昨天的事並不是第一次，這一個月來，在青海已發生了十四

次了！」

古浪聞言大警，說道：「你是說——他已經殺死了十四個人？」

老人點點頭，說道：「不錯，這十四個人，都是同樣的死法，不久之前，你夜半跟踪的老人也在內。」

這老人的話，使古浪感到萬分駭異，他料不到，自己的一舉一動，這個老人都瞭如指掌。

老人望着發怔的古浪說道：「你心中必然有很多問題，我會慢慢的告訴你，現在先談談門陀和尚的事。」

古浪睜大了眼睛，問道：「他人呢？是不是在唸經？」

老人搖搖頭道：「他下山去了，不到天黑不會回來，我們可以暢談一番！」

古浪雖然感覺到事情過於蹺蹊，但是非常高興能知道門陀和尚的一些情形，以解自己多日的疑惑。

同時奇怪的很，這個老人有一股莫明的力量，使古浪對他產生一種好感。

老人說道：「你對於門陀和尚的來歷，一定有很多的猜疑，我首先告訴你，他並不是出家人，並且他是青海人！」

古浪大感驚奇，這兩點都是他料想不到的，尤說他不是出家人，更是不可能的事。

老人接着道：「他姓哈，名叫哈門陀，由於他五十歲後，頭髮脫得一根不剩，加上他的名字有些像出家人，所以就以『門陀和尚』自居了！」

古浪全神貫注，每次想插嘴都忍着。

老人把修長的手指，輕輕的握在一起，繼續道：「哈門陀自幼得了異人的傳授，加上他天賦極好，所以練成了一身驚天動地的功夫，在江湖中可以說是沒有敵手了！」

古浪輕輕的啊了一聲，老人又道：「但是他却怕着兩個人，這兩個人一個是青海的阿難子，另一個是中原的琴先生。」

古浪再也忍不住，插嘴道：「對了，我知道阿難子，可是琴先生是什麼人？」

老人笑道：「琴先生的事，我以後再詳細告訴你，現在還是談哈門陀吧！」

說話之際，一陣輕風，吹翻了老人的衣擺，古浪目光接觸到一個字，他如觸電流般，大驚失色的站了起來，叫道：「啊！你就是阿難子——」

原來那老人，正是聞名天下，「春秋筆」的持有者，青海的第一奇人——阿難子！

古浪這一驚又是非同小可，怔怔的站在老人面前。

老人微微一笑道：「討厭的風，這麼快就告訴了你我的身份——不錯，我就是阿難子。」

古浪簡直震驚得說不出話來，面對着這江湖第一奇人。幾乎有些不敢相言。

阿難子伸手拍了拍他的肩頭，笑道：「我知道你一定很驚奇的，少時我自會把全部因果告訴你，你先坐下。」

古浪這才冷靜了些，依言坐下，說道：「你……好多人都在找你。」

阿難子點點頭，說道：「不錯，他們都在找我，可是我不願意見他們之前，任何人也找不到我的。」

他的語氣非常肯定，令人深信不疑。

他接着又說道：「我們剛才談到哈門陀，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我就明白的告訴你吧？這哈門陀並非別人，乃是我的同門師兄！」

這幾句話更使古浪震驚，但是他還沒有說話，阿難子已經接着說道：「當我拜師之時，哈門陀已經學藝三年，由於他爲人機伶狡猾，所以先師一直未察其奸，直到十年之後，才漫漫的覺察了他的機心，可是全部的絕技已經傳授給他了。十年之後，我的武功造詣，超過了他，成了青海第一奇人，使他大爲惱恨，表面上對我表示親近，暗中却是百般陷害於我，可是均未得逞。

「有一年，我無意中得遇天下奇人秦崑，他把『春秋筆』傳了我，並收我爲記名弟子，之後哈門陀就更不是我對手了。

「最近數年來，他無時無刻不在算計着這支筆，可是知道我不好惹，直到最近，我與江湖羣老相約之期將至，他乃又在這裏積極的展開了工作，他收你作徒弟，在你身上必然用了心機，至於他將如何利用你，我就不得而知了。」

古浪身上暗暗的冒汗，說道：「那麼我現在怎麼樣？」

阿難子笑道：「不要緊，我所以出面會你，就是爲了解救你，我知道你對他已有反感，但不可操之過急，暫時順從他，時機到了，自有脫身之法。」

古浪見他不肯深說，正要詢問，阿難子又道：「你現在把右臂伸過來。」

古浪遲疑的伸出右臂，阿難子把他衣袖捲起，古浪低頭看時，不禁吃了一驚。

原來以前門陀和尚所燒的紅印子，這時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出，現出了一朵紅色的菊花。

阿難子用手指着那朵紅色的菊花，說道：「這就是哈門陀的標記，他門下的弟子，如果不是這朵紅色菊花自然消失，至死也不能脫離他。」

古浪驚道：「那麼要多久這菊花才能褪落呢？」

阿難子笑道：「傻孩子！他這紅香焚膚，一輩子也不會褪落的。」

古浪霍然站了起來，說道：「那——那怎麼成？我是被他強迫的！」

阿難子搖頭說道：「他雖然有收你之心，一天不得手就一天不會罷休，但是你何嘗不是自願跪拜？」

古浪面上一紅，急道：「可是我不知道他是惡人，看來他慈眉善目，又是個出家人……」

阿難子搖手止住了他的話，說道：「這自然不能怪你，不過你也太糊塗了。」

他說着，由身上掏出了一個小瓶，裏面裝的是白色的液體，滴了一滴在那紅色的菊花上，立時被吸收進去。

古浪問道：「這是作什麼的？」

阿難子把小瓶收好，放開手，說道：「半月之後，你這朵菊花就會自然退去，哈門陀雖然辣手，可是菊花自動退去，他也無可奈何。」

古浪大喜，再三稱謝，阿難子又道：「在菊花未退去之前，你還是他的弟子，不可違抗他們的意思，他是一定要置我於

死才甘心的。」

古浪忍不住問道：「你們是師兄弟，他爲什麼要害你？」

阿難子輕嘆了一聲，說道：「他爲人極是狂妄，不容許有任何人超過他，我雖是他的師弟，可是武功高過他許多，自此他埋名隱姓，絕不施展武功，所以江湖上知道他的人極少。」

古浪又道：「這『哈拉湖』十七個石人又是怎麼回事呢？」

阿難子站起身，在斗室之中踱步，回憶着說道：「這話說來可就太長了，一般人認爲，我敗於他們十七人聯手，所以雕下十七個石人，取影參研，甚實我並未與他們十七人合力交過手，只是爲了應付近日的大刦，才雕下那十七個人像。

「如今這十七人已經死了十三個，『十七明劍』也成了『四明劍』，你想是聽了江湖傳聞，來此習練『十七明劍』對付我的吧？」

古浪臉上一紅，說道：「不瞞你說，我只是想由你這裏借得春秋筆一用，爲我先師……」

話未說完，阿難子已插口道：「我剛由中原回來不到兩個月，這次遊歷中原，爲的是爲一般死去的朋友洗罪，令師的墳頭我已經留下了字，還他清白了。」

古浪聞言驚喜交集，立時納頭就拜，雙目流下了淚來，說道：「多謝老前輩大恩——」

阿難子嘆了一口氣，把他扶起來，說道：「難爲你小小的年紀，有這番孝師之心，可惜令師去世得太早，以後的天下，要你自己去闖了。」

說着，他走出禪房，古浪緊跟着走了出來，說道：「老前輩，你要走了麼？」

阿難子回頭笑道：「我不走，不但不走，以後每天上午都會來看你，我們大概還可以相處一段時日？」

古浪心中很是詫異，不太了解他的意思？

阿難子在天井中踱着步，感嘆着自語道：「唉——這『達木寺』又要成爲血腥之地……」

古浪正要詢問，突見阿難子目光一閃，說道：「奇怪，他怎麼會這麼早回來的呢？」

說罷，轉對古浪說道：「哈門陀提前回來，我要迴避一下，記住我的話，少時對他順從些？」

古浪未及置言，阿難子大袖一擺，已然飄過了院牆，失去踪影。

古浪心中疑惑不定，忖道：「我一些聲音也沒有聽到，他就知道門陀和尚回來了，這麼看來，我的功夫差得太遠了。」

他正在痴想着，已聽得哈門陀的聲音，由前院傳了過來，道：「古浪！你到這裏來！」

古浪記着阿難子的話，把對哈門陀不滿之意，藏在心中，走了過去。

只見哈門陀坐在正院天井的石階上，雙手撫着膝蓋，面色凝重。

古浪走到他面前，說道：「……師父，你到那裏去了。」

這「師父」二字，他眞不願意出口，但是又不得不叫，顯得非常勉强。

哈門陀鐵青着臉，說道：「跪下。」

古浪大出意外，說道：「這……這是什麼意思？」

哈門陀仍然寒着一張臉，說道：「跪下。」

古浪一身傲骨，那裏肯跪，道：「什麼事要我跪下？」

哈門陀不禁勃然大怒，他霍然站了起來，厲聲喝道：「我叫你跪下，你敢不從麼？」

古浪却把頭一揚，說道：「士可殺不可辱，我是絕對不跪的？」

哈門陀氣得臉上變了色，雙目怒射在古浪的臉上。

古浪昂立不懼，挺着雄壯的胸脯，對於哈門陀的疾言厲色，直如未睹。

但是心中也有些恐慌，忖道：「難道他發現了阿難子來的事？」

哈門陀見古浪執意不跪，臉上的怒容却又漸漸消失了，道：「好吧，我不是你開蒙的師父，不跪也就算了，我問你，昨天晚上，你到那裏去了。」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啊，原來是爲了這件事。」

他知道要想瞞也瞞不過去，很爽快的說道：「我到後山去了。」

哈門陀緊接着問道：「你爲什麼到後山去？」

古浪答道：「我看到你去，就跟了過去。」

哈門陀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好大的胆子。我問你，你可曾看見了什麼？」

古浪雙目一閃，說道：「我看見你殺了一個人。」

哈門陀面色微變，一雙白色的眉毛高高吊起，但是很快的又放了下來，說道：「我殺了人？你可曾看見我動手？」

古浪微微一怔，說道：「我沒有看見你動手，反正那人是不會好好的突然死去的！」

哈門陀皺了一下眉頭，說道：「我知道你對我有很多懷疑，我也不想作何解釋，不過我要你知道一點，我從不殺害無惡之人。」

古浪心中有很大的反感，但是並沒有表露出來。

哈門陀停了一下又道：「以後關於我的事，除了我自動告訴你之外，你不可追問，更不可跟踪我，否則我就不傳你功夫了，知道麼？」

古浪强抑着不滿之情，說道：「知道了。」

哈門陀面色稍霽，說道：「好了，開始練功吧！」

這一天，古浪在極度不耐煩之下，被哈門陀迫着練功夫！

他練的是「阿難子」的功夫，心中不禁好笑，忖道：「阿難子本來我都見過了，你還教我練他的功夫，眞個可笑。」

但是由於哈門陀與阿難子是同門師兄弟，所以他等於在傳本門的功夫。

古浪練了一天，眞個是筋疲力竭，累得不得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爬了起來，不出阿難子所料，哈門陀又出去了。

古浪正在廟門口張望之際，阿難子的

聲音由背後響起道：「古浪，他已經去遠了。」

古浪嚇了一跳，阿難子來到他身後不到三尺，他竟一點也未發覺到，這等功夫果眞是驚人已極了。

古浪連忙迎了上來，把昨天發生的事，告訴阿難子，他才說了幾句，阿難子已笑道：「不用說了，我都知道，以後你儘量順着他些，不然反而誤了大事。」

古浪點頭答應，阿難子又道：「今天我來找你，是有一件事相託。」

古浪連忙說道：「老前輩有事，請吩咐，弟子萬死不辭？」

阿難子微微一笑，說道：「我要托付你的事，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如果你答應了，可能會給你帶來一生的煩惱和危險，所以你在答應我之前，必須仔細的考慮一下！」

古浪詫異萬分，說道：「到底是什麼事，請前輩示知！」

阿難子說道：「我自然要詳細的說明白，現在先把我的決定告訴你！」

說到這裏，面色嚴肅，提高了聲音道：「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將把『春秋筆』傳給你，由你保留！」

這簡直是意料不到的事，天下學武之人的最高榮譽，就是得到這支春秋筆，得到「春秋筆」的人，不但是武林中的霸主，同時也被武林中視爲最正直無私的領袖人物！

現在，前一輩的執有人，竟把它傳給古浪，這怎不令他驚疑？

他簡直不敢相信，整個的呆住了。

阿難子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說道：「你不要懷疑，我說此話絕非戲言，現在讓我告訴你詳情。」

古浪雙目大張，仍然在那裏發呆。

阿難子接道：「春秋筆所以被江湖人士目爲異寶，固然是由於它本身爲一種價值連城的奇珍，更重要的是，它是江湖中的正義之筆，可以評斷江湖上一切事物，這也是當初鑄造此筆的本意！」

古浪點頭道：「這一點我知道，我所以來到青海，就是爲的要尋這支筆，在我先師的墓碑上，爲他洗刷汚名。」

阿難子又接着說道：「除此之外，它在江湖中還有很多力量，可惜近年來，一般學武之人，不能仰體這支筆的寓意，反而用盡一切手段，奪取此筆，以致弄得腥風血雨，眞是始料所不及。」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又說道：「按照當初傳筆者的遺諭，我保管此筆應到上月爲止，時期屆滿後，我必須要把此筆，交給一個可靠的人接管。」

古浪不禁插口道：「可是……我的能力太差了！」

阿難子道：「你天賦異稟，我已考察過你好幾個月，武功比起一般老前輩，雖然相差甚遠，但是來日可期大成，遠超過他們之上。」

阿難子續道：「再說江湖上老一輩人物，有的隱居山林，不問塵事，有的已然爲此事種下了惡因，竟找不着一個人接管此筆，所以我只有大胆的作此決定了。」

古浪在極度興奮之下，也感到無比的惶恐，深覺以自己的能力，實在無法接受此一殊榮。

阿難子突然問古浪道：「你今年多大了？」

古浪答道：「十七歲多了。」

阿難子點點頭，說道：「就算你十八歲吧！我既把『春秋筆』交給你，自然會給你安排，現在你告訴我，到底願意不願意接管此筆？」

古浪恭恭敬敬的說道：「弟子願意竭盡所能，全力以赴！」

阿難子非常高興，笑道：「年青人理應如此勇於承當責任，你現在才十八歲，未來遠景無量，『春秋筆』交給你，也許是一種冒險，但我相信你必會發揚此筆的精神，爲江湖中留下空前的典範！」

古浪不禁熱血沸騰，連連的點頭。

阿難子又道：「當我將『春秋筆』交給你的時候，還有一點簡單的儀式，現在我還要告訴你一些爲江湖中所不知道的事情。」

古浪不禁伸長了頸子，他感覺到，與阿難子談話，獲益殊多，很多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都會得到答案。

阿難子由懷中摸出了一支木製的小筆，形狀與毛筆一般無二，筆身黑油油的發光，毫毛則是雪白。

古浪一驚之下，問道：「這就是『春秋筆』麼？」

阿難子笑笑搖了搖頭，說道：「這不是春秋筆，乃是我另製的模型。春秋筆另有一套極玄妙的筆法，凡是接管此筆的人，都必須習會，所以我先要傳你『春秋筆法』。」

古浪又驚又喜，說道：「啊！這一點我還不知道！」

阿難子笑道：「不要說你，就是哈門陀，琴先生他們也不知道，他們的武功與我不相上下，但是如果我施展出這套筆法來，他們就遠非敵手了！」

說着，他先把這套筆法的基本招式，詳細的講解給古浪聽，這時天色已經近午了。

然後，他以十個枯瘦的手指，爲古浪和血過穴，很顯然的，他是想在有限的時間內，把自己的全部奇技，傳給古浪。

直到正午之時，古浪出了一身大汗，衣衫全濕，阿難子說道：「他快回來了，你去換換衣服，不可被他察覺，我們明天再見！」

說完之後，又加一陣風似的，飄然而去。

古浪趕緊回到房內，把濕衣脫去，換上了乾衣。

就在他方打點結束時，門陀和尙已經回來了，古浪心中暗暗吃驚，忖道：「阿難子果是奇人，每次哈門陀才到山下，他就知道了。」

自此，每天上午，哈門陀必然外出，古浪知道，這必然是阿難子使的門道。

他每日上午隨阿難子練「春秋筆」法，目前他只是和血運氣，以及背口訣，還不曾實際練習招式。

下午則隨哈門陀練功夫，人雖累得筋疲力盡，武技却也突飛猛進。

有這兩個天下奇人分別傳技，可說是千載難逢的奇緣。

自從阿難子說明要將「春秋筆」交古浪接管之後，古浪的心靈上，便壓上了一個重担，他感到自己未來的責任太大，發奮苦練，進展自是特別迅速。

古浪的表現，使阿難子及哈門陀非常滿意，但是他們從不誇獎他。

這天上午，阿難子又依時到來，說道：「浪兒，這十天以來，你的底子已經打好了，口訣也都背熟，今天開始，我要正式教你『春秋筆法』了。」

古浪很是興奮，恭身說道：「謝謝師父！」

阿難子又取出那枝黑管毛筆，放在案頭上，說道：「在練習之前，你必須在此筆之前立誓，這雖然是枝代替的筆，但你把它當作就是『春秋筆』好了。」

古浪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一聲，跪在那枝筆前，誠心敬意說道：「弟子古浪，蒙前輩師尊阿難子以『春秋筆法』相傳，自願於藝成之後，行俠仗義，如有一絲不軌行爲，願遭天雷之報！」

阿難子點點頭，說道：「好了，現在起來吧！」

古浪站起身，隨阿難子出房來到天井之中，阿難子把那枝毛筆，托現於古浪的面前，說道：「這只是一支普通的毛筆，比『春秋筆』要輕得多，但是你只要把招式練熟即可！在武林中，使用毛筆的人極少，尤其是近百年，根本無人使用，可是練成之後，却有無比威力，不輸任何兵刃，現在你且看着！」

只見他手掌一翻，那枝筆便在他手中打起轉來，轉得極快，緊接着一道烏光，脫掌而出，打在三丈以外的一株大樹上，整個的沒入樹中，那株大樹，竟被震落下大片枝葉。

本來，這不過是一種「摘葉爲鏢」的功夫，江湖上有這種功夫的人也不少。

不過，像阿難子這樣，把滿樹的枝葉都震落下來，江湖中還沒有見過，再說筆頭之毛，何等柔軟，一擲之下，竟能整根沒入樹中，這等功力，在江湖中也是鳳毛麟角的。

阿難子只露了這一手，古浪已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驚痴的望着他，說道：「啊！想不到一支筆，居然有這麼大威力！」

阿難子微微一笑，說道：「這支筆不過是個代用物，那支眞正的『春秋筆』才是威力無窮呢？」

阿難子說着，緩緩走到那株大樹之前，只見他手掌平伸，在那支筆陷入之處輕輕一按一帶，隔着還有老遠，就好像有一股莫大的吸力一般，那支春秋筆已被吸了出來。

古浪向阿難子手中看時，見那筆頭潔白如新，沒有一點毀損，心中好不佩服。

阿難子把那毛筆平托在掌心裏，對古浪說道：「這幾個月來，你在哈門陀的指點下，內功已經大有進境，省了我不少事，現在你且站到一丈外去。」

古浪不知何故，但是仍然照他的話去做。

等古浪站好之後，阿難子又說道：「當我把春秋筆丟過去的時候，你要好好的接着！」

古浪問道：「這是作什麼？」

阿難子微微一笑，說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不過是學習『春秋筆法』的一個規矩，你想，你要練『春秋筆法』，最低限度，總應該接得住這枝筆才行吧！」

古浪這才恍然，忖道：「想不到有這麼多的名堂！」

於是便道：「我已經準備好了，你快去吧！」

阿難子又笑道：「你不要把這個看得太簡單了！」

說着，把那支筆托過頭頂，微微一抖，那支筆便在他掌心裏的溜溜地打起轉來，黑白光華相映，甚是好看。

突然，阿難子叫道：「你注意，我丟過來了！」

一言甫畢，那支小筆已脫手而出，在空中仍然盤旋不已，活像一個轉動着的風車，發出嗚嗚的聲響。

古浪不禁看得眼花撩亂，不知如何去接，而那支小筆已經到了面前。

阿難子喝道：「還不快接！」

古浪再不暇思索，右掌電閃般一伸，二指如鉗，向筆桿捏去。

却想不到，手才伸出去，突覺一股莫大的勁力，由那小筆上逼了過來。

古浪只覺得手腕一震，如同着了電一般，嚇得他遑忙把手縮了回來，那支筆落在他的脚前。

阿難子笑道：「什麼事都是看起來容易，你要學春秋筆法，這接筆之技是一定要練的！」

古浪皺着眉頭說道：「前輩可是在筆身上加了內力？」

阿難子笑道：「我只不過加了一成內力。」

古浪心中一驚，暗忖道：「他只用了一成內力？難道我連他一成內力都受不住麼？」

這時他才感覺到，自己的功夫實在差的太遠，所幸如今遇上這等曠世奇人，可得要好好下苦功才是。

古浪由地上拾起了那隻小筆，雙手遞給阿難子，說道：「弟子功力實在差得太遠，還請前輩栽培！」

阿難子伸手接過，笑道：「只要你肯下苦功，我是樂意造就你的。」

古浪大感興奮，再三稱謝不置。

阿難子擎着那支黑白分明的小筆，說道：「這不過是『春秋筆』的代用物，眞正的春秋筆的威力更是非凡，剛才我那一擲之勢，乃是春秋筆的第一招，名叫『雪花繽紛』，凡是習我春秋筆法的人，都必須先行學會了它！」

古浪全神聆聽阿難子講解，阿難子又接着說道：「方才那一擲絕非普通的暗器手法，所以你當暗器去接，是絕對接它不住的。而且我還未運使眞力，否則你定要身受其害。」

古浪心中不禁暗驚，忖道：「他還沒有運使眞力，我就接它不住，若是運了眞力那還得了？」

阿難子又道：「你現在注意着，這支小筆離手之後，只是旋轉不停，別的也沒有什麼，但是其中含了三個出奇的變化，你要仔細的看。」

古浪心中很是納悶，忖道：「只不過

是憑空旋轉，怎就會含有三個變化呢？」

阿難子又已經接下去說道：「你現在走出二丈去！」

古浪依言作了，阿難子又道：「我這次手法變得慢些，也丟得高些，看你能領會多少。」

他說着，右掌向上輕輕一托，那支小筆又翩翩而起，在空中盤旋不已，向古浪這邊落來，速度比上一次果然慢了許多。

古浪全神貫注，希望能看出些什麼名堂，但是他還沒看清時，那支小筆又已到了近前。

他連忙伸手去接，却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小筆頓時無踪，原來阿難子巳經躍了過來，把筆接住。

古浪根本沒看見他有所動作，却不料他居然就把筆接了過去，心中好不吃驚。

阿難子笑吟吟的說道：「你看出什麼端倪沒有？」

古浪面上一紅，搖了搖頭，說道：「沒有……」

阿難子臉上的笑容立時消失，皺了一下眉頭，說道；「好吧！我再詳細的解說一次，這一次你可要好好的聽着了。」

古浪紅着臉答應了一聲，心中很是慚愧，說道：「這一次弟子一定用心。」

阿難子笑了笑，說道：「其實也不能怪你，只是我性急了些，這等深奧莫測的功夫，原不是這麼容易就能了解的。」

他說到這裏，突然停口，目光如電，向古浪身後望來。

古浪連忙回過身子，循着他的目光搜視。

身後是一片林木茂密的斜坡，野花迎日，因風搖曳，別的什麼也沒有。

古浪正要開口詢問，突見阿難子搖了搖頭，然後轉身走開。

古浪心中明白，知道必然來了什麼人物，也就不再多說話，要看阿難子如何應付。

阿難子走出兩丈，又轉過身子，若無其事的對古浪說道：「這一次你一定要把這支筆接住啊！」

古浪不知他心意如何，答了一聲，阿難子再度把小筆拋起，仍然像前兩次一樣，在空中旋轉着飛了過來。

不過這一次那隻小筆轉得更快，古浪簡直無法看清。

古浪正猶豫是否伸手去接，突聽身後「刷！」的一聲急響，緊接着一條黑影，閃電般飛越到前面。

來人身法好不神速，古浪剛剛發覺，他巳一把抓住了那支小筆。

古浪大驚，怒叱一聲：「什麼人？」

還來不及出招擊敵，那人足下一點，巳然飄開了兩三丈遠，向斜坡上落去。

古浪驚怒交加，正要猛追，不料那人身子一歪，突然由斜坡滾了下去，手中的小筆飛甩出一丈多遠，人也昏死過去！

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急如電光石火一般，簡直令人眼花撩亂，古浪站在當地，痴痴的望着那人，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昏倒在地的人，是一個身穿勁裝的年輕人，年約十八九歲，生得魁梧英俊，一雙劍眉緊鎖着，似乎非常痛苦。

古浪心中好不詫異，不知他好端端的，怎會突然自動滾下山坡來。

這時阿難子巳然彎身拾起了那支小筆，古浪睜大着眼睛，望着阿難子說道：「老前輩，這——這是怎麼回事？」

阿難子微微一笑，說道：「我不是告訴過你，這支筆是不好接的。」

古浪這才恍然，原來毛病出在這支筆上！

但這事也實在匪夷所思了，難道這隻筆中，還藏有什麼特殊的暗器不成？

阿難子又走了過去，向那昏倒的少年略為觀看，說道：「這又不知是那一路的英雄好漢！」

他看出古浪有着深深的疑惑，接着說道：「我方才只是加了一成勁力，當他把小筆接到手中，勁力巳然逼到了他的『玄機穴』上，所以他才昏了過去。」

古浪聞言又是一陣驚懼，忖道：「這支筆上的武功，當眞是不可思議！」

阿難子又低頭望了望那人，把他扶起來，在他背上拍了一下。

那人「啊唷！」一聲，頓時醒轉，一雙凌厲的大眼睛，向阿難子及古浪二人一掃，身子猛然一挺，由阿難子的懷中掙了出去。

他像是一個受傷的野獸一般，縱出了一丈多遠，然後轉身望着他們二人，面上的表情非常怪異。

阿難子向他招招手，說道：「不必害怕，你且過來！」

那少年人却是一動不動，目光閃閃，恰似兩顆光芒四射的寒星。

阿難子說完之後，靜靜的等着他，但是他像是聽不懂話一般，古浪接口說道：「兄台既然到『達木寺』來了，何妨明白談一談！」

那人聞言之後，仍然不動不語，但是他的目光，巳然向四下遊動。

阿難子笑道：「小兄弟，我只不過問你幾句話，你還是過來的好！若是想一言不發，離開此地，恐怕不會這容易呢？」

那少年的心事被阿難子說破，似乎有些無可奈何，這才移動身子，緩緩的向他們走來。

古浪由於與他年紀相彷，不禁仔細的打量他。

只見他生得一表非凡，劍眉入鬢，一雙大眼睛極是深邃明亮。

他年紀看來比古浪大上兩三歲，可是身軀却高了許多，生得健壯結實，皮膚微黑，眞是堂堂一表人才。

他來到二人之前，冷澀的目光向他們一掃，吐出低沉、帶有川腔的口音說道：「喚我作啥子？」

古浪還未答話，阿難子巳說道：「小兄弟，你先告訴我姓名，也好稱呼你。」

那人遲疑了一下，說道：「我叫石明松，你……你可是門陀和尚？」

阿難子笑道：「我若是和尚，焉會有這麼長頭髮？」

石明松滿臉疑惑之色，目光射在阿難子手中的那隻小筆上。

阿難子玩弄着手上的小筆，笑道：「你以為這是春秋筆麼？錯了？我若得了春秋筆，何必還在青海逗留？」

石明松說道：「那麼你叫什麼？」

阿難子搖了搖頭，說道：「我雖不是出家人，不過名字對於我也是毫無意義，多年不用，連我自己也忘記了！」

石明松轉身對古浪道：「你叫什麼名字？」

古浪答道：「我叫古浪！」

石明松望了他好一陣，說道：「你們若是沒有事，我可要走了。」

阿難子說道：「且慢！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師父是那一位？」

石明松臉上湧上一層惱怒之色，雪白的牙齒，緊緊的咬着嘴唇，說道：「我沒有師父。」

阿難子頷首一笑，說道：「好吧！你可以走了！」

古浪及石明松都很詫異，阿難子却連揮手道：「去吧！去吧！」

石明松遲疑了一下，轉身而去，他才走出了一丈多遠，阿難子突然又道：「小兄弟，且慢行一步！」

——未完——

杏隱禪師夜戰劇盜

金華

金錢鏢是由大光錢磨到邊緣鋒利變成的一種武器，因為它有直徑一寸那麼長，用大拇指和食指分別壓在金錢的中央，或者穿過錢眼，突然使勁拋出去，非常厲害，這一種鏢不止是江湖中人喜歡使用它，就算空門裏面的人，也有一部份武林高手學會了這種暗器，晚上有匪幫入廟，想偷盜廟中財物，便即發鏢。

少林派的杏隱禪師，精於使用金錢鏢，他的指勁非常厲害，一出手就可以把一枚金錢鏢在三十尺距離射出，插中木柱，而且一枚又一枚的插入，排列得十分整齊，他能够把金錢鏢連環拋出，自己的手指和手掌沒有絲毫割傷，確是難得。

他習慣了把金錢鏢用一條細小的鐵枝穿住，懸掛在廟內比較僻靜的牆角，或者轉彎之處，隨時拿出來順手拋擲，故此他不必把金錢鏢帶在身上。

杏隱禪師有許多田產，曾經有六個夜行人晚間入廟，想把廟裏的和尚綁起來，竊取金銀珠寶，可是，他們有三個人入廟之後，竟然沒有靜動，另外的匪徒在外邊等候多時，大為驚異，潛入看看，才發覺三個同伴中鏢身亡，金錢鏢全是揷入咽喉，三人趕快逃走，消息傳出，江湖上面的人然後知道杏隱禪師的一手金錢鏢確是不同凡响。

那時江湖上有一名劇盜姓卜，單名一個蒼字，他一向以金錢鏢自負，忽然獲悉另外有人懂得施展金錢鏢，而又遁跡空門，心裏不服，索性找這個和尚較量高下，他抵達杏隱禪院謁見杏隱禪師，先行捐了十兩銀做香油，然後道達來意，杏隱禪師笑了笑，說道：「你如果夜間入廟，我發鏢打你，殺了你也不會給人恥笑，兼且無愧於心，可是，你白晝入廟，且又捐贈十兩銀做香油，我怎能放鏢呢？即使我包贏，我仍不會這樣做，何況我未必一定贏你呢？看來較量高下，可免則免了。」

劇盜卜蒼說：「那麼，我今晚再來見你好了。」

他這句話暗示着夜間到來一決雌雄，杏隱禪師聽了，搖了搖頭，說：「你逼我用金錢鏢決鬥，如果我輸了，不但丟了一條性命，還使寺僧徬徨無依，贏了空無所獲，如此決鬥是不公平的。」

卜蒼說：「那麼，杏隱禪師，如何決鬥才是公平交易呢？」

杏隱禪師很鄭重的說：「不管白天或是黑夜決鬥都可以，各帶金錢鏢十枚，同登禪院的後山，你由左邊走上去，我在右邊走，到了崗頂，兩人大喊一聲，表示人到鏢到，任意發鏢，倘若我死在你的鏢下，或者身受重傷，寺產是你的，由你遣散各僧，反之，你鬥輸了，便要剃度，一生在杏隱禪院之內修行，不准走出山門一步。這是我的建議，你肯就決鬥，不肯就算數。」

卜蒼聽了哈哈大笑，說：「杏隱禪師，你眞是豪爽，橫豎我做賊的日子太長了，轉變一下，做做和尚也是好的。」

既然他答應，杏隱禪師就問他想白天決鬥抑或晚上決鬥。

卜蒼說：「我一向是夜行人，當然是盼望夜間放鏢的，倘若你同意，今晚決鬥好不好？」

「好的！」杏隱禪師說。

那晚兩人眞的在崗頂決鬥，月明如晝，崗頂沒有樹，有的只是草，正是天然決鬥的好地方。兩人依照原定的計劃去做，打個招呼之後，跟着發鏢，可是，卜蒼看見前面相距三十步確有一個和尚，連發三鏢，對方毫無損害，他大吃一驚，衝過去繼續發鏢，把手中的金錢鏢發了七枚，對方仍是屹立不動，卜蒼大聲說：「和尚，為甚麼你不發鏢？」

杏隱禪師說：「我要你把所有的金錢鏢發射清光，然後發出，你不必催我動手！」

卜蒼正是盼望他開口的，那時兩人的距離愈縮愈短，僅有十多尺，卜蒼趁着和尚開口，疾忙連發三鏢，分別向和尚的上中下三路射出，想不到對方並不躲閃，三鏢落空，進而看見和尚走近，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跪下來請求剃度。

原來杏隱禪師只用和尚袍向前一揮，便把對方的金錢鏢吸住，後來杏隱禪師叫他在燈下看看，他穿的一件雙重蔴布和尚袍上面嵌住十枚金錢，驚懼不已。杏隱禪師一鏢也沒有射出，巳經把江湖大盜卜蒼懾服，眞是了不起，由此可見金錢鏢雖是暗器，仍屬「一山還有一山高」。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叟遠從關外來，不料一日在林中被毒蛇所傷，幸賴朱逸爲他療毒，感其仁心義行，資質心性俱皆，是以收之於其門下，並許三月爲期，必將使他獨步武林。遂來至泰山脚下，潛心苦練。却說濟南府已是天翻地覆。就在顏如玉把朱逸送出濟南府的晚上，飛天狐燒了她的家，並殺傷了不少官兵。張珏爲了討好顏如玉，更自拿出銀子，替她重建家園。只是苦於顏如玉，隱身避而不見，於是張珏便假裝上路，待顏如玉回新屋時，便現身相見，那知顏如玉心如鐵石，一點不爲所動，反而拂袖而去：，張珏急忙追隨而去，顏如玉却反繞到他後頭，暗中保護着他……

天地多隱逸　河海現腥風

顏如玉所料果然不差，原來那飛天狐燒了她的家園後，本來相約，齊聚在朱逸遇到黑判官的那廟裏，却因被朱逸遇上了，那日午間大夥兒到齊了，立即轉移到了聊城近郊的一個道觀之中，聊城乃是在運河上的一個大碼頭，南上北下水路必經之地，大官鉅富，圖個旅途舒服，多取道水路，像飛天狐這樣縱橫大江南北的巨寇，豈會沒個落脚之處，他既改了老道裝束，自然落脚在寺觀中更便當，也不易令人生疑，日日都有施主隨喜的廟觀，多幾個面生人出入，誰會生疑。

那飛天狐恨得牙癢癢，要把顏如玉父女引回來，那會不派人守候。却是尚未守候到顏如玉，倒得到張珏起程的信息。

一月之間，雲陽觀漏網逃出來的賊子，又會合了五七人，加上聊城的賊黨，豈少了人派遣，飛天狐一得到消息，登時心中一動，那雲陽觀巢穴中的金銀珠寶，全被官府抄了去，多年打刼得來的賊贓，一且皆化爲烏有，戶部尚書是總管天下錢糧的財神爺，何不如此如此，敎他乖乖拿出百八十萬來，把張珏擄到手，那顏家父女得到信息，不用官面上去求，也會來解救，可不也就是自己送上門來。

當眞好計，這就叫一石兩鳥，失去的金銀珠寶回來了，必然還要加此利息，安排下窩弓擒猛虎，仇要報了，何其妙哉。

那張珏說發現了賊踪，本來是假話，不過爲了親近顏如玉，騙她同行上京，那時由他爹爹作主，和她成就神仙眷屬，不料竟會這麼巧，眞的弄假成了眞，賊人眞來了。

老鏢頭馬回回豈是這些賊子的敵手，何況口中有賊，心下無賊，現下濟南府殺官兵的案未破，官必追捕仍緊，說甚麼也不信有這大胆子的賊子，仍敢再來，賊人陡然現身，他的兵刃大金刀不過才拔出來，倉惶應戰，簡直是一招不到，已被飛天狐一鏢送了命，張珏自是束手就擒。

顏如玉滿以爲賊人往北去了，却不料往了西，若然不是天色已黑下來，就會發現賊踪，那飛天狐老謀深算，派了石奇和一個賊子，去鎭上放起一把火轉移目標，却被顏如玉料得絲毫不差。

她這裏咬緊牙關，蹬脚才要追奔逐北，不料驀見人影一幌，一個，又一個，奔上了那小崗。

顏如玉心頭一緊，這身手休道官兵中無人，便是張珏那班跟隨護送的人中，亦是罕見的，而且……且慢，那兩人上了小崗，都向那火光冲天的小鎭眺望，只聽先上的一人啞着嗓門兒一聲哈哈，說：「那些已經出了鎭的人，不是都又奔回鎭上去了麼？」

顏如玉早扣了兩顆鐵丸在掌上。且慢，正要找尋賊踪，殺了這賊子，豈不斷了綫索。

她忙不迭把身子隱在樹後，那另一人也已答了話，道：「你跟隨了他這麼多年，可曾見他失手過，走吧，咱們還得趕快去佈置，好讓他們往北追趕。」

却聽石奇道：「忙甚麼，他們要不鬧到天光才怪，而且濟南府那面得到通報，下來的人也還得些時候，却是我有一宗不明之處，咱們仍然是要往北面處去的，怎可也把追趕的人也往北引去。」

只聽那人失笑道：「這就叫實實虛虛，咱們的藏身窰在北京左近，擄那姓張的小子說，不是爲了要他老子拿出一筆銀子來麼，那張尚書也在北京城，不往北，往那裏去？咱們打西邊兒走，他們從東邊往北追，便追到天涯海角，還怕被他們追上麼？不信你瞧，不用過德州，他們就不再追了，飛天狐已派人遠去萊陽佈置，管敎把六扇門裏的人，和那些酒囊飯袋的官兵，引得團團轉，出不得山東地界。」

石奇呵呵笑道：「當眞妙極，敢情還有這麼妙的妙計安排。」

那人道：「更妙的是，誰都以爲天子脚下了不起，有九門提督鎭守，御林兵馬八面威風，却不知咱們在那天子脚下藏身窰，倒更安如泰山，從沒些兒風吹草動，老弟，看來你到底年紀還輕，這行飯你還少吃了兩碗。」

石奇道：「老哥說得是，以往這幾年，可全沒碰過官面上的人物，當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走吧，咱們還得有幾十里路要趕。」

兩人下了土崗，伏身往北奔了去，顏如玉倒作難了，他已聽得明白，敢情她雖料得不差，可說全被她料中了，北上的路可不是一條，便是明知飛天狐等人是打西邊走的，但條條道路通北京，何況賊人擄了張公子，必然就不會在大道上行走，那麼她向何處尋去？

她的手早揚了又揚，但手中鐵丸終於沒有發出，無論如何，總算已知道賊人的圖謀，和落脚之處，是在那北京左近，若然把這二人殺了，那可是輕而易舉之事，但飛天狐不見了兩人，就會疑心事敗，若遠走高飛，甚至殺了張珏，豈不是弄巧反拙？

她這麼一遲疑，再追趕二人時，茫茫黑夜之中，已早失了兩人的踪跡。

從那人的談話中可見，那另一個賊子比石奇更要厲害，是個出道比石奇更早的老賊，這樣的人便擒住了，必也問不出話來。

她一面繼續追趕，一面想，但已是六神無主，竟想不出一個萬全之策，因是她苦苦思索，那脚下如何快得了，直到天色已大亮了，却已來到了一個鎭甸，只見天色已亮了，却尚無一家店舖開門的，顏如玉尚不以爲奇，待她站在一家客棧的門外，輕輕敲着，那門縫裏有人向外張望了好一陣，才把門打開了一條縫兒，說道：「小哥兒，快進來。」

顏如玉一怔，不由往身上一望，雖是如此焦急之際，也不禁失笑了，原來他忘了自己穿的是小子衣衫，不是姑娘打扮。

她才一脚進門，那門已立即在她身後關上了，顏如玉見是個夥計，道：「這是怎麼說？」

那夥計道：「我是見你孤身一人，又這麼年輕，不像……才開門給你。」

顏如玉道：「像甚麼？」

那夥計面有驚惶之色，說道：「昨晚離此五里地的張大戶家，來了一夥賊子，他家的長工溜出來報官，好不駭人，聽說一到就砍傷了兩個長工，還不知走了沒有，你想，誰敢開門。」

顏如玉一把抓住夥計，說：「當眞？賊人有多少！」

那夥計道：「這可不曉得了，那長工報了官，就來我們這店裏，但隨被鎭裏喚了去，我也問過他，說賊人先見了兩個，說他們一夥人要借那裏歇歇脚，一會就走，不准偷瞧，並立即把張家的人趕到後面關起來，本來三個長工睡在倉房裏，悄悄溜出來，不料被賊人發現了，砍倒了兩個，只跑了他一人。」

顏如玉放開手，原來是這麼回事，那兩人必有一個是石奇，準就是賊子們詭計，雖然有些失望，但總算又有了石奇這賊子的踪跡，忙問明張大戶家的方向，才知是在南面，她倒走過了頭。

那夥計道：「小兄弟，你可千萬別出去，賊人不知走了沒有，有多少賊子也不知道，但盼望眞如那賊子所說，不過是路過這裏歇歇脚就好了。」

顏如玉一想，倒是不錯，去也沒用，那石奇不過是故佈疑陣，必然早走了，去了也是白去，只怕倒會令人生疑，惹出麻煩來。

這一來可完了，她連這唯一可尋的綫索也失去了，昨晚石奇和那個賊子的話，他已聽得明白，飛天狐是要令官方搜捕的人不出山東，這兩個賊子只怕一時不會去和飛天狐會合，找到兩人也就沒用了。

她索性歇下來想想，得好好地想想，一會，街上有人走動了，夥計出去探聽了回來，說賊人果然走了，那張大戶家的堂屋裏，杯盤狼藉，據說看來賊人不下十多個。

顏如玉要了點吃食的果腹，她已打定主意，現今既然有了方向，賊人帶着張珏，必然快不了，一行人也絕少不了，她還等候甚麼。

那小鎭上已恢復了常態，店舖已紛紛開門了，一打聽德州不論陸路水路，都是上京必經之地，忽然心中一動，那運河不是在濟南之西麼？賊人帶着張珏，在路上豈能掩得了人的耳目？濟南的巡撫衙門，

此刻怕不已十萬火急的文書，知會各州府縣了，賊人豈能快得過官方的快馬傳書，要掩他人耳目，最佳就莫如打水路走。

她立即奔了德州，兩百多里地，午後就趕到了，到河下一看，只見運河中停泊着數不清的船隻，中間只賸下一條窄狹的水道，北上南下的船舶，幾乎是船舷擦着船舷而過，那隋煬帝當年雖荒淫無道，卻不料這條供他遊樂的運河，倒爲漕運作出了大貢獻，從此南方的米鹽，可以方便地北調，大大有益於國計民生。

顏如玉到得岸上一瞧，可呆住了，這麼多船隻，豈能逐隻查搜？

要知她雖生長濟南，相距這運河不遠，但一年之前，她可連城外數十里地也沒走出過，可眞是不知道運河是如此擠迫，往來船舶如是衆多。

心想：「賊子們若眞打水路走，那就快不了，必然還沒到德州。」若眞如此，她倒可養足精神。

她在河岸邊的客棧中住下來，一覺睡到天黑，忙又到岸邊去巡視了一遍，只見那岸邊泊着好些官船，也不知是出京還是上京，那明亮的大紗燈上，都有朱紅的大字官銜，岸上也有巡邏守夜的兵丁，那船中更是燈火通明，只不過船艙上的窗戶，都有窗簾，眞個是形形色色，各式皆有，珠簾，竹簾，紗簾，雖能見到幢幢人影，卻都看不清楚，只聽那舟上處處笙歌，管絃之聲盈耳。

顏如玉瞧着雖然直皺眉頭，但既然是官船，就不會是賊船，卻見那上下流頭，尚有無數的糟船停泊，便有燈的，也是一燈如豆。

顏如玉是聰明絕頂，要眞是運鹽米的船隻，那船吃水亦深，要是賊船，那船必輕了。

那岸邊的船隻排列停泊，怕不有三里長，顏如玉逐隻打量，小心巡視，都不見有可疑之處，卻是他在岸邊去去來來，早引起那巡夜的兵卒注意，若然不是她衣服光鮮，乂年紀不大，倒像是官船上的公子哥兒們嫌船裏悶，出來走走的，只怕早被盤查。

她想來想去，可就是想不出好主意，那心裏也越來越着急了，要知張珏被擄，必與她父女有關，說甚麼也不能不管的。

她也曾想過了，濟南府的文書必已到了這德州，但她可不敢請求官方出面來逐隻搜查，飛天狐那賊子何等心狠手辣。若然被逼得緊了，必會殺人滅跡，張珏的命也必不保了。

不，不能由官方來搜查，那就只有由她來暗訪了，就這般，當眞是廢寢忘餐，在運河岸上查訪了兩日，正當她失望之際，這晚忽然見來了一隻官船，亮着燈號，竟不停靠連夜上駛。

顏如玉見是官船，本來也不以爲意的，不料她踱到碼頭盡處，停泊的船隻已疏落了，忽見那船不是連夜上駛，而是在向岸邊靠攏，這才留了意，奇怪，怪！

可不是怪？官船不泊碼頭，倒遠遠泊在那柳蔭樹下？相距最近的一隻船，至少也有一兩里之遙，但因河岸無遮掩，故爾看得清清楚楚，何況她在暗裏，那船上却燈火通明，只見一人跳下船來，在柳樹上繫了纜，那船便已半隱於蘆葦叢中。

顏如玉一怔，皆因那人不是船夫打扮，而是一身勁裝，尤其是船未攏岸，那人已一躍登岸，非但不是船家所能够，看來武功還眞不弱，而那繫纜之事，在船上可是低微之事，而這人的身手竟然已是如此了得。

顏如玉若然不是恰好走到碼頭的上流頭，又身在岸坡的高處，那船上的燈光明亮，也幾乎忽略了。就在她一怔之後，幾乎立即奔了過去，撥開蘆葦一瞧，只見那船雖然不大，外面看來，也與普通的官船無異，但此刻艙門已打開了，明亮的燈光下，顏如玉只是才望得一眼，已感到富貴逼人，顯然那是寶氣珠光發出來的令人眩目的華彩，便是那艙門之內，亦掛着顯然是眞珠的珠簾，否則就不會在河岸的夜風拂動之下，發射出萬丈霞光。

顏如玉的眼睛睜大了，不是爲了那船中的寶氣珠光，而是艙中這繡榻上，一手撐頭，躺着個美貌的女子，看來年紀和她不相上下，兩個像侍女模樣的姑娘，一個在開船窗，一個從另一邊已打開的船窗，伸頭向外望，心想：「世間豈眞有這樣貌美的女子？」

那繡榻上的姑娘，實在是美極了，尤其是燈光之下，嬌慵更增無限風韻，便連她一見，也直了眼！

她雖也是個姑娘，但多年來，身邊只有一個蒙塵的銅鏡，要說她知道自己美而且很美，只有從朱逸和張珏的眼中照見，這兩個少年郎的眼睛，就是她的鏡子，但這樣的鏡子，只能照見美，可不能讓她知道究竟有多美？

她眼兒直了，眞美！她有這姑娘一樣美嗎？若然這是白天，她只要一俯身，就能在水裏照見自己的影子，但現在是黑夜，其實，雖說沒有不愛美的姑娘，但她卻不是世俗的姑娘，這念頭只在她腦中一掠而過。

是了，是了，難怪這船要遠遠離開碼頭停泊了，忽然間，她不再覺得這船中富貴過人了，只覺唯有那寶氣珠光，才配得上船中榻上那姑娘，她也再不覺得船中的陳設庸俗了。

是了，是了，這姑娘顯然就是船上的主人，一個姑娘，嬌柔而又嬌美的年輕姑娘，帶着兩個丫環，又是滿船珠寶，若沒有人保護，那還了得，難怪那先前一躍上岸來繫纜的漢子，好一身功夫了。

顏如玉卻不禁皺了眉兒，自從那個勁裝的漢子先前一現之後，非但不再見現身了，而且亦不見再有他人，顯然連船夫都在後面艙裏，沒一個出來，可見亦不會太多，想想現今那飛天狐一夥賊寇，就可能在這一帶，說不定就在這左近，若然發現了這隻船，豈會放過？那漢子武功看似不弱，但豈是飛天狐一夥的敵手。

是她一見這姑娘就喜歡麼？不由替她担心起來，一時間，把尋訪張珏的事也忘了，但忽然間，卻因那眩目的寶氣珠光，不由心中一動，反而倒記起了來，刹那間，她倒有了主意，若然眞如她所料，飛天狐一夥賊子眞打水路北上，把張珏藏在船中，她還是眞沒法搜查，這條運河雖然水面狹窄，但船太多了，尤其是賊子們都狡猾不過，若是打着官船的燈號，教她如何去辨認？現今有了這隻船，有了船上的美人和珠寶，只要飛天狐等人眞是水上行舟，絕不會放過，必可誘令那般賊子現身，若其不然，那就是她判斷錯，但無論如何，跟定這船，以這船爲餌，豈不是再妙不過的以逸待勞。

像飛天狐這樣的大夥賊子，是水陸大碼頭，豈無他的眼綫，即使飛天狐不在這左近，早晚亦必得報前來，當眞跟定這船，強過漫無目的去尋訪，而且這船南來，顯然亦是上京的，又不會誤了行程。

妙極，顏如玉越想越妙，她的眉頭却越皺越緊，但她一掉頭那緊皺的眉頭忽然開朗了，上流頭岸邊的蘆葦深處，有幾點如星的燈火明滅不定。

她的眉頭不但開朗了，而且笑了，妙啊，而且這有多好玩兒。

顏如玉這裏悄悄才要從蘆葦中退走，那伸頭到窗外的女子，已回過身來，望着那榻上的姑娘輕輕嘆了口氣，道：「你鎭日裏悶懨懨，如何是好？倒不如就在家裏不出來，起來吧，你瞧，外面眞是月白風清，岸上又沒人，起來走走吧！」

那開窗的女子也回過了頭去，道：「這也怪不得她，咱們出來快三個月了，雖未盡泛五湖四海，但也已遍歷大江大河，總是沒些兒信息，唉！」

原來這三人並非主僕，那口氣，倒更像姊妹，但榻上的女子分明的比兩人年紀要小些，怎麼她倒像主人一般的躺着，年長的兩個倒給她服侍？

其實那站立的兩個女子年紀也大不了多少，也不過二十來歲，雖非絕美，但也不醜，那眉宇之間，還透着一股英氣。

先前說話的那女子道：「這原是憑機遇的事，失踪了近二十年的人，又從沒些兒信息，要容易找時，也就不會失踪這多年了，而且……只怕……」

這面窗下的女子用眉眼示意，那女子才沒說下去，但那言態，顯然是說是否尚在人世亦不得而知。

只見那榻上的姑娘幽幽嘆了口氣，那女子又道：「小師妹，你要鎭日躺在榻上，可從何處尋去？你這不是去尋人，而是等人來尋你，別說走遍大江大河，便眞把五湖四海都走遍了，只怕，一輩子……一輩子……」

那顏如玉轉身要走，縮入蘆葦中了，聞言止步，可把三人的言語聽得明明白白，才知這三個女子是師姊妹，她可怔住了，這不奇怪麼？原來亦是武林中人，窗前的兩個女子却也有些像，難怪有股難掩的英氣了，但這滿船的寶氣珠光，又是怎說？那豪華勝得過太富大貴之家？

顏如玉心下更奇了，忙不迭退出蘆葦，心下可更有了主意。

那榻上的女子起身了，那嬌柔得弱不禁風的模樣兒，那像是武林中人身有一身武功的，只見一個女子放下艙壁上的一塊朱紅漆的木板，板上放下兩根支架，竟已是一張精緻的桌子，一個女子已去後艙取了碗筷來，跟着開了榻前的一個艙洞，打裏面傳遞出菜餚來，都搬取來放在桌上。

一個女子憐惜地走過去，說道：「小師妹，你午飯只吃得那麼一丁點兒，今晚可得要多吃些。」

不料那姑娘向桌上的菜餚望了望，那眉頭立即就皺了起來，道：「師姐，你們吃吧，我不餓。」

一個女子瞅了她一眼，但目光落在那菜餚上，也不禁眉頭皺了皺，道：「日日都是這樣的菜餚，不是醃的，就是鹵的，也怪不得你，便我瞧着也倒了胃口。」

傍邊那個較大的女子一瞪眼，說：「你不哄她吃一些，倒說出這樣的話來，她更不會吃了，眞是的，豈不知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日難，水上船中，咱們又不靠碼頭，從那裏來新鮮的菜蔬。」

那榻上的姑娘道：「怎生弄口鮮魚湯來喝，只怕胃口會開了。」

榻前那女子立即奔到窗口，邊說：「便是我也想喝口鮮魚湯，河上怕沒漁船，咱們買幾尾來。」

那校年長的女子道：「好啦，這一個還侍候不了，你也來鬧上一份，也不瞧這是甚麼時候了。」

不料那女子才探首一望，已拍起手來說：「你瞧，可眞巧，那不是漁舟麼。」

可不是一隻小小的漁舟，正從上流頭搖來，因是近着岸邊，若不是有燈如豆，幾乎發覺不出，一會，水聲入耳，水中月也被槳搗碎了，近了，只見搖槳的是個漁婆子，船頭上站着那個漁家姑娘。

漁舟近到船邊，漁婆子一反槳，便靠到了窗下，漁婆子攀着窗口，放下槳，說：「大姑娘，有勞你問一聲，船裏的老爺可要鮮魚作醒酒湯麼？」

那窗口的女子笑道：「小姐倒有，可沒老爺，却是眞巧，才想弄鮮魚湯喝，今就送了鮮魚來。」說着，回頭對那年長的女子笑道：「這就叫做有福人不用忙，婆子，快把魚送去後艙，回頭再來算錢給你好了。」

那漁婆子探頭望了一眼，嘖嘖連聲，說：「好整齊的船，要是沾汚了，我老婆子可該死的。」

原來她已從船頭那姑娘接過了網兜，那網兜裏的魚怕沒有五七斤重，更兼生猛躍跳，漁婆子騰出一隻手來推那窗口，只賸一手舉着網兜，驀聽她一聲啊呀，船頭的姑娘正拿着篙，只聽她驚惶咳道：「婆婆，啊呀！」說時遲，那時快，漁婆子已跌倒在船尾，漁舟一側，幸是那窗口的姑娘出手快，一把抓住漁船的船篷，那漁船才沒翻入水中，但已入不少水。

漁婆子顯然驚魂未定，顫聲道：「老啦，不中用啦。」不但聲顫，而且連牙齒也捉對兒厮打起來。

原來漁婆子的衣衫已濕透，顯是因夜涼又受了驚駭之故。

船頭的姑娘跳了過來，把漁婆子扶起，窗口那女子兀自抓住船篷未放手，只見那姑娘也伸出了頭來，說：「婆婆，你沒事麼？可憐，這麼大年紀了，快上船來，師姊扶她一把吧。」

窗口那女子用抓住船篷的手只一送，漁船立即順着船邊，滑到了船頭，那年紀較大的女子早已候在那裏，把漁婆子只是一提，就提上了大船，漁婆子身邊的姑娘，那眼兒瞪得大了。啊了一聲，說：「你你……這麼大的力氣！」

那女子把漁婆子放下船頭，說：「少見多怪，還不把船繫好，把魚拿上來。」但她的目中落在那小姑娘面，不由凝眸不瞬，心說：「好個標緻的小姑娘。」

這工夫，艙裏的那兩個姑娘也出來了，跟着後艙也來了兩個漢子，一個正是先前那跳上岸繫纜的勁裝漢子，待得漁船上的小姑娘把漁船靠了岸，用篙插牢，兩個漢子已把網兜裏的鮮魚拿去了後艙的廚房，只聽得那個嬌柔又美貌的姑娘道：「可憐啊，她全身濕透了，婆婆，你快去換一套衣衫吧。」

那漁婆子兀自在顫抖，牙齒倒捉對兒斷得更厲害，小姑娘一躍上了船頭，身手眞俐落，三個姑娘都一怔。

小姑娘叫了聲婆婆，哭喪着臉，對那姑娘道：「咱們打得的魚兒，換吃的也不够，那來多餘的衣衫更換。」

漁婆子要掙扎着起身，那料手撐船板，才抬起身子，那手一軟，又跌坐在地，顫聲道：「姑娘，你怎知咱們窮人的苦楚，又老的老，小的小，往日網一天，也網不得三兩斤魚，換得米來就買不得衣，今日三位姑娘必是佛菩薩，怎生適才一網之下，就網得這麼三大條魚，這才巴巴兒替三位姑娘送來，要是往年，我婆子便是十斤八斤輕鬆舉得起來，也不怕魚兒生猛跳動，現今是……老啦，不中用啦。」

說着，漁婆子嗚嗚地哭了起來，那小姑娘淒厲地直叫婆婆。

那美貌的姑娘就說：「婆婆，別哭了，你恁大的年紀，原不該在風裏浪裏討生活的。」

隨而轉身對那年長的女子道：「師姊，你去拿那銀子給她，讓她去買幾畝地來種吧！」

漁婆子登時直唸佛，爬起來直叩頭，說：「果然今晚遇到佛菩薩了，却是姑娘，求你好人作到底，我婆子水上生，水上長，若是留在水上，也許還有幾年好活，那種地的事，我婆子可不在行。」

年長的女子才待轉身，便又回頭，道：「那你要甚麼？」

漁婆子道：「不瞞三位姑娘，我婆子命苦，就只賸得這個孫女兒，可憐她從小就沒有了娘，她爹說水上找不到生活，幾年前上了京。那知一去便音訊全無，若蒙三位姑娘把她收容在身邊，我老婆子死也瞑目了。」

那三個姑娘的眼睛不覺都落在小姑娘身上，瞧得她羞赧地垂頭。

却是那年長的女子點了點頭，道：「她這模樣兒還是眞俊俏得可憐的，剛才她上船來，身手倒也還俐落。」

老婆子登時聲音不顫了，還有些眉飛色舞，道：「姑娘說得如何不是，誰不說她可惜生長在我們這水上人家，她從小在岸上跳來跳去，怕不俐落哩，我老婆子求三位姑娘收下她，作個近身使喚，一者是了她心願，去尋訪她爹，二來麼，丫頭大了，跟定我這個窮老婆子，將來可是怎麼個了局，三位姑娘……」

漁婆子話聲未了，那個美貌又嬌柔的姑娘，眼兒忽然紅了，只見那年長的女子急忙搖着手，喝道：「住口，別說啦。」

漁婆子本來半坐半跪在船板上，被她這麼一喝，駭得重重地坐落，令那船也微微一幌。愕然間，那姑娘已開了口，道：「師姊，休要駭着了她，婆婆，我答應你啦，你放心，我把你這孫女兒留在身邊，必不虧待她，我再給你些銀子，你一人也不用種地，够養你這後半世就是了。」

一個女子早去捧了一包銀子來，怕不有二三十兩，還有一包袱衣衫，道：「婆婆，你拿去吧。」

漁婆子一疊連聲唸佛，爬下去叩了個頭，慌忙接過銀子衣包，翻下小船，像是怕人家會把銀子拿回去了一般。却是那小姑娘做出了依戀的模樣，叫了兩聲婆婆。

漁婆子把船撑了開去，漁船已掉了頭了，才回頭說：「姑娘，你好好侍候三位小姐，婆婆走啦。」

那三個姑娘却不以爲異，沒見過世面的窮婆子，也難怪她。

那年長的女子已携起小姑娘的手來，說：「別難過，你婆婆看來還硬朗，她會照顧自己的，來，進艙去。」

回到艙中，鮮魚湯恰好送了來，那兩個女子雖然叫那姑娘作小師妹，但除了言語稱呼外可把她侍候得像小姐一般，那女子拖開椅子，讓她坐了，另一個已盛了一碗飯來，這一個已盛了一碗湯。

那姑娘却回頭對小姑娘道：「來，你也來吃些吧，怪可憐的，想必也餓了，可是在想你婆婆啊。」

她身邊的兩個女子把兩人望了望，忽然都噗嗤一聲笑了，一個說：「這倒不錯，論年紀，論模樣兒，她兩個倒眞是一對兒。」

另一個笑道：「可眞成了惺惺相惜啦，阿彌陀佛，小師妹找到了伴兒，咱們可就安安樂樂了。」

這邊一個女子早走去把小姑娘拉了過來，讓她坐在小師妹身邊，道：「咱們這嬌嬌師妹教你陪她，你就陪她，聽到麼？」顯然這個嬌柔美貌的姑娘，平日把兩個女子磨折得够了，故爾倒自取了鮮魚湯，去一邊坐地喝起來，兩人望望窗前桌上的兩個姑娘，又互望一眼，就抿着咀笑起來，一個說：「你啊，瞧，這小姑娘換過衫兒，再把頭兒梳一梳，便不把咱們的小師妹比下去了，也不輸給她。」

另一個壓着嗓門兒道：「如何不是，眞個是天涯何處無芳草，眞想不到水上的窮人家，會生出這個標緻的丫頭來。」

但她話聲才落，却忽然楞了一楞，站在她身邊的女子立即覺察到了，連忙說道：「你做甚麼？」

那女子道：「奇怪，水上人家，日晒雨淋，這小姑娘怎會長得這麼白淨？」

這一個噗嗤一聲，笑道：「你還是先奇怪咱們這師妹吧，怎麼生長在武林名家之家，又是練了一身絕世武功，偏又恁地嬌柔得像風也可以把她吹倒。」

那一個說：「話可不是這麼說，她的功夫可不是日頭兒下練的，練的也不是尋常武功。」

忽聽那邊窗前，那姑娘道：「說啊，問你的話，你怎不說。」

原來那小姑娘先聽得這兩個女子的話，先是一驚，只道看出了她的行藏，繼而大奇，不是日頭兒下練，與一般武功有異

，那是甚麼樣的武功？這麼說，果然不是富貴官臣之家，而是出身武林奇能隱逸之家了？

原來這小姑娘不是別人，乃是顏如玉安排下的巧計，換上了漁家女的衣衫。怎生才能不離開此船？她確信飛天狐那夥賊子，早晚必會知道運河上有這麼一隻滿船珠寶，而只有三個姑娘的船隻，絕不會放過，是她一見上流頭蘆葦叢中明滅的漁火，立即有了主意，用她一身羅衣換來漁家粗衣破裳，又給了那漁家十兩銀子，只要如此這般，那漁婆子怎會不心花怒放，沒口子答應。

顏如玉不過是見那榻上的姑娘嬌柔溫婉，原也沒想到立即成事，不過既是個溫婉的姑娘，必也是心慈，說不定會收留她在船上，却萬萬想不到，這三個女子竟會是出身武林隱逸之家，都身有特異的武功，從先前那女子伸手抓住船蓬，却能穩住船身，顯然她手上的力道大得出奇，她自知就不能辦到。是以，她在這姑娘的身邊，可尖起了耳朵，在聽兩人對話。

那姑娘還道她想念漁婆子，心生悲戚，因是心神不屬聽而不聞。

那姑娘又道：「我問你的話，你怎不答啊？你姓甚麼的？叫甚名字兒？」

顏如玉道：「我……姓顏。」

當眞她沒隱瞞姓名的必要了，又道：「我叫如玉。」

那姑娘點點頭，瞅着她，笑了，說：「可眞是顏如玉。」

顏如玉一怔，心頭直跳，那一雙眼兒也就睜大了，她倒不是怕，而是驀地想起，她這顏如玉的名兒，乃是當今天下武林皆知，她來到了秦中之時，太乙劍派的掌門人秦天都，已是逢人便道，也逢人便讚，現今憑她一人一劍，竟把橫行江湖，武林中人多年來都莫奈其何的飛天狐一夥的巢穴，掃穴犂庭之後，現今眞個是天下皆知，她在濟南之時，更兼連巡按知府都給她營修家園，那更是遠近傳揚，這三人既然也是武林中人，豈有不聞其名！這姑娘可不是說：你眞叫顏如玉？

她正悔失了言，心下才說了聲糟，不料那姑娘笑道：「可眞是人如其名了，你倒也眞配這個名兒。」

顏如玉說：「你你，你知道……」心想：……罷罷，我又不是見不得人的，和她們又無仇無寃，怕什麼？

那姑娘兀自含笑，說：「可不是眞顏如玉麼。來，快吃了飯，你和我的身段差不多，我的衣衫，你一定穿得。」

顏如玉鬆了一口氣，登時對她燦然一笑。要知顏如玉是個從小被嬌縱，生性又極活潑的姑娘，其實她不自覺，她自己也是個女兒身，不知怎的，今晚一見這姑娘，就心裏喜歡，也許這姑娘的柔弱嬌慵，也更令她惹人憐愛，那溫婉，也正是顏如玉所缺乏的，一見就不禁心生親近之心了。是以，也並非完全爲了要以這滿船的珠寶，安排下作爲捕捉飛天狐這隻猛虎的牢籠。

她本來不過是偶然想到，立即就行，後來可眞還担心，若是人家眞把她作奴婢使喚呢？那豈不是自作賤？

現下，她放心了，這姑娘雖還認定她是個漁家女，但那親近的眼神，那低柔的軟語，加上她那份柔媚嬌美，可令顏如玉從心底喜歡，不祇是喜歡起她來，倒眞恨不得供她使喚了。

是了，是了，這就不怪那兩個女子，看來比她大好幾歲，又是她的師妹，倒像奴婢一般侍候她了。

顏如玉說：「我不餓，吃過晚飯啦，你吃吧，你是身子兒單薄得很，倒要多吃一些。」

不料那姑娘身子兒一扭，呶起咀兒來，說：「怎生你也和我兩個師妹一般，我不想吃，你們倒偏偏要我多吃，你要恁地，我也不和你好了。」

顏如玉可樂了，只聽身後噗嗤兩聲，她知是誰在笑，心想：你們不能哄得她多吃些，且瞧我的。道：「那我也不吃，我也不要穿你的衣衫。」

那姑娘一怔，說：「我是心裏煩悶，你却是爲何不吃啊？」

顏如玉道：「我婆婆臨行時吩咐，要我好好侍候你，那自是說要你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而且要高高興興的，你要不吃，那就是我不會侍候，我……還是回去找我婆婆。」

顏如玉何等聰明，她喜歡這姑娘，也瞧得出來，這姑娘也極喜歡她，她可是瞧着這姑娘的神色說話，見這姑娘的眼兒睜得大了，露出驚惶，便假作起身。

那姑娘急了，叫道：「不不，我要你陪我，我……我吃。」

說着，已端起飯碗來，顏如玉却把她的碗奪過，說：「這飯涼了，我替你改一碗熱的來。」她肩後却忽然伸出一隻手來，又把她手中的飯碗接了過去，原來是姑娘的師姊，那另一隻手却在顏如玉的臉蛋上擰了一把，說：「好啊，你兩個倒投了緣，丫頭，有你的。」

顏如玉摸着臉，這女子正是先前對她起了疑心的，心想：「我還是眞得檢點些，休要被她瞧出了破綻。」

但怎生檢點呢？漁家姑娘自然是沒見過世面，自然該大驚小怪，還得帶些兒靦覥。

「啊！」顏如玉睜大了眼睛，望着那女子打開錦榻頭上那個艙洞，把飯碗遞過去，說：「小姐，你們這艙上原來還有機關呀！我聽河下那說書的說過。」

那姑娘嫣然一笑，說：「咱們這給可用不着機關，以後你要茶要水，推開那艙洞，往裏吩咐一聲，就會有人給你，只是圖個方便。」

說話間，那女子已換過一碗熱飯，轉身過來，顏如玉向那艙洞中一瞄，只見人影綽綽，竟有幾個漢子，她一面把飯碗接過，送到這姑娘的面前，一面嘖嘖兩聲，說：「小姐，眞虧你們想得到，來，這鮮魚湯倒還是熱，要是涼了，可就不鮮了，你先喝兩口試試，胃口可就開了。」

那姑娘就她手裏喝了兩口湯，但目光一落到面前的飯碗，就可憐巴巴的皺起了眉頭，隨又可憐巴巴地抬起頭來，用乞憐的眼睛望着顏如玉，說：「我吃半碗吧，行不行啊？」

顏如玉斬釘截鐵，說：「不，絕對不行。」

那姑娘見她繃緊了臉兒，便再不敢言語了，於是苦着臉，好不容易才把那飯碗吃了！

且慢，那兩個女子怎沒聲响？

顏如玉這工夫，一者爲了好奇，一者得把船中的景物瞧淸楚，不着痕跡間，但又不好意思着意的回頭去望，只怕那兩個姑娘還在笑哩。

可不是又在笑了，這姑娘才放下碗，兩人立即笑着走了過來，又是先前那女子，又在顏如玉臉蛋兒上擰了一把，說：「我倒不信，敢是飯碗經過你的手，飯就特別香了。」

另一個笑嘻嘻，說道：「這就是人結人緣，我們把咀說乾了，也休想她吃得一碗飯。」

這一個眼兒一翻，道：「還說哩，師傅縱她還不够，再加上你任甚麼也將就她，要不然，豈會恁地這般的。」

兩人說說笑笑，一面收拾碗盞，那姑娘早拉拖着顏如玉，道：「你來。」

原來那錦榻前頭，還有一道暗門，那姑娘一彈指，暗門立即開了。

顏如玉心想：這不是邪門麼？她的手並沒碰着艙壁，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這就是她們練的特異功夫？

她心下也因是暗暗吃驚，除非邪法兒，只有氣功練到相當火候，但她？才多大點年紀？說甚麼也不會比顏如玉更大，看來最多不過十六七歲。

顏如玉可不敢露出驚疑的痕迹來，要不然她就會先暴露自己。

她現下不僅是要利用這隻滿是珠寶的船，去誘來飛天狐那般賊寇了，這三個女子端的是何來歷，是何門派？練的是甚麼武功？她也要知道，難怪這船敢艙門大開，不怕這滿船的珠光寶氣外洩了。

那姑娘叫道：「來啊。」

顏如玉大吃一驚，皆因那姑娘抓住她，往那暗門裏走，她不着痕迹地暗中一用勁，那料半點勁道也用不上，竟似被人廢了武功一般，連一絲眞氣也提不起來。

顏如玉又驚又急，當眞是非同小可，不但臉兒紅了，額上更見了汗，也不自覺地咬緊了牙關，簡直是就像拚命一般的掙扎。

啊！呀！只聽轟然一聲响，顏如玉背上像被人重重一擊，登時眼前一黑！

×　×　×

却說顏如玉背上像被人重重一擊，登時眼前一黑，險險栽倒，幸是那姑娘一旋身，把她扶住了。

原來那暗間是船上三個姑娘儲放衣物，也兼作換衣方便之所，能有多大？那姑娘携着顏如玉的手走進去，自要放開手，偏是顏如玉猛勁掙扎，那手一放開，她的功勁也立即恢復了，正因用勁太猛，一時間收勢不住，那背脊登時撞在暗門邊的艙壁上，不但轟然一聲巨响，連那船也一陣搖幌。

那姑娘啊了一聲，忙說道：「你你！你怎麼啦！」

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又天眞，又顯示出無限關切。

顏如倒不慌亂，正因心中明白是怎麼回事，只羞得滿面通紅，也心下大急，若然外面那兩個女子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不用說對她更會生疑了。

幸好，只聽外面一個女子笑着說道：「我說如何，這丫頭有一身蠻力。」

那門口早探進一個頭來，露出一張笑臉，說：「小師妹，必是你不小心，又用上無相神功了，小心傷了她，還以爲是咱們哩。」

那姑娘的臉兒登時脹得通紅了，低頭瞧着她的纖手，說：「我……我……沒有啊？」

因是惶惑，反而更添了嬌美。顏如玉可更惶惑了，敢情這是無相神功，心下也因愧而更驚：無相神功？她有生以來，可是聽也從來也沒聽說過！

門口那女子對她道：「沒事麼？沒事就好，小師妹，快替她換了衫出來。」

笑臉縮回去了，那姑娘怯生生，說道：「我……不是有意的，眞沒傷着你麼？總是我的功夫不到家，心裏一高興，手上就……就……」

她又瞧了瞧手，那眉頭又皺了起來，但笑得眞甜，隨在櫥裏取了一套衣衫，不由分說，替顏如玉上下全換了，若不是關起了門來，顏如玉還是眞不敢換，皆因她外面穿的是又寬大，又有點破爛的粗衣布裳，那內裏可是羅衣，任誰見了也會知她絕不是水上漁家女。但在這個純眞的姑娘面前，她可不担心。

那姑娘的眼睛亮了，說：「你低着頭，悄悄兒地走出去。」

她在顏如玉的耳邊說，她，笑些甚麼啊？

顏如玉心下雖然奇怪，却也眞怪，那心下却毫不遲疑，推開了門，低頭走了出去。

只聽有人說：「小師妹，你的新伴兒呢？讓我們瞧瞧，打扮成甚麼樣兒了。」

原來外面兩個女的把她當作是那姑娘，只見她跳了出來，拍着手，笑道：「哈！可不是像我麼，眞把你們也騙啦。」

那兩個女子瞪大了眼睛，把她二人瞧了又瞧，登時嘖嘖連聲，一個說：「若是在暗地裏，眞還分不出來，怎麼先前不覺得這麼像？眞像！」

另一個道：「像甚麼？我說啊，閉着眼睛，我也分別得出來，她那有咱們小師妹這份嬌柔，只要你瞧她一眼，世間上再狠的心腸也會軟了下來。」

不差，不差！顏如玉被這女子一言說得恍然大悟，這姑娘適才在她耳邊一語，是了，原來是這個緣故。

那兩個女子一邊一個抓起她的手來，眞把顏如玉打量得臉更紅了，只者一個說：「眞是奇妙，只道咱們這小師妹是天下絕美絕美的美人兒了，倒又有了一個，師傅要瞧見了，一定也喜歡。」

顏如玉不禁也呆呆地望着那姑娘，心中想着：「我，可是眞有些像她麼？」

那另一個女子已接口道：「這可好啦，小師妹，你以後再要不聽話，咱們可疼她，不疼你了。」

那姑娘笑得好生甜美，連聲說：「疼她，疼她，我也願你們多疼她些。」

年長的一個女子笑着吐了口長氣，像

是自言自語，說：「謝天謝地，這幾個月來，總算見到她的笑臉了。」

顏如玉忽覺被握的左手一緊，這邊一個啊了一聲，道：「小師妹不但有了伴兒，你瞧，她還是眞是個練武功的好材料，小師妹試試她這骨格。」

跟着右手腕也一緊，顏如玉可討了乖，忙把全身放鬆，不讓功力自生反應，心想這姑娘一握之下，已是那麼神奇了，是她師姊，又都年長些，必然更了得。

果然，她不用勁，便只覺兩手的手腕緊了一緊，別無異狀，但她的心却劇跳起來，因爲那年長的女子忽然發出令她心驚的聲音，連聲說：「好好。」幸是立即放開了她手，又道：「時候不早了，咱們都睡了吧。」

那姑娘一把將顏如玉拖去她身邊，說道：「我要她和我睡。好不好啊。」

只見那女子一笑點頭，那兩人立即忙亂了起來，那船艙設計得眞巧妙，兩人在榻的兩頭，拉開錦幔放下兩塊板來，鋪上被褥便也成了兩張錦榻。

顏如玉暗暗留神，只見……不，似乎見到兩個人使了個眼色，年長的一個說：「小師妹，快睡啊，今晚可不准再睜着眼睛到天光。」

兩人一個關了艙門，一個把琉璃燈熄了，那燈一熄，登時見到滿艙明月。

那姑娘把顏如玉拉去身邊躺下，在她耳邊說：「咱們別說話，要不，她兩個又要嘮叨，你會不會假裝打鼾？」耳邊响起了一聲頑皮的輕笑，才又說：「我最會睜着眼睛打鼾，你聽聽。」

果然耳邊响起了鼾聲，顏如玉不禁把她摟住了，忍住笑，心想她兩個師姐必也要强忍，才能忍得住笑，頭才挨着枕頭，那有這麼快就打鼾的，可不是太天眞了，而且像她這溫婉的姑娘，睡着了豈會打鼾的，騙她自己就眞。

那運河平靜得像靜止的湖面一般，夜靜也聽不到水聲，只有滿艙明月，何來暗的幽光流轉？是了，是那風動珠簾！

顏如玉全神貫注在頭尾兩端榻上，那料兩人像是才眞一躺下，就睡熟了一般，再也不聞聲息，耳邊的鼾聲倒停了，那姑娘格地一聲笑道：「好了，咱們可以說話啦！」

顏如玉豈有不想說的，但不信那兩個女子睡了，慌忙把她摟了一下，示意她別出聲。

却聽那姑娘在耳邊說道：「你放心，她兩個一練功，最少就是一個時辰，咱們說話小聲些，就不會驚動她們，你眞是姓顏，叫如玉麼？你沒騙我？」

顏如玉聽她問得奇，不由心頭一震，忙道：「我眞沒騙你，我爲何要騙你？」

那姑娘喜道：「可是巧啦，我的名兒也有一個玉字，我姓白。」

「白玉。」顏如玉唸了兩遍，那心中在那剎間，可唸了無數遍。

那姑娘又道：「小時候，她們都叫我玉兒，現今娘仍是這麼叫，只不過師姊不再這麼叫的了！」

顏如玉才知自己又多疑了，這麼天眞的姑娘，眞像是仍在娘懷裏的小姑娘，豈會多疑的。道：「那是小名兒，你已經長大啦，自然她們不好意思叫了，那麼你爹呢？」

怎麼她不說話了？倒把頭埋在她脇下？半响，這白玉才幽幽地一嘆，說道：「咱們出來，就是尋找我爹，你知道如何今晚你和你婆婆一說，我就要你留下麼？就是聽說你也是要去尋訪你爹，你可還記得你爹的模樣麼？」

顏如玉脫口說道：「怎會記不得，離他老人家才不過幾月。」

那姑娘說：「你！怎說？才幾月？」

顏如玉才記起今晚編造的故事來，慌了，忙道：「不不，我是說幾年。」

怎麼她又不出聲？難道巳識破是謊言？忽覺脇下有些濕濕的，原來是那姑娘流了淚。

顏如玉道：「玉兒，你怎麼啦？」不自覺把她摟得緊了些。她的年紀和這白玉其實差不了多少，但不爲何的，顏如玉却自覺比她大了許多，她把懷中的白玉，當作嬰孩一般，那一聲玉兒，也不自覺地叫出口來，出口才驚覺，無論如何，她現下是人家收留下來作奴婢的身份，又怎可以喚人家的小名兒？

顏如玉生怕她惱，不料那白玉非但不惱，反而倚偎在她懷中，更緊了些，而且抽搐起來，半响，才哽咽道：「我啊，可從小就沒見過爹，連爹甚樣兒也不曉得，後來長大了，才知娘生下我來不久，爹就走了，從此就一直沒回過家。」

顏如玉奇道：「那是爲何？敢是吵了架麼？」

白玉在她臂彎兒裏點了點頭，故爾她看不見，却感覺得到。

白玉說：「我再也不要練甚功夫了，那蒼頭說：娘的功夫比爹好，令他在外面臉上無光，聽說……聽說……」

顏如玉道：「要是不便說，那就別說吧。」

白玉道：「有啥不便說的，誰都曉得娘就只疼我，誰也不敢惹惱我，聽說當年爹與娘一言不合，娘失手把爹打傷了，爹一氣之下，從那時起，就這樣的一去再不回來。」

說着，幽幽的嘆了口氣，凄凄楚楚，好不惹人憐。顏如玉這時倒不好意思插咀，不由也嘆了口氣。

白玉道：「你說，練成武功有甚麼好，要是我娘沒練過功夫，我也有爹了。」

顏如玉道：「你和師姊出來，就是找你爹了，這些年你爹沒回過，想也有些信息吧？」

顏如玉感到白玉在她臂彎兒裏搖頭，一會才說：「要知道，那就不難找了，好不容易，我才求得娘答應了，命兩位師姊陪伴我，出來查訪。那知我們逆流上駛到了大小金川，回頭入黃河，還去過河套，都沒些兒信息，這才再回頭，要上京城去。聽人家說那京城繁華得緊，只怕在那裏能訪到爹的踪跡。」

顏如玉也點了點頭，道：「初時我還以爲你們這是一隻官船，你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只不過，你們佈置得滿船珠翠，寶氣珠光，老遠就能見到了，你們雖有一身武功，不怕賊子，却不怕麻煩麼？」

白玉道：「你有所不知，這是我娘出

的主意，娘不說，我可明白，當年他雖和娘嘔氣，後來可也想念爹得緊，只不過她好強，不說出來吧了，我娘說道：『你爹這多年來沒信息了，江湖中再也沒聽人談起過他，你向那裏尋去，只有一個法兒。』原來娘把爹爹珍藏的珠寶，取了出來，穿成了那艙門口的珠簾，便不怕見面也認不得爹了，皆因他雖不認得我，也會認出他珍藏的珠寶，而且……而且……」

顏如玉沒等一會，白玉又說了：「娘說，爹跟黑白兩道上的人物，都有些往來，把珠寶擺出來炫耀，怕不引來黑道上的人物，擒住一問，只怕倒會更容易查訪得出。」

顏如玉心下暗笑，不料人家也是這般計較，倒更妙了，當下問道：「你說，你們出來了兩三月，可曾引來些賊寇麼？」

白玉道：「如何沒有，那日咱們的船才轉入微山湖，還擒到兩個賊子，只不過都是小毛賊，都不配結識我爹，我把他們全給放了。」

顏如玉說：「放了？白白地放了？」心想：「別說小毛賊了，便是飛天狐這樣的賊寇，她們怕不也手到擒來。」

「放了。」白玉說：「我每人給他們千兩銀子？」

顏如玉奇道：「那又是為何？」心想這可新鮮得很。

白玉道：「我對他們說，要是他們尋訪到我爹，他們不是想刦我這船上的珠寶嗎？誰要訪到我爹的踪跡，那時我就把這滿船珠寶都送給誰？」

好主意，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而且這樣一來，不用一年半載，自然傳揚遍天下，她爹要是還在人世，怕不自會尋了來，

顏如玉道：「玉兒，你說給我聽聽，你爹是怎麼個稱號，只怕我能替你查訪得出來也說不定。」

饒是即時住口，也來不及了。人家訪遍了大江大河，不用說，也請託了不少黑白兩道的人物，都沒些兒信息，她現下的身份，不過是漁家的窮姑娘，怎說她能查訪？若然人家對她先已生疑，怕不立即就揭穿了她的身份。

但這白玉是如此天眞，一些兒不疑，反而喜道：「說得是，你在水上來來去去，只怕……」

忽然，那白玉話聲未落，竟然格的一聲笑了，笑得顏如玉一怔，道：「你笑甚麼？」

白玉說：「你的好心，我心領啦，今而後，是你和咱們一道來來去去了，你要能訪出時，只怕我早和爹見了面啦。」

顏如玉却想：「只怕不見得，只要有了名姓，帶個信兒給秦天都前輩，他交遊滿天下，只怕就能查得出來。」便道：「雖如此說，說不定機緣湊巧，偏是他給我遇上了呢？你又何妨把你爹的名字告訴我呢。」

白玉點着頭說：「我師姊也是這麼說，這尋訪人的事，最是要講機緣。」

當下把她爹的名字說了，這白玉何曾想到，日前她就和她爹爹近在咫尺。原來白雲叟就是她爹，但當年可不叫這個名兒，只是姓氏不改，當年提起白曉天的名字，那眞個江湖上人人皆知，他不但黑白兩道上的人物均有交往，其實他就是身在黑白兩道，是亦俠亦盜，只不過盜而有道吧了。後來在太湖邊上，他從一個還鄉的貪官船上，刦得一囊珠寶，平日總是藝高人胆大，獨來獨往的，這次亦是匹馬單劍，二十多年前，那時還不到三十來歲，因他總是扮成個儒雅風流的書生模樣，看來更年輕，不料那珠寶到手，這白曉天正前往白下途中，遇到一個騎驢的老兒，像是喝醉酒一般，那身子在驢背上搖搖幌幌，到了白曉天身前，更是身子一歪，幾乎跌下驢來，幸是白曉天即時把他扶來坐穩了，說也不信，白曉天那好身手的人，那老頭兒哈哈一笑，同時在他肩上拍了一掌，說：「多謝了。」他竟然沒躲開。

那白曉天却也不是要存心閃避，但一個武功高强的人，在那般時候，必會不自覺地生出反應來，那是不自覺的躲開，有些兒驚詫，也不放在心上，後來到了白下，才發現腰間的那一袋珠寶，竟巳不翼而飛，自然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那白下亦即是現今的南京，六朝金粉之地，豈少得了黑白兩道的友好，一打聽，才知是遇到了一位世外高人，說是世外，那不過是說他從不與武林中人往來，有人告訴他，太湖中有座四季長春的小島，島上有一戶姓解的人家，不漁不耕，本來從沒人見他出過手，但據說他能在揚波的湖面上，踏波而行，久而久之，傳揚開去，簡直把他當作神仙了，但武功高强的人可明白，這老人必有一身絕頂的氣功，那水揚波之時，水波也會生出一股上托之力，因他的氣功絕頂，故爾也才能借那上托之力，踏波飛渡。

但武林中的高手雖然明白，那也不過是由傳說中的達摩祖師一葦渡海東來，聯想到的，雖是說可能，但誰也沒親見過，只不過日久了，見的人多了，也不由人不信，那白曉天在那時的江湖道上，武功巳是有數的人物，既然衣底的珠寶被人盜去也不覺，又如此這般，只有那騎驢的老人是最可疑，大夥兒就疑心到他頭上來。

白曉天年輕氣盛，一聽大夥兒異口同聲，都疑心是太湖中那個隱逸的老者，立即折返太湖，果被他打聽出來了，原來那老者姓姬，名字却沒人曉得，那濱湖的小鎭上的酒家，時見他去光顧，雖然有那麼多的神奇傳聞，正所謂英雄久見亦常人，漸漸也不以為怪，只當作為個異人來尊敬吧了。

說來可也巧了，白曉天守候不到半日，那老頭兒肩上却掛着他那失去的珠囊，在鎭上現了身，還衝着他呵呵一笑，沽了一葫蘆酒，轉身就走。

白曉天早雇了一隻漁舟在湖邊，那老人像是故意引逗，緩緩繞湖而行，到了無人之處，錯眼不見，他眞個巳踏波而行，眨眼巳隱於烟波深處，那水天相接，遙山亦隱隱可見。

白曉天立即命舟前去，從此，白曉天便再不在江湖中露面了，原來竟被那老頭兒選作了女婿。

那老人姓姬，單名一個昌字，女兒名叫姬瑛，姬昌當眞是武林中第一人，氣功巳造極登峯，姬昌老了，女兒年紀也大了，終被他訪來選去，選中了白曉天，這才

把他引去島上，但白曉天在兵器上的，雖然在江湖上巳名頭响亮，但和那姬瑛從小修練的氣功相較，可就相形見拙了，初時夫妻恩愛，倒也夫唱婦隨，白曉天在姬昌的指點下，武功亦大大精進，但自姬昌去世，姬瑛生了玉兒，有了女兒，難免就冷落了夫婿，那白曉天來自繁華的花花世界，日久不耐寂寞，難免靜極思動，便偶爾出去行走，却不料每次才離湖，就被姬瑛追了回去。

那白曉天漸漸對妻子生了反感，一次又去湖濱的鎭上買醉，不料巧遇多年前結識的一位友好，正當杯酒話舊之時，那姬瑛又尋了去，逼令他立即回轉島上，那白曉天巳有了幾分酒意，這番又當着故人面前，那還能再忍得住，夫婦立即翻了臉，一出手，白曉天即被姬瑛打了一個咀巴子，那臉登時腫了起來，一蹬脚，從此就再無消息。

其實姬瑛也後悔得了不得，但後悔巳遲了，只盼白曉天會念在夫妻情份，和乖女份上，回轉太湖，那料一等就等了十多年，現今連當年尚在襁褓中的玉兒，也長大成人，一再追問爹爹了。這白玉却不知道，她娘早備下了這艘行得湖海，泛得江河的船隻，無不由她精心設計。幾番要出去尋夫的，都因放不下臉來作罷，是以白玉得知當年爹爹出走之故，一度要去尋訪爹爹，她娘立即就答應了，命兩個當年收養的漁家女替她作伴。

那姬昌隱於太湖之後，一者要人服侍，二來也想把一身所學傳之於世，故爾先後收養下湖中漁家的幾個孤兒女，因而說是徒亦非徒，說是僕亦非僕，不過限於資質，武功都無多大成就，倒是後來姬瑛收養下的一雙漁家女，却巳傳了她之所學，姬瑛也很喜愛，才以師徒相稱，亦即是這船上的兩個女子，那年長的一個名叫穆虹，小的一個名叫穆蓉，本是一雙姊妹。雖然白玉是姬瑛的親生女，但到底年紀小了幾歲，武功也少練了幾年，這穆虹穆蓉姊妹，雖生在漁家，竟都是練武的極佳資質，是以功夫都在白玉之上。

顏如玉聽白玉一說，不禁暗叫了聲慚愧，她先前竟把穆虹穆蓉，當作是這白玉的丫環了，道：「世間上眞有能練到踏波而行的功夫？玉兒？你也會麼？」

白玉在她臂彎裏搖搖頭說：「如何沒有，外公早過了世，但我娘就能够，我這兩位師姊也能够。」

顏如玉驚道：「當眞？」

白玉說：「只不過不能太遠了，像這運河水面狹窄，若然有了風浪，她兩個就能够飛渡。」

顏如玉不禁汗顏了，若然恁地，她還有何顏面在江湖上稱强鬥勝，當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

半响，再不聞白玉出聲，聽時，她巳是鼻息咻咻，在懷裏，柔弱得像個小孩兒一般。

顏如玉眞是對她無限憐愛，像她這般嬌柔的姑娘，誰會曉得她有一個超絕的功夫，若不是白玉先前抓住她的手腕，那勁道便使不出來，只怕聽她親口說了，也難以相信，不知他們這功夫……她記得了，那個叫穆虹的女子，說是甚麼無相神功，端的是如何練。

白玉適才不說這兩位師姊在練功夫嗎？她想瞧，但月移中天，再也不是明月滿艙了，只能隱約見到兩人像熟睡一般，而且她也不忍心動彈，要不然就驚醒了熟睡中的白玉。

那玉兒倒沒睜着眼到天光，迎着天光，倒是她，這一夜眞是說不出的驚奇又感慨。

他被笑聲驚醒了，睜眼一看，原來天光巳大亮了，那穆虹與穆蓉巳站在榻前，穆蓉正掩着咀。

只聽穆虹道：「別出聲，可憐的玉兒，多時沒這麼好睡過了。」

顏如玉一瞄見兩人的影兒，立即就閉緊了眼睛，顯然兩人不知她醒了。她本是側身向裏面臥的，那白玉仍然躺在她的臂彎裏，咻咻吐氣如蘭。

隨聽穆蓉道：「這孩子也是死心眼兒，越是沒她爹的信息，倒越更愁苦了，要是容易尋訪時，也就不會十多年毫無音信了。」

只聽穆虹嘆了口氣，道：「你那懂得，要是像咱們一樣，早知爹娘都巳不在人世，倒也不掛肚牽腸了。說來也奇怪，她爹當年相交遍天下，知道的人尚不少，這多年來，就沒一個見到他。」

「眞個的……」是那穆蓉的聲音，頓了一頓，才又說：「你說……會不會？」

「別胡說。」那穆虹的語氣重了些，說：「眞要有了意外，有道是死也要見屍，你不想想，白玉的爹武功便不及師傅，江湖上有他的敵手麼？我猜的一定沒錯，若不是隱姓埋名了，要不是去了關外，那就是去了塞外。」

說着，只聽她舒了一口氣，才又說道：「現下我倒不担心了，她兩個倒眞投了緣，這一路北上，咱們倒可抽身出來好好查訪，說眞話，留下她一人在船上，我還是眞的有一點不大放心。」

顏如玉身子一震，大大吃了一驚，皆因那穆蓉忽然低聲說道：「放着個來歷不明的人在船上，在玉兒身邊，你倒放心了嗎？」

果然瞞不過這兩個人，顏如玉心下着了慌，却聽穆虹道：「還用你說麼，不管是甚麼來歷，有能假，也有假不來的，她能有多大點年紀，那言態如何假得了，你沒瞧她那把劍麼？看來她不但是出身名家，而且劍術上亦有相當造詣了，這却不是更好麼，任何一派的武功，必有其過人之處，亦必有其短處，她只要不是不懷好意，由她來陪伴玉兒，那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了。」

顏如玉渾身都出了冷汗，她那把秦天都所贈的寶刀，在昨晚漁舟靠上這船時，她趁人不覺，巳把它藏在船頭的船板下，只道神不知，鬼不覺，不但這兩人不動聲色，早瞧見了。這麼說來，必然就是今日一早就被她們取出來瞧過了。

顏如玉正動念：顯然被人家瞧破了，那倒不如乾脆道明來意。不料心念才一動，那穆蓉巳道：「我有何信不過她的，昨晚她二人的話，我也聽得明明白白，再說，咱們的師門，又從不與江湖上的人往來，和誰也無冤無仇，且她身上帶着金銀也

就不少，又不是見財起意。」

穆虹道：「你明白就好，但可別說破了，休得露出顏色，若不然她一走，我們可眞拿這小淘氣沒法兒，記住了。」

沒再聽到話聲了，艙外的水聲却已入耳，是船又開行了。

幸是這時那玉兒動彈了一下，顏如玉心下才寬，不禁噗嗤一聲，笑出了聲來，那白玉眉兒眼兒，也跟着動了動，那似睡還醒的模樣，眞好玩，更可愛。

白玉睜開眼來了，望着她甜甜地一笑，顏如玉不禁把她摟得緊緊的，她那像個十六七歲姑娘，簡直像個七八歲的小妞。

只見穆虹在探進頭來，說：「該起身啦，你們瞧，太陽爬得多高了。」

說着，那穆蓉也跟着走了進來，兩張笑臉一般的燦爛，像那早晨的陽光。顏如玉已知兩人發現她不是漁家女了，只不過人家不把她放在心上，正如這穆虹穆蓉一般，人家不担心她會對白玉不利，她可也對這兩人不懼，但她自年前離了家門，到了秦中，這番又對一夥惡賊掃穴犂庭，已是天下揚名了，誰不把她捧上了天，而今這兩人却不把她放在心上，那可眞不是滋味，却又不是惱。哼！顏如玉心想：你們的武功再奇特了得，不信在劍，兵器上，也能勝得過我。

若是依了他的性子——一個性情高傲，劍術出神入化的姑娘，豈能忍受人家的輕視？一個念頭在她腦中一掠而走過，！可不非要守候在此，才能找到飛天狐。但她才要起身，那玉兒竟反手一抱把她抱住，說：「不不，我還要睡一會兒。」

那穆虹穆蓉笑得連咀兒也合不攏來，顯然又喜歡，又稀奇，又好笑，怎生小師妹在這顏如玉面前，更像個嬰孩一般了？

並非因爲這玉兒是她們的師傅疼愛的女兒，而是兩人比她要大五六歲，從小就帶着她玩要練功夫長大的，也非常痛愛她，甚至比她娘姬瑛更加痛愛。

她怎會不被人痛愛？她是那麼美，美得又那麼嬌柔，倚偎在誰的身邊，誰也會對她又憐又愛。

顏如玉可不是在她反手這麼一摟之下，那要走的念頭，登時化爲烏有了，這番可不是她勁道全失，而是不忍過於拂她的意，因此當眞不動了。

穆蓉笑道：「姊姊，可不是惱煞了人，白疼她這麼些年，我們的話，她那會聽從半句，往日要她多睡一會兒也不能，今兒倒賴在人家懷裏不起身。」

穆虹却笑道：「瞧你，倒吃起醋來啦，我啊，可謝天謝地，今兒可找到個教她聽話的人來了。多謝人家也來不及，顏姑娘，我們這小師妹，今後可交給你了。」

當眞好笑得緊，顏如玉把名兒告訴白玉，可是昨晚以爲兩人睡着了，悄悄在白玉耳邊說的，可見人家把她們的半夜耳語，全聽了去，只怕人家連她的出身來歷，全都知道了，却不揭穿她。

顏如玉一陣心跳，好不尷尬，但也横了心，當下坐了起來，說道：「我倒是眞喜歡這小妹子，只怕不配，我不是……」

穆蓉抿着咀一笑，說：「你不是是漁家女？是嗎？你猜，我們又是甚麼人？」

顏如玉不自覺掃了那滿船的珠寶一眼，要說人家是蓋世武功的武林名家，但人家可沒揭穿她的身份，她也還是個漁家女，要說人家是富貴之家，但又實在不是。

穆蓉又道：「你問問我們的小師妹，我們在太湖中，也一般兒早晨太陽裏晒魚網，烟波深處撒魚網，顏姑娘，不怕你多心，要說打魚，只怕比你還要在行些。」

那玉兒跪起身來，說：「顏姊姊，我師姊沒騙你，我們在太湖中，眞是時時打魚，我啊，就愛吃鮮魚湯。」

那穆蓉到底少兩歲，活潑些，說：「羞羞羞，不害臊，妳幾時打過魚了，吃魚湯少不了你就眞。」

玉兒急得臉兒也紅了，呶着咀說：「你還說哩，顏姊姊，別信她，是她不許我摸她的網兒，我啊，我只好捉她們網起來的魚兒。」

那穆虹早噗嗤一聲，穆蓉更是笑彎了腰，顏如玉楞住了，心想：「這有甚麼好笑的？」

那穆虹先止住了笑，說道：「顏姑娘，你猜，小師妹把我們好不辛苦打起來的魚兒，捉到那裏去了？」

玉兒急了，說：「我把那些怪可憐，又可愛的魚兒，放回湖裏去了，顏姊姊，你見過魚兒哭麼？」

魚兒會哭？顏如玉抿緊了咀巴子，見白玉說得挺認眞，可就不忍心笑出來了。

玉兒說：「眞的，那魚兒哭得多傷心，哭得眼淚汪汪啊，怪可憐兒的。」

在那穆虹穆蓉格格的笑聲中，顏如玉早又把她摟緊了，她實在也忍不住笑，可又不忍心笑她，心下却在想：這麼個小仙女般的姑娘，倒練成了一身功夫，可不是難事麼？眞不知那功夫是怎麼練成的。

正樂間，只見前面一聲鑼響，那船登時一陣搖撼，跟着慢了下來，伸頭一看，原來前面阻塞住了，那運河的河面本來就不寬，船隻又多，前面的船隻一停下來，後面的船隻立即交錯塞滿了河道。

只見有兩個兵丁揮舞着一面紅旗，高叫道：「停船，聽候檢查。」

那人身後的兵丁，提着一面銅鑼，敲得震天價响，跟着一隊兵丁跑步而來，五七人一隊守住河岸，五七丈便有一隊。

穆虹一怔，說：「這是怎麼回事？」

顏如玉心中一動，向前面望去，只見遠遠的關卡之上，有德州字樣。這德州乃是山東北界，過此便歸直隷省管轄了，心下雖奇怪怎生不到一個上午，就行了數百里地？但也無暇去驚奇了，她明白，這必是巡撫衙門得到稟報，張珏失了踪，被賊人擄去了，那還了得，她猜到賊子們會從水路北上，人家豈有猜不到的，必然在關卡搜查來往船隻，這是行文到了。

只見窗外一個漢子，仲頭來請示道：

「虹姑娘，我們得靠岸啦。」

穆虹一皺眉，那前面的船隻塞滿了水面，不停船聽候檢查也不行了，顏如玉驀見那漢子手中的槳，黝黑得發亮，顯然是鐵槳，心想：這隻槳怕不有好幾十斤重，難怪船去得這麼快了。只見他向後面一揮手，隨向船頭走去，顏如玉探頭向外一望，才知船尾還有三個漢子，顏如玉不禁點了點頭，也明白船行得這麼快之故。

——未完——

金牌馬爹利
送犀飛利大班筆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